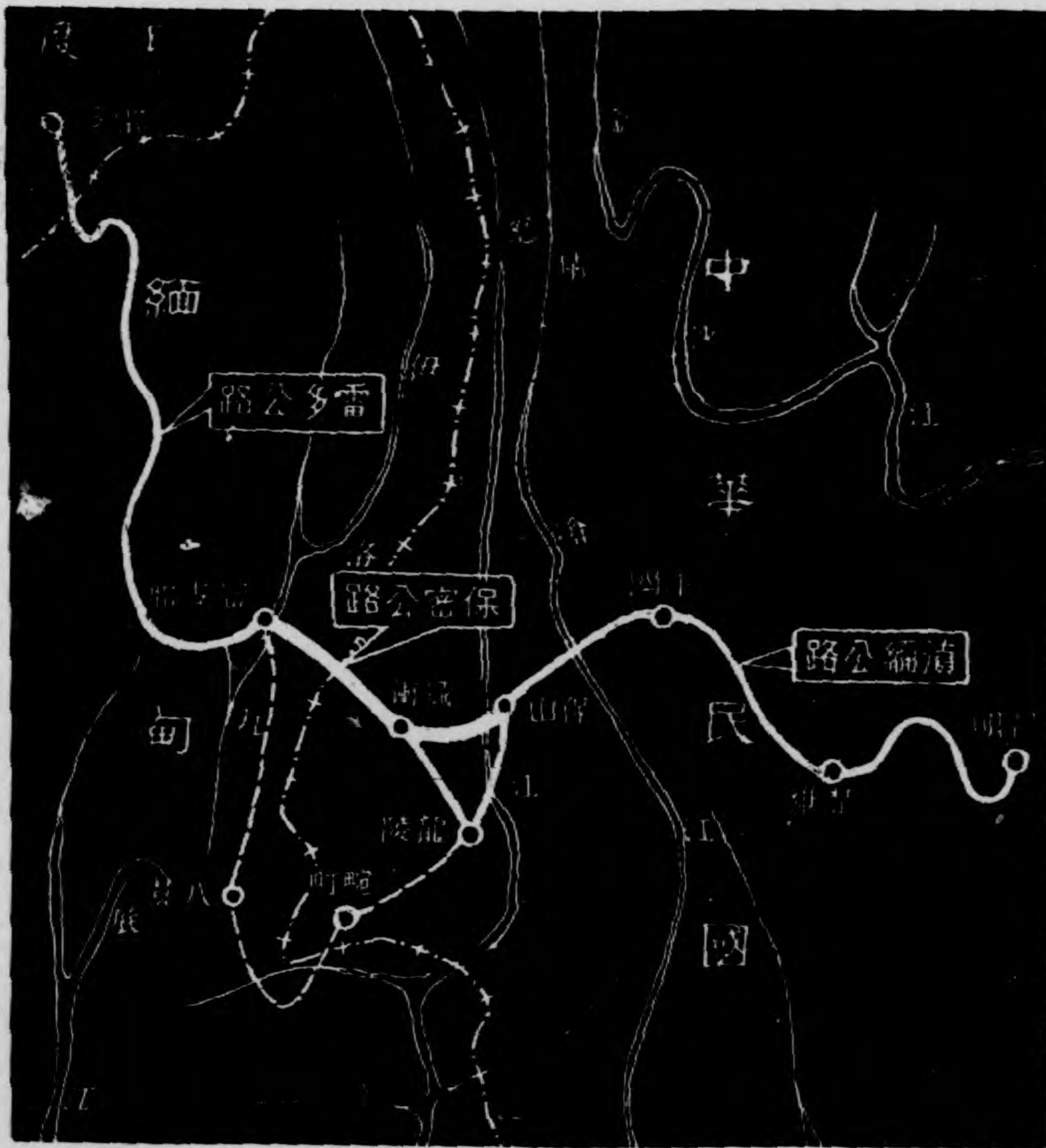


甘次長

段外國路公密保

實紀活生程五指正

弟黎傑材敬贈
廿五年
十月



保密公路國外段工程生活紀實目次

序言.....黎傑材.....(一)

編者的話.....編輯委員會.....(三)

一、工作寫真

打通到東京去的捷路.....黃元繼.....(五)

通車的前夕.....水母.....(一七)

所謂「採購哲學」.....陸廷純.....(二〇)

酒魯橋紀畧.....甄龍洋、廖爾霖.....(二二)

空投導報.....張四.....(三二)

第三隊勘測記畧.....周象葵.....(三三)

滴霖崖巡迴醫療回憶錄.....焜.....(三四)

測量.....老三.....(三五)

無米之炊.....老五.....(三六)

晨風吹不凍嫩烈的心情.....老五.....(三七)

漫談空運.....高國鈞.....(四七)

新築搶工紀實.....朱公.....(四九)

尼奧登上尉.....老二.....(六〇)

催工見聞.....老趙.....(六一)

空運概況.....傅徐成.....(六三)

瑪瑙山監工生活.....李仰予.....(六六)

通訊網佈設概況	方正	(六七)
直搗黃龍	唐文傑	(六七)
酒魯——拓荒者的樂園	來家調	(七〇)

二、生活花絮

酒魯是會有春天的嗎	融融	(七三)
酒魯生活素描	顧秋元	(七四)
紀酒魯	洪時安	(七六)
虎口餘生談	郭起雲	(七七)
乙酉春節同樂會記	其士	(七九)
我的初到密支那紀實	鄭劍峯	(七九)
精神食糧	小石	(八四)
猴肉佐饕破箱辦公	李剛汝	(八五)
酒魯河水生活花絮	顧元彝	(八六)
六個月的生活回憶	林成進	(八七)
工地食譚	少默	(九〇)
丁江生活記	吳孝通	(九一)
B. R. E. 籃球二次會戰記	王崑	(九四)
P. M. H. 我們怎樣經過一個原野的午夜	老七	(九五)
食之喜劇	顧元彝	(九七)
虎口餘饑	鄭劍峯	(九八)

宛貌上空的奇觀.....鄭劍峯 (一二六)

四、公餘觀感

對於保密公路通車後的感想.....唐文海 (一二七)

由騰入緬日記.....姚士敏 (一二八)

不算情書.....惺忪 (一二九)

雜碎.....不一 (一三一)

工課生活拾趣.....長城 (一三三)

亂影明痕.....張允文 (一三五)

瑪瑙山上羊癩瘋.....留痕 (一三八)

我們是小姐喃.....留踪 (一三九)

幾段翻譯.....紅葉 (一四〇)

小黑狗.....景和 (一四一)

盧比折合率.....萍踪 (一四二)

我們的春天來臨.....雪痕 (一四三)

信.....顧元彝 (一四四)

練腰勁破褲子.....萍踪 (一四五)

瑪瑙山的寶石半圓.....趙老板 (一四五)

酒魯風雨.....圓圓 (一四六)

詩 詞

採桑子(築路).....袁守義 (一四九)

鷓鴣天(入編)..... 袁守義 (一四九)
 酒魯大橋月夜趕工..... 袁守義 (一四九)
 滿江紅(悼李君仰予瓦黍蒙難)..... 廖爾霖 (一四九)
 青衫濕(讀李君仰予『瑪瑙山監工生活』有感)..... 廖爾霖 (一四九)

沿綫雜詠

魯居..... 行初 (一五〇)
 前題..... 前人 (一五〇)
 國界三十七號椿..... 鏡花 (一五〇)
 國界三十六號椿..... 鏡花 (一五〇)
 五姑嶺..... 前人 (一五〇)
 緣妹峯..... 前人 (一五一)
 酒魯雜感..... 王文謨 (一五一)
 題顧秋元先生酒魯生涯素描..... 張養浩 (一五一)
 浪淘沙(緬北即事)..... 張養浩 (一五一)

旅緬雜詠

遷居宛窺..... 鄭劍峯 (一五一)
 居酒魯有感..... 前人 (一五一)
 題同事陳華顯君茶書..... 前人 (一五一)
 詠滴霖崖..... 前人 (一五一)
 弔滴霖崖..... 梅苑主人 (一五一)

通車後感賦	古訪琴	(一五二)
由昆明飛密支那	逸 恬	(一五二)
弔緬甸	前 人	(一五二)
戰後密支那	前 人	(一五三)
過露幕揚	前 人	(一五三)
瑪瑙山	前 人	(一五三)
宿瑪瑙山有感	前 人	(一五三)
緬北	雪 痕	(一五三)

瓦桑被劫與本處撤退經過

瓦桑的血淚	王正官	(一五六)
驚天動地	長 城	(一五八)
記李工程師仰予之死	鄭澤良	(一六〇)
撤退路綫檢修記	蒼 玲	(一六一)
酒魯撤退記	敏	(一六四)
從酒魯撤退到騰衝	王 崑	(一六八)
魯居撤退瑣記	鄧鏡容	(一七二)
緬北歸來	滑 風	(一七五)
英才的殞滅——悼朱昭——	郭起雲	(一八〇)

特 載

滇緬戰場紀事詩	李印泉	(一八四)
---------	-----	-------

保密公路國外段工程生活紀實

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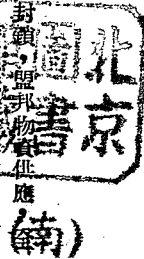
抗戰軍興，初期作戰失利，我國沿海各省，次第陷敵；國際陸路運輸，同遭敵寇封鎖，盟邦物資供應，爲飛機空運是賴。以中國戰場之廣闊，空運有限之物資，在各戰區上散佈；杯水車薪，實無法在太平洋需要！三十三年八月，中美盟軍反攻部隊，克復密支那。爲求國際運輸路線之重蘇，當局爰有趕修保密公路以聯繫中印龐陸上交通，而使物資源源內運。

本路路線，起自雲南保山，經三十七號，三十六號國界樁，以達伊洛瓦底江東岸之宛貌。國外段由國界起。沿乾麥地，老虎洞，三連，雙管坡，新寨，無窮，臘拜，魯居，吳家，昔董壩，樓蘭，酒魯，曼明，瓦桑，而至宛貌，全長里程計約一百三十餘公里。沿線均係原始山林區域，藤木陰森，隱天蔽日，瘴雨蠻烟，禽獸混跡。復值密城劫餘，瓦礫遍地，荒無人烟，少壯逃亡四方，物資棲椽一空。初至員工，無所給養，編茅爲舍，聊避風雨；副食品接濟不及，往往掘芋而食，常虞斷炊。入晚虎嘯狼嗥，令人胆顫。起居飲食，幾回至原始生活時代，如非親歷其境，實難置信。處此人力物力奇缺，而醫藥設備不全惡劣環境之下，從事披荊斬棘，及計劃勘測施工。員工咸皆以血肉之軀，與大自然相搏鬥。其後幸能及時在國內招募民工，趕赴工地，協同美方機動工具，配合工作，工程始得順次展開，晝夜續趕，莫敢或息。

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正式施工；迄三十四年一月十九日，中經二十九天艱苦之奮鬥，卒將本處所轄國外段毛路，全部打通。第一批由緬入國卡車，幸於一月二十日晨光曦微中，暢然通過入國！

本路爲中印公路中之一段，由印入國，比經八莫，碗町一線，可縮短二百餘公里。美方喻爲「直搗東京之捷路」。(Short cut to Tokyo) 即此路也。

回溯我國自有路政以還，因國內工程人材，尙未作育。當時復以鉅大經費無所出，初期道路之興築，厥有



賴於國外工程人員及援引外資以資協助，始克有成，如英人之協修北華及京滬等鐵路，法人之修築滇越鐵路，比人之協修平漢鐵路，皆其較著者也。及後我國工程界先進詹天佑氏返國，手創平綏鐵路成功，爲國人自修鐵路之嚆矢。自是風氣所趨，國人習工程者日衆，人言漸次養成，國內築路工程，除有特殊技術上問題，間須聘請外國工程專家參同鑿劃外，已能獨自爲政。至由本國政府遣派工程人員出國協同外人修路者，尙無先例。是則此次本處在緬境修築公路，似可謂爲在我國工程界上開一新紀元；在交通史上增加光榮之一頁，足資永久垂念者也！

近數月來，盟軍在緬作戰部隊，迭創奇勛，仰光奪且克復，今後更可乘戰勝之餘威，沿海登陸，擊逐日寇，成功可期。將來盟方大量物資，自可利用海洋運輸，源源供應。本路因戰局日趨好轉，對於軍運方面，雖未免畧減低其重要性；然本路打通之後，對於華洋民族之聯繫，促進經濟之繁榮，及文化之溝通，當必比前史跡密切。其本身價值，固仍存在，可無疑義者也。

傑材不敏，奉命主持本路國外段工程事宜，就任以還，即知工地環境特殊，事繁責重，臨深履薄，戰戰兢兢。所幸諸位同人，咸能體卹時艱，勞怨不避，一心一德，向同一目標邁進。使此國際運輸路線，幸能提前通車，以酬答世人深切期望之厚望！惟是員工生活於異國蠻荒瘴嶺之間，「與木石親，與鹿豕遊」，自與國內一般工程生活，顯有不同。斯篇之輯，固非敢藉此舞文弄墨，而詵要譽，不過聊將各人身心之所歷，心之所感，叙實爲文，以告慰闕懷吾人置身國外工作之人士；并使日後翻閱是書，重能回味當年置身工地生活情況，用留鴻爪耳！

書編告成，爰不憚費辭，敬爲邦人君子告，倘蒙不棄，幸垂教焉。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黎傑材序於緬北西魯保密公路第二工程處

編者的話

一，本刊的內容和出版的動機，讀者從書名和序言裏是不難瞭然的，編者所欲鄭重提示的有兩點：一，這本小冊子確是國外段由勘测，施工，打通毛路，一直到最近五月雨季開始，工程進入最後階段的過程中，一般無鎗戰士們，是怎樣在工作，和怎樣地這原始森林地帶上生活下去的輪廓。二是血淚的痕影，是征服自然的生括史實。二，我們這批戰士，大部是「開荒牛」，沒有「橫掃千軍」的生花妙筆，紀述多是平鋪直叙的，刻板無文的。然而我們抱定目標，不是要「自命不凡」，「舞文弄墨」來炫世活名，我們只不過把在這蠻荒異域，過去的奮鬥「活力」和衣，食，住，行，赤裸裸地，字字真確的寫出來，供獻給海內賢達，作一個「報導」。倘是能藉此引起一般人對開發邊疆的興趣，和打通國際路線的勇氣，那便是本刊的一點微意！

二，本刊是處長黎氏在百忙中，于本年三月間倡輯的，在幾小時內，便把命名，內容和辦法確定，藉着沿線電訊的敏捷，當日組成一個編輯委員會，本着撿通毛路的精神，就在斷斷續續的兩個多月工餘的時間內，寫成這個小冊子，雖然東起昆明，西至丁江，凡是任務有關的，皆已說了個大概，然而內容仍是非常的貧血，太不充實，這是要向讀者致歉的！

三，本刊內容，已在前面說得很明白，不容辭費，現在所要說的，就是我們的「活力」的範圍太廣了，而且離不了工程。多少要有些事實來印證，所以插入了犛犛大端，有關工運的圖照和空運統計，後者還是近來嶄新的運輸辦法呢！

四，編者和作者，都是不會「咬文嚼字」，因此體裁甚為龐雜，新舊文都有。而且紀述的範圍甚廣，又是各篇有各篇的獨立性；所以為醒眉目起見，把全書分為四個部門：「工作寫真」，「生活花絮」，「異地風光」，「公餘觀感」接下去的便是幾十首詩詞，最長的作品不過萬字，最短的只有一百〇五個字。

五，「工作寫真」內第一篇可算是全部代表作，是一位工程師寫的。由昆明坐飛機起，到新寨最後撿通毛

路止，說明了全豹，覺得是最痛快淋漓的。「空運概況」是主管材料者，記他辦理空運的經驗和統計，確是值得注意的一篇。還有「新寨搶工紀實」「尼與登上尉」兩篇是兩位段長的工作紀事，就是當時一般無鎗戰士們，衝鋒陷陣，可歌可泣的血淚史。尤其是在工地上可以看見一般盟友和我們是如何地在真誠的合作！

「生活花絮」中的「酒魯是會有春夫的吗？」這一篇的內容，可使讀者會心到湖北酒魯是怎樣在歲時伏臘，氣候變化莫測，寒燒無常的一種情景。「虎口餘生」及「我們怎樣經過一個原野的午夜」兩篇，紀術測勘隊的戰士們開天闢地，冒險艱苦的經過。要明白我們作戰大本營的策動作戰計劃的生活，和因地制宜的情況，請先看「猴肉佐餐破箱辦公」和「酒魯生活素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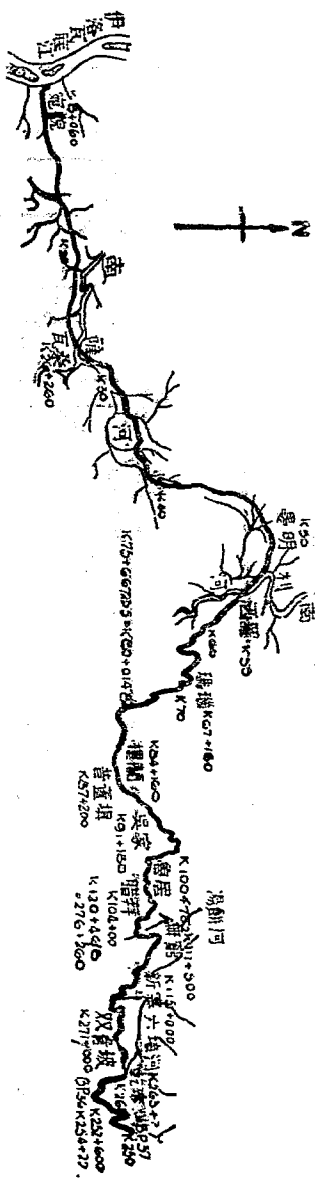
「異地風光」內的「昔董山頭」一篇，所寫的不僅是戰餘昔董的景况，要注意到敵囚是怎樣在屠殺和蹂躪我們祖國同胞的一幕！其餘各篇，都是寫的密城和緬北的異國情調及劫後的情況。

「公餘觀感」各篇，是各有本人耳聞目覩的，親身經歷的，靜的，動的，觀感寫實。

「瓦桑被劫與本處撤退經過」是驚心動魄的一幕，被劫時的慘酷殘忍，撤退時的險阻艱苦，均從親歷者的筆下寫出，同時對被劫遇難同寅幫工程師李仰予，工務員扈容，監工金智相表示哀悼並垂永念。

「特載欄」轉載着雲貴監察使李印老的「滇緬戰場紀事詩」是與國外段有聯繫性的。印老對本路興築，給我們很多的贊助，還允許我們轉載他的慷慨悲歌的詩句，實在是萬分的榮幸和感謝！

編輯委員會識三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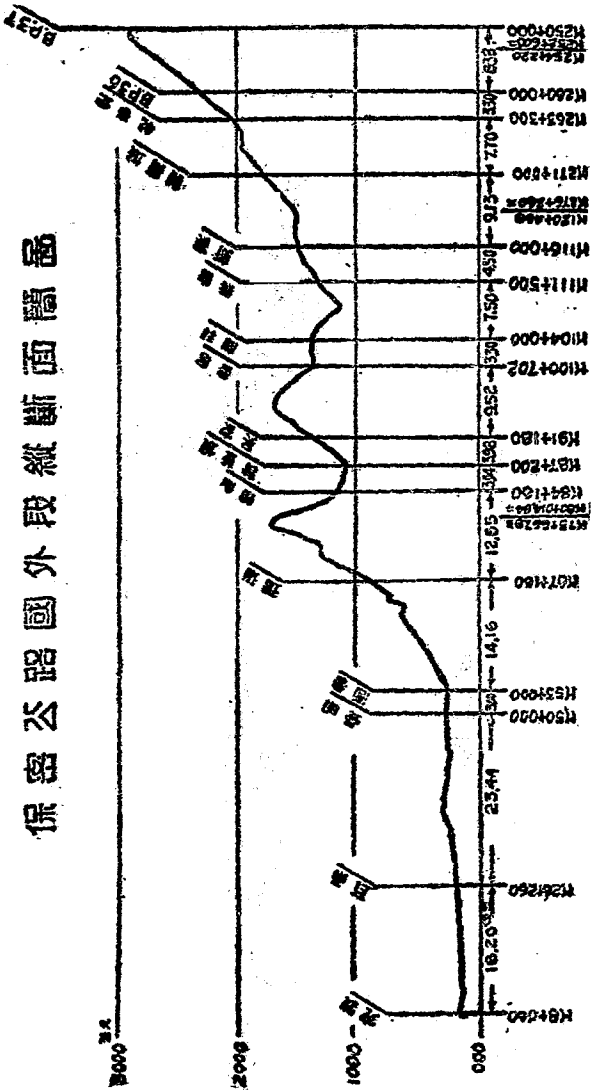


保密公路國外段路線平面簡圖

三十四年三月

比例：五十分之一

保密公路國外段縱斷面圖



保密公路第二工程處工務段簡明表

第一工務段 余季智	第二工務段 蔡儲材	第三工務段 甄龍洋	第四工務段 楊志中	第五工務段 何善齡	第六工務段 蔡善松	第七工務段 鄧鏡容	第八工務段 蔡錫榮	第九工務段 曹粵	第十工務段 郭起雲	連通毛路 審時分段			
25.940	20.000	15.000	12.653	10.500	10.000	10.000	3.500	4.360	2.200	7.200	2.200		
K 0+000	K 34+000	K 54+000	K 69+000	K 86+000	K 96+500	K 106+500	K 116+500	K 126+260	K 172+000	K 265+000	K 258+000	K 250+000	
泥	瓦	費 酒 明 香	磚	構 管 壟 填 家	香 居	指 拜	無 窮	新 寨 K 120+460 = K 376+200	蕪 青 坡	蕪 麥 池	K 254+220 = K 252+600	地 B.P. 57	
K 0+000	K 34+000	K 53+000	K 69+000	K 86+500	K 96+500	K 110+500	K 120+460	K 263+500	K 261+000	K 250+000	K 250+000	工 程 施 工 分 段	
25.940	19.000	16.000	15.153	12.000	12.000	9.960	7.760	7.600	9.300				
第一工務段 余季智	第二工務段 蔡儲材	第三工務段 甄龍洋	第四工務段 楊志中	第五工務段 何善齡	第六工務段 蔡善松	第七工務段 鄧鏡容	第八工務段 蔡錫榮	第九工務段 曹粵	第十工務段 郭起雲	連通毛路 審時分段			
132	150	120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工
作
寫
真

打通到東京去的捷路

黃元辨

工程師的別號，在社會人們的心目中是「開荒牛」，工程師雖不願把自己比擬作一頭牛，但從整個的生活却體驗到比這一稱呼再恰當沒有，這次在緬北的原始森林中，披荊斬棘和抵禦禽獸的侵擾，已替每個「開荒牛」刻上難忘的「記痕」！

記得是三十三年秋，湘桂陰悶的風雲，激起了含恨八年的「開荒牛」羣，會集昆明，雖來自各方，但去向相同，——我們去打通到東京的捷路。大家肩負着這一重担，別離了帶着淚痕的懷抱，一批批踏上了飛機；當機翼衝擦着巫家壩上空的雲朵，遠行的朋友，似乎帶着懷疑的眼光：「你們去打通到東京之路，為什麼向西飛」！大家俯瞰滇池，沒下回答的臉色：「將來事實會告訴你們的」！

經二小時半的航程，我們俯瞰下界的景色，已再不是滇池平靜如鏡的水，而是伊洛瓦底江流着剛溶化日本鬼子的血。飛機打着圈子，我們貪婪的眼睛，沿江畔搜索剛從敵寇腳踏上解放過來的城；但見綠野一片，綴着無數靜的白點和動的黑點，那裏暗示人們：舊的密支那城已經死去，新的將從那無數的黑白點中更生過來。我們降落密支那機場，好像從冰峯跌落了火坑，熱悶的天氣，使人回戀二小時半前的溫和，但沒有人把眼睛放鬆過這一剎那新的事物。各色盟友赤裸着各色的手臂，有些舞弄着馬達衝天，有些舞弄着噬地，填補着曾經埋葬日本鬼子的彈坑，有些舞弄着鐵臂收拾戰後的殘餘和裝逼追擊敵人的槍砲，這就是我們從飛機上看到的黑點。當我們離開機場的時候，太陽將已西下，大家肚子都有點餓了，有人提議入了市區進西餐館子，換一換口味，想不到找不出一條街道的痕跡，半開鋪子也不存留；這時大家才想到帶來糧食的寶貴，在那些廢墟上拉起百千個帳幕，住着我們祖國的遠征軍，這就是我們從飛機上看到的白點。裏面有人在呼「老鄉」，我們跳下車子：被他們歡迎着，每個人都感到異邦相逢的歡慰！他們曉得我們肚子餓，買不到東西吃，派人到軍部去帶來幾箱美軍發給的餅乾，我們就在路邊一面嚼着，一面聽着他們講述前廿多天的故事：他們如何乘着降落傘下來

，如何打敗了敵人，敵人屍骸，堆積得怎樣高，他們還指示幾個堆積過的方份。這一晚我們就宿在我國憲兵營的對面的帳幕內，沒有燈火，大家摸索着，睡在潮濕的草地上，半夜被蚊咬醒，一股惡臭隨着微風吹進來，我這這就是敵寇屍骸的氣味了，輾轉不能入睡，由頭一天的食宿，推想到前面須要打通的是一條艱苦的路。

第二天太陽還沒出來，美軍派車送我們到了碼頭，（伊洛瓦底江）我們的遠征軍正忙着運子彈渡江，追擊退向八莫的敵人。他們渡江的艇，讓給我們位置，好容易才把帶來的米拖落艇，渡過了伊洛瓦底江，到了宛貌，大家呼喊着：「天氣熱了，甯可不要被包，必要拉回我們的米」。於是大家盡力把帶來的米糧和鍋具拖上了上岸，大家拭着大顆的汗，隨在路邊挖洞子，把帶來的米燒成了粥，吃過了大家去找第一二批來的人。

沈副處長從白鴿籠似的破屋子走出來，第一句就問：「你們帶來多少糧食呢？」他鐵皺眉頭，繼續說：「先來的廿餘人，已前進瓦桑和酒魯去。他們來電報告，快要絕食了，敵人離這裏才不過六十里，土人逃離入山未歸，買不到東西，僱不到工人，又沒有運輸工具，這裏一切都困難，一切都要自力更生」——他用手指抓頭頂皮，然後指着一個角落說道：「你們把昨天從軍部借來的十二枝槍，馬上趕上前去，最要緊記的是帶米」。我們看看那白鴿籠似的房子和附近燒焦了的銹鐵和木柱，知道睡窟發生問題，非要當天趕上瓦桑不可；但經派去會說緬語的人到各方去雇用牛車，去了整天，沒有結果。夜已深了，聽說沿途還有日本散兵出現，要我們背着米糧走差不多廿公里的夜路，是相當冒險的。我們不得已解開包裹被蓋的油布，保護着堆在路上的米，擦着附近住的遠征軍送給的蚊油，就在米堆旁邊露宿了一夜。第二天再找牛車，到了下午，依然仍沒有希望，大家盡量減縮行李，背着足夠維持幾天的米和拖着兩條疲勞的腿，通過一條雜草叢生而陰暗的路，再經過哨兵的檢查，到達瓦桑時候，夜的黑幕已拉下了。第一二批留住瓦桑的人，歡跳起來迎接我們背着的米；第二批來的人，爭述他們來時，比我們更為困難；第三批回來人，爭述他們來時比第二批更為艱險；每個人睜大了眼睛，在微弱的燈火旁閃着希望之光，這表明大家並不是在互相詬苦，而是在互相安慰，互相鼓勵。

瓦桑僅留下來的兩座房屋，據說原是舊日緬北一個富人的住宅，經將近三年戰爭的冷落，滿載污塵，昔日的家園，已被野草開花所佔領。屋角僅留下來的兩棵木瓜，不過兩天，在爭取營養的日號下被剝光了。大家伸

長脖子在這裏等候從宛貌運來的米，和到遠處去僱用的牛車。

一天中午，余秘書從酒魯回來，講述他到前方踏勘路線的經過情形，並勸各人協力克服一切困難，這一晚決定全體向前移動。把各人的工作分配好，一早起來，大家跟着遠處僱來運糧的牛車，推開繁茂的雜草，追跡原有的小路，到了露幕揚時，天色已黑，不能再向前進，把割下來的草，在地上鋪作墊子，這一晚，我開始嘗着緬北著名螞蝗的「吻」，對於這「初吻」，我發生和處女不同感的驚奇，晨早起來，不管被窩裏染着多少血痕，又把他捲起繼續了我們的行程。大家赤着腳涉過了兩道溪流，到了曼明竹橋旁邊的沙灘上，擺開我們的鍋具正在燒飯，想不到突然遭受到雨的襲擊，大家全身都淋濕了。沿途又沒有房子躲避，祇好把波窩堆起，保護我們的武器——測量儀器。各人牛吞了燒還未熟飯。到了酒魯，第一批來的人，已有一部份更向前移動。在鴉座破爛不堪的茅房內，留下幾排他們自己用竹搭成僅够我們睡的床鋪。酒魯日間天氣雖熱，到了晚間就非常寒冷了。我們解開被雨淋濕的被窩，到了深夜，還未得到溫暖，這誰都很自然地想起了「家」，但誰都也很自然地聯想到「國」；「國家」這個名辭，我們永遠記得國字是在上的，「祖國」好像在每個人的耳邊呼喚着：「趕快完成這條救活我們生命的路，才得回到我的懷抱裏來，才能回到你們的「家」去」。爲了回復家鄉的溫暖，大家堅決的準備忍受前面瑪瑙山林的瘴氣，沿途螞蝗的吮噬，和將入國境那些高峯上的冰霜，這一晚大家輾轉不能入睡，各人在這樣想着不同的「家」，想着相同的「國」，和用心測着前面的路。

酒魯從前稠密的鄉鎮，已被敵人燒成焦土，許多天都看不到土人的影跡。到前方去要渡過一條二百多公尺寬的酒魯河，這時水還相當深，牛車不能再前進，經過許多轉折，用硬幣才從山上僱來了幾個本地土人。我們把測量里程分配好，第二測量隊先向樓蘭移動，我被派在第一測量隊工作，所管轄的里程，由宛貌至將近樓蘭的第六號里程橋，這時已病了幾個呻吟在那茅棚陰暗的角落裏，又要派人回瓦桑曼明，于廿天內完成木橋，以便開山機通過。我們測了幾天，覺得里程太長，怕趕不及依限完成，把不足的人數，勉強分成兩組；一組南下，一組北上，我參加了北上組，預定山酒魯河東岸測上瑪瑙，是測量最困難的一段，我們爲着工作便利，決定搬過河的東岸住。

時當夕陽西下，十多個人赤條條拖着屁股向泗魯河的東岸移動，河水被掀滾起金黃色的波紋，在藝術家看來是一幅美麗的寫生。那些背着皮鞋不捨得犧牲的人，被河卵石擦傷腳趾，大呼疼痛，到了東岸，大家把綁在肩上的褲子解下來穿，有人說：「跑了五十多公里，還未見過異性的影子，用不着穿了，還是找到了住所擦乾屁股才穿！」我們找到曠野兩棟燒剩半截的房子，但結果沒有人不穿褲子搬進來。

第一測量隊就把這兩座破爛的茅房當做大本營，開始展開了艱巨的工作，每天測量歸來，大家在兩條疲勞的腿上擦着蚊油，粘着螞蟥，這裏的螞蟥很厲害，任憑穿着怎樣厚的襪子，打起腳綁，他也有辦法進去，而且吃飽血走出來，還不易被人發覺；但它嗅到蚊油的氣味，馬上就昏暈。這時蚊油是我們擒殺螞蟥唯一的「武器」。余秘書解着腳綁，從褲筒裏搜出幾條已昏死的螞蟥，講述他新發現捉螞蟥的技術，並分配明天的工作，各人拈去螞蟥，撥開平板儀當檯子，在黯淡的燈光之下描繪日間的紀錄，在這枯寂的環境中，大家覺得那無翅的夜，像屍蟲慢慢地爬行。

不久第四五六……批來的人，從昆明續帶來了一些糧食，但因人數增加，不到幾天又吃光了，這時美軍每隔五天的空投供給，又已停止，「糧食恐慌」，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派翻譯爬過幾重山嶺，才從山頭人家買到了一些南瓜，每餐南瓜炒南瓜，營養自然感到不足，大家面上都帶着菜色，渴望着昆明的空投飛機到來。常有人在叫「明天做人」，到了看到降落傘在泗魯空投場上空飄着，大家臉上浮現出不可言喻的喜悅，可是這種喜悅很快消失在投下來的紅米氣味中，不過它到底還有點維他命，使每個人還有點氣力在綠林中面帶着「防空色」工作着，從黎明到天黑。

我們測到鉄夷山脚，施測發生更大的困難，若依駝馬路的方向直衝，要經過二千尺的鉄夷和瑪瑙兩山頂，距離雖短，但坡度太大，而且鉄夷山石方太多，又限於山勢，不夠位置作「之」字盤繞而上，經幾次踏勘，研究，決定向右沿着梅樟山腰「迂迴」，但「迂迴」要克服密林的障礙，後來從昆明來的小工，對斬樹工作，不大熟練，非找本地長於砍樹技術的工人不可，可是派人到昔董找了三天，毫無所獲，後來幸得曠野鄉長協助，從鉄夷一帶鄉下僱了十多個山頭工人。那懂得一點雲南話的鄉長，帶着譏笑的口吻說：「戰前英國人配備得那

麼充足；預定沿這梅樟山築一條通昔董的路。叫我們斬樹，斬了八年，戰事發生，路還沒有完成，你們想在什麼時候完成呢？」他瞧着剛從空投場拖回來的幾包紅米搖頭，繼續着說：「這裏的土人，雖經戰爭飢荒的迫害，但他們還保持着傳統的急性，他們非等到家裏的白米和黑米（鴉片烟）吃光，不肯出來嘗你們的紅粗米底滋味。所以僱用他們非常困難。」我們帶着疑慮的眼光，看這瘦骨如柴的土人，不敢盤算打通需要多少時間，想起英國人費了八年功夫，還不能成功，對比起短促的限期，又想起追迫在後面的開山機，不禁胆寒心懼，但沒有人灰心，一面永遠朝向日標，腳不斷向前行進，大家抓着這成功的秘訣，踏進黑黝黝的叢林，被刺藤刺傷了肌肉，被螞蟻吮着鮮血。猛獸足印令人心驚，枝杈交錯的竹林，擋着去路，千年的老藤，糾纏着萬年的古樹，阻着視線，相距咫尺，就互相看不見，各人用聲音打着記號。黎段長拿着羅盤大叫，「東南」，指着山頭工人對準方向斬。時鏢告訴我：「太陽出來了」；可是太陽不是我們的，如果不帶羅盤，在這陰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中，根本就不知到方向，在那猛獸吼叫聲中，攀着巉崖的邊緣，隨時有死的可能，誰也估計不到再前進幾步的命運。

一連斬了八天的樹，還是見不到天日。爲着每天跑路距離縮短，我們有一部份人，搬進梅樟山林去住。沒有房子，用竹桿撐起油布遮着夜露。這裏選線的困難，從所未見。任憑你站在最高或最低點，眼前除了一堆密林，便一無所見，很難判斷地勢，這是和國內的地形不同之點。老於經驗的工程司們也嘆着說：「積數十年之經驗，看過這樣的地形，也沒有看過這樣的地貌。」如果沒有實地來到這裏觀察過的人，任憑你有着怎樣豐富的經驗，如果祇在室內的掛圖上猜選路線，那是等於「紙上談兵」。爲了觀察和研究地勢，余秘書和甌段長帶着被包在鐵夷瑪瓏彭坎三個山脊上來回跑了幾次，才知山勢的大概，決定先朝東南斬，斬至相當的距離，轉偏東北，免致迂迴線太長。我們爲明瞭鐵夷山頂的方位，每天派人到山頂去，約定正午放火，但再斬三天，從密林中向上望，依舊看不到一點光，知道離鐵夷山頂過遠，轉偏東北一點，再過五天，倒是放火的人，聽到斬樹的聲音；山頂的人高呼，斬樹的人應着。山頂的人，還常常是山谷中的回聲，等到黃昏，斬樹的人發覺從前英國人斬過的路痕，跟着又斬連接由梅樟鄉通鐵夷和瑪瓏之間的小路時，大家明白這個山的關連和形勢，歡跳

起來，心裡想：「總算斬通一半了」。大家沿着新發現的小路，折回鐵夷山頂，會集放火的人，這時放火的人才確信剛才聽到的不是山谷的回聲，大家合唱着勝利的凱歌。從鐵夷山歸來燒點冬瓜糖水，聊作慶祝！

我們斬通了梅樟山的密林，雖然離一二測隊的境界還有相當的距離，但一切有了眉目，斬樹工作，等於做了一半，我們繼續派人向前斬，一而再將已斬通的小路修改和加大，然後恢復測量，這時新式的開山機已開到梅樟山來了，這種開山機，可以排山倒海，不怕高山和大樹，最怕這裏橫生逆產，枝柯交錯的籐和竹。美國駕駛員說：「他曾參加過阿拉斯加築路工作，不比這種地形困難」，原可一日工作八里的進度，到了這裏，被竹林攔着，無用武之地，每天只能前進二三百公尺，我們還要派人站在巔頂替它斬竹，另組斬竹隊為它打先鋒，說來沒有人相信，但事實却是如此。

測量將近越過了梅樟山，為了工作便利，我們向盟友借了兩個帳幕，搬入山谷中住。這時是工作最緊張的階段，每天測量歸來，躺在寂悶的帳幕裏，鳥啼獸吼和着松濤的音樂，在這催眠曲中過了六小時。日間的疲勞，還未消散，那微弱的星光尚未躲進黎明的白晝，黎胖子從帳幕裏出來，擦着睜不開的眼，吹起哨子大叫：「已經三點四十分還有二十分鐘開飯」。這胖子的聲調，像是記重機，把每個睡眠未足的身子，從波濤裏拉起來。吃過早餐，拿着測量儀器，還要提起馬燈，才能走路。當山林透過那黑色的面紗，漸漸擴展着的黎明底橘色的光，從已斬通的小路上射來，我們瞄準測量器繼續未完的工作。

當我們測到瑪瑙山脚，在那凹凸不平的山坡上擺開送來的午餐，因碗筷不夠。有人用刀削竹當筷子，斬竹筒當飯碗，恰巧美國記者要來攝影，有人打着機器的眼角細聲說：「這樣不行，有辱國體」。但拿着竹筒不肯放手的人大笑：「老哥！不怕，我親眼在彭坎姆看見過兩個美國少年軍官，學着土人用手抓飯吃，這榜并未會把他們的愛文化降低，這是隨地應變，克服環境呀！」有些人更大聲笑了：「最怕是這副乞兒相入了鏡頭，會給昆明的愛人看見呢！」那不怕丟臉的傢伙露起一排雪白的牙齒說道：「那太好了，我正是希望她能够看見！」大家就在這笑聲中入了鏡頭。

因為斬樹困難，我們測至彭坎出腰，離聖誕節只有十五天，美國開山機奉令於聖誕節前開到昔董。在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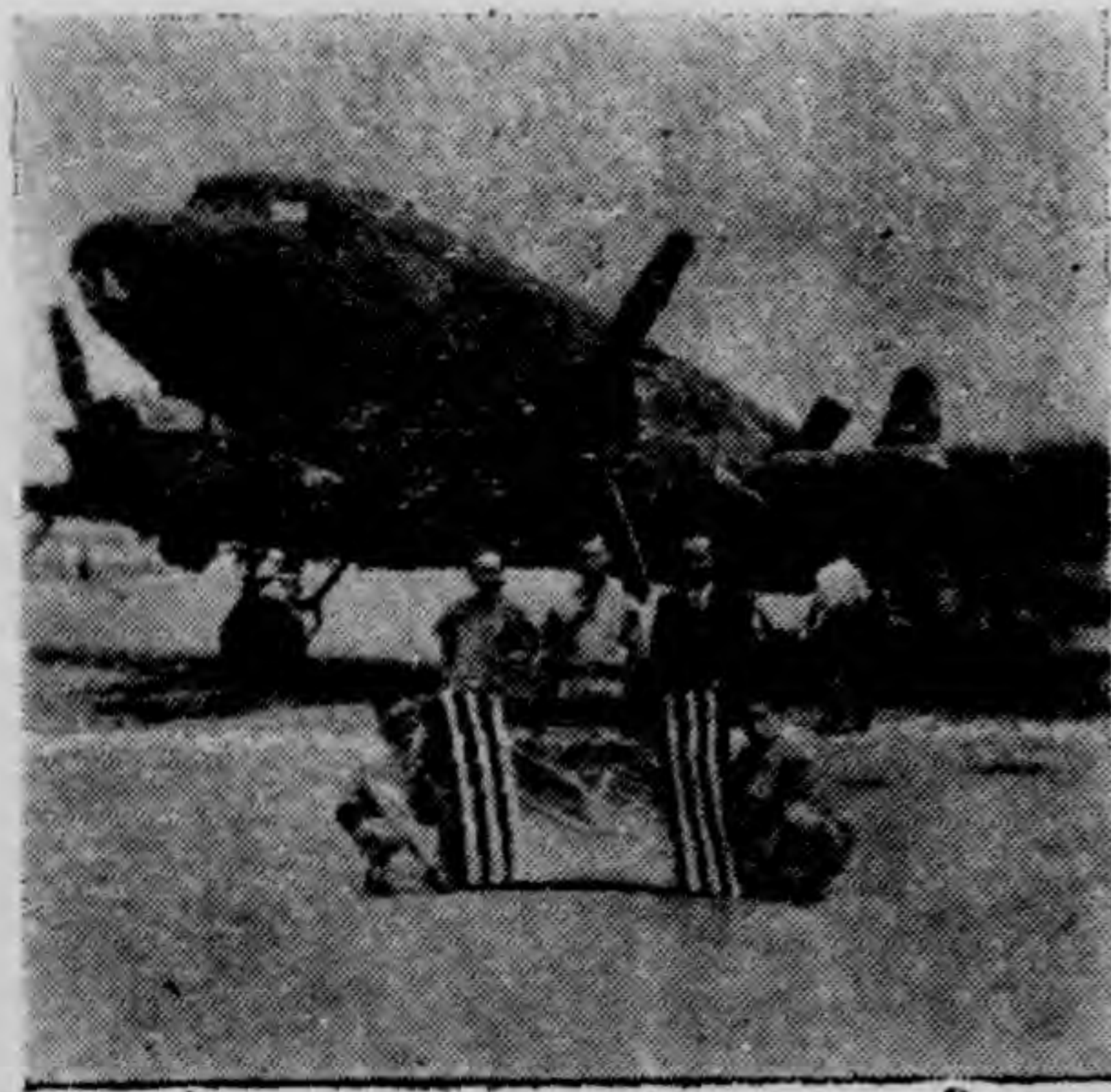
的觀點，這個是軍用道路，只求迅速完成，不必計較坡度是否合乎規定。他們有的是新式機械，又有足馬力的汽車，不怕高山和斜坡，祇怕當前枝杈交錯的竹林，阻誤了他們的限期，經雙方商決，我們折回向瑪瑙山頂施測，同時搬居瑪瑙山。黎胖子繼續吹着有些起重作用的哨子，我們繼續施測，每天從黎明到天黑，盤測了幾十個灣到了山頂，離交點還有六公里。估計再經兩天原可測完，但因每天來回爬經瑪瑙山頂，費了相當的時間，結果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在火把照耀下完成，歸到營幕來。雖然夜已深了，但大家心裏好像放下萬磅的懸錘！從此黎胖子的一起重機「無聲」了，大家得着一個愉快的睡眠。

離聖誕節還有好幾天，開山機已越過了樓蘭，這時南下組和二三測隊的工作，亦已初繼完成了。由國內步行來了許多我稱之爲「無名英雄」的民工，我們爲着要使灘度和坡度符合規定，另行選測兩段，利用民工改善。測量既畢，同酒魯整理圖表完竣後，各回各工段加寬橋涵和路面，爲了依試一月十五日以前，須將全綫毛路打通。龍局長特親臨工地督工，曾在工地上露宿了幾晚，黎廳長爲工款及糧食而奔波，沈副廳長坐鎮酒魯，卡副廳長坐鎮甘麥地。在盟友的機械化協助下，全路員工流着勞作的汗，終算達成任務了。當「如期通車」的消息報告到祖國，每個人都感到無限的興奮！我們幾個人帶着愉快的心情，蹲在瓦桑第一工務段辦公室的門前，在一塊木牌上寫着下邊的幾個字，現在這塊木牌已在這條路的起點豎起來了。這不僅是一段同人用漆寫上字的牌坊，實在是全路員工的血跡和汗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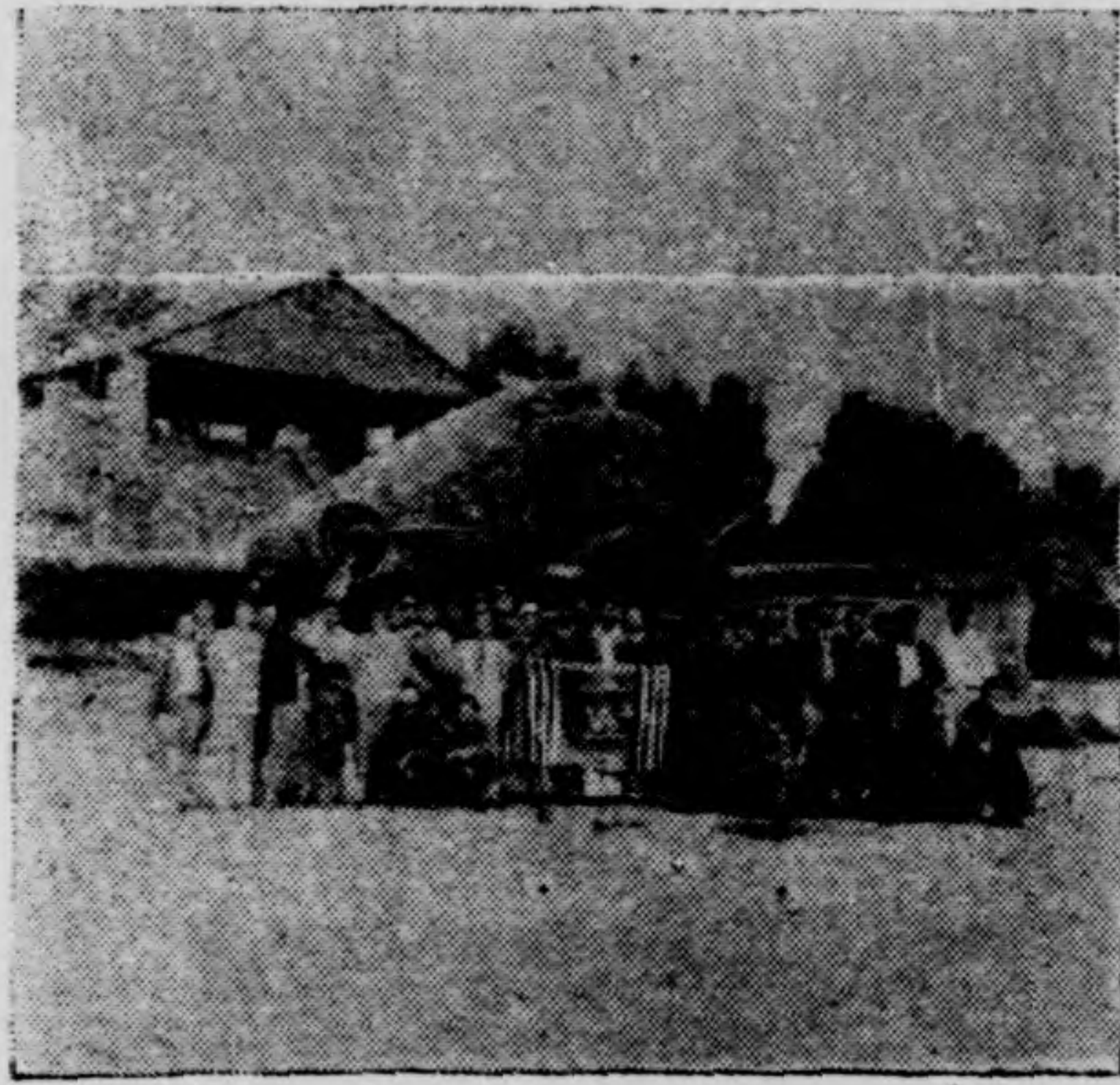
我們在木牌上寫着的字，就是……「保密公路 (Suiwell Road) Short Cut to Tokyo」



此為卅四年一月十九日日本路通車後，美軍供應部贈與黎處長傑材之榮譽紀念旗，中立旗後者為黎氏。



昆明上澗前持前獲機場美軍榮譽旗留影以資紀念。



出發
時留影
於昆明
巫家壩
機場



國外段全長約百三十餘公里分三個測量隊測量上圖為第一測量隊一部份同人留影下圖為第二測量隊一部份同人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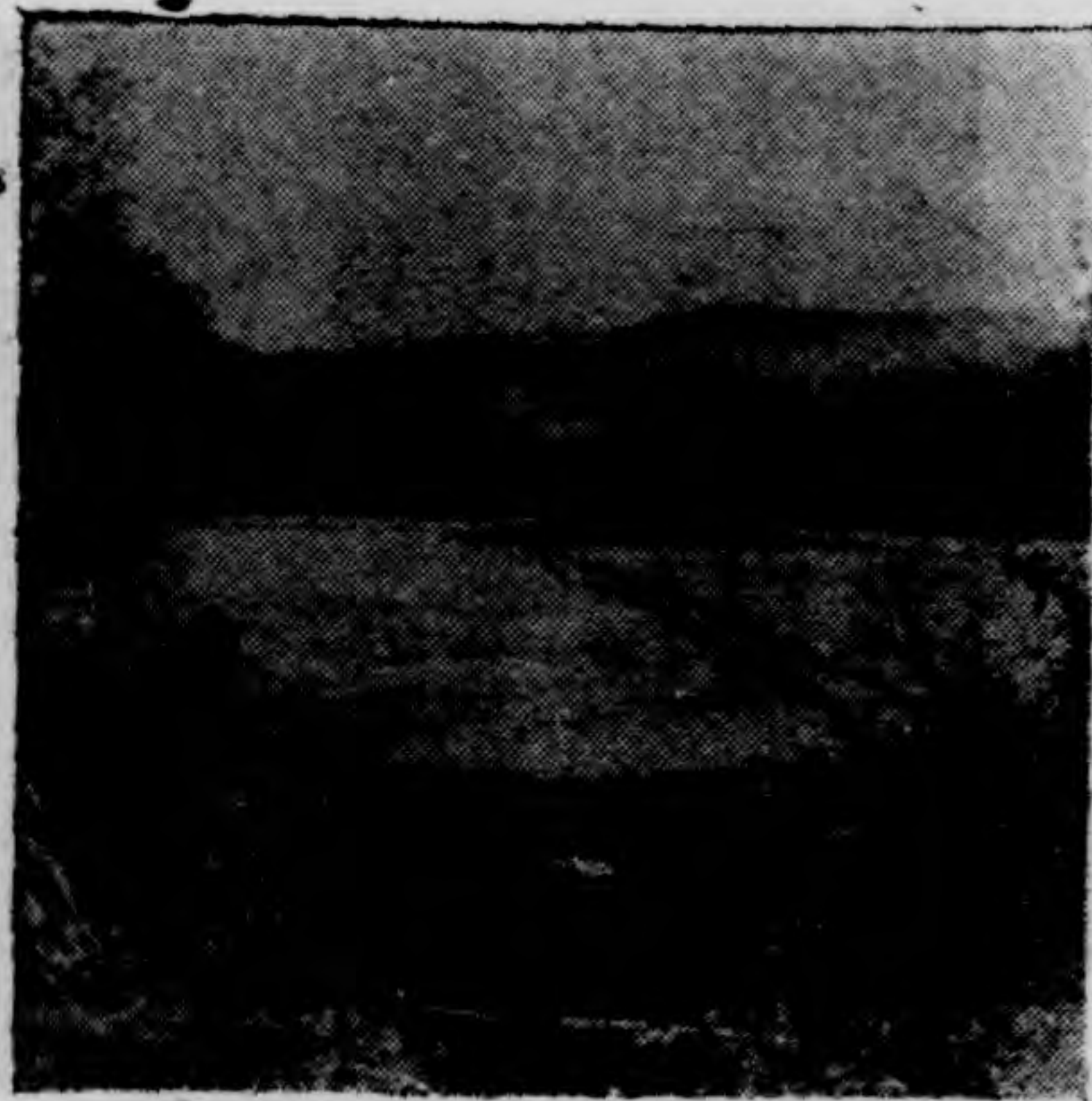




測量時美記者在旁攝影



保密公路工限緊迫測量之後繼
即施工故日間測量回來後夜間仍
須計算繪圖恆至深夜不息此為測
隊人員夜間工作情形



泗魯河又名南利河寬約二百公尺水流湍急河底亂石嶙峋水深沒膝涉渡維艱測隊
工作人員到後即先建竹橋一座以聯絡兩岸交通行人稱便上圖爲築橋時情形下圖爲
竹橋築成後情形

通車的前夕

水母

三十四年元旦過後十餘日，全部開路機械及充分的人力，都集中在新寨以東兩公里許的石窟壁邊工作。一月十七日，D-5大推土機前後及左側，都裝上了從未用過的電燈，準備開夜工把這石崖搶通。使第一批入國車輛能於規定日期以前到昆。不幸在下午四時四十五分，石崖崩墜，壓斃美軍技術員伯特滴霖，重傷美軍二名，民工數名，輕傷美軍二名，施救工作，直至入夜始竣，救護車於深夜開到，將傷者送密城醫治，夜班遂中止。此地因紀念殉職美員，故名「滴霖崖」，雖然損失了一位並肩搶工的盟友，各人都懷着惋惜與不安的心情，但在十八日那天，工作依然緊張地進行。負責本路的中美兩方大員，均親臨督導。從乾麥地開來的D-1推土機及開山機，也加入在滴霖崖之東協同搶工。鑽石孔，裝藥，放炮，繼而用推土機及人力清理炸開的大小石塊，從十八日晨至十九日暮，都這樣週而復始地進行。

除了開機動工具的技术兵，民伕及包工工人，依時換班工作外，其他中美工程人員，多是三十六個鑽頭沒休息。中美醫師及護士，都到工地等待着；因為恐怕不幸的事件隨時有再發生的可能。兩日間，民伕也學會了唱「Fire in the hole」，盟友也能說「放炮」了。

夜又再度降臨，早已預備了充份的山柴，以便繼續工作至通車為止，數處燒着野火，映得滿山通紅，寒風刺骨，要是沒有火，大半數的人早已冷殭。是夜搶工的辦法稍有點改變，因為石崖多處有裂縫或大洞，既有前車之鑒，不宜過於冒險，而且鑽洞費時，所以把炸藥裝入裂縫或大洞內。每次爆炸所用炸藥，從前以支數計，轉而為以箱數計，放炮時，人羣都移到半公里以外有隱蔽的地方躲藏。如是不斷地爆炸和清理，清理後又清理，迄凌晨五時，已可通車。

車隊的領隊者接到通知後，即率領卡車到來。於晨光熾微中，四十八小時未睡眠的中美搶工人員，目送車隊經過以生命來打通的「滴霖崖」，將軍隊送到中國去！

瑪瑙山民工築路情形



瑪瑙山亦名五台山，氣候惡劣，工作艱苦，此為民工用推土板推土情形，一般人多稱為「中國推土機」Chinese Built Dozer 與美國機械機隊推土機之效率，相懸天壤。

中美工作人員隨機具穿越叢林





通車前一小時中美人員在
乾麥地合影右起第三人為塞
特洛克上校第四人為通納公
路工務局長龔繼成氏



開工二十九日後第一次車隊
(Is. Convoy) 通過本段

所謂「採購哲學」

陸廷純

在昆明幾個月，每天都是過着跑街生活。人們滿以為這是頂舒服的，既不要按時上班，又不要準時下班，簡直連辦公房都不用到，整天的溜溜街，又何樂而不爲呢？話雖不錯，但我總覺得這是「見仁見智」，各人的意見不同罷了。例如某一種料具，奉到處座突然下了一張「特急」的條諭，令三天內購足×××若干。天哪！試想在物資艱難的昆明，這種有時間性的大批數量的東西，到那裏去找呢？但除了跑街之外，又還有什麼辦法呢？先跑金碧路罷，滿以為這種東西或許在金碧路會出人意料地找到一點。於是跑了××號五金店，抬頭一看，雖不能說琳瑯滿目，但還差強人意。

「喂！老板！生意可好」？滿面堆着笑容的我這樣說，要是在充一個月前，老實說，我還有這一套。事在一個月前，無意中在××街遇到一個所謂「海派」者的朋友，寒暄之下，由太平洋戰事談到本地氣候，最後又談到在昆明購買東西的困難。「東西是有的，可是他們囤積可以一樣的賺錢，賣不賣不在乎」。朋友切實的在着說，最後他又說：「凡是跑到一家店裡買東西，不得不裝上笑容，說好話，否則是有多少不利的」。大概這是「人生哲學」的一種吧？我在路上想。這次居然將這「人生哲學」用之於現實了。

「唔」，那個肥胖老板鼻子裏輕輕的哼了一聲，頭也不屑一抬。

「××有沒有」？我還是滿堆着笑。

「瞧不得」。老板說，「你講那樣」？這是言語不通，情有可原。祇得忍氣吞聲，再堆滿笑臉，慢慢的重複說了一遍。

「不有」。那老板將頭搖得像浪鼓似的說。

也許真的沒有是事實，不是囤積。我自作聰明的在想。於是跑了一家又一家，不知裝了幾回笑臉，說了多少好話，但回話的倒是千遍一例，真有點焦急，「海派」朋友的話，似乎有些證實了。不得已氣沖沖跑了出來

，像鬥敗的蟋蟀般回去，否則，晚膳時間一過，又得化上一筆意外的開支。歸途上，扳指一算，三減一是二，限期少了一天。明天決定跑跑威遠街，這是昨晚，在床上預定的計劃。

跑進五金店，東西似乎比昨天的錢家多了些。事實呢？心理作用呢？不得而知。見了陳經理，是個道地的下江佬，以前曾有一面之緣，照例地寒暄一下，學徒送個茶，極盡地主之誼。究竟是下江佬作風，別具一格。

「陳經理，××有沒有辦法弄到一點」？我實在不耐再和他天南地北的無聊講下去，便直傳直下問開口。

「有是有一點，不過……」陳經理回答我說，不過下面總是反應話，有點刺耳。

「不過數量不十分多」，陳經理接着說。我一聽總算有一線希望，於是從交連不便，物比如何運輸困難，如何從敵人槍底下偷運，如何……這壓來了一大套江湖術語，我心裏實在覺得討厭。

「數量多少，倒不在乎，祇要價格上合得來」。我鄭重其詞的回答。

「哦！這一點。×先生，你放心，我們一朝生，二朝熟，自己人，不會給你吃虧的。啊！大家都在後方服務，那裏會給公家吃虧呢？」又說了一篇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話。

「當然囉！這總要陳經理幫忙」。我恭維地說。

「那裏話，那裏話，祇要兄弟能力够得上」。

在「向天討價，落地還錢」之下，我們完成了這筆交易。臨去握別，陳經理忽然又說：「×先生，東西是還有二點，不過是朋友的。價格上面，或許有些上落。待我去問他肯不肯脫手，下午×時給你回音。」又有了這一線希望，當然答應下午準時再來，回到宿舍，午飯多吃了一碗。

下午準時再去，但陳經理卻不在。抽煙，喝茶，耐着心等候。好容易陳經理才慢慢方步回來。見面後，就來一套「對不起，對不起，勞你久候」。既知道要人家等，何不早來，我心裏真的在罵。

「我才從那位朋友處回來，他的東西是有比，不過價格上一點不肯讓。」拼命說的都是「不過」，但又不

得不裝上笑臉，說上些好話。

「陳經理，這一點，你總還得幫忙。本來呢，這些錢又不是我私人的，可是公家方面，你也要我交代得過去呀！」我也說了一套江湖術語，管他愛聽不愛聽。

「啊呀！X先生實在這批東西不是我自己的。我也是幫人家的忙呀！」陳經理又是這麼說着。好一個幫人家的忙，明明知道他是撒謊，但又奈他何呢？祇好說好說歹，裝笑臉，說硬話，咕嚕了半天，才算成交這筆買賣，才返轉寓所，一路想起了那位「海派」朋友的一套哲學話，由不得我不打上一個寒噤。

酒魯橋紀畧

甄龍洋
廖蘭蓀

1. 100 yards to Sailaw Bridge

當下一次車隊 Convoy 踏上此去東京捷徑 Short cut Tokyo 的保密公路經過酒魯河時。我想美國的駕駛人員們已不會再看見 To Ford 的指路牌，而是 100 Yards to Sailaw Bridge 的標誌。一公里直綫的視距，四百英尺的木排橋 Timber pont，陪襯着二百二十英尺的備壘鋼橋 Bailey Bridge，不管他們是如何的匆忙，總會停車橋頭，瞻眺一下這動人的景緻。綠水是那麼靜靜長流，橋影是如此肅穆，壯麗，大自然的美妙，人工的奇蹟，顯現着份外的調和！

那是酒魯 (Sailaw) 大橋，是保密路全綫最長的一座鋼木混合橋。自備料迄竣工，為時三月半。其間流過中國工程人員的血。滴過美國工兵的汗。是中美工作人員合作的結晶。今日已是橋成，在這短促的一百日間，這蠻荒的酒魯河兩岸的演變，我想尙堪告諸世人，因拉雜爲記。

二、地方誌畧

酒魯 (Sailaw) 位於南利 Nantzi 江上游，爲密支那盆地東北角最後一村。村落不大，三十二年歐人自密支

那取道此間攻昔董，騰衝後，土人星散，剩下茅屋八九間，僅於兩岸叢林雜草中陸續發現之。土人多爲漢羅夷，蹙蹙屬滇籍，操廣西柳州，宜山，一帶土語及官話。人口不多，全村不過二三十人。我們去年十月到此地時，正值密城光復不久，全村荒蕪，漫無人烟，景况可知！因地處緬北，屬熱帶氣候。一年之間，雨季佔三份之一，一日之間，溫度尤多變化。冬季日間可流汗，入夜奇寒，雖國內西北各省不如也！土地肥美，人口稀少，鮮種植，除稻谷及洋芋外，厥爲鴉片。酒魯河兩岸美麗的器花。觸目皆是！戰前英人會築有三公尺馱馬路一條，自密支那經此涉酒魯河而至昔董，爲緬北唯一交通要道。本段路線亦大致循此路方向銜接列多路，貫通中印交通，完成此歷史上任務。

三、橋位選擇

三十三年十月十九日，第一測量隊中綫組已自宛貌測至酒魯村邊，酒魯河在望。該河原名 *Nanti Dka* 發源於中緬邊境，經昔董蜿蜒向西北流入伊洛瓦底江。水勢湍急，河面遼闊，汎濫水位時，河寬一四四公尺。河床爲沖積砂礫，兩岸爲沖積砂地。當時以鋼料不易購備，施工困難，曾由隊長余智擇定一水位較淺，施工較易之 *K54+000* 處渡河，擬全部用五公尺跨渡木樑橋。全長一百八十公尺，期於最匆短時間，可以通車。後於三十三年十一月九日，美工兵工程師 *Moore* 中校乘機來酒魯，築橋鋼料及打樁機器均有着落，與沈副處長錫琳會商之下，乃改用今日 *N52+330* 處橋址。該處水位較深，河面較窄，地質亦佳；且河中有一小島，安置橋墩，可得一良好基礎，並可減冲刷之虞。當即着手施測，結果決定於河中水深處用 *Biley Bridge 70英尺及 150英尺* 各一孔，橋墩位於小島之上。兩岸再配以木引橋共廿五孔，合九十公尺，全長共一百九十五公尺，其平面及附近地形如附圖一。

關於橋位之抉擇，事前 *Noone* 中校會乘機於酒魯上空往復勘察，事後復在地面與沈副處長詳爲研究，咸認爲酒魯境內數平方公里之唯一橋址。回憶當日勘测，兩岸遍地叢林。濃蔭蔽天，日月無光。猿猴窺伺於江邊，螞蝗肆虐於地面。歸來迷途，摸索數時，方向莫辨，苦况尙印腦海中也！（附圖一）

四、備壘鋼樑構造概況

備壘鋼橋，爲此次戰爭中英人 Bailey 所發明，構造簡單，施工便易，原供軍用。跨度自 10 英尺至 200 英尺，觀載重情形，可建成單式 Single 變式 Double 及三疊式 Triple Story 等類，以增加其荷重能力。全部零件共二十九種，架橋工具廿二件。其重要零件爲 Panel, ransom, Stringer, Raker, Bracing frame 及 Chess 數種 Panel 即普通之 Transom 之 Chord 及 Diagonal member。均預先電焊完成，應用時祇須將各 Panel 於縱向方向 (Longitudinal) 逐 1 用 Panel Pin 聯結，直至所需跨度爲止。Transom 即普通橋樑之橫樑 (Cross beam 或 Floor beam) 裝置於 Panel 上下 Chord 上，每 Panel 用二條或三條，視載重而定。Transom 之上，置 Stringer, Stringer 之上，則置 Chess 及 Ribband Raker 及 Bracing frame 則聯於 Transom 及 Panel 與 Panel 間，作爲防止橫向方向 (Transverse) 移動之用，全部橋樑結構，畧如上述。

至於本壘橋度定爲 70 英尺及 150 英尺兩孔，載重爲二十公噸 (H20)，乃決於 70 英尺跨度用 Double Panel, Single Story (D.S.)，150 英尺用 Double Panel, Double story (D.D.)。該項鋼料全部由美方供給，橋墩及木引橋，則由我方負責辦理。

五、備料經過

木橋既定河中用備壘鋼橋二孔，兩岸用五公尺跨度木引橋二十五孔，估計需七至十二公尺長樁料二百一十條，30 公分 X 30 公分 X 530 公分大樑二百五十根。橋面板，車道板等木料一百二十立方，共需採伐木料約一千二百餘棵。如比巨大數量，欲於緬北荒蠻叢林地帶，找尋固不難，惟求直徑均勻，軀幹垂直橋樑材料，則至不容易，加以人力缺乏，工具不敷，倉卒從事，備感困難。後終於河魯附近數公里內及距河魯二十餘公里處之瓦桑，先後闢木場四處，面積十餘方公里，以資供應。因人力缺乏，除本國木工外，更將部份材料交由印商及緬商承辦，冀能集腋成裘，收策筭策力之效果，運輸緊張時，交通工具有汽車，牛車及人力三種，間或有美方開路機 Dozer 協助拖曳，跡印山林，聲震蠻荒。

六、施工誌畧

試椿結果，得知兩岸及河床均爲砂礫沖積層，可用木椿。於是決定鋼橋橋墩各椿用椿靴，以期深入，並保持正確位置。兩岸各椿，則用 Trenched Pyramid 橋尖。打椿機器，爲自落錘式 (Free falling hammer)，由美方協助。該項機器，原爲內燃式起重機，可以自由進退，調整橋位，橋鉅重 1300 磅，本橋各椿平均載重紀錄爲

$$P = \frac{Wh}{6(S+2.54)} = \frac{0.316 \times 300}{6(0.5+2.54)} = 13.4 \text{ 公噸。}$$

至於鋼橋梁設，則按該橋施工方法實施之。法有多種，木橋用者，爲懸臂式 Cantilever method，先於西岸木引橋上裝置 Plain roller，河中及東西橋墩裝置 Locking roller，各 Panel 聯結於西岸 Plain roller 之上，然後在東岸用二絞車施曳至應放置之位置，其佈置如附圖二。

(附圖二)

七、祖國不會忘記你

本橋係於三十四年一月一日開始備料，四月廿日完成，在此短促百日間，以各同仁均深明責任重大，披星戴月，胼手胝足，日夜趨避，方獲如期完成，不負使命。其間流過中國員工的血，滴過美方工兵汗水。木工張梅根宣錫潮梁樑墮地，折牙鬚臂，幾成殘廢。更有不幸的是木工能宜成於三月三十一日墮水溺斃。(現葬本橋東橋墩左側一百公尺處)，常令此心耿耿不安。現在橋已完竣，憑欄瞻眺，綠水是依舊那穆靜靜長流，橋影是如此肅穆壯麗，我們忘不了這沉痛的回憶，我想祖國亦不會忘記你們這些勞動英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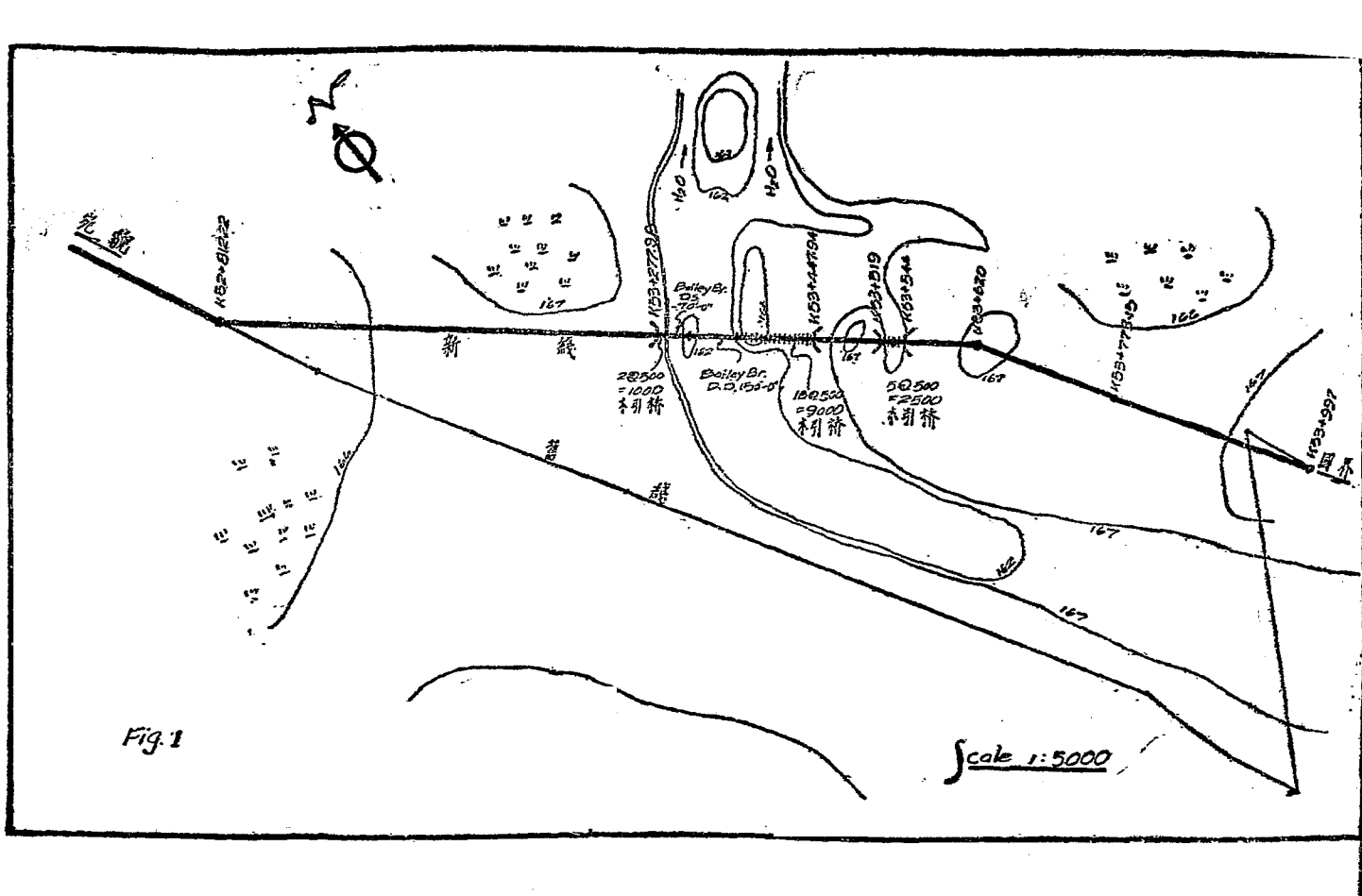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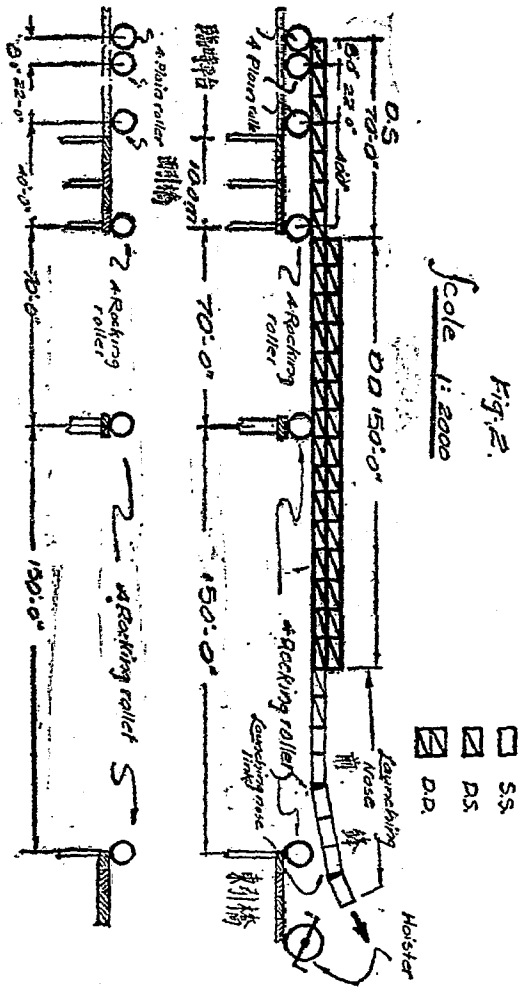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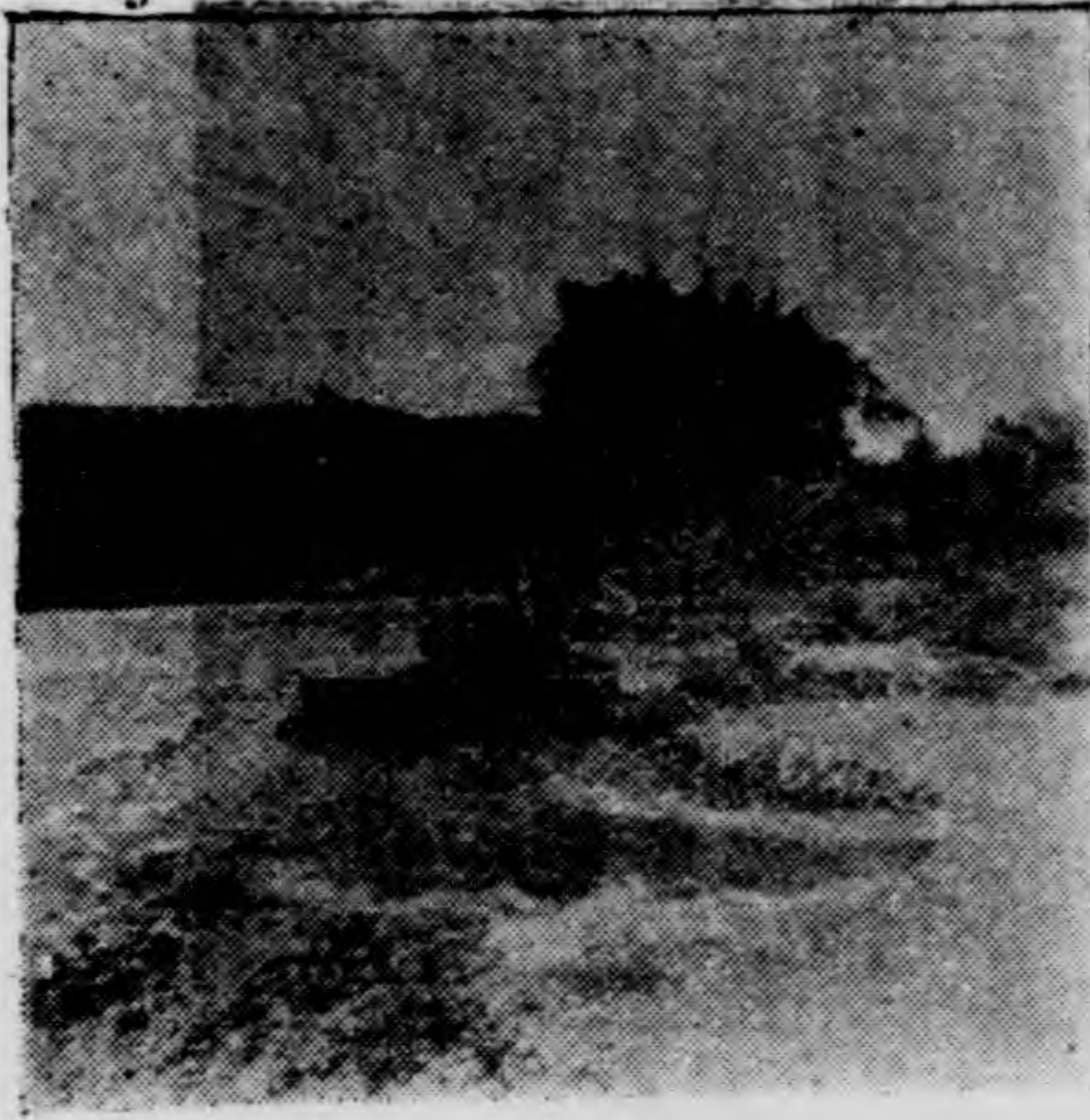


Fig. 2.

Scale 1:2000





酒魯橋木完成前汽車渡河均涉
水而過圖為推土機兩部推刮河底
卵石築一過水路面時情形



酒魯大橋全長百七十公尺為全
綫最大之橋圖為架橋時情形

架橋工作完成後拆卸 Launching Nose
時情形



酒魯大橋完成後之全景



路線所
經均為叢
林荆棘之
區測勘困
難圖為測
勘時情形



沿綫人煙稀少測隊張幕而居圖
為蓬帳生活一瞥

密城劫後荒無人煙運輸不便給
 養困難所有米糧材料之供應均山
 昆明空運接濟圖為運輸機在泗魯
 空投場上空情形



空投糧料即分裝馱馬運至需用
 地點圖為馱馬裝運之一



馱馬裝運之二



馱馬裝運之三

『空投』導報

張 四

爲了要答謝妮的眞誠鼓勵，毅然地脫離了山城的擁抱趕到緬北去參加了趕築中印國際路線——保密公路國外段——的神聖工作。

我被派的工作係負責材料庫。到了緬甸之後，因爲人手缺少的關係，突然又命我兼管沿線各空投場的接收事宜。天啊——這是一件不要說有生以來未見過的玩意兒，就是聽也沒有聽到過。在沿線四週環山的一塊够小的平地上，放了空投的符號，每當東方天角上，剛吐出魚肚白色，而你還在高枕無憂甜蜜的夢境中時；一羣軋軋的機聲，就無情地把你從夢中驚醒，而出乎本能地帶上鋼盔，背了步槍，趕赴空投場的某一角落上去，一方面是觀察空投的着落點；另一方面還得防止當地土人的『趁火打劫』，一羣運輸機輪流地從牠的肚中放下了幾十包米，或是食鹽；有時還利用降落傘拋下一些必需的副食品與料具，因爲降落傘細索得不堅，或是降落傘的不能張開，它們就會脫離了關係漫無目標的地散在滿山滿谷，甚至於隔着山嶽河流的那一方之後，就毫不留戀地向着遠處飄揚地飛去了。傷腦筋的工作也就繼續產生了，動員了全體員工，不分階級，每個人都得盡了他應盡的力量，向四面山谷中搜索而把米鹽一包一包的背了出來。似火的陽光，雖然在初冬的清晨，晒在背上，還是那麼焦辣辣的。四週是一片深綠色的森林，和那種熱帶特有的氣息，能使你的呼吸起了極大的影響。這種的樹木是高大的，從七八丈到十丈是不算一回事。挺直雄偉地像一個有魄力的巨人似的豎立在你的眼前。樹枝上是掛着直徑兩吋來大的虬勁蒼黑的籐子，這都是猴猴的交通線。當然還有其他的野獸，老虎的足印，是隨時可以發現的，尤其是那一羣的猴子，整天地在樹枝上跳翻着叫個不停。當你在牠下面走過的時候，牠竟敢來開你的玩笑，時常會把你帶在頭上的帽子，推倒在地上；一個不小心，更有被牠抓破了你臉皮的危險。加上滿地的荊棘，四週毒虫的環繞，令你不得不在每一秒鐘中都得小心翼翼走出叢林，才能曷事休息。可是你的全身已被聞名於緬北的螞蝗叮住了幾口，談起螞蝗，真會使我戰慄而寒心。牠是一根細得像線似的小動物，牠的尾端貼在

樹葉或地面上，身體直立，向左右前後擺動，一觸到人的衣物或皮膚，立刻貼了過來，可以穿過質地單薄的衣物的間隙，而鑽入皮膚裏吸血，當時只有一點微痛，假使不加注意的話，是感覺不到任何的難受。牠並沒有毒素，可是在吸完了血而偷偷地離去的時候，你就能夠發現你的傷口，是在流血不止了；而且經過一個相當久長的時間，這就可以致人死命的因素。吸足了血，牠的身體，就會變成像你小指那麼粗，同時在你的身體上，就有紫色或綠色可怕的斑斕的色彩。所以就是你穿上完整的服裝，也有遭遇的可能，那何況那班服裝不齊而打着光腳的工友們呢？天啊！這樣的遭遇還不算，有時好不容易才尋回一包米，仔細一看，竟發現裝米的兩層麻袋及一層布袋，均因着地的震動已破裂，而祇得到了三分之二，或是三分之一的收穫。這是何等的傷感呀！尤其是投食鹽的時候，更須一撮一撮地把他收集起來，極力減少損失。因為在這裏，食鹽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無價之寶」；有時因了當地土人的偷竊，還得用一種外交的方式和他們交涉，當然免不了要用武力來作後盾；否則你就會有被他們消滅的危險。最後把全投的物品，集中在一處，因了交通工具的缺乏，只得利用牛車把牠拖回倉庫。牛車快都是一班言語不通的印度土人，「彌」——就是他們固有的特性。你急得要死，他却若無其事地閒着看我們把物品一包一包地搬上牛車，再由牛車上搬入庫房，他就是如此的忍心，看着我們手忙腳亂的幹。

據一班美軍與華軍的友人們告訴我們說：「一般空投的損失，平均是百分之五十」。真是上帝保佑我們，空投結果的成績，食米是平均得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收穫；食鹽平均是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收穫；其他副食品及工具，均能達到平均百分之九十五的良好收穫。經驗是一天比一天豐富，技術是一天比一天進步，我們的願望，是要有百分之一百的收穫。但願望雖是願望，而事實却又是事實。這樣的收穫，雖則離我們的願望與理想還很遠。但在這種環境中，總算是已得到了無限的安慰了。就拿這「安慰」來結束我這一篇導報。

第三隊勘測記畧

周象寰

本隊員工，是於三十三年九月五日由保山出發，經國內諸葛營，蒲標，潞江，紅木樹，龍江，固永等地，

十九日抵達緬境乾麥地。此間爲由緬入國要道，戰前亦甚繁盛。淪後迄今，人跡杳然，家屋殘毀，茂草沒脛，夷爲荒坵。附近居民極少，多爲山頭人，鮮解華語。無市交易，幣制通用英鎊印度硬幣，民風強悍，劇讎衛生，崇服當地山官，篤信神鬼。其高粱貢山一帶，皆峻嶺絕巖，森林密茂，人跡罕至。野獸繁殖，尤多猛虎。

本隊到後，斬草刈荆，搭架臨時草房，以供住宿，十月一日勘測開始，雖有長工四十餘人，暨由國內傭來臨工數十名，於選線砍樹備人行小徑等工作，仍屬不敢需用，當地居民稀少，又無法添僱，最感困難。旋由本人親率緬語譯員持禮品數事，趨訪無窮山官，洽商僱工，并蒙協助，僱用山頭工約百人，以是本隊正式測量，始得於雙十國慶紀念節開始工作。

測量雖告開始，但終日工作於山坡茂林中，斧鑿缺少，人力不足，合抱古木，砍伐不易，而山頭工且爲嗜粟，每日工作最多得八時，以是進度至緩。本隊攜測路線，原係由國界三十六號樁起測，幸幸員工奮力工作不顧艱險，短期內即測過乾麥地以達雙管坡，旋因徇美方要求，又奉令改由三十七號樁起施測，查該樁拔海較卅六號樁高出四百公尺。路線必須盤繞高粱貢山而下，路線增長，測量工作，益爲繁重。乃請准增調工程隊前來協測新寨四公里路線，復經各員工艱苦努力，於十二月十七日測竣十分之八，得提早興工。復因國界卅七號樁直達乾麥地路線，堅石過多，短期難通，又由三十七號樁勘測，繞經卅六號樁另一路線，因此線工程較易，并可聯接卅六號樁，原測至乾麥地路線，一舉兩便。最後測定路線，則爲國界卅七號樁，經卅六號樁至乾麥地蜿蜒而達新寨，全長卅八公里，於十二月廿九日測竣。沿線均屬森林山路，古木參天，毒蟲猛獸，遍地皆是，勘測之艱苦，誠非夢想所及。

滴霖崖廵迴醫療回憶錄

規

新寨以東約二公里有峭壁一幅，矗立路傍，側有中英文紀念牌，此則滴霖崖也，其碑係紀美人滴霖君以身殉職事，雖人死不能復生，然人生幾何？不朽者，後世之名耳！滴霖嚴搶工經過，可泣可歌，執筆之下，不勝感

齊系之丁卅四年元月十二日奉處長面諭，設醫務單位於新寨，配合搶工。翌日會同巡迴醫療隊員由酒出發，是夜宿樓蘭。十四日向美方領到藥品一批，於十五日清晨先步行至吳家，該處美營適亦遷新寨，遂隨車出發，過贖拜後，路窄多石方，車行至緩，離新寨二公里處，正在炸石，路不通行，天色已暮，無奈下車，步行至新寨，當時中美工程司及築路機械，俱集中新寨以東二公里大岩處開山，日夜搶工，情形十分緊張。翌日開始作巡迴醫療，救死治傷，該處工作民工，多半來自灌陵縣，該縣雖遭劫餘，十室九空，而民工出國協修公路，仍稱踴躍，而工作精神之佳，尤覺欣慰。巡迴時，除教以普通衛生常識外，就地施藥治疾。病者患瘧疾及皮膚病者居多，但一般健康情形，尚屬良好。十七日下午，該大石岩處工作，正在進行中，不幸一部突然崩落，員工不及走避，美人死一傷二本處石工亦受傷一名。美人滴霖君被石壓斷右腿，因失血過多即時喪命，其他三名，受傷亦重。本處救護隊接訊趕至石岩協同美方醫務人員救護，傷者施行注射輸血，同時由美方電樓蘭招救護車來送傷者入院，當夜月黑風高，圍火而待，無不哀默。夜深二時，救護車到，將傷者全部送密支那四十八醫院。事後石岩搶工，照常日夜進行，中美人員，并不因慘劇而稍殺奮鬥勇敢之精神，夜間燈火如晝，機聲隆隆，救護人員，亦同時出動，以防萬一。同時乾麥地美方機械隊亦來相助，在岩東工作，與岩西工作人員，遙遙相望，大有咫尺天涯，對岩興歡之感。中經中美兩方員工不斷努力，石岩卒於十九夜打通。廿日晨首次通車成功，在曙光迷濛中三部大卡車，駛過滴霖崖，向祖園而去。此國際路綫之成功，有關同盟國爭取最後勝利甚大！以後物資供應，將可源源運入中國戰場，本處於通車後，特立中英文牌述滴霖君殉職經過，以紀其忠勇之績。噫！滴霖君雖不能目睹本路完成，竟發志以歿，自不免遺憾終身，然後人途過滴霖崖，讀此碑牌，當能憶及滴霖君忠勇殉職之實史，其名固永垂不朽者也！

測量

老三

昔董土司替我們找到四十多匹馱馬，兩百多名砍樹小工。這些小工，曾經參加英政府築路多年的密士根負責統領，我們把工作分配好，開始在彭首山測量。

山頭小工，是我們測量隊裡最值得欽誇的生力軍，他們總是單衣赤腳，身佩長刀，露宿在任何一處便于工作的地方，不怕螞蟻，不怕荊棘，恁大的硬樹，他們都能用那把鋒利的鐮刀砍下來。測量的時候，他們在前面開路，把叢密的森林，砍開一條通道，讓我們可以在裡頭工作。

現在是沒有洗衣工人，我們天天常常回來很晚，沒有吃晚飯前，得先到小溪裡洗澡，同時把要洗的衣物洗好。等吃過晚飯，又要開談話會檢討今天的工作，安排明天的計劃，常常到半夜方得睡覺。許多同事，漸漸捱不住這種苦頓生活，病了，不到一個禮拜，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同事，無法再參加工作。有一天，有位同事提議，我們就請流落普董的那班女鄉親幫忙洗衣燒飯吧！這樣不就可以多出大部份時間來休息麼？和李老先生商量，他也十分贊成，因為她們住在山頭人家裡，一切生活習慣不同，照樣的要幹苦工。來我們機關工作，總有機會和祖國親近，而且老讓她們在山頭人家裡做工，體面上也過不去。如是，李先生就替我們促成這件事，兩天以後，她們果然來到隊裡工作。

緬北的深冬，還是相當寒冷的，然而她們和山頭人一樣，薄薄的單衣赤足，幾個人共有一條美國氈子，天一亮起來，一直忙到午夜才收工。洗衣，看家，司廚，搬家各事，以後差不多完全由她們負責，她們替我們縮短了不少測量時日。

她們是我們隊裡值得欽誇的第二支生力軍！

十二月九日，我們把全段中綫完全測完。

無米之炊

萍踪

有一次材料庫負責人張瑜先生對我說：「保密公路國外段的工米，在昆明飛來很容易，在路上散佈却不容易！這幾天爲了要運米到前方工地去，大傷腦筋！」我就想到有一天，一個外國工程司在那裏說我們處長先生坐了牛車上密交那公幹的笑話！真堪竊得可憐！連一輛汽車代步都沒有！不要說是運料了，空着十個指來開公路！我那時問張君說：「你的辦法怎樣？」他說：「只有和美國人商量，辦法是：先看中一個開工程車的，

和他攪七念三說英文，請他下來到料庫「食刻亂絲脫」，(Take a rest)給他喝酒，隨手伸出大姆指說：「頂好」——一個抗戰時期興起的世界性的中國話，——他如果說：「OK」；再將大姆指擺上一擺，加着：「頂頂好」，他也加着「OK」，在這個時間，足夠手脚料夫們把米裝上了車了！我聽得很有興趣，張先生又接着說：「最後指着米對那開工程車的說：『慢離揮吾格死！』(many thanks)我是囑望他不要怠慢，作難，或則搥掉，否則要扼死的呢；他聽了以為是『多謝』他，就很高興地回答着「OK」；好了，就是如此罷，總算完了我的轉運工作。」

我覺得美國人的「豪爽」，和中國人的「巧婦為炊」，真可說是「頂好」了！

晨風吹不凍熱烈的心情

老五

十二月九日下午兩點鐘，中綫組的工作告竣了，愉快輕鬆，每一個參加工作者都感到欣慰。一個多月來在叢密的樹林裏打轉的生活，就此可告一段落了，攝過紀念照片，我們舉着輕快的脚步，回轉到無窮。

測量完畢，接着來的問題，就是：「趕工」。戰後的緬北，人力是那麼缺乏，應付測量尚感不敷的人力，若無祖國的工人加入工作，是無法完成艱巨的任務。我們決定派人赴國內騰衝保山古永等地招工，九日晚上八點鐘，得了疆局座黎處座乾麥地的報導後，我們即決定明晨前往晉謁，目的(一)報告測量完畢。(二)請示施工事宜。心情是緊張的，一往無前的精神，就是要打通新中國唯一的大動脈！

十日早晨兩點多，女工們起來做飯了。吃過飯後，黑黝的天空，點綴着疏落的星光，冰冷的晨風，是那麼的淒厲沁人，但吹不凍我們熱烈的心情。東方初露魚肚白時，我們三人——老二，老三及我，向着目的地——乾麥地前進。

太陽初昇的時候，我們抵達了目的地。寬闊的山坡上有座茅屋，草頂白牆，別有一種天地。門前站立着一羣人在整裝待發，懷着好奇心注視着，局座處處會過了，聆得很多的訓示，九點離開乾麥地，老二老三陪局座

向西行，我隨處座赴騰衝。爬越高梁貢山，經過三十七號椿，重踏進祖國的門戶。下午四時過猴橋，七時抵古永。兩日的路程，一日跑完，是有生以來的奇蹟，十二日上午抵達騰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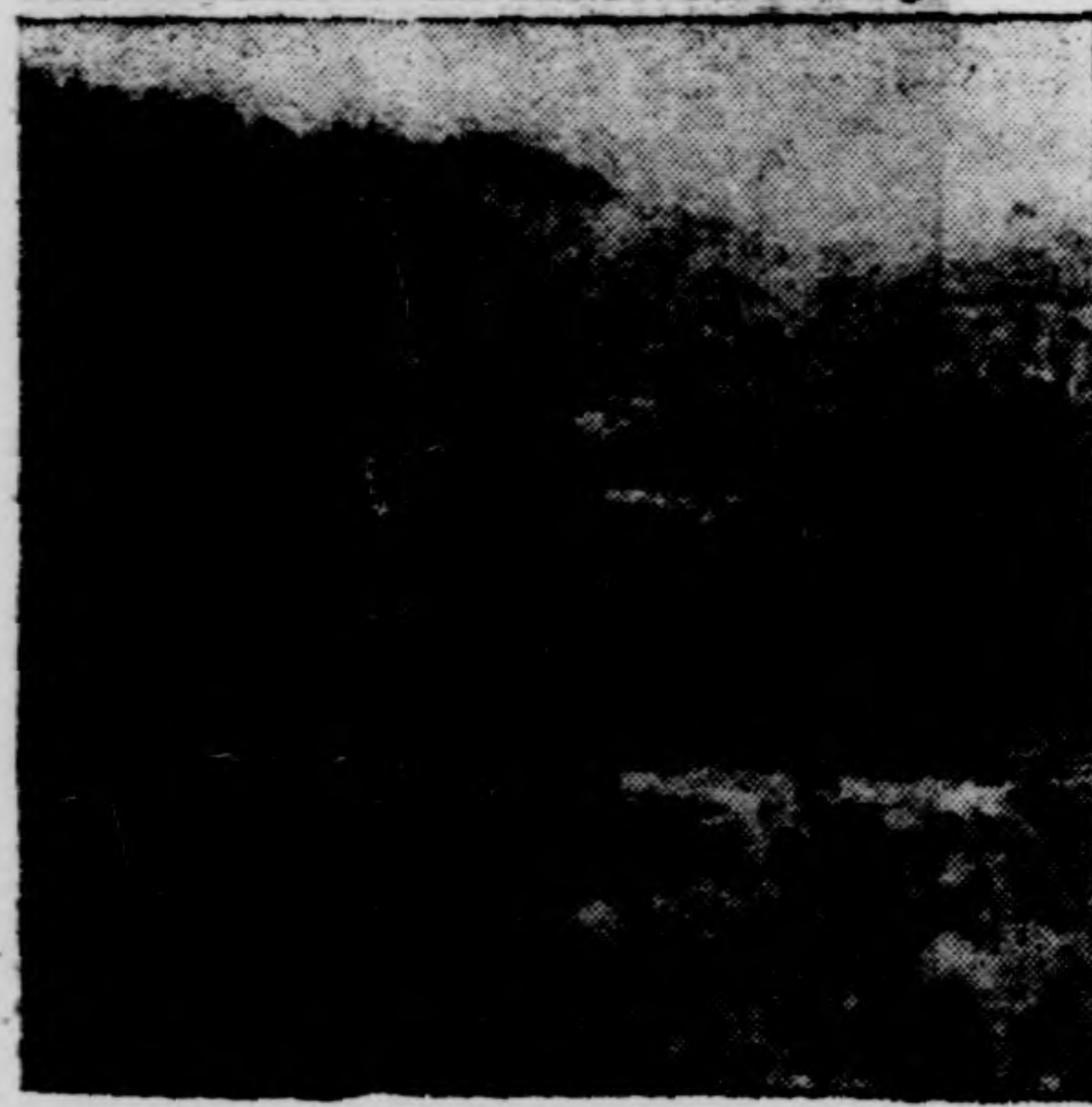
戰後的騰城，是一片瓦礫，滿目瘡痍，縣政府尙設在城外，經過幾次的接洽後，民伕逐漸上路了。半月的城市生活，舒適安暢，但心中總是念着工地的工程進展，二十七日我重返抵魯居。

經過嚴密的計劃，以民包工切實配合機械隊工作，工程進展，尙稱順利。經二十九日夜的趕趕，毛路通車了，初步的目的，總算已經達到。

湯餅河東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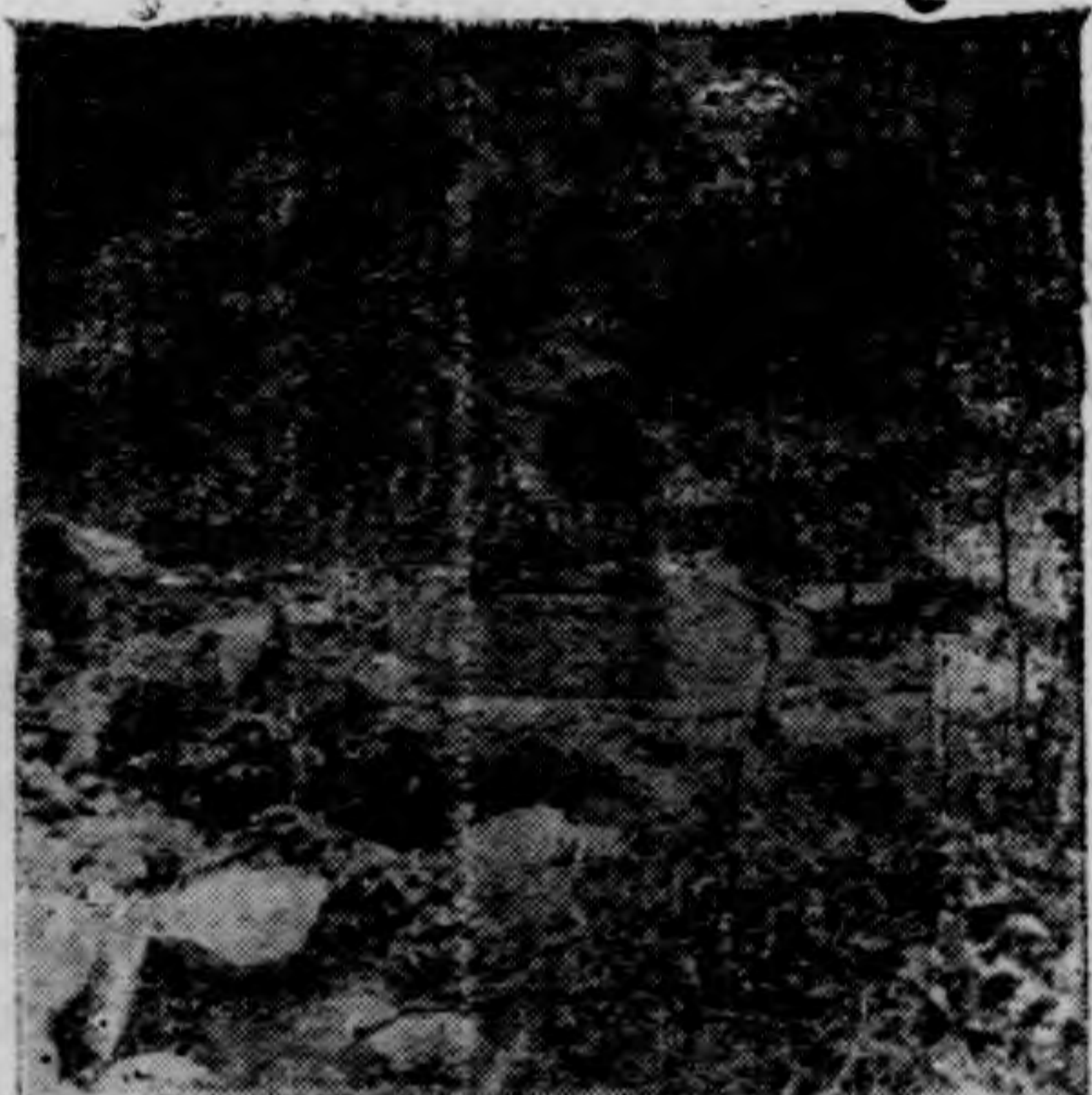
湯餅河西岸



湯餅河當路綫之衝，兩岸山勢陡峻，回頭灣工程浩大，無法避免，上為東岸回頭灣一瞥，下為西岸之遠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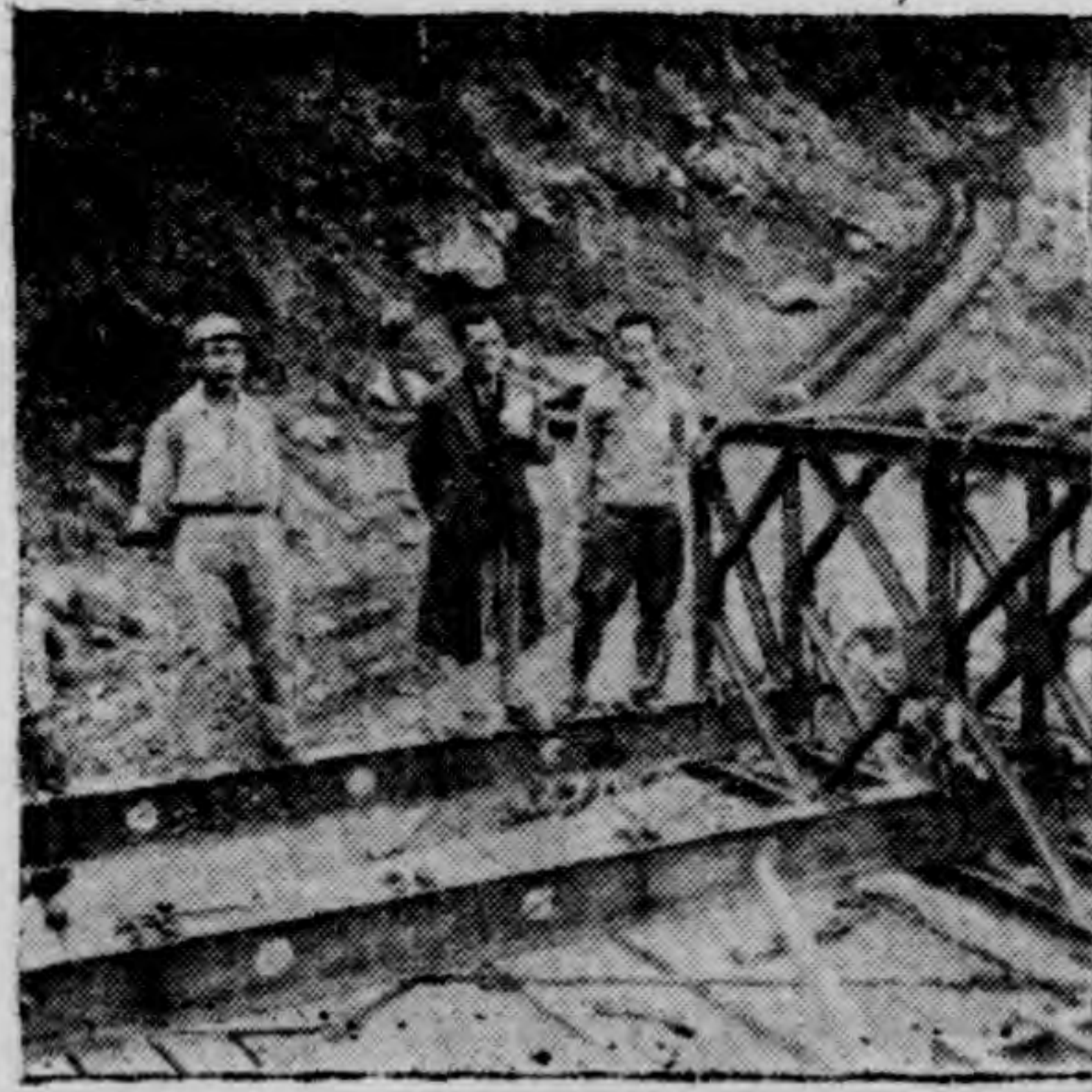


湯餅河橋爲一備壘式 (Bailey Type) 鋼橋橋台用細方石砌成頗爲美觀圖爲架橋情形之一



湯餅河橋架橋情形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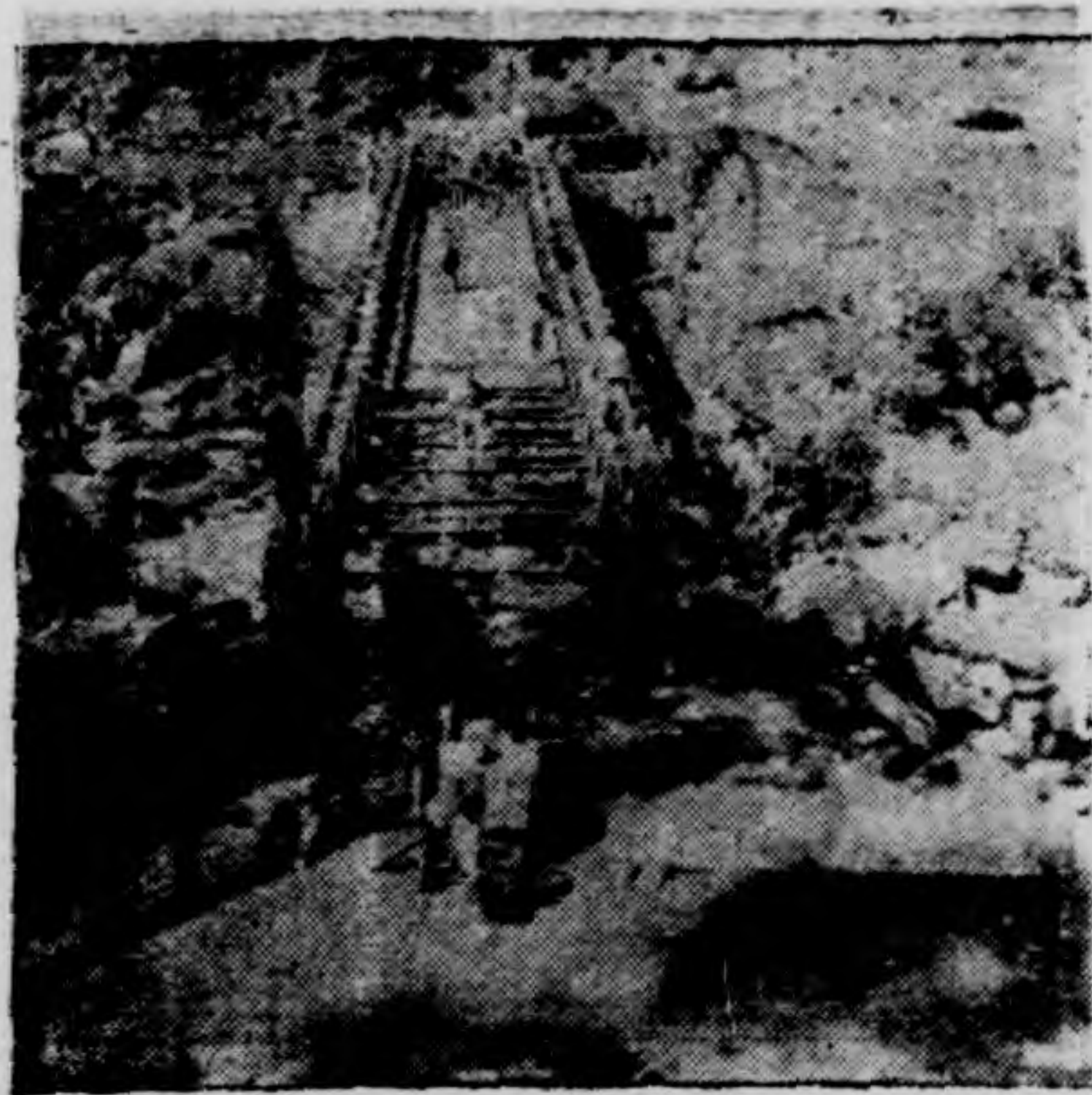
湯餅河橋架橋情形之三



湯餅河橋架橋情形之四



湯餅河橋架橋情形之五



湯餅河橋架橋情形之六



湯餅河橋架橋時材料堆置情形

非前取
 木
 工
 正
 木
 工
 木
 工
 木
 工



路面砌築時情形

指
 引
 路
 面
 砌
 築
 時
 的
 工
 作
 情
 形



路綫所
經林木叢
茂圖為施
工時民工
挖遷樹木
時情形



築路時多由推土機配合民工工
作進度甚速圖為推土機工作情形
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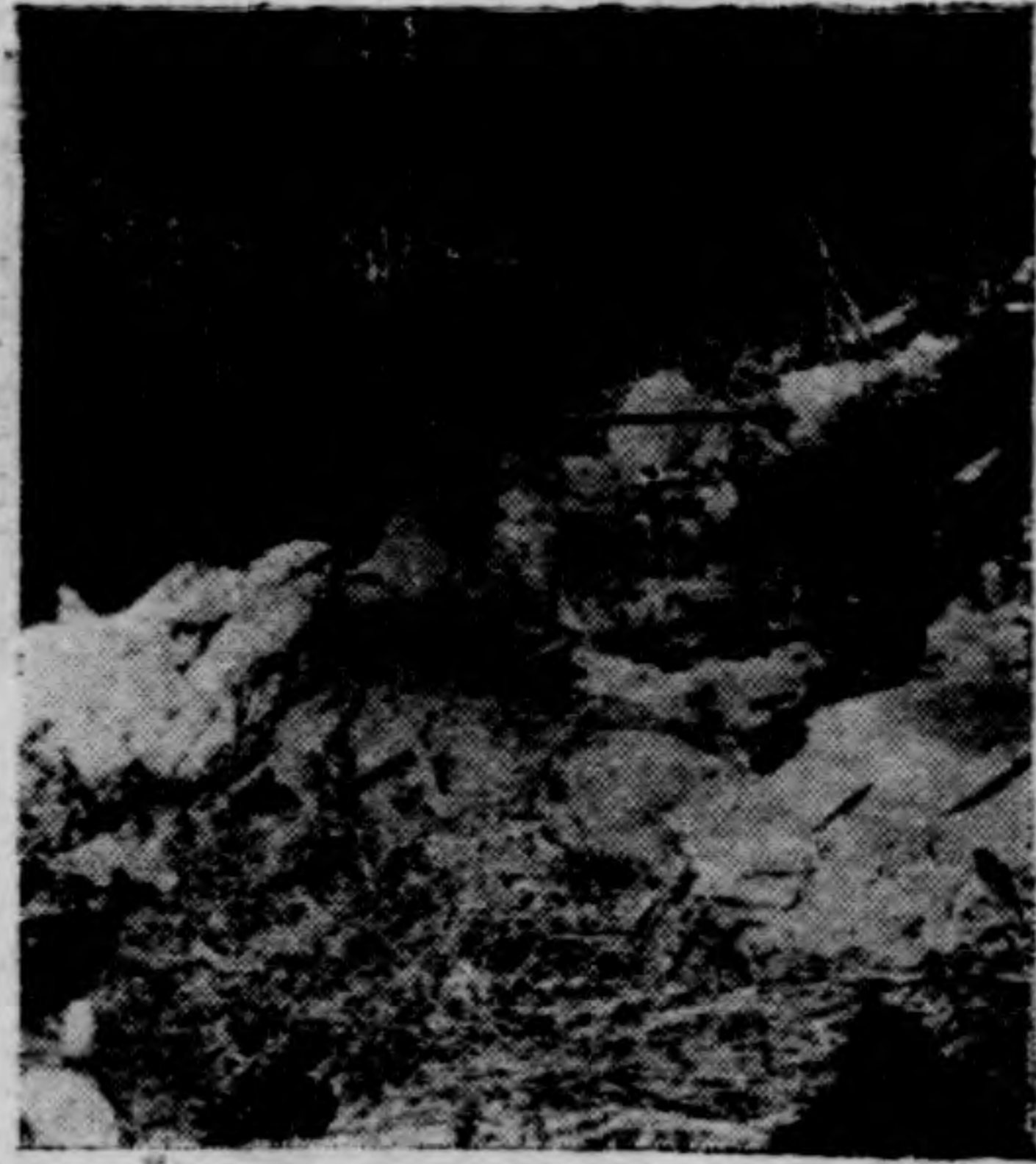


推土機工作情形之二



推土機工作情形之三

推土機工作情形之四



毛路經推土機開好後再由平土機(Grader)刮平即可鋪築路面圖
爲平土機開始工作時情形三



漫談空運

高國鈞

保密公路的計劃，是從滇西保山經騰衝，到緬北的密支那，這中間有一段橫阻着的是喜馬拉雅山一脈，由西藏伸到滇緬邊境的高黎貢山山脈，中美兩國的理想，就要使大量載送物資的卡車，越過這條大山脈的脊背到達緬境，那時印境已由雷多築路通到密支那，中國境內滇緬公路，也可以由昆明通到騰衝。不過騰衝到密支那間的公路，必須經過八莫，八莫以北一段，還握在頑固敵人的手裡。中美雙方要急于打開中國陸上久被封鎖的局面，因此必須計劃開築一條新的保密公路，並且不容不迅速付諸實現。

美國陸軍當局，特設一個組織龐大的緬境工程處，以便與我們保密公路工程處合作，負責修築這段偉大的工程；並在沿線廣泛動員，成千萬的民工婦女和兒童，也來參加這幕空前築路的史蹟。

面對着這樣一個重要的工作，自然最需要的是人力和物力，中國歷史上有許多這樣偉大的工作，都是大量的人力犧牲而達成的。現在保密公路的開築，雖然經過一段荒涼峻險的高黎貢山脈，但是人力的犧牲，是用着最大的努力在避免，解決饑餓，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問題。

這樣成千萬人力的給養，是工程處最主要的事項，因為艱苦的工作，是必須有足量的人力來充任，否則徒耗人力，而反延誤重大國防路政的進展。

中國工人給養，最重要的，自然是米糧和鹽。但密城戰後，廬舍圯墟，一粒稻穀也沒有，騰衝以西這最後一個肥沃的山地，又是劫後一片荒涼，當地土人，在很有限的山坡邊種些僅够自食的稻穀，根本不能指望它有大量糧食的供應，但這一大批集中的工人的給養，數字極為龐大，又不容稍忽，營求適應時效，當非全部空運不為功，本處迭與昆明美方多次商洽，始獲允予協助，特撥中航公司一部份飛機，專事糧運。由本處在昆明設立空運站，凡屬一切食糧料具補給品，都用飛機空運。當時估計全部華工，每天食米至少共需二十噸，每天有十架以上飛機，分別裝運。而且新工地段，多在緬北，著名的森林。大量物資補給品在叢山峻嶺中，空投地

截至本年一月底，計已空運米糧800噸；料具，食鹽，及副食品約70噸；其他應用品約80噸；除米糧料具外，所有全部工作人員，及各項技術工，亦全部賴專機運送，截至本年二月止，計先後飛密者近千人，這個空投給養的數字，竟造成了這條保密公路二十九天通車稀有的奇蹟！

新寨搶工紀實

朱公

十一日那天上午，我們陪同黎處長及騰衝劉縣長到路上視察民工，離開魯居沒有好遠，遇着李副總工程師溫平偕同美方伯溫(W. H. Brown)中校及陳上尉步行前來，看他們額上的汗珠就知道會有什麼緊張的事情。原來美方要求在二月十六日全綫通車，新寨那邊有四公里路綫，因民工僅有十餘人，可以說完全未動工。他們一開口，就請黎處長調集民工八百，石工三百，要在當晚趕到新寨搶修，否則無法如期通車。正在各處分頭趕工的時候，要抽調這個龐大數字的工人在這裏工作，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黎處長靈機一動，又把這樁工作落在我們身上了。我們的實力本來不算強，不過同人肯幹，粗具規模而已！但我們爲了全路，爲了全處，甯願把自己各段的工作，稍受點影響，決定抽出一支大兵去搶救新寨。

到達了新寨

決定了担當這項工作後，不能不咬緊牙根硬幹，以是各人的心絃，面紋，四肢，馬上緊張起來。陷陣衝鋒，運籌帷幄，押解軍糧，分頭活動。或調民工，或拉石匠，下條子，打電報，公差們奔跑得滿頭大汗；女工們也忙着綑打行李，各司其事。下午五時餘趕到新寨，按下三軍，埋鍋造飯，先到前方深聽軍情，一望二百多公尺的亂石崗，百多公尺的堅石懸崖，附葛攀藤，始能飛涉。還有差不多四公里的土石方，原封未動，軍情惡劣，誠恐區區兵力，仍不足以挽頹勢。正在亂石崗上遇見魏局長，他老知道援軍到來，主帥的心情，會比較安慰了！在新寨借住山頭民家，即時計劃進攻，下令攻擊。黎處長身爲統帥，與部曲同甘苦，是晚，也要打地舖，

嘗受跳蚤臭虫的味道。糧充火頭軍的老王，四點多鐘就起來，老軍需椒華兄調撥軍糧，吃過早飯，天色微明，人啣枚，馬疾走，齊奔山下。各路救兵，由昔輩獨，吳家，魯居，臘拜，湯餅河，無窮，各處檄調而來，路途太遠，連夜兼程。有些迷失目標，露宿道旁。有些尋不着任處，左撲右奔。到達目標工地的寥寥無幾。而時間祇有三天半，敵情惡劣，莫過於此。大約在中午時分，遠近救兵，及散失士卒，始行歸來，分配工作，劃區分鄉，將八百五十名民工，擺成一字長蛇陣，二百五十名包工，分配在亂石崗及懸崖附近，步將密西金親率本地工人廿餘名，前來助戰。割草砍樹，刀起樹落，穩住陣腳。下令總攻，山脚樹脚，人頭攢動，萬馬奔騰，各自廝殺。久未發米的無窮投米場，頓時熱鬧起來。上空軋軋機聲，如臨大敵，張醫師和孫小姐遠遠趕來，擎着十字旗，巡迴扶傷救損。美方又在對面山上拍棚電影，將來銀幕上，會有一幕緊張活躍的鏡頭吧？下午後方在右都衛又率一百五十名石工，趕來增援，實力驟增。懸崖上的石頭，一塊一塊的落下來。待日落收兵，居然進展不少。全線毛路，粗具雛形，這一日攻擊暫算完畢。

機械化部隊

十三日戰況激烈如前，軍師從魯居趕來，參預戎機。各路戰況進展，相當順利，指計當可如期凱旋。唯有懸崖上的勁敵，據險固守，久攻不下。盟軍機械化部隊，開過湯餅河連夜趕來。晚間盟軍將領卡特（Carter）中尉，率領各級人員，已趕到新寨了。不過兩部袖珍開山機，拉到無窮的時候，拖拽工人，筋疲力竭，無法前進。遂請先鋒朱兄及各步將，星夜赴民工棚調兵。舌敝唇焦，軟硬兼施，才說服了整百民工，攜備各項武器——擡棍，洋鎬，長藤，火把前往。一邊清路，一邊拖引，至晚上二時開抵防區。黎處長仍坐待中軍帳內，俟聞得機械部隊到達，始欣然就寢。十四日晨，卡特中尉督率機械化部隊，全力進攻。我方民工，石工，配合鑽石擡協同進攻，一時機聲，人聲，大錘聲，擡棍聲，渾成一片，眼看着此堅強據點，逐漸軟化了！

暗中摸索

老張在先一日趕來參加作戰，在這次指揮作戰中，表現得十分賣力。盟軍要把一部機器拉過前崖，在陡壁上連立足都沒有的地方，不到三十分鐘，即築成一條臨時砌石便道，我們自己，也認為奇蹟。畢竟人力巧勝天工，黎處長，立在適中地點，親冒矢石，手不停揮，口不停話。把大家的熱血，都煮沸起來。張醫師和孫小姐的野戰醫院，也就鬥庭若市。太陽漸漸地低下去，陽光無力，祇好派出整百的工人去拾柴準備夜間攻勢，夜間必需的工人，也分配好了。人們輪流着去吃飯，天色漸黑，寒風更厲，砭人肌骨，野火一堆堆地燒起來，黃隊長——機械化聯隊去率同爆炸手，協同盟軍上下跳躍，裝藥搓泥，裝雷管，拉電綫，楊隊長親率全隊機械兵，左衝右突。李隊長又領另一枝輕機械兵，前後接應，把前崖後崖，團團圍住，十時許，先爆炸後崖，山崩地裂，響絕山谷。炸完後，盟軍即行收兵，但我們認為萬不可失，不肯輕輕放過，將全部機動人員，補充上去。開機器，加油，揸鑽頭，換鑽頭，大家見習了很多，這回輪到自己動手，更分外眼明。半個營長則率領爆炸手裝炸藥，引電綫，看看天上的星兒漸漸稀少了，所給的柴火，又起了恐慌。工人們一口氣做了二十多個鐘頭的工作，把他們僅餘的體力，都供獻出來了，在這一失足便要粉身碎骨的黑暗中，迫他們再去拾柴火也不行了。人身到底是血肉做的，於是有些工人，就慢慢地溜走了。眼看着柴火燒完，手電又漸漸地黯弱無光，看看時鏢三點多鐘，準備把後崖爆炸完後收兵回去。半個營長把電綫長長地引到前崖，我們躲在回程上一個有掩蔽的地方，適巧塗瘡骨粥的老王趕來，大家先吃一頓，一碗一碗地向口內倒下去，不知是餓還是渴。半個營長把爆炸機一按，毫無動靜，知道綫路有點毛病，於是檢查復檢查，沒有柴火，手電也不能發光，祇靠些餘燄炭火去檢視。爬到很高的壁上及深處去，不知道什麼是危險，想檢視出毛病來，恐怕天明給卡特將軍見了丟臉，再來一下，仍是聲息杳然。大家有點失望，半個營長雄心勃勃，大有不響不休之慨。新加坡猴子，由新寨拿了支電筒來，又重新檢查，仍然不響，這才死心塌地從黑暗中摸索回新寨去。二公里半的山路，到得住處來，時已天色明了。

功德尚未完滿

半個營長張着雙眼緊念着那幾十個砲還未放響，一早起來，又去檢查，這一砲居然響了，而且成績很好，半個前崖已踞下來。卡特將軍率領各將領又接上前線，他知道我們昨夜私開夜工，很不以為然；而且我們放了二砲，他說對於他的戰術有些影響。我們爲了工作，也沒得說了。日子快要就是通車的日子了，已至短兵相接的時候。將軍說這一個據點，由他的機械師團負責。我們各路兵馬進展神速。全段四公里的毛路及零碎石方，先一日早已打通，本日則進行加寬工作。盟軍既要將那個懸崖全由他們負責，我祇好派遣各種部隊協同進攻。我們的任務已算達成，所約各路兵馬的期限也到了，乃下令班師，把大部兵力調回，充實後方防務。

壯烈犧牲

十五日傍晚，從蘇窮趕來了二部推土機和二部大鑽石機增援，那三部急要通過赴昆的運輸車已駛抵新寨，昇火待發。那夜晚未開夜工，要是能像我們先一晚那樣開牠一個通宵，我們相信早晨清理，車子也會勉強通得過去了。誰功誰過，讓戰史家去評論吧！一早起來，塞特洛克 (R. F. Sealock) 上校及伯溫中校 (Wm. H. Burgwin) 均到了新寨。漢斯 (H. H. Henke) 上尉，偕增援的將領們，愛克 (Agoodie) 上尉，尼奧登 (Reodan) 上尉，格拉佛 (Griffith) 上尉，及哈吧狗等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兩部大鑽石機，及兩部大推土機，加入火線表演，更特別精彩。有幾個外國新聞記者走上前來攝影，最拍工作的情形，懸崖的險峻，崖前崖後，圍圍是人，沒有一個人不是應用到身軀的每一部份，沒有一件工具在閒着，飛簷走壁，在削壁上走來走去，來不及想到危險——傷或死，祇顧通車爲至上工作。到了四點鐘左右，一時空氣緊張起來。有的放下工具去削竹子搭担架，有的坐小吉普車在急灣陡坡上開盡了油門，鑽石機的鑽桿拆下來做担架，這種情形有點不好，都說有人跌到深坑裡，到底是誰？有幾個人因爲美方的人員在下面救護，兩邊把守着不讓別人往來，阻礙工作，得不到一個究竟。舉目四看，不見了老楊，真爲他担心，準對着懸崖的那個深淵，約深三十公尺，想要搦一條臨時的路，把傷者抬上來，也來不及。於是用四根鑽石機的橡皮管，接成兩股，上面十幾個人拉着，給下面的人一個個挨着拉上來。我和老黃也參加拉皮管，給這班爲工作而流血的英雄們做樓梯，覺得是無上光榮？醫生護士都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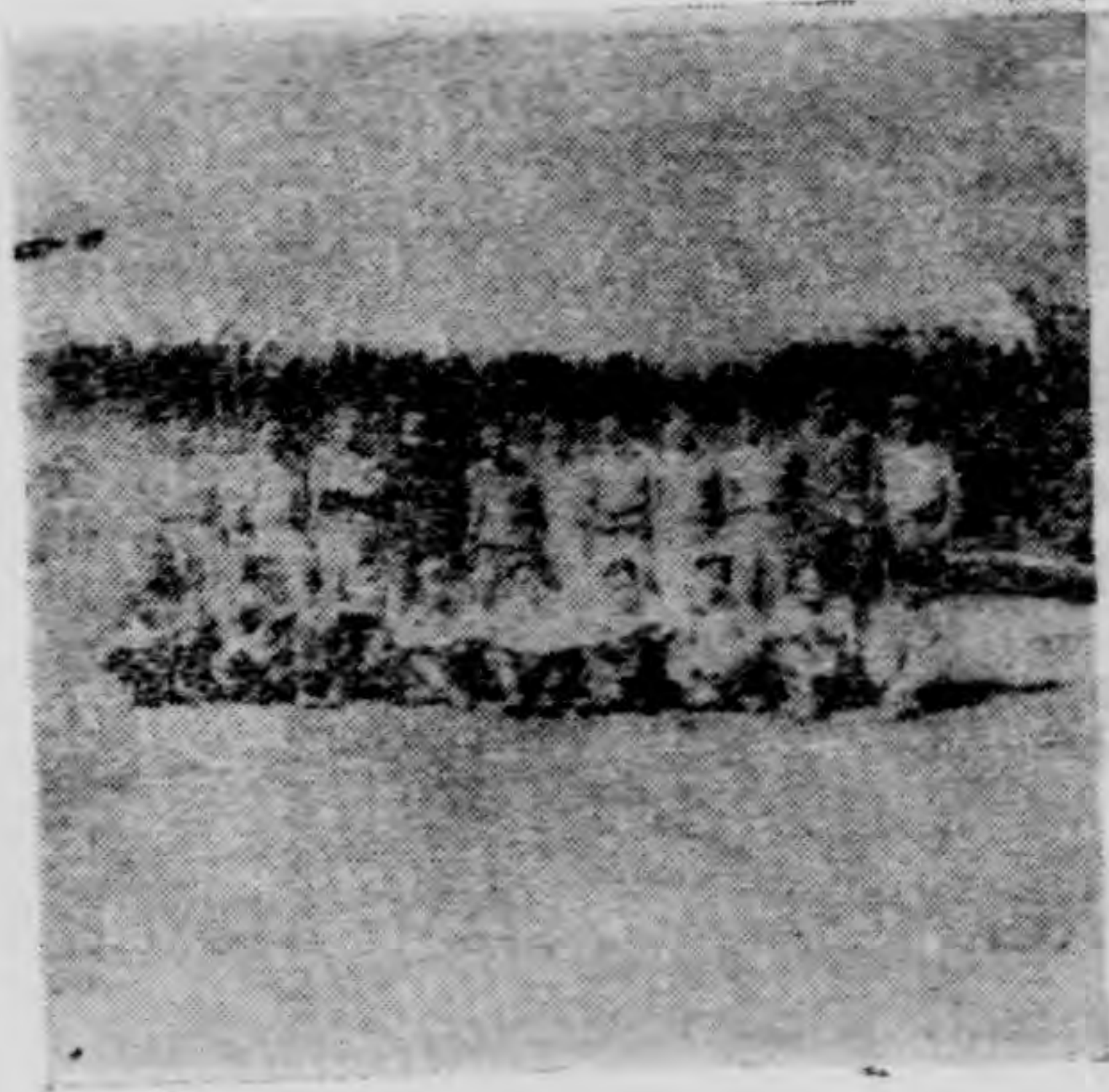
擰着拿着油布，毛氈都往崖下去，大家閉着嘴，一句也不響，靜肅到連呼吸也聽得見。忽然一位盟國兄弟低沉地說：「滴霖死了」。(Dineen is Dead)。大家的面色更加沉鬱，接着幾條氈子包着 (Dineen) 的高大的屍體抬上來，一個輕傷着頭部及足部的美國兄弟，幾個人攙扶着走上來，另外兩位，傷勢並不嚴重，最後一個本國工人受重傷的波拾上來，他的脊骨已折，後來到密支那醫院裡去不治身死。最後老楊活蹦地跳上來，他老先生原來在下面幫忙救護，那時天色已黑，把準備開夜工的柴枝生起火來，為傷者取暖，兼可取亮。這次計死滴霖一人，微傷一人，輕傷二人，重傷不治而死的中國工人一人。滴霖君的死，係因他爬在石壁裝藥的時候，頭頂上面的一片炸鬆了的石塊，忽然翻下來，他首當其衝。直落的連人帶石滾下了深淵，幾公尺大的石塊還壓在他的身上，一只腳連帶皮靴都打得不知那裡去了。那個中國工人，是替滴霖君幫忙搓泥漿封砲口的，也連帶滾下去。死屍已用卡車拖去，傷者還用帆布床擺在前崖轉灣空闊的地方，中間生起兩堆火，等候救護車前來運去密支那，醫師何魯 (Hill) 上尉，左右照顧。茶水，被褥，都弄得妥妥貼貼的，我們的蔡醫師和郭小姐也在場救護。黎處長整日沒有吃東西，陳上尉送給他一罐 C 字的口糧 (C Ration) 幾塊餅干，他還要拿出來分給我們大家吃。默默地待到晚上十二點鐘，救護車來給傷者運去，我們才回到新寨。我們對這班為工作而流血犧牲的英雄們，表示萬分向感謝！和萬分的敬意！黎處長告訴美方，將來要在那個崖頂上勒碑紀念，并取名為滴霖崖，以留紀念，兼致敬意。現在那個石崖加意工作，尙未完成。先用木牌敘述滴霖君殉職事蹟。滴霖君死了，當我們坐車子經過滴霖崖的時候，看見兩個黑色白字的木牌，便可想像到當時滴霖君在照相時的活躍的神情了。

新嘉坡岸爲國外段最艱巨工程之一，懸崖峭壁，施工困難，美軍機械隊滴霖君殉職於此。圖爲施工時工作情形之一。



滴霖岸施工時工作情形之二





第四、五、六、七工段設聯合
辦公室於魯居，簡稱「魯聯」，
右為該處主要人員合影。



新寨為全綫工程艱鉅之一段最
後通車前數天集中人力在此搶修
夜以繼日情形緊張萬分圖為處長
黎傑材氏在無窮與民工代表洽商
調遣民工赴新寨搶修情形



魯居大橋全部用硬木築成圖爲
架築時工作情形



工人開鑿石洞時情形



開炸石方除用人力開鑿外多用
鑽石機 (Air Compressor) 鑽洞效率
甚高非人力所可比擬圖為鑽石機
工作情形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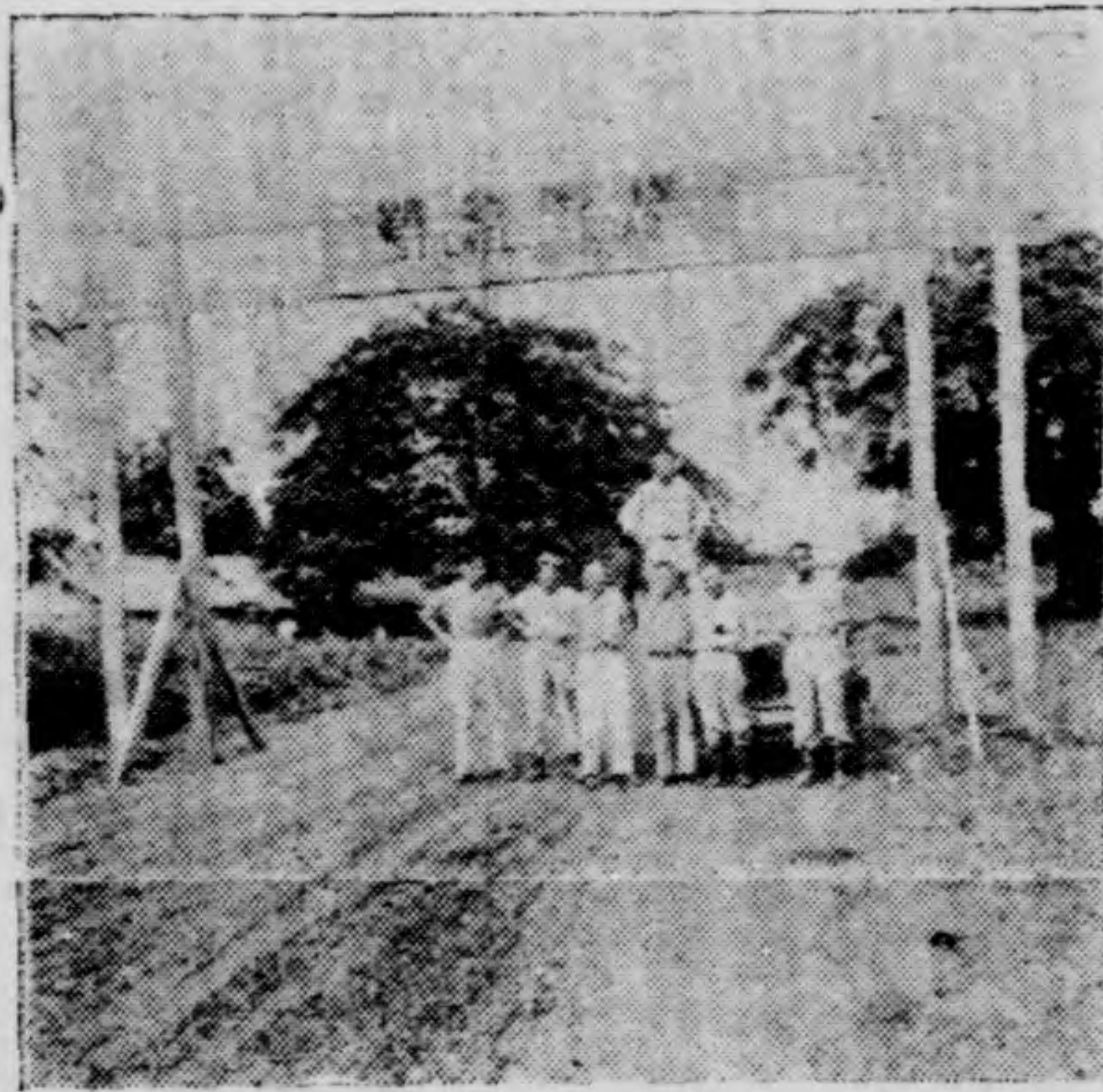
鑽石機工作情形之二



路線經昔董壩盤旋上山材料庫
建築其上圖爲昔董壩一段路程之
遠景



路築成後昔之羊腸曲徑叢林荊
棘者今則爲康莊大道矣



保密公路爲
中印公路之一
段由印入國比
經八莫曉町一
線可縮短二百
餘公里美方喻
爲直揭東京的
捷路 (short cut
to Tokyo)

尼奧登上尉 (Captain Reodan)

老 二

在我們路上談起尼奧登上尉，沒有人不曉得他是和藹可親，熱心工作的盟友。他有一對藍得發光的眼睛，很會說話的嘴巴，沒有一個時候臉上不掛着笑容的。他到過中國，了解中國，同情中國；他常常說：「他有一個堅定的志願，希望在戰後能把太太帶到中國來工作！」

去年十月三號，我在宛縣第一次見到他，那時我們一行七十人，剛從密支那帶着近十噸重的給養和行李，搭乘汽艇過來，他也打算和我們一道上路測量，但這時宛縣除駐軍外，連老百姓也看不到，運輸工具和苦力十分難找，他這時有一架吉普車帶上小拖車，每次頂多可裝六百公斤的行李，我們路上那時候，僅僅由宛縣至瓦桑約廿公里路段，他可通行。吉普車走這廿公里路，每天只能來回三次，最多可運一噸多東西。他就這樣的埋着頭替我們運，直到我們找到牛車的時候為止。

我開始在他那裏學得一篇功課，要無聲地盡力埋頭工作！

測量剛剛開始的時候，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同事病了，那時我們藥物十分缺乏，我將這種嚴重情形告訴他，他馬上答應替我們送藥物來，果然一天以後，從他們醫院裏送來了一大包藥物，他們主任醫師還附了一封說明眼用各種藥物方法的信。末後說：「把這些藥，都分給同事們診治和預防疾病吧，我們會源源不斷接濟你們的！」

有一天，我們在計劃着怎樣把已到酒魯的推土機，先送一部到普董壩來工作，好讓我們一面測量，一面施工。從早晨到晚上，我們一同勘查推土機應當行走的路線，後來走到普董壩，看見河水既深，流速亦快。推土機不易渡河，繞道普董壩入普董壩的「計劃路線」，似乎走不通。他爲要探試該河流速及河底情形，不顧一切，在河裏走過去，差點兒給湍流沖倒了。對岸是叢密的樹林，我們大聲喊他好久好久，才見他慢慢的走過來。臉上十分憂鬱的說：「我現在心死了——我深深知道如果不一面開路，一面前行，推土機是無法走到普董壩去的！」

跟着他奉命調印工作，一面測量，一面施工的計劃，這時候只好宣告絕望！

二個月後，他又奉調回來，這時在路上的工作，已到最絕張的時候，我們打算把毛路在一個禮拜內完全打通，他日夜指揮雜土樓工作，差不多沒有休息的機會。一直看到第一批試車通過了本路，他才鬆了一口氣。

有一天，我們的一個工頭和魯居「山官」打起架來。「山官」帶了許多武裝衛隊到他那裡去訴說，他馬上替我們工頭賠不是，並且要工頭給六十盾罰金給山官等。山官走了以後，他把我找了去，他說：「你總該了解我這種不得已的處置吧！」

我們站在一條線上工作，我不希望我們工作受到絲毫的障礙，如果我們和山官嘔了氣，或者會引起國際感，那不更糟糕麼？

他今年才三十一歲，雖然在行動上，他看去是多麼練達呀！

僱工見聞

老趙

本處以民工配合機械建築此舉世矚目之國際路線，因此，征工爲施工之先決問題。筆者奉命馳赴西各地洽催民工，特追記經過及見聞于後，以饜讀者。

那一片……乾？

予催工地區，計有梁河，蓮山，盈江，三設治局，後兩局轄境爲一太平壩，中貫大盈江以劃分之。自蓮山往盈江，有渡口多處，均備竹筏渡載行人。予于盈江公畢往蓮山時，策馬行抵江邊，時竹筏均已爲前客催往彼岸。詢之土人謂：「今日蓮山假期（即趕街日），午前照例有去無來」。聞說之下，只得勒馬江干，悵望此遙遙數里長之江面。正在默念「馬到長江無渡」而發愁。忽有富健康美之哩蘇姑娘數人，蹣跚而來，雙峯突起，口角留丹。既抵渡口，即提衣束帶涉水而行，同行楊君見狀急呼曰：「水可涉乎？」彼殊莞爾而答曰：「吾等涉之慣矣。君何駭！」余聆言，不甘自餒，隨之躍馬入水，追涉彼美，水深初僅及膝，因有麗人前導，安然嘻笑前進。既而濕及馬鬣，乃驚呼楊君曰：「那一片——乾乎？否乎？」楊曰：「深試即知！」涉者聞語譁笑。正

興高彩烈時，坐馬忽伏水中，奮力揚鞭，馬數起而數仆，附帶之行囊，竟順水徜徉而去。窘急智生，毅然舍馬而涉。彼美顧余曰：「江中多砂，每難跬足，馬負重，宜如斯耳！」一笑領之。歷時許，始達彼岸，分道揚鑣，待翼影失去，方思打撈行囊，然已盡濕，復以囊內有金，又不敢曝曬，惟有負之行。晚八時許，行抵太平街，戰後居民多未歸，蕭條萬狀，與同人下榻于一破廊下，簾草而臥，和鹽而食，困頓已極。想起「那一片……乾？」相與苦笑！

「真雁禮」與土司尊嚴

赴于崖途中，所見最奇特者，爲江畔成千累萬之雁侶倩影。揚君持槍伏田畔，意欲效薛家兒郎打雁之舉。馬伏急語予曰：「此地距新城甚近，土司有令，禁止打雁，先生初客此方，最好勿違禁令！」予一面急呼揚君停槍，一面顧馬伏曰：「彼何禁？」伏答曰：「此地名于崖，即刀土司屬地，令出必行，民皆奉謹。數年前，司署中打得一雁，傷勢輕微，醫而籠於上苑，次年各雁復南來，有「單頭」者（即去年失伴孤雁，土人如此呼之。）飛鳴于空，籠中雁嘎然長鳴以應之數聲後，此「單頭」者止于籠側而悲鳴，移時頸相交纏以死。刀睹此，感而嚴禁所屬捕雁矣！迄今數載，居民奉之，莫敢稍違」云云。此殆古禮歟？異哉，何雁之多情也！

使命難當

一日往土司官署洽征工事，署門置衛兵，雖報以會晤司官而登堂入室，但無法獲晤談之對象。與一夷僕語，以語言隔閡，不得要領，忍氣悶坐達二時許之久。始見有執事者流入內，享以茶水。交談後，又以司官駕出爲辭，快快退出。翌晨又費了一大套事，獲見司官。訴說來意後，答稱：「本地戰後，人民逃亡，又須承運軍糧，征工無法出伏。」口若懸河，花樣百出。彼此舌戰多時，總算吞吞吐吐，勉允照規定數額半數出工。出，返寓處告諸讖者云：「土司此種推諉公事，是其慣技。考土司之應付手段，遠出漢人。據說，每歲終必招彼子孫齊集一堂，諄諄告以如何若祖若宗與漢官之交涉事件，若祖若宗又如何應付，花樣百出。雖老子世故者，無不隨其術中，是其一貫之傳統習慣。」嗣後多方設法，幾經交涉，而遲遲無一伏出動，結果到毛路搶通時，該土司實出民伏，尚不過百名。甚矣，邊境征工之難，催工「使命之難當」也！

空運概況

傅徐成

富密支那 (Myittha) 尚未完全克復時，處長黎明旭氏即奉部令主持經築保密公路國外段工程，該段雖屬環境特殊，施工匪易。但同仁們均各意志堅決，精神緊張，無不希望及早飛緬，克服一切困難，共同努力前進，打通這條唯一國際路綫，佔抗戰歷史上重要篇幅之一頁。

但是，被敵寇盤據了兩載餘的緬北，並經過此次爭奪戰的大洗刷，一切皆成荒涼，到處盡成廢墟，斷垣殘壁，一片瓦礫，可謂一切盪然無存。在此種情形之下，欲就地招僱築路工人和購辦給養，尤其是米糧，自屬困難萬分。工人方面，請准由滇省府向各縣局征募，跋涉出國劬勞。工糧因所需數量頗大，無法運濟，為適應時間計，非空運不為功，於是有了糧空運沿綫拋擲之計劃。

按用空投方法，供給給養，除工糧之外，尚有食鹽，副食品，及一切料具。在我國工程界，還是空前創舉，無可借鏡與參攷，所以在事先，非得妥籌不可。經與昆明美軍供應處，多次商洽準備工作，承彼等詳為指示和協助，同時商准中國航空公司撥一部份飛機，擔任空運工作，此偉大而希罕的嘗試，竟告成功！

三十三年十月三日，開始招考工糧空運拋擲士 (Kicker) 投攷者甚為踴躍，不數日，已超過規定名額數倍。經總密檢驗身體，先後共選取八十名，因每日須過七小時以上高空生活，故均須體魄健強，動作敏捷，並不畏勞苦的青年，才能擔負此項工作。錄取後，即由美空軍予以簡單訓練，米袋包紮，堆置，搬移及拋擲等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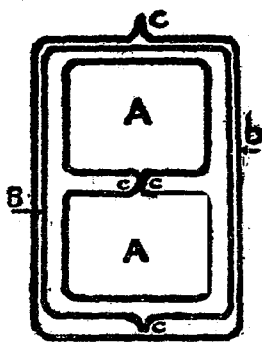
法。

同時委託本處測勘隊，分在本路沿綫，擇定適當地區，先後建闢小型空投場六處——露幕場 (Nongrang) 酒魯 (Salow) 昔董場 (Sandoupa) 魯居 (Lukyi) 無窮 (Wauchan) 乾麥地 (Kambaiti)——分別拋投，以期減少地面運輸。各場上安置各種不同之白布標誌：X—X—Y—Y—Z—Z—+—+—以示區別，而便在空中認清目標投擲。

米袋包紮方法，事先亦經稍當攷慮和研究，最先外用大籐袋一只，中層用大布袋一只，內層用小布袋二只，每袋裝米三十磅，共六十磅。旋因布質欠堅，破損太多，故中層亦改用大籐袋，每只袋口，均用繩緊緊，方

向異置，工作極形繁雜。

(如下圖)：



明
說
A 小麻袋
B 大麻袋
C 袋口

食鹽用大麻袋三只包裝，其餘料具和副食品，除用藤袋外，並另用小型降落傘，以冀減少損失。惟手續繁雜，費用浩大，未能廣泛使用。

一切準備就緒，即由中國航空公司撥派運輸機三架，開始時，每機裝米五十大袋，共重三千三百磅。第二次起，每機改裝米六十大袋，總重三千六百磅。派由華籍拋擲士二名，美籍拋擲士一名，隨機負責拋投。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初次飛赴緬境，試投成功。自此始，日有中航公司運輸機裝載工糧與其他給養料具，飛往緬境本段沿線空投。

初因拋擲士投米之際，未能與飛機師切實聯絡，糧袋時有遠落森林荒山，深谷河流中，而無法尋覓；或因機身飛行稍高，米包着地受震過烈，藤布袋全行破裂，或在空中尚未落地時，受空氣壓力，米袋亦現碎裂，食米散失，不能檢收，損失殊鉅。後來數加改善，拋擲士經驗漸次豐富，投擲亦漸次準確，損失遂日行減少。按第一次運輸機三架，共裝運工米一百六十五包，工地實際收到八十九包，損失百分之四十六強，第二次運輸機六架，共裝米三百六十包，工地實收一百七十五包，損失百分之五十一強。

當飛機距離拋擲目標，大約尚有十分鐘飛行時間前，飛機駕駛員即發信號——按電鈴一長聲——拋擲土三人，立刻開始準備，先將米袋從前艙搬到後艙，然後再堆疊在機門前，此時飛機正盤旋俯衝而下，與轟炸機俯衝擲彈情形相似，候駕駛員將方位確定，使目標距離和飛行速度配合後，再發第二次信號，——按電鈴二短聲——拋擲土即將堆置在門前的米包向下推，同時飛機再向上盤旋，準備下一次投擲。所裝全部米糧六十袋，最理想分三次投完，但因時間匆促，或氣候不佳，及技術欠純熟等關係，也有分四五次甚至六七次方始投完的。食鹽拋擲方法，與工米相同。副食品與料具。除使用降落傘外，拋擲情形亦相似。

如此日復一日，繼續不斷的空運，工作順利推進。詎料於卅四年一月十四日上午十時左右，不幸事件突然發生，緣中航機第七十號於是日上午七時裝運工糧六十袋由昆明機場起飛，到達乾麥地拋米場上空時，在準備俯衝投米之際，忽因機件發生障礙，竟告失事。當時美籍正副駕駛員，及無線電報員三人，均慘遭死難，當場焚斃。拋擲土寶琴(Duff)因傷及要害，醫救無效，延至當日黃昏滯化。華籍拋擲土李元華，周寄萍原於失事一剎那間，抱米袋跳落，受傷較輕，但因奮救寶琴之故卒至均受重傷。由本處駐乾醫師急施救治，並即送往騰衝美軍醫院醫治，經過長時間治療，幸皆傷愈出院矣。

空運日期，自卅三年十月廿二日開始，至卅四年一月廿七日停止，共九十八日，其間因氣候不佳，及美軍空運繁忙，中航公司未能抽派飛機，而停運的計十八日，實際運輸日期計八十日。每日飛機架數不等，最多者有十三架，少者一架。共運出食米總量為八〇〇·二六公噸，工地各拋米場實際收到總數為五六九·九七一公噸，損失二三〇·二四五公噸，合百分之八·七七；運出食鹽六八·五〇〇公噸，實收五一·四〇六公噸，損失一七·〇九四公噸，合百分之二四·九六，此外副食品與料具，因用降落傘拋擲，損失尙微，計副食品運出約二十公噸，損失佔百分之八，料具運出約六十六公噸，損失不及百分之五。

此次本處大量物資空運細境，工程得以順利推進，全恃昆明美軍供應處及中國航空公司之竭誠協助，始得成功！筆者至此，除敬致謝意外，並向四位美籍飛機駕駛員，無線電報員及拋擲土，深表哀悼，並望藉本刊而同垂永久紀念焉！

瑪瑙山監工生活

李仰予

從酒魯向東一望，我們就見到一座翠嶂蔽天的高山，這就是瑪瑙山。因為從它的山頂至山脚一共有五台，騰衝客給它一個名字叫五台山。在這山的第三台，有一塊較平的地，就是瑪瑙鄉。經過日軍的洗劫，現只存下幾根燒焦的木柱。居民他遷，一片荒涼，敵人殘暴，不堪言狀！

瑪瑙山幽篁鬱鬱，草木叢密，鳥獸群集，尤以猴子為最多。故又名猴子山。它拔海三千英尺，東行十公里就是樓蘭，西下十四公里就是酒魯，南行五公里就是奔甘，敵人侵緬北時，瑪瑙居民，都徙居該處，向西北行六里，可到鐵夷，客商來往的馱馬路，經此往密支那，可說是國際馱運路線。沿途人烟稀少，客商來往雖多，但很少駐留。於是瑪瑙山依然是冷清清地在綠林蔽天的環境裏面，就祇好為鳥獸的安樂窩了。

我們員工八人於三十四年一月二日，奉飭段長龍泮命由酒魯搬到瑪瑙山來，負責監修該段工程，時美軍已遷樓蘭；民工又未到，在這叢山峻嶺裏，只有我們和十多個砍竹樹的山頭工人，米鹽副食，均仰給於酒魯，每五天由山頭工背負運上。假如連下幾天的雨，我們就要斷糧。我們常常用鹽巴向山頭人換些南瓜，山芋來補充。有一天，一位工友獵得白猴一隻，重約九斤，大家得嘗山珍美味，皆大歡喜。

我們的辦公室及宿舍，是由山頭人蓋的。因為瑪瑙的竹枝直而粗大，可以利用它來替代木料建屋。房子雖簡陋，但還造得雅緻。後來民工陸續增加，醫師也來了，原有的房子，不夠應用，又添建房子，診療所和材料房各一間。民工們也紛紛的在附近搭工棚居住，我們把瑪瑙鄉重建起來了！

山的環境是那麼孤獨冷靜，林木蔽天，不獨測量工作困難，若發動工人施工，尤感頭痛。因為他們說瘴氣太厲害了。這段路基，工程大部份是民工配合美軍築路機完成的，當初因為工限緊迫，趕速通車，不得不先取捷徑暫做便道。所以路線的坡度灣道，是較陡急。後來經重行選綫，悉心研究計劃，進行改綫工作。現在我們集中幾百民工，配合着美軍「挖土機，開山機及平路機，來另建正綫，所以瑪瑙山一段路綫，已經合乎標準，不再有什麼「行路難」了。

通訊網佈設概況

方正

交通首重通訊，本處此次在緬開闢國際運輸路線，任務重大。對於通訊網之敷施，會竭全力籌劃，以協助工程之進展，今將有綫電及無線電之架設經過，畧述於后：

(一)有綫電電話，需用材料工具甚多，尤以話綫為主要，奈以沿綫多原始森林，又值劫餘，人力物力缺乏，裝設極感困難。雖僅由昆明運來話機十餘部，但仍無濟於事。在國內既以材料缺乏，未能一一購備，在緬北更因戰火摧殘，無法採辦。經以最大之毅力，斬荆披棘，忍飢跋涉，遠出數十公里以外，搜尋敵人退却時所破壞之通訊話綫，西至宛貌密支那，北向江心坡，南經瓦桑，直達昔董，駄道沿路，搜括廢棄料綫，平均每公里約可搜得話線二三百公尺，其間有零星碎料，有短僅數十公尺者，苦歷兼旬，幸有收獲，並於五日內湊接十公里長之綫。將全處各課室院所及二三工段等處之話線全部裝設，開始通話。

(二)無線電方面，測量開始時，即由昆明空運話機又工作人員分赴密支那、酒魯、吳家、乾麥地等地設台，與昆明互取聯絡，並隨同測隊移動，當時氣候炎熱，加以毛絡未通，深入叢山峻嶺，工款工糧之接濟，以及公務之接洽，備極艱難，莫不以無線電通訊是賴。繼以本路開工，為適應各段之需要，又加派電台三座，在每隔廿公里之處，設立一台，除湯餅河與瑪瑙山因改綫稍有調動外，旋即派定台分駐昆明、瓦桑、酒魯、昔董、無窮、乾麥地、騰衝等八處，以配合本處趕工。

直搗黃龍

唐文傑

法西斯軍閥想併吞全世界，窮兵黷武揭開這次世界大戰，最先蠢動可罪魁，就是倭寇日本。導綫早已埋伏自從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後，這導線就已燃着，直刺珍珠港事變，這爆炸物就波及全球了！首當其衝的我國，不顧一切犧牲，為世界和平奮起抗戰！經幾年的艱苦奮鬥，博得英美等國同情，因此大家互相攜手，與法西斯

軍閥對抗。

美國遠在西半球，這遠東戰場，極須設法建築各種軍事工程，在開羅會議三巨頭決定在我中國建造超級堡壘基地，同時由史迪威將軍建議修築一條公路，自印度雷多起經過野人山而達密支那；再由密支那經西魯，乾麥地，三十七號國界橋，騰衝至保山，與舊滇緬公路銜接，該段名曰「保密公路」。並且分國內外兩大段修築，此路美方喻之謂「到東京去之捷徑」，「Short Cut to Tokyo」。當時我政府竭誠接受此項提議，就開始規劃。由軍令部與交通部商洽，決定由滇緬公路工務局担任此項工作。旋即由工務局派員會同美國工程人員踏勘，其時滇西騰衝龍陵以及密支那那部還被敵人佔據着，不過我軍事當局深信一定可以及早克復，果然待踏勘完畢到密支那的一天，密城已經收復。

勘測結果，以緬北一帶森林叢密，工程極困難，尤以國外一段為甚，以此決定分兩個工程處來分担此重大工作，同時美方派工程隊以機動工具來協助。這決定時期，在三十二年七月，當時本處黎處長奉到此命，適當四川特種工程簡陽綿陽兩機場完竣，就計劃動員全處人員。此時同事們聽到此項調動赴緬北工作消息後，大家都以為那邊初經收復，且氣候特殊，野獸毒虫很多，不免有所顧忌，各人初時心裏都有不大願前去的意，惟以國家前途着想，我國想獲得盟方軍用品物資接濟，此路實是一條生命線。並且這是我們報國的機會，又怎麼能不去呢。至是大家始毅然不顧一切，整理簡單行裝，待命出發。

運輸工具奇缺，祇有飛機調動人員，方可節省時間。首批同事，於九月初到昆明，搭乘美方軍用機到達密支那。後來分批隨着抵達緬境。第一批同事到密支那，那時這裏的遠征國軍見到國內同胞來到，他們都是離開祖國有二年多，都是為國家拋棄了可愛的家鄉來國外打仗。忽然在國外見到祖國同胞，都是格外高興；尤其是軍隊中兩廣人很多，我們同事中粵桂籍的也不少，因此相見更加親熱，他們幫我們不少忙，這種情形，在國外更其表現得出來。

剛到緬境，一切都覺到特異，就氣候來說，已經和國內差得很遠；在冬季裏，氣候還熱得可怕，衣服都穿不住，連了赤膊都還嫌熱，假使身體稍為差一點，那就格外受不住，密城剛克復不久，全城房屋，被毀殆盡。

一片瓦礫，遍找不着一座較為完整的房屋。因此，我們一般同事，只得暫時露宿。蚊蟲多得不必說。還有最怕下雨，時雨時晴，弄得被服等都淋濕。在密城住了幾天，經過和軍部及美方工程人員幾度接洽，即過伊洛瓦底江向工地進發。這時密城盡是軍人，找不到一個老百姓，因此覓不到脚伕，各人的行李，只有各人自己搬過了伊洛瓦底江到宛貌。

在這收復不久的時候，離密支那不遠的地方，常會發現日本的散兵，我們這般人都是手無寸鐵，不過身負重命，祇有以身許國的決心，不顧一切，再向前進發。下雨時，路上七高八低，泥濘非常，一脚下去，連腳都不易拔起來，實在是「行不得也哥哥」。路旁生滿高過人頭的草和灌木，螞蝗很多，在行路時常常不知不覺會被螞蝗咬，一但被螞蝗咬着，血流不停，直注腳下濕透。還要時時提心注意有無日本的散兵。最後總算是千辛萬苦，到達了目的地——酒魯。

到達第一天，住的問題算是找到了，不過晚上怕有野獸和日本散兵的威嚇，祇有輪流看夜守衛。吃的問題呢？隨身從昆明帶來的東西，過了幾天，差不多吃光。幸而就地發現了木瓜。便摘下來煮湯，但沒有鹽，就是這樣淡而無味的嚥下去。這種生活，大家都嚷着叫：「生平第一次」。過了好久，美方運給我們一些給養，算是嘗到了美國的軍糧味道，各人都叫好不絕！

我們到達工地後，就開始測量，披荆斬棘，一步一步向前工作。冒着雨，忍着螞蝗吮血，在樹林裏鑽來竄去。有時遇到野獸和毒蛇，大家避過以後，仍然勇往直前，都抱着使這路早日成功的決心。在這時期，不知吃了多少辛苦，這種情況，可以在其他篇幅中見到。

測量完竣，隨着馬上開工。美方軍事工程隊機器也來了，我們後援的生力軍也來到，同時國內征來的民工也到達，三方大家齊心合作，不分晝夜趕工。在三十四年一月十九日通車，首批盟方物資用品運入國內，增加抗戰力量不少。「到東京去的捷徑」上，源源不絕運入大批軍用物資，逐漸逐漸的向東伸長過去。不久的將來，這條路線一定可以展至東京，「直搗黃龍」。我們在那時，便可以在扶桑三島痛飲，並可回想到築路時的境况，那種興奮的心情，恐比吃任何興奮劑還要強萬倍吧！

酒魯——拓荒者的樂園

本家訓

在工程最艱巨的瑪瑙山上，西望雲山，祇見晴空萬里，碧天一色；遠遠地在群山環繞，萬頃綠叢中，襯現出一泓溪水，白練如匹，湧瀉奔流；上臥長橋一道，如虹如帶。白帆紅瓦，宛似寒星閃耀，華蓋幡幢，有若棋佈星羅，——這一個入畫的去處，就是本路發號施令，運籌帷幄的酒魯處址。

酒魯 (Gallow) 西距本路終點的伊洛瓦底江東岸——宛貌四十五公里，西岸便是密支那，東距國界三十七號橋九十公里；再由國界東行九十公里，便是中緬交通的咽喉——騰衝。

去年九月十三日，本處七十健兒飛密，十月三日東渡伊江；爲了易於指揮測量工作，並便於與美方及遠征軍當局取得密切聯絡起見，臨時處址，便決定設在宛貌，當時密城初下，彈痕累累，斷柱殘礫，荒涼極了。那裏有現成的房屋，給我們利用？大家在江岸鶴立了一天，餓了一天，終於由遠征軍將×師搜索連一團草屋，讓出借給我們。草屋半蓋油布半蓋茅草，分上下兩層，矮小局促，寬僅方丈而已，但處內的辦公室，電台，寢室，糧食貯藏室，一切都在這裏。剛值雨季終止的前數天，不停的傾盆大雨，把我們困守在斗室中。那時，測量工作，艱苦地開始向東推進，一天一天地遠離大本營，於是處址有遷移的必要。

關於處址的選擇，曾一度倡議設在昔董。昔董在酒魯東二十五公里，戶房則在昔董山上。該處原爲英人縣治所在地。除大辦公廳外，尚有營房一座，學校一所，稀疎的住宅十餘棟。我們想利用的，就是那兩營房。營房在山頂最高處，周圍砌片石厚牆，內有大小房屋二十餘間，瓦面石牆，十分堅固，但佈置過密，兼以錯雜零亂，極不舒適，且該處曾爲日軍盤據，有棧房一座，已被炸毀。水源甚遠，不足供給處內百餘員工吸飲洗滌之用。山頂高出本路路線所經的昔董場三百餘公尺，上下一天，需三小時，氣喘汗流，極不方便。故昔董設處的計劃，遂作罷論。那時美方機械隊已遷鐵夷山，爲聯絡方便起見，處址就決定在酒魯建立。

最初，筆者奉派赴酒魯劃處址，時當兵燹之後，居民未歸，荊棘滿地，草高沒頂，一片坵原，杳無人跡。土人造有幾間半傾半圮的草棚，又矮又黑，於是開窗添床——架設一張十餘人共睡的就鋪，權充員工臨時臥室。

；另架搭四座帳幕，內置簡陋竹棹竹凳，作為辦公室；這樣便安頓了我們這一羣與環境搏鬥的戰士。

經過一番慘淡的經營，現在的酒齋，確實兩樣了，寬敞的地盤，佈列着一座座的茅舍——辦公廳，宿舍，電台，招待所，修車廠，停車場，球場，菜地，廚房，廁所，一切都備。潔白的降落傘下，是草地餐室，理髮間，排球場，遊息亭，紅屋頂的瓦楞白鐵房子，是從前英人的檢查站 (Inspection Bungalow)，現在改作了廳長辦公室。南利河上，添上一道本路最偉大，長二百公尺，雙疊架的 Bailey Type 鋼樑的大橋，現在我們渡河，不用赤足涉水了。公餘飯後，賽籃球，唱京戲，重賞愉快甜美的學校生活。與初來時的簡陋，不啻天上地下了。

酒處房屋的結構，以適應雨季及就地取材為原則，草頂木架，竹牆，竹片地板。屋面斜角，用三十六度角，足瀉雨水。地台離地一公尺，避免潮濕水浸及虫蛇的襲擊，土人住的房屋，亦分作兩層，底層高二公尺，為屯積柴草及畜牲居住之用；我們的房子的地台，有一公尺的高度已够了。此間的木料，全係硬木。質堅韌，大小隨意選伐。竹林隨處皆是，用之不竭，所以酒處的房屋，椽子，地龍，地板，牆壁，床，凳，辦公桌，無不儘量用竹編做。瑪瑙山上的竹，有像古木一樣高，直徑七八英寸，長十餘丈者。剖開鋪作地板，又軟，又滑，又舒適，好像上海百樂門舞廳的彈簧地板。酒齋的原始竹林，更屬奇觀，節上生竹，竹又生枝，枝葉叢繞，難分難解，所以砍竹的時候，必須在竹根整堆砍斷，然後整堆的竹，一齊倒下，如果祇想抽砍一根，絕無可能。土人在深谷中叫竹林內砍竹的一幕，令人驚心動魄，他們幾個人抽身入竹叢內，一刀刀將碗口粗徑的竹從根砍斷，祇留下一部，於是反身出竹叢外，將餘竹砍伐，看看將盡，祇見他們敏捷地跳開，霎眼間，一條條的竹，排山倒海似的倒下，周圍的樹枝壓斷聲，震震山谷。他們有尙留在竹叢內的，仰看頭上的竹，快將壓頂，左閃右跳的躲避着，旁觀的人，抹着一把汗！好像電影「巨人谷」中的伐木鏡頭一樣，對於砍竹，尋常的斧鋸，簡直無所施其技，祇有借助於本地的罷夷人，山頭人的「繩刀」。他們的繩刀，真是出神入化，寬僅一英寸許，連柄長約三英尺，又輕又薄的鋒利無比。無論成人小孩，人手一把，掛在腰間，片刻不離。——提到繩刀，想起了江湖奇俠傳中柳池誤入紅蓮寺，夜窺蓮台秘密，不料爲知圓和尚所覺，倏忽地從腰間拔出一卷帶，在桌上一拍，即硬直如劍，向柳池便砍，柳池恃着一身硬工夫，赤手往上一格。如不是知圓僧的禿頭上着了紅姑

門徒的梅花針，柳池的性命，便要立刻喪在那把削鐵如泥的利刃上了。這裡所說明的繡刀，雖沒有那神奇，但是，處屋用木二千餘根，竹兩萬餘支，砍伐編織，得土人繡刀相助，確實不少。

酒處的環境，清幽極了。古木參天，竹影扶疎，一曲溪流，清泓可愛，晚飯後三五成羣的到河中沐浴，沙灘上一個個赤條條地，一絲不掛，開無遮大會，高歌，狂笑，配和着大自然的景色。高山，流水，綠樹，青草，鳥語，花香。超塵脫俗，的確使人忘却昆明的煩囂！

生
活
花
絮

酒魯是會有春天的嗎？

融融

雖然現在還是春天的季節，可是我在酒魯，是嗅不到有春天的氣息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酒魯現在的天氣，一點都沒有春寒料峭的氣味，也沒有秋高氣爽的宜人，更沒有隆冬蕭瑟的景象，而是像三伏天時，嬌陽似火，令人氣都喘息不過來的夏天！」

有人說：「酒魯確是不會有春天的，而且春天也永遠不會來！你看，現在我們這兒所處的環境吧——住的是帳篷茅舍，食的是素菜——黃豆粉絲。天天看得到的是四圍的叢林蠻嶂；聽得到的是獸吼虫鳴。碰面的祇是我們的百十位同事——男性的同事。幾個月以來，何曾見過一位摩登小姐的影子？消遣的場所，更不用着說了。我們的生活，簡直是上了山去做和尚，現在就是在山中帶髮修行，靜心地忍耐着去度過這些悶人而又悠長的日子，酒魯那裏會有過春天？」

但是，又有人說：「我自從到了這兒，對於酒魯的春，不期而然的却有着特別的敏感。每天當着上班和下班的時候，經過的一段短短的路程，盈眼都可以見到滿佈原野上面和雜樹叢中很繁盛從新長着機蓬勃青青綠綠的野草，因此我就感到酒魯的春光，來得分外的明顯；是在繁華的都市內，不容易看得到的野草——「春風吹又生」的野草啊！假如你要是肯留心的話，遠的地方，你不必去。就在你的宿舍，就在你睡覺的床底，去觀察一下吧！一根一根青青嫩嫩的草，早已抽出了芽。而且一天比一天的密茂生長起來，靜悄悄在你這個沒有人踐踏的地方，發榮滋長。祇要再外下幾天的雨，它就可以變成一個小的草園子了。就在這時，小的蚊虫，和其他形式的小飛行動物，也就同時在你這個草園子內，繁殖滋生，飛舞不停，來點綴這個滿園的春色呢！就在這一點，已經可以看得酒魯特有的春光，又何嘗會沒有春天的氣息？」

我想！在酒魯要是表現着春來的景象，恐怕除了繁花蔓草，特別長得迅速和密茂以外，也許再不容易看到其他的春光景緻了。

朋友！你以為酒魯是會有春天的嗎？

酒魯生活素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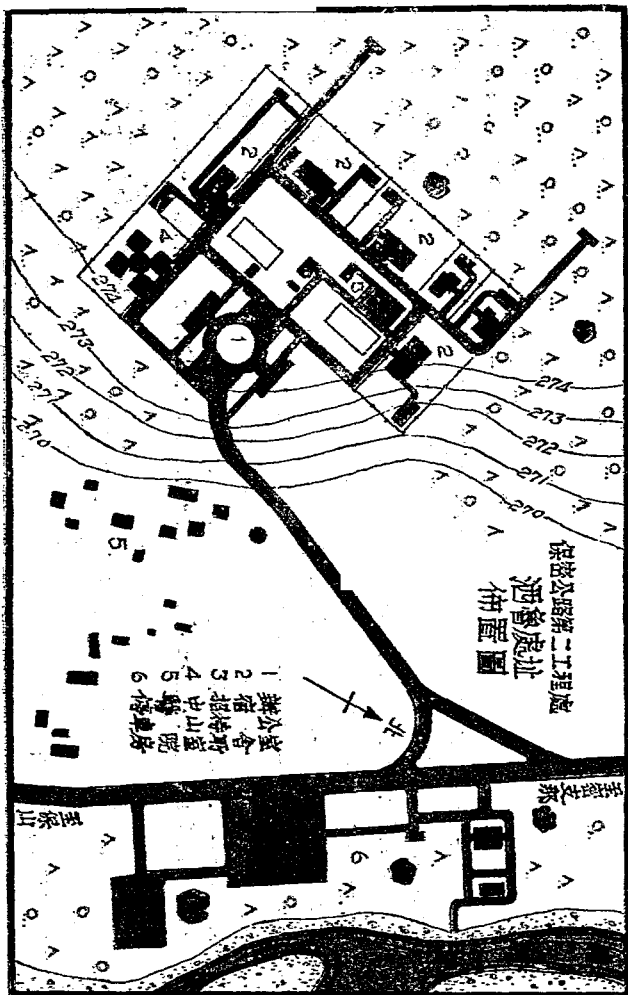
顧秋元

在國內的朋友們，總以為我們一調到國外，生活舒適，物質上可盡量享受，其實真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現在，把我們生活的實況，作個簡單的介紹。

處是設在一個大動物園的中間，四週都是原始森林，飛禽走獸，無奇不有，夜來虎嘯猿啼，叫人不寒而慄。冬天的緬北氣候，一日中便過了四個不同的季候，早上起來是春天，午飯後變了夏天，傍晚像秋天，半夜裡便是冬天。因此我們的衣服，也像摩登女郎，一日更換幾次了！

此間還是處女地，一切尙未開發，全都給養，須從昆明運來，米是從飛機上墜下來的，因為戰後沿線，一片廢墟，運來的米，不得不暫時堆置露天，權加掩蓋。天氣又悶又熱，不免發生霉味，吃飯的時候，生出一股氣味，非捏了鼻子，是咽不下去的，佐膳切菜呢？今天是黃豆粉絲，明天是粉絲黃豆，後天大後天還是如此。偶而從昆明帶來了一點火腿，少得可以，好像老虎吃蒼蠅，難以辨別有無。至於宿舍呢，以原有殘破的土人的茅屋，累加修葺，一排長的竹架就鋪，像沙丁魚的擠在一起，蚊子滿床飛，可以隨意抓得到。辦公室是設在降落傘做的篷帳裡，一個狹長的竹桌，是我們的寫字檯，課長坐在橫頭的中間，辦公人員分坐一邊，埋頭工作，遠看還當我們在吃西菜，方吃得津津有味呢！

處邊一曲清流，就是我們的浴室，每到黃昏時，精光赤條條的聚在一起，開一個無遮大會，總之，我們能適應環境，為大時代奮鬥。其他的情形，恕我沒有生花妙筆，不能盡情描寫，最好請讀者來拿「李陵答蘇武書」來一讀，便可想像得到了！



紀灑魯

洪時安

酒魯位於緬北，距密支那四十五公里，東通新寨，經三十七號橋入國，爲騰衝商旅必經之路，舊本我國版圖，清廷失敗，邊圉不修，遂爲英人所併。黎公明旭，奉命掌修保密公路國外段工程，以其地處段綫之衝，可扼施工行政之要，因設工程處於此，用意至善。遠隴東甯，層巒聳翠，高出雲霄，下臨盆地，廣約十畝，橫貫南利河，深可沒脛，野花夾岸，綠樹成蔭，茅簷隱約，炊烟如暮，誠一嘔天然山水畫也。河西坵阜，有防戍營房一所，用瓦楞白鐵蓋成，可駐軍一隊，戰後撤防，現爲處長辦公室。總工材會各課，新建二大辦公竹屋，左右分列，與處長室成品字形。其下爲員工宿舍，及廚房廁所，左爲沓米場，寬二十碼，長四百碼，酒魯大橋，與機碾成丁形。噫！酒魯一隅，荒山僻野，無宮室城郭之美，鮮歷史名勝之蹟，本來面目，世人從不注意，吾人興工至此，濟濟多士，各盡其才，不避艱辛，致身路政，幾何而不爲人傑地靈也。曩日抗戰成功，一切物資之來源，端有賴於國際路綫之打通，他日交通史上，酒魯當佔有光榮之一頁！至於改土歸流，旌旌發政，則係又一問題，謹誌崖畧如上。

虎口餘生談

郭起雲

本段負責國界三十六號樁至乾麥地一帶公路之勘測，正將測竣之際，復奉令改經三十七號樁，順沿高粱貢山下接乾麥地。路線既改，艱苦倍之。段址原設於山腰水竹居，沿綫全屬峻嶺，藤木參天，有羊腸小徑，蜿蜒其間，爲由緬入國要道之一。自敵奪緬，騰衝淪陷，人跡罕至，草深沒頂，毒蟲遍地，猛獸盤踞。本段蒞此，斬荆伐木，勘選路綫，艱苦備嘗，朝出夕歸。而轄境內猛虎迭出，遇險多次，特於「虎口餘生」作「虎口餘生」談。

一、本段於測量期內，爲急於竣事計，每日五更用飯，拂曉出工，夜晚歸息。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早餐後，各出工至國界三十七號樁測量，時方晨曦，山霧彌漫，茫不辨物。乃各執乾竹火把而行，過三十七號樁約一、六公里處，見徑旁迎面踞伏一物，大似初生之犛，惟在昏暗間，不別爲何。懼而怯前。就地佇立，待後至者同行，以壯聲勢，藉禦不虞。後者繼至，語所見，即集火光遠燭之，赫然斑斕猛虎也！衆駭，齊聲呼虎。虎聞巨聲，及見火炬亦懼，穿叢逸去，衆始趕往工作地，於途中尤娓娓談及。並發覺有洞位於山腰，衆云，或有虎居之，此爲遇虎之始。

二、金鳥西墜，玉兔東昇，夜神張翅，倦鳥還巢。各工作員工，均相繼自工地歸，途中猶談論及晨間遇虎事，作爲談話資料。劉工程司先衆而行，經晨間遇虎處，見後行者尚未至，即停立以刀剪除指甲以待，及後者行至，見徑旁虎復在焉。即齊聲呼叱之，虎不爲懼，踞伏如故，目光炯炯，映射衆人。衆見虎不去，乃結隊縱步而行，虎竟尾隨不捨，幸無兇噬意。然衆已心胆幾碎，隨行約里許，乃齊轉身狂號，洶洶作勢，虎方驚竄林中，有測工二，見虎駭極致癩，呆若木雞，不復能行，經扶而歸，閱數日，始康復。

三、又有夷工一，落伍而行，見虎跟衆，駭極！穿林而走，深夜不歸，衆意其必啗虎吻，均爲惋惜！次晨，該工返段，衆異詢之。據云：「昨遇虎入林，竟迷途，深夜尤難別徑，惶惶不知所向，盲行至大河，（猴橋

附近，借宿人家，拂曉始返」云，幸乃欣然慰之，復聞是夜有工人二，夜爲虎所噬，遍尋屍跡無着。

四、勘測既竣，各縣民工接踵而來，散居沿線，以利工作，有騰衝縣猛連鎮民工一，於某日暮，後乘獨行，至三十六號樁繞灣而進，則見一物，似輻而斑爛，目光炯然，坐於坵口處，凝神視之，則虎也！惶惶恐甚，思欲後退，又恐其視弱追跡，致生不測，且無後者繼，呼救無人，正進退維谷，苦無良策之時，惟有虛壯其胆，夷然挺身而前，虎視其外強，竟不敢犯，旋即竄去，心神始定。然已汗透中衣，魂不附體矣！返語諸人，均爲額慶，因名斯地曰，「虎踞」。

五、本段新建房舍落成，段址左側，爲曠野森林，覆蔭蔽天日，人跡鮮至，常聞獸鳥鳴啼。興工以還，民工均傍山蓋棚以居，深夜常聞虎嘯，頗覺寒心！惟時久習聞，亦殊不畏，以整日砲震，附近猴猿等獸，均已逃避一空，獨虎仍踞此不去，頗以爲異。

某日，本段司機因開夜車趕運石渣，雨後泥濘路滑，車輪復無鋼鍊維護，恐易失事。特派人往告駕駛者在山上留宿一宵，翌晨再返，行約里許，忽聞道旁竹林內，風聲颯颯，枝葉沙沙作響，大驚，即輒燈吶喊，同行民工，聞而駭極！則執刃狂呼曰，「虎！虎！虎！也！」一時喊喊加劇，虎聞聲巨及燈光亦懼，越坡逸去，驚危始釋，返告同仁，均爲色變，事後，凡公出夜行者，必集多人，舉火而行，以防虎襲，因名斯山曰「老虎山」。

六、此山竹林遍繞，均係實心小竹，其幹生斑爛，有紅藍黑褐諸色，燦然可觀，若虎斑然，取此竹曝乾，以草磨擦之，尤爲顯明，可製爲手杖，及煙桿，在騰越等地，咸視爲珍品。由緬返國友人經此，每向本段索贈此竹，以留紀念。山旣以常有虎嘯，名「老虎山」；產竹斑似虎斑，故亦名竹曰「老虎竹」。惟民工不知其珍貴，隨意砍伐爲用，未免可惜矣！

各員工遠道跋涉，深入不毛，披荊斬棘，以求此路之打通，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真可爲吾人今日寫照也。

乙酉春節同樂會記

其上

卅四年二月十三日，適乙酉新正，同寅遠背鄉井，不無白雲江水之思，復以北緬渡年，難能可貴，乃於是夕舉行同樂會，以資紀念。

會於下午七時開始，首由鄭劍峯君獨奏粵曲三齣，抑揚頓挫，繞樑三匝，復由吳傑君清唱粵劇，記者不諳粵音，僅能意會而已。

美軍繆勒，身材高大，獨唱軍中流行歌曲三只，助興不淺。

沈玉麟君以老領子身份，效妙齡女郎姿勢，一曲「打牙牌」，顛倒門外聽衆，直以歌者爲豈蔻年華，情竇初開之十六歲小姑娘也。妙絕！

秦丕基，李剛汝，洪時安，吳厚昌諸君，平劇清唱，雖無京胡托拱，興味盎然。

張祖良獨唱「甜蜜的家」，及「教我如何不想她」諸名歌。絃外之音，固再不必藉無線電傳佈至昆明東寺街也，後又與陳望勝君合唱「懷故」一曲。美軍繆勒自嘆不如。

林玄觀之蘇州說書，久已膾炙人口，甬登竹臺，掌聲雷動，是夕表演「楊香武巧盜九龍杯」一段。派頭之大，關子之多，令人叫絕。幸沈玉麟君頻頻供給香煙咖啡，總算告一段落。

梁世燕鄭嘉祝二君。合串北平相聲，滑稽梯兀，意味雋永。

最後由林志尚沈玉麟二君合串滑稽戲一齣，笑話連篇，緊湊可喜。林君後腦，至今尙腫如小腸氣發作，蓋以是夕因猜說節氣，被打次數太多之故云。

我的初到密支那紀實

鄭劍峯

密支那爲緬北重鎮，接近我國滇西，居中印公路中心，當我聞到奉調本處馳赴密支那搶修保密公路國外段工程，卽懷有無限興奮熱烈的心情，因從來未出國門的我，遇此機會，實屬不可多得。

三十三年九月三十日晨沈副處長錫琳率領第二批飛密人員由昆明出發，當我上午八時三十分趕到機場時，沈氏已帶領十餘人乘第一架中航機起飛，其餘五十餘人，分乘飛機六架，準備隨後飛航，我所乘的爲〇〇〇號，沈玉麟專員對各人宣佈不可離開，因飛機是不定時刻隨時起飛的，而在機場跑來跑去，一會跟外國人交涉，一會又指點各人過磅行李，預備登機的黎處長傑材，更加忙個不了，但我等在烈日之下，守候多時，仍未得有起航消息，饑腹雷鳴，不能再耐，幸得袁秘書守義引我到機場背後之中山堂食大饅兩個，稍可療饑，時已午後一時矣。

下午三時，飛機引擎發動，精神一振，乃相率登機，十五分鐘後，飛機離地起航，直向密支那進發，經過保山龍陵各地，飛行高度在一萬英尺以上，歷時兩句鐘，於五時二十分到達，突覺氣候非常炎熱，而飛機因地面轟炸機多架正在起航，乃在上空盤旋，達三十分鐘之久，方得徐徐降落，下機後，仿如置身爐邊，熱不可耐，同行諸人不期相顧同聲呼出：「熱得真厲害呀！」

在未抵密支那之數十分鐘前，機上聯絡員即向我遙指地點，初時以爲密支那是一個如何美麗的繁盛城市，豈知當飛機在上空迴旋時，憑窗俯瞰，一片荒蕪，並無屋宇，但見彈痕疊疊。密如繁星，敗瓦頹垣，荒烟蔓草，簡直不像一個城市，形同坵墟而已！

余等下機後。即有美軍供應部派來卡車數輛，將余等送入市內，經過十數分鐘後，汽車便戛然停止，即見沈氏與先到各同寅在一邊帳門前舉手相招，便知已達目的地點，遂魚貫而下，各人急將自己行李及公物，分頭卸下安置。環視帳篷四週，並無圍幕，地下瓦礫仍在，斑斑水漬，潮濕不堪，陳長告余謂，彼等先到數小時，遍找不着有可以駐宿之處，經沈氏向美軍總部交涉，始獲派出黑人工兵數十人，就彈痕滿佈之荒地中，樹柱張幕，挖泥填土，水濕未能盡乾，把各人都悶到默無一言，面面相顧，於是不計其他，紛紛忙於展放鋪蓋，檢點公物，安頓行李，歷一時許，彼此都疲憊不堪，遂相將席地而睡，尤其是我手無縛雞之力，經過幾次肩負東西之後，整天勞苦，倒頭便睡，雖無粒米下肚，亦不覺餓，真可算是枵腹從公了。

第二天醒來，聽見各人聚論，有說料不到密支那竟成如此樣子！有說如此往下去，恐怕不出三日伊會生病

，有說我們現在住地點還在郊外，未到市區，否則斷斷不是如此。衆說紛紜，疑神見鬼，實則所駐之荒蕪瓦礫地，即密支那往昔之最繁盛街市；早飯後，我便信步外行，見帳篷週圍堆有無數小孔之屋瓦白鐵，當係劫後餘存廢物，還可利用，遂即扛回兩張，墊在鋪下，藉避潮濕。各人見得也是辦法，亦紛紛拾取，一時帳篷之中，又忙亂起來，鐵聲砰然，久久方寂，滿以為經此鋪設後，可以安住。豈知午後美軍派人來說：「此處爲供應部倉庫，不能久住，請於明日遷出」。各人聞訊，彼此又相顧錯愕。斯時沈專員帶領昨日在昆明機場最後起飛之人員及食品趕到，據謂昨日因時間太晚，中航機改於今早起航，是以遲到一天，於是發覺昨日在後起航的第四號機一架，載有王楨士來家訓及吳傑等一行八人，迄未到達，不知飛往何處。抑係中途失事？極爲焦急！迨後彼等於第二天下午飛到，始知因飛到密支那上空時，以竹寺候地面轟炸機起航之故，飛機油存量不多，難敷在上空盤旋之用，遂改飛印度丁江機場降落，翌日再航，又因發覺油箱有油漏出，恐生意外，中途拆回，再次另換別機，方安然到達，衆心始釋。

午後天氣酷熱，太陽如火，各人席地而坐，莫不汗流夾背，遂相偕到伊洛瓦底紅邊一浴，沿途經過，覺有腐臭氣味，中人欲嘔。比抵江濱，見有無數中美軍人，赤體相浴，無遮大會，蔚爲奇觀。余不慣當衆裸浴，仍穿短袴下水，草草畢事。突聞背後笑聲大作，群呼「頂好」，方知彼等正笑余靦覷，乃相顧一笑而回。

是日爲農曆中秋佳節，夜間天際冰輪湧現，萬里無塵，席地對月，陡生無限感想，念及淪陷區內家人，此時此際，不知生死存亡，抑流離顛沛，至於若何程度？又念昆明好友，當此良夜，隻鷄樽酒，共慶團圓，以視萬里征人，舉目無親，居隣鬼域，真有天堂與地獄之別！思潮起伏，苦難成寐，迨月映西移，始朦朧入睡，突聞有人驚呼「狼呀！狼呀！」之聲，慘厲而急，同帳諸人，均從夢中驚醒，急起捍衛，聽見帳外果有狼嗥聲音，犬吠鹿雜，槍聲砰砰，方知道才係遭狼擾。幸爲美國哨兵發覺，將之擊退，不禁毛骨悚然。無法再睡，不覺星斗參橫，又度過此良宵矣。

粵語有「上屋搬下屋，搬蝕三籬穀」二語，係前人喻每一搬家，雖最近有虧蝕。我非緬人，又無恒產，對搬家當然不怕虧蝕，所怕者，獨因並無苦力與工人，搬爲家來，又要自己肩負行李，運運公物，更不知運到何

處？歷多程少里？以文質彬彬之人，肩此重任，委實有難處。

下午三時以後，搬家開始了。「一肩行李又登程」，在炎炎烈日中，汗下如雨，踉踉趨出，幸新居却離不遠，獲得早卸仔肩，運務既完，重新鋪設，仍係席地坐臥，來一個「依然故我」。

晚飯剛畢，帳外汽車駛到，外來兩個美國軍官，叫我們準備於明早（十月三日）遷往對河，他們已預派卡車屆時到門接送，其理由是密支那市區全屬軍事地區，不容旁人駐紮，因此我們又要如孟擇鄰，三遷其居了。宛貌在密支那對河，相距數英里，可通八莫，為本處負責建築國外段之終點，便是我們搬家之目的地。黃昏時候，美軍派來大卡車二輛，先將笨重公物裝好，預備明日清晨即運往河邊，於是各人又慌忙檢拾行裝，早些安息，預備明早一起來就走，夜間又聞狼嗥虎嘯之聲。

豈料天不作美，黎明五時左右，突下傾盆大雨，又如銀河倒瀉，正在熟睡的同志們，因被雨濕鋪蓋驚起，急急束裹行李，屹坐發呆，眼巴巴見大雨直下到八時許，天色還是沉悶；各人不禁暗自叫苦！似此驚人暴雨，如何織家？若冒雨而行，經過如許里路，衣服被鋪，一定濕到不成樣子，試問今夜如何歸宿，若待不織，則昨日已答應外人，豈可失信，招人輕視！更想到昨夜裝軍的食米及公物，若露在河邊，必被濕壞，在接濟辦法未經確定前，一行數十人，將如何給養？勢必有「孔子在陳」之嘆！當前難題，各人紛紛討論，把沈氏都悶了起來！正在毫無辦法當中，外國人把昨夜那兩輛卡車駛回，着我們加蓋油布，再行輪送。於是各人明知不能拖延，遂鼓起勇氣，立意搬遷，不管天翻地覆！天公又好像故意在捉弄我們，至九句餘鐘，即把雨師召回。大放晴光，我們幸不至變成落湯之鷄！

由密城渡河至宛貌之交通工具，係用長方形的小汽艇，載重不多，統由美國人駕駛，速度頗快，我們分乘十數汽艇，長驅渡河，經過十餘分鐘航程，便登彼岸。卸清各物後，羣在河邊站立，守候沈氏及沈專員分頭找尋駐紮地方，當時日已正中，炎膚如火，而行行李狼藉灘頭，各人穿着各色不同服裝，鶴立鸛坐，形式各式，又活像一幅雜民圖。更因無處炊爨，四下並無食品可購，迫得來一個「捱饑忍餓」了。

下午三時，仍無辦法，腹飢捱渴，口渴難禁，炎熱的太陽，更對我呈現驕傲的顏色，使我不能再忍，遂搭

搭蹦蹦的走到附近駐軍帳幕內乞茶一碗，聊解飢渴。他們都是祖國派來遠征的青年軍人，建立不少奇功，對我們很具熱情。於談話中，我纔知道他們會慷慨地大開罐頭肉類，於午間招呼我們各同志一頓中飯，但我因在河邊看守東西，不知不覺，致被「見遺」，未免可惜！他們見我們食米是從祖國帶來，表示詫異！據說「他們的食米，是由美軍自印度運來供給的，另有大量罐頭食品，魚，肉，蔬，菓，什麼都有，每餐着菜不薄，」較之我們連日都是食帶來黃豆粉絲下飯，判若天淵，真使我有「自愧不如」之感！

再候一小時，沈專員跑得滿頭大汗，氣喘喘跑回來說：「已經找到住房了，大約離河邊有幾公里的路程，立刻就要前進」。但是車子挑夫，一樣都沒有，許多東西，如何搬得？因為各人自清晨迄今，由帳篷搬上車，由車卸下河邊，由河邊裝上汽艇，由汽艇運上河灘，一連四次，早已筋疲力竭。尤其是我未有粒米下肚，不禁又繃起眉頭，但細想是無法拖延的，於是鼓其餘勇，與吳傑同志兩人，尋得一根竹竿，暫充苦力，兩個人你前我後，把東西挑上碼頭，一步捱一步，東搖西擺，往返十次，方纔辛辛苦苦把東西挑完。中途朱錦英同志座地呼喘，對我說：「辛苦」，我回答說：「鬼叫你窮」！沈氏在我挑着東西抵達門前時，用類似勉勵而又深刻的語氣對我說：「老鄭，我相信如此幹下去，你的身體必比前強壯得多！」我亦不禁啞然失笑。蓋以愛患餘生，能歷生平米歷之境，弱質書生，頓成強漢，任勞負重，足以自豪。然每撫肩膊，不免又有「痛定思痛」之感！

新居是一角半茅草半帳篷，四週用枯樹枝架的竹棚小樓，面積約二方丈，搖搖欲墜，本來是八十八團搜查連的無線電台，他們同情我們的式式不備，經過沈專員努力交涉，遂毅然將此危樓讓與我們暫住，使我們非常感激！同時因連日都是睡在瓦礫而又潮濕之地面，得此竹樓，不啻登上天堂！但以容積有限。除第一二測量隊的同志們趕於出發，另尋宿地外，處內尚有二十餘人，把一角小樓，擠得「不留餘地，」相戒不可「暴動」，以防倒塌！

宛貌完全是中國遠征軍的防區，廣袤數十里，並無一間屋宇，僅有劫餘的半塌危樓，是師部的駐址。我們於往返搬運物件時，沿途所見，每隔十步左右，必有深大炸彈洞痕，密密排列，百孔千瘡，積水盈丈，尚有發出令人難耐之腐臭氣味，其荒涼情況，不減於密支那。但所遇的都是中國軍人，對我們常有熱烈好感，獨此一

點與密支那稍異而已。

晚上，搜索連的李連長來告訴我們，夜間切勿外出，因在戒嚴區域之內，夜行是十分危險！同時說敵人在離宛貌約有十七英里的地方，是往八莫那一條路線，囑我們不要害怕，說他們正在準備向敵人進攻，我們一方面感謝李連長的盛情，一方面聽到居近前線，未免有點那個。但因勞苦過度，一倒床便鼾然熟睡，把剛纔心理，都置之度外了。

經過此次搬家，暫時算是本處在宛貌成立了。於是開始辦公，但在此種環境下，向何處找得傢具來？不獨每餐食飯，大家躡食，而我個人日常辦公傢具，是用一個皮箱與兩個膝頭，加上皮包而已！

在我未來密支那之前，會懷着兩種願望：一是聽說外國牙醫是很負盛名，想乘便把我的壞牙補鑲；另一是想買一個價錢便宜而又好的「梵咄鈴」，但經過幾日徘徊，密支那是荒漠！是死市！此種小小願望，完全消失！我曾在宛貌帳外不遠路上發現過「豹跡」，以軍隊林立之他，尚且如此。若在叢林原野之內，毒蛇猛獸，一定更多。我又不禁替我們測驗同志，担天之憂了！因為我知道他們是和找一樣，缺乏武裝與自衛能力。

我此次得嘗原始時代生活，覺得不是尋常，早晚間大自然景色，充滿了詩情與畫意。更有胡茄！馬嘶！鶻啼！鴉噪！狼嗥！虎嘯！鶴唳！猿鳴！以及時發時輟之槍聲！砲聲，與不分晝夜翱翔天空的軋軋機聲，使我並不感覺得寂寞。

精神食糧

小石

酒魯的人們，因為飲食的單純一元化，整日與粉絲蠶豆過不去，不免每到吃飯時間，未走進餐桌先已纏緊了眉頭，嘴巴翹着，要吃，吃不下，不吃，肚子餓得慌。沒有辦法的辦法，就是捏着鼻子向下嚥，等到覺得肚子飽滿時為止，在這種情況下生活着，也還能咬咬牙齒過一餐算一餐，而不覺有什麼危機隱伏。除非在你實在不適，去四十八醫院就醫，經醫生檢查後說：「你在吃什麼，你太缺乏維他命C了！」這時你會感到一陣劇烈

的緊張。但日子又溜過去，重新平復下來了，你仍舊是屬於沒有維他命C環境中的一個。

(502)局搬搬成了，這消息於四月一日下午傳遍酒魯的當兒，人們都似重重迎頭挨了一棒。先是沉默而失望的一刻，接着發出一片「如怨如訴」的喧嚷。我們唯一的一點精神食糧——家信，情書——也斷絕了。這份食糧的重要性，似乎遠勝過什麼維他命C不維他命C。真實的，這份食糧何止包括維他命A B C D呢！簡直還含有「一分嗎啡呢！身體的缺乏維他命C，是一種隱性的，不直覺的，精神上的缺乏維他命A B C D，那是一針見血之立感痛癢的，有人說：「酒魯人們精神的樞紐，是把握在昆明重慶的掌中。好比無有數根纖細的無形的長絲，連繫兩地。那端只要稍為來一下溫柔的牽動，即有一股莫名的力量波及此地的人兒。於是他的「一言一笑也溫和了，舉止也文雅了，甚至走起路來一盪一盪的都特別有勁道，這是「牛」的力。牛力稍受波折，那整個酒魯便像冬天的枯夜，所以精神食糧關係到莫測其深處呢！」(503)局的搬走，猶如快刀一把斬斷了昆渝酒間的細絲。斷絲的人們，好比斷了線的風箏，飄搖高空，六神無主，自然全無生味了。也難怪得前兩天人們的嚙子，一個高似一個，幾近於咆哮呢！

按：軍郵局一度遷移，停頓數日，現又恢復。

猴肉佐餐破箱辦公

李剛汝

在我們初到宛宛的時候，還是滿目淒涼，要找一個老百姓，比到樹林裡找一隻馬鹿還要困難。當時橫在我們心目中的兩大問題，就是「食」「住」。因戰後劫餘，宛宛僅僅有三棟破房子屹立着，不是房頂開天窗，（彈片洞）就是沒牆壁。沒辦法，只得自己修補起一棟房子，馬馬虎虎「住」的問題，算是解決了。講到「食」蔬菜是休想買得到的，有一天無意中在荒草堆裡找到許多蒜苗，這是非同小可的發現，差不多同卓別麟淘金記發現了金礦一樣興奮，歡欣。可是樂極生悲，那曉得到午飯的時候一吃，蒜苗比黃蓮還要苦，大家面面相覷真是啞吧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吃吧，太苦；拋掉吧，又心痛菜裡面的一點豬油。梁股長像解嘲似的說道：「節省物力，苦瓜去火」，大家不得已都伸伸頸子嚙下肚裡去了。到宛宛第三天，梁股長開始辦公，可是桌子

櫥子在那裡呢？梁股長下令道：「全體總動員找索」，於是大家出動分頭尋找，有的找些破箱子當桌子。有的找根木柱當櫥子，忙了整整一個下午，辦公室稍具規模，第二天便打開行頭，開始辦公。

我們在宛貌是大吃大喝，把隨飛押帶來的一點豬油，火腿吃得清光，當時並沒有料到會遭遇「在陳絕糧」的命運，遷到酒營後，副食品又接濟不上，就整天吃鹽巴炒花生米，水煮冬瓜湯。（冬瓜是費九牛二虎之力向土人買的），米裡糠皮多，那到不在乎，但是霉米所發出的那種氣味，確實令人有點吃不消，可是同人並不因為菜壞飯臭就少吃些，所謂「粗糧寬腸」，反而是越吃越多，吃得個個都感到舌乾喉燥（因炒花生米性乾燥），尚幸天無絕人之路，梁股長打倒一隻猴子，大家歡呼起來，打牙祭！打牙祭！大家七手八腳，將一隻猴子分屍為段，豬油沒有，只得用鹽巴水燉猴子，到吃飯的時候，大眾的目光注視着猴子肉，那知道肉味甜而又腥，大多數人都不能下咽，只有梁股長津津有味的吃得挺起勁，這簡直是一次大餐呵！唉，經過苦的生活的體驗，才能嘗出人生真正的甜味來！

在辦公的時候，還感覺不到什麼寂寞，最苦悶的是在下班以後，悶在帳裡想睡覺，但是熱得你汗水直流，頭暈腦脹，無法入睡，到森林裡跑步，又怕螞蟻，馬鹿虱子，那麼怎麼辦？總得想個解悶方法，於是設法買籃排球，組織京劇，話劇，歌詠團，及向國內訂購雜誌報章書籍，這一來真是功德非淺，將大家精神上的痛苦減輕了許多，近來球風極盛，課同課賽，處同段賽，黃種人同白種人賽，胖子隊同瘦子隊賽，差不多每天都有一場血戰，其餘有的幾個人湊在一塊，來個四部大合唱，有的拉拉京胡。敲敲鑼鼓，唱兩句南腔北調，在這個荒野神秘的原始森林裡，靜寂，沉悶的空氣，被這一羣開路先鋒隊興奮欣悅的歡呼聲，歌唱聲，震破了，這個音波將要傳播到每個角落，每個人的心裡！

泗魯河水生活花絮

顧元彝

在我們工程處的附近，有着這麼一條水，名字叫做南利河——慣稱泗魯河——它是很澄潔而幽美的，你不要小

戲牠，它却是我們每天下班後唯一消暑的場所呢！炎熱的火傘高張在天空，脖子上的汗直流，我們就投進了牠的懷抱，讓它把你疲乏身上流出來的臭汗，和一顆鬱結的心靈洗滌個乾乾淨淨。

有時你躺在沙灘上，仰視天空行雲片片，祖國故鄉的景物，白髮的慈親……，不期然就會一一映入你底腦海中，讓你細細回味着童年時代的憧憬。更有時，你閉着眼睛幻想，偶或水中的響聲，便會使你以為有什麼美人魚，突出水面，向你走來，獸國情侶的味道，不是蠻好的嗎？

傍晚，我們這一群大孩子，齊集灘邊，洗澡游泳，水花四濺，簡直似開了人體展覽會，更有人口中哼着不成腔的京調，什麼「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這才優呢，這裏那有什麼花，眼中望得見的，祇是那一叢叢的禿樹吧了。夕陽漸漸西沉了，半輪紅日，掛在山頭，把那澄潔的河水，染成了一片紅色，水波微漾，薄霧輕籠，這時人聲漸寂了，你立在灘邊，輕哼着情曲，和那歸巢啾啾的小鳥，流水潺潺的聲音相唱和；那可以把你一天工作的疲倦和鬱結的心情都舒長過來！可惜我不是修貝特（Frank Schubert）或是史屈勞斯（John Strauss），否則，把它製成一首緬甸交響曲，該是多麼美呀！

踏着軟砂，拖着懶步，各回住所，說一聲：「明天會了，親愛的……」；這算是結束了我們一天的生活！

六個月的生活回憶

林成進

戰地的聲鼓，漸漸地濃罩着蜿蜒底西江境界，剛巧這時調差命令隨下，我就開始向西江上游前進。當我在抵筑那天晚上，聞說丹竹已淪陷敵手，客途中靜默的回想，我們過去三個月血汗築成的機場，今日何在？連想到家鄉遭敵蹂躪，不覺又已有七個年頭。不禁萬種思潮，同時在腦海中起伏。唉！在這個烽火頻年的世界，未知何日得還鄉土呢？想起了羅曼羅蘭先生的話：「災難有絕對的價值；不幸即力量之泉源」。我們底國家，從災難困苦中自力更生，來興築這條保密公路，是開闢我們貫通中印緬的運輸國際路線，加強抗戰力量，足以促進勝利的早日來臨，又不禁頓然興奮起來了！

在去年十一月九日晨，我從昆明巫家壩機場起飛，午抵密芝那，這是我艱苦生活的開始。下機後，舉目四顧，這戰後底密芝那，還隱餘着一些火藥氣味，頹垣敗瓦，彈痕滿地，處處都顯露出一片荒涼景色，令人頗然興起一種對侵略者破壞世界和平的憤恨！渡過伊洛瓦底江大橋，晚間行抵宛貌，才知我的工作地點在酒魯，還有相當遠的距離，當夜已無法趕到，就在此留宿一夜，計劃明天續上征途。但因找不着牛車拖東西，又耽擱了一天，後天始從宛貌動身。是時天氣炎熱，烈陽當空，自己還要背着東西，一行領有十七個技術工人，都汗流夾背。脚步與牛車聲，雜踏一片，好像沙漠上的行軍。因為趕路的關係，總不敢休息，沿着英人以前開闢底老路前進。（現在只剩得兩公尺的路基）兩旁茅草叢密，人烟稀少，行行重行行，當晚抵瓦桑就宿，得晤同窗黃君敘談，知道我們人力物力兩皆缺乏，本路工程展開困難，正有待我們努力設法去把它打通呢！翌日繼續前行，十四晚才抵酒魯。

因為本隊（工程隊）現時祇負責曼明木橋工程，工作比較不急，後奉吳代隊長命和黎君往宛貌招工。為着招工的關係，再向卡洲前去。卡洲離宛貌約四公里，是一個烽火劫後僅餘的小鎮，住民有擺夷，山頭，印度等族。他們均以養牛，搾奶，種田，為生涯。在炎陽下的伊洛瓦底江中，還可看到擺夷婦女作半裸式的洗浴。一片歌聲與水聲相和，分外有趣。這些民族，都很誠實，對我們也很親密，尤其是老緬人特別不同，客情相當濃厚。我記得有一天，在一個老緬人家裡吃飯，我同他談過很多的話，他還領我去參觀佛寺，看到奇形怪狀的佛像很多，壁上還掛着許多美術的油畫，象徵着出家人的權威與史實。由此我領尋到緬甸藝術的特徵。寺中和尚雖有，但香火不盛，大概因為劫後的影響所致吧！後來得到他們的幫忙，招工算成功了，回到酒魯，無聊底過了二十多天。

後來奉盧令調往新寨測量，并一面準備施工，這才是我真正工作的開始。數十里的行程，在三天的日期內，艱辛地趕到我底目的地——新寨。路線是盤繞着原始森林的大山而走，曹隊長乃發動招僱本地的山頭人，把砍樹工作，隨着測量展開。吳君負責中線，我担任水平，這兒四面環繞着密茂的叢林，下臨削壁，翻藤慘峭，令人寒心！在此埋頭工作十多天，終將四公里的路線施測完竣。跟着施工開始，可是這時民工到達工地，只有

三十多人，配合包工，還是不够，工作怎樣推進？曹隊長與各同仁，均心急如焚。及後隊長親往乾麥地坐擁民工數天，但仍無具體結果，而距離處令通車期間又迫，大家都極費思量。後適局內李副總工程師溫平奉局座令與美方中校白君抵此，隊長命我陪同他們往魯居，在途中濶謁處處請示，幸得完滿解決。結果調四，五，六，七，工段民工，集中新寨搶工。從今年一月十二日開始搶工，准是石壁工程嚴重，施工極難，局令十五號通車，不能實現。中美雙方工程人員，均集中此石崖，拚命工作。局長，副局長，處長均在此親臨督工，通宵達旦，緊張情形，實為罕見。但想不到不幸的事情，竟會在十七日的黃昏時發生了。盟方工程人員滴霖君(Dineen)因計劃炸去這個石崖，在他忙着燃放炸藥中，一時不留心到岸上的那一塊塊礮石，會突然傾下。滴霖君適首當其衝，無法躲避，就連人帶石滾下來，就此犧牲了。當時我離他只有三公尺的距離，還喊民工用箱子載土去塞炮洞，但是已來不及了。同時受重傷的，還有盟友二人，民工數人，各個正在百忙中，忽然來此不幸，都不禁悲歎起來，後來處座特將這個石崖，命名為滴霖崖，並將滴霖君當時因公殉職經過情形，立牌記載其事，以留紀念。藉示崇敬的意思。是晚沉默的過去，十八日，繼續工作，接連兩晚通宵，不斷地努力，卒將這段艱巨的工程，於十九日晨打開通車。

在全路打通後，因為第一，二兩個搶修隊，奉令往國內調動，餘下來的路段。處令本隊前往接修，本來那段工程，為全路施工最艱巨的一段，同仁因前車可鑑，所以就不免遲疑了。但又想起魯迅先生告訴我們的話：「什麼是路，就是從沒有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為着責任心底驅使，終於鼓起了勇氣，從二月一日抵乾麥地接收起，大家都抱着臥薪嘗膽的精神，來克服一切的困難，同仁一心一德，向前奮鬥。在處座和曹段長領導下，順利的打開艱苦的工作。

本段下分為三個支段，黎君負責上段，唐君担任下段，我在中間，大家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與美方工程隊取得密切的合作，儘量把工程推進，這段路線，均是大山盤繞，四圍都長着不知年代的密茂叢林，伐樹工作，特別困難，可算是全路之冠。懸崖削壁甚多，每天爆石，炮聲隆隆，一如置身在戰場中，不知驚跑了多少禽獸。每天清晨，一片啼不住的猿聲，象徵催促着我們上工去。但我們石砲一響，牠們又不知躲在那裡，天天

如此，相當有趣。這榜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奮鬥，把路基加寬了不少，涵橋全部完成，這時大家都像如釋重負。我們也不自驕，亦不自餒，繼續努力，以求工程早日全部完成，貫通中印緬底國際交通路線的任務。

工地食譚

少 默

我們是一個喜歡講究「食」的民族，朋友三五相聚，必來一些小吃；說人情，通關節，排難解紛，總脫不了請客，遇着婚嫁喜事，更是大排筵席；甚至死人送喪，還是置酒設餚；家常便飯，總是幾葷幾素，對於「食」的精神，可謂發揮得淋漓盡致。

但是，當我們來到這荒漠的緬北，幾乎全部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就同時改變了我們對於「食」的觀念。

戰後的緬北，居民離徙，滿目荒涼，我們來的時候，早知給養不易，曾作有計劃的副食供應，在昆明大批購買，利用空投接濟。但是數百人的給養，要維持幾個月的供應，這數目是相當龐大的，我們在經濟交通各種困難的條件下，盡了九牛二虎之力，還不免是杯水車薪。

起初的一個月，我們就把帶來有限的火腿，罐頭等及其他可口的東西，都已一掃而光了，剩下來的花生黃芽蠶豇等，據說這些東西最富維他命，於是我們就和牠們結下不解緣了。

此後每天食的，不是蠶豇黃芽，就是黃芽花生，或者是花生蠶豇。燒法不是油炸，就是鹽炒，不是鹽炒，就是白煮，來來去去，還是在這上面翻花樣，我們雖信仰科學，但更注重實際，這時維他命已引不起我們的興趣。每個人都想煮食些新鮮或新奇的東西，換換口味，肉類已被視為最珍奇的一種東西了。

偶然也有一兩個土人背着些瓜菜來。雖然貴得可以，一個小小的瓜，要兩三盾盧比，一把小小的菜，也兩一盾盧比。但總捨購一空，因此第二次來的，比第一次的價錢更高，可是搶買的人更多。他們總是滿載而來，屢購而去。

有時實在沒有辦法，也摘些野苜做飯菜，換換口味，不管好食不好食，但總覺比黃荳好些。有時也在河裡炸炸魚，但來去就是半天，大家事情忙，這種機會不多，而且也不是一炸就有。儂倅炸得三數尾，於是皆大歡喜，議論紛紛，有的主張紅燒，有的主張清蒸，幾乎把整部食譜都翻出來，但結果因各種配料沒有，興緻不免稍減，仍由廚師自由烹調，大嚼一頓，總也算打牙祭。

至于民工及工人的食用，那就更糟了，最普通的是鹽水一瓢，白飯三碗，糊亂充饑了事。有些則在山頭採摘些野菜，或野生的芭蕉心，或者是挖掘些山芋。但總是白水和鹽混着一起煮，油是一滴都沒有，不過總比光用鹽水送飯暑勝一些。

我們這一羣遠離祖國的人們，過去就是這樣的生活着，而且還要這樣繼續的生活下去。每日的心情，就在寂寞，單調，緊張，興奮期待中交織着。想到從從宛貌進來高釘着的「到東京的捷徑」那塊橫牌，望着碟裏的黃芽出神。什麼時候，才可以把我們的工作全部完成，回到祖國去呢？

丁江生活記

吳孝通

卅三年十一月八日由昆明派到丁江，爲了拋米機上不能多載人，只得代替了拋擲士充任拋米的工作。由昆明起飛後大約二小時，副駕駛員出來說：「拋米地點已近，可以預備了」。於是空氣立刻緊張起來，担任拋米的共三個人，我，老趙和一個美國拋擲士。大家一齊出動，先把米由前艙拖到後艙，再靠門口一包包疊起來，照規定一次最好疊二十包，飛機內六十包米分三次投下最合理想，可是那天因爲又餓又冷，技術又不高明，第一次堆到十二包預備鈴就響了，預備鈴一響，大家停止堆米，等候着投擲信號，一致動作，集中力量把米推下。第一次米投下後，接着就準備第二次，那時飛機猛力上昇，搬一包米覺得加倍沉重。人又站不穩，成績更差了，大概不到十包米，預備鈴又響了。拋米的情形是這樣的：飛機到達拋米場上空時，繞幾個圈，這時候機內工作人員，就以最大的速度，把米堆在門口，飛機對準目標，俯衝下去，到駕駛員認爲可以投擲時。就以信號

通知拋擲士，把米推下，米拋下後，立即上昇再繞圈，準備着第二次。因爲工作時間太緊張，飛機又波動得很利害，所以非常吃力，幸而無線電員來幫忙，總算分了八次，把六十包米投完。那次的美國拋擲士，身材特別高大，可是工作時一步一扶，搖搖欲墮，成績反不如我們這二個門外漢。起先他稱我「愛斯基摩」，因爲上機時我穿着不合身的寬大皮衣，翻起了領頭，戴了絨絨帽，褲子十分可笑，後來我對他說：「愛斯基摩」，「並不比美國人差呀！」彼此一笑了之，據駕駛員說：「這次拋米在露幕揚，(Nonyang)成績尚好，當時我只顧拋米，但見天旋地轉，並未看清拋米場情形，聽了這話，才鬆了一口氣，總算完成了這次任務。工作完畢後，已是汗流夾背，手腳腳軟，坐着不能動彈了。又飛了三四十分鐘，到了丁江，到了江第一部手續，須經過海關檢查，和繳驗護照。我們並沒有照護，僅憑着處發的一張證明書，經再三說明，護照領得後即送驗，纔允許居留二個月。居留是准許了，可是居在那裡呢，問了美軍供應部(SCS-U.S.A.)說：「已在中航公司後面替我們安排了篷帳，」但是望去並看不見篷帳；仔細看看才發現草叢中露出篷帳的一角，原來草長得比篷帳還高，這點小問題，可難不倒我們，我們憑着中國人苦幹的精神以人力克服自然，把草草畧除了一些，又向美方借了四張床，總算着落了居留之處，後來慢慢地把草都除掉，又添了幾個篷帳，儼然成了一個獨立之村，最感不便的，莫過於購買食物，機場離市場既遠，自己又沒有車子，而食物又非買不可，不得已祇得站在路旁等車子過，舉着電影中人，乘搭「黃魚」車辦法，把大指一翹，居然成功，看看美國人梯梯都齊備，真是他們是「不求人」，而我們是「全求人」，在各項生活條件極度困難之下，應付了三個多月。

在丁江的工作說起來很簡單，祇須招呼拋擲士的膳食和送他們回昆明，工作就完畢了。最麻煩的倒是應付英國人，起先他們不明我們來此的任務，也許懷疑我們是帶點特務性質，常常藉故來問這樣問那樣，無論態度裝得怎樣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總掩飾不了虛偽和狡詐，後來他們知道是保密公路的職員，是空運米糧接濟工人的，並非軍事機關，覺得是可欺的，於是他們一貫的手段，慢慢地施展出來了。本來拋擲士到了丁江因爲當天就要回昆明，是無須護照的。此事亦早經美方與英方議定，可是後來拋擲士必須持有護照，才能到丁江，否則依法須處五年監禁，經再三商議由美軍供應部將每日來丁江之拋擲士名單簽章證明，勉勉強強維持工作。有一

次和一個在 Passport Office 辦事的印度人談起這事，我問他中國和英國是所謂同盟國，中國抗戰了這麼久，英國根本無一點實際的援助，現在我們築路，這有關係整個戰局的中國國際路線，英國非但沒有幫助，却處處從中阻撓，這什麼叫同盟國呢？那印度人翻出無可奈何和不滿的神情說：「這是英國的政策，『這簡單的幾個字却包含了無限深刻的意義，英國人這種損人利己的政策，恐再不能運用於現世界了，殖民地人民日漸醒悟，英帝國恐難再維持其光輝了。』」

日子漸漸靠近一月八日了——居留証至一月八日滿期，英方常常來問我們的護照領到了否？可是我們的護照，毫無希望，我們請求展期再延長一個月，但遭遇了堅決的拒絕。於是在四日那天，趙兄和一個工人，先回昆明設法請領軍用證明書，因為有了軍用證明書，可以無須護照，我和另一工人留在丁江等候消息，假使到七日晚上還沒有辦法，則我們當于午夜返國。這幾天內，英國人充分地表現了狡猾的本性，他們以為我們無法得到護照。在八日那天，將可被他們押着出境了，常常在我面前顯出很得意的樣子。老實說，我本希望早日回國，但是爲了不使英方稱心地叫我們走，希望能得到軍用證明書，再住些時候，到六日那天，還沒有消息，我就不得不作離開的準備，把一切需要的文件先用軍郵寄到昆明，不需要的文件和信件都燒燬，免得出境檢查時留難。七日早晨一個美國人從昆明帶來了我和一個工人的軍用證明書，我持向英方知照後，再不受他們的阻難了。感謝這偉大的軍用證明書，使我們得到了自由；這証明了現在世界上，有武力才能生存！

我們持着軍用證明書，穿了 G.I. 衣服，在街上高視闊步，英印人從不來過問，得到不少便利。有一次，我想買點酒，那印度人把我打攪了一番說：「士兵不能買酒」，真是有利必有弊了。丁江本身只是一個機場，附近的幾個小鎮市狄布魯加比較熱鬧，從丁江去卅餘英里，沿途都是種得很整齊的茶葉樹，矮矮的綠油油地一大片，間雜着幾所紅色的鐵皮房子，黝黑粗狀的色彩，顯示着異國的風光，我在瀏覽之餘，却勾起了陣陣鄉愁。狄布魯加的街道，並不寬濶，房屋也不整齊，幾家舖子，賣些普通日用品，和印度的特產象牙小工藝品等，華僑在那里大都開着雜物舖，茶館，皮鞋店，顧客全是中美軍人，很少看到印度人在購物。印度人受了英人近百

不起好感，希望他們能够振奮起來，獲得獨立和自由。

三個多月的光陰，消磨在篷帳裡，我曾注視着積雪的遠山而神往，望着飛舞的食屍兀鷹而呆想，看到了隨樂而起的響尾蛇，和牛羣安閒地在大街散步，隨意走入人家喝點水，吃點菜。從容而出的怪現象，三個多月來，使我增加了不少見聞並增加了對帝國主義的憤恨！

P. B. M. R. E.

籃球二次會戰記

王 嵩

卅四年三月十一日星期日下午，美軍以酒魯大橋工程完竣，特放假半天，以資慶祝。慕我籃球隊英名，約作友誼比賽，我方以健將張家誠君出差，實力畧受影響，打成平手，延長時間內，不幸以八分落後受挫，心頗不甘，故於二十五日星期日再約該隊作第二次較量。

鐘鳴十下，美方健兒駕車蒞至，雙方人馬更衣出場，個個精神飽滿，舉動快捷，裁判員穆勒 (Miller) 及沈玉麟二人連袂登場，雙方佈開陣線：美軍以百趣 (Barth) 伏義 (Voonies) 湯生 (Townsend) 佳芬 (Jatin) 杜倫 (Dun) 等出場，身高力大，聲勢赫赫。我方人材整齊，以玉麒麟關化南為中鋒，浪裡白條張家誠，小旋風梁世燕為左右鋒，一丈青彭一塵，拚命三郎張慶儀為後衛，態度鎮定，球藝超卓。

銀笛聲起，人馬齊動，你來我往，毫無建樹者達二分鐘之久。突然關化南躍出人羣，傳給籃下張家誠，一個翻身立得二分，關梁二鋒相繼於美方喘息未定時，連得大功，急得美方高呼暫停，討論戰畧，再戰聲起，美方不甘示弱，百趣伏義二人連中三元，迫成平手。拚命三郎犯規，美方得球，又得罰球機會，但未罰中。我方以白衣秀士李文甲，代替拚命三郎出場，加緊反攻，獲回二分，第一節以八比八平。

第二節雙方人馬依舊，仇人相見，份外眼紅。百趣投球奇準，連中二球。關化南托球美妙，追成平手，繼之伏義偷籃成功，張家誠鷓子翻身亦得一球，一丈青巧試遠投，我方佔先二分，湯生繼得一球，又成和局。上半時雙方仍以十六比十六平分秋色，不分勝負。

十分鐘後，撐樣時間過去，我方豹子頭朱葆華出場，表演精采。移時美方忽見活躍，恆在我方籃下密集，利用頂上傳球方式，使我方無法可施。第三節乃被美方以二十八比二十二佔先六分。

第四節，我方仍以彭一塵出馬，猛力反攻，頓見起色。梁張追成平手，雙方大戰，形成白熱化。梁世燕犯規，被百趣擲入一分；一個疏忽，又被百趣偷得二分。關化南傳球迅速，張梁二鋒接濟得力，一球一球又一球，連中三元，喜得觀眾歡呼雷動。百趣發奮圖功，奪回二分，正待繼續反攻，惜時不彼與，銀笛長鳴，我方以三十四比三十三淨勝一分，雪清前恥。

我們怎樣經過一個原野的午夜

老七

當我們回到瓦桑的時候，已經是午夜時光了，疲倦包圍着我整個身體，那四週的白霧也逐漸消散，偶然從濃蔽的樹葉間洒出一兩點月亮的餘輝，令我心頭覺得一陣溫暖，而遠近的猿聲蟲語，也不會再使我們感到威脅了！

我不會一下停止我的回憶，今晚的遭遇，會永遠印在我腦海中。雖然我現在是很平靜的坐在這裡，但當時的景象和感覺，依然很清新的在我腦海中浮動，這是怎樣值得回味的一回事啊！

近午的時光，我和二段的敵，還有一位通譯雷和另外幾十個工人，押了三部牛車從宛貌出發，預備今晚在瓦桑，明天一天趕到酒魯，參加他們的測量工作，並會會久別的老友。當我啓程後不久，牛車已落在我們的後面很遠，於是我們停下等它，這樣慢慢的走，我覺得非要到午後七八點鐘不能到瓦。照他們說，從瓦到酒，非趕早不能一天走完，所以我們變更了計劃，留下雷和一部份人押車，我和敵先趕到瓦桑，把飯燒好了等他們，這樣他們一到就可以吃飯，可以早點休息，明天也可以趕早點，這樣我就和敵先走了。

但是，這段路對我是陌生的，雖然是白天，但路上靜悄悄的除了我們沙沙的脚步聲外，很難找到別樣的同伴，偶而會有一兩隻野鳥掠空飛過，更增加了路上的岑寂。太陽是厲害的，但我們沒有休息。傍着公路兩旁的是

一些無盡的野草和叢林，你很難找到一塊可以望出去二十公尺的空隙，這樣的旅途，當然要令人特別容易感到疲倦，雖然週遭的環境是陌生的。

當我和嚴到達瓦桑時，已是太陽落山的時候了，過橋時還受了一次檢查，等我們把飯燒好了，已該是月亮高升的時候，但是我知道今晚的月亮是出得很遲，四為週遭的白霧，漸漸濃厚起來，使我找不出一點月亮的光輝。天氣是熱的，四週的蟲聲唧唧不休，還有猛烈的草香一陣陣送過來。偶然一兩聲遠處的牛鳴，會立刻引起我們的注意，但那高聳的鼻音，絕對不是從我們的牛車行列中發出來的。因為趕車的牛，不會有這樣自由的聲音。這樣在萬分心焦的情緒下，聽到一些脚步，原來他們是一班遲到的工人。問開他們牛車的消息，據說：是快到了；同時有兩個工人，因沒有帶乘飛機的證書，不能過河，現在被守橋的軍隊押着，於是我趕出去替他們辦交涉，但沒有用，他們堅持非有證明書不能放行，在這樣相持的交涉中，我聽到一些咯吱咯吱的聲音，過了一會，我們的牛車到了。但祇是到了兩部，另外一部，據他們說車軸給修路的推土機撞斷了，現在停在三英里外的地方，有兩個人在那兒看守，並囑我們趕快轉頭去接他們。天啊！這是怎樣一回事啊！時間已經不早了，於是我請雷和那印度人說：「時間太晚了，晚上走路太危險！」他不敢走，況且他還未吃飯，後來幾經勸說，才答應吃過飯再去。等他們吃過飯，時間已近午夜了，我和雷同另外一個土人坐上了牛車，咯吱咯吱的再度從瓦桑往回走。我們沒有帶什麼，甚至連一把小刀也沒有，因為我沒有時間去搜尋這些。我不能不替自己打氣，因為我不能讓兩個徒手的人，和一些東西，在這沒有蔽遮的原野下過夜，這是怎樣危險的一回事啊！

既然是還不見月亮，路上是黑得要命，靠了兩根洋臘和一枝手雷筒照着那黑漆凹凸不平的路，那搖曳的燭光有時給一陣風吹熄了，四週更顯得靜寂可怕，那兩旁黑越越的叢林，像是藏了甚麼東西似的，四圍的草香和野花的香夾着些牛糞的氣味，變成一種特殊的氣氛，一陣陣送過來，偶而還聽到一兩聲遠處的猿啼，這是一個甚麼的境界啊！

忽然間，牛車停止前進了。又不是撒尿，架車的一再鞭打那牛，依然站着。於是大家的呼吸緊張起來，一定是牠嗅着什麼氣息不敢前進了。等一會走出一隻老虎或豹時怎辦呢？我們沒有武器，我想我不會就在此地完

了吧？這是怎樣緊張的一刹那啊！我定了定心，用手電向四周照了一遍，沒有發現什麼反光的東西，架車的揀命抽打那牛兩下，於是又咯吱咯吱的前進了，大家鬆了一口氣，相對着浮出一絲苦笑！

路是漫長的，晚上的路更難走。爲什麼牛車走得這樣慢呢？我已忘記牠今天已走了一天了。這三英里的路，就好像有幾千公里，我心急，但沒有用，我就心那看守的兩個工人，會不會給野獸拖了去？我老問目的地，我大聲呼叫，但除了那浮在空中的聲音外，沒有一些反響，四週靜寂的彷彿進了墳墓。那些大樹像一些魔鬼伸出那瘦長的手來攔抓我們，有些不知名的野草，有時跟着風勢搖動起來，就好像有東西在裏面似的。忽然間牛車又停了，我們又過了一分鐘緊張的場面，又繼續前進，這樣我們一直在緊張而弛緩的行進中，過了一個半鐘頭。於是我們望見了一絲手電的光亮，我大聲呼叫他們，我等見到他們時，他們已把東西從破車上搬下來，並且把它圍成一道障礙，預備在那裏過夜了。

我們回來的時候。因爲人多，胆也壯了。同時四週的白霧，也逐漸消散。一絲絲的月光，也找機會投到地上，遠近的山影，也模糊可辨。夜也更深了，露水也更重。有時灑在面上，覺得一陣清新的涼意。野草的氣味，也特別來得芬芳。月亮投在我們身上，拖下了六條瘦長的黑影，伴着沙沙的脚步，我們都抱着愉快而疲倦的心情，於早晨一時，回到了瓦桑。

食之喜劇

顏元壽

在留昆的時日中，接連收到酒魯本處課中幾通電報，嚴詞催辦副食品，又接到一位同寅的來信，托購食品，甚至有「口涎垂涎」之句，我肚裡暗笑，這般人真可說是饕餮嬰兒，就說地僻食簡吧，「有乃食之，無則少吃」，何必亟亟爲「口腹是謀」呢？

剛到工地，方知「事屬非虛」，你看這批饕餮，正候着來的汽車，虎視眈眈，口中大聲嚷着：「副食品來了沒有？」「帶了些什麼」？唉！他們連我是小顧也忘了，就只注意着帶來的兩只副食箱。

第二天，開會討論，解決這些副食品分配辦法，幾十隻眼睛，圓睜睜地集中視線望着那兩隻副食箱出神，有些性急的人，實在不耐煩坐着開會了，馬上叫起來，「他媽的，爲什麼還不快點拿出來！」「那隻箱子裡面，究竟裝的是什麼！」恨不能立時拿到手中，吃個痛快！

食品單終於由課長口中漸漸噙出：「沙丁魚×罐，香腸×斤……，他們都很留心聽着，一直到了食品單唸完，便說道：「甚麼！沒有火腿！」「這樣少。」「紹興乾菜缺一斤如何辦？」「定量分配，還是公吃？」會議繼續地進行，提議表決，時有爭執，哈！這才有趣哩！你或許不會想到他們在昆明，會爲了另一根香腸，或是一罐火腿，爭論到面紅耳赤，口水橫飛吧！

一小時後，會議得到公平解決，分配的分配，歸公的歸公，各人拿着他們分得的副食品，笑嘻嘻地走出來，是準備大嚼一次了。

一幕喜劇，於焉告終，可是，在昆明的朋友們啊！當你拿起筷子夾着一片油雞或是一塊紅燒肉時，請你千萬不要忘記了我們——一批在異域爲祖國爭光榮的工作者哩！

虎口餘饒

鄭劍峯

緬北多崇山密林，時出猛虎，土人習於狩獵，少爲所害，惟余不諳武事，居此瘴荒，常有談虎色變之恐。三十三年冬，在本處遷移酒魯之後約十餘日，突有斑爛白額猛虎一頭發現，於晚間十時左右，將本處材料庫所畜之山羊一頭撲噬。當被守庫工人發覺，羣起驅逐，虎驚逸去。回視山羊，則已作虎爪下之犧牲品矣，遂宰而烹之。余居緬以來，常有數月不知肉味之嘆！因亦得嘗一膾，快我柔願，雖屬虎口餘饒，亦勝於侯門彈絃。然山君之患，終可憂耳！

淡描酒魯工程處生活

滋 琰

我是卅三年十二月廿一日由昆明啓程，到達酒魯時是十二月廿三日，截至今日止剛好百四十天。下面便是

我在這短短過程中的生活：

一、衣的方面——從國內來的同事們，大都是以爲這次是出國了，所有的衣着都還完整，然而在這裏的時候，天天蟄伏在炎熱的陽光下，僅能使你著一件汗衣和一條短褲，還感到汗流夾背，所以在這裏的同事們，差不多都是清一色的白短袖的汗衫和黃色的短褲，遠看去倒還新穎整齊清潔。

二、食的方面——我們來時尚有一點副食品，每日與黃豆，蠶豆，花生米結不解緣，老是在三樣上翻花樣，烹調亦只有白煮和油炸。所幸我們來時在昆買了幾樣菜種，每日清晨和下班後去拔草開墾了五六塊地；播種，澆水，施肥，到卅天左右後，才換了一換口味，吃吃小白菜，禾筍，青菜等，這時它已是頂好的上菜呢！我們到這裡恰好百四十天，在這些日子裡，一共吃到四次肉——包括野獸肉，平均要卅三天才能吃到一次哩！

三、住的方面——我們住的及辦公的房子，全是竹牆茅舍，每一幢房子都是光線充足空氣流通，適合於身體及公衆衛生，倒有點古代農村風味！但是生活上極感痛苦的便是小黑虫，蚊蟲及小蒼蠅的侵害，蚊蟲總算在夜晚才大批出動，蚊帳尙可護防，蒼蠅雖討人厭，尙無傳染病，惟有小黑虫就弄的頭暈腦脹了。在你不介意時及至你稍感覺到有一點痛甚至流血時，才發覺到它已來咬了一口了。這一咬至少也得三五天後才會將這如金錢般大的紅斑退掉。還有屋頂上所蓋的草，又全是葦科植物——稻草很稀少。經烈日炙曬後，它很容易斷折，不下雨還好，要是下雨的話，這可遭透了，只好暫時收攤子——掩好鋪蓋，收拾文件，所以日日驚慌，夜夜擔憂！

四、公餘鏡頭——在這裡是一片荒野，人口寥若晨星，走沒有什麼去處可以觀光，坐在家中又不是事，書，報，雜誌無法使你借得到，更不可能使你買到，又無其他消遣方式，每個人的精神在烈日烤曬下，都是感覺得無聊。所幸當局有見及此，成立了一個中山室，什麼圖書啊，雜誌啊，棋子啊，籃球啊，乒乓球啊，使每個人能于公餘消解他的時間在每個人嗜好的場合中。這纔生出一副「生龍活虎」的精神來。

南利河邊，也是我們另一消遣的地方，游泳的，打鬪的，拾怪形的石子的。也佔了一部份公餘的時間。還有在這裡的月亮，每個月盈滿的時候，特別顯出美麗，溫柔可親！我差不多在這月圓的一天，要賞玩到午夜，但可惜我不是勇士，武俠，既不能舞劍，也非詩人墨客，不能吟詠，有負良宵，真是一件憾事！

五姑綠梅與芭蕉坪

老夫

我們在利用望梅止渴的故事。

森林，叢竹，山水，和野獸螞蟻，遮蔽了整個生活的視線，還有土人的赤足，紅嘴巴與砍刀一切都老現着百分之一的硬性枯燥。偶然看見一根曲灣的竹子，似乎也令人發生點快感。假如剛打好的 H.C.M.C. CT 就能實實在在的馬上做出一條灣道的話，那才算我們真正的安慰！

在樓閣會造成兩日的選綫，祇測一公里的最低紀錄。雖然自從出現了幾條活曲綫後增加了不少的推動力，可是爬到吳家山頭，漸又發生了困難，先鋒部隊在吳家東邊的山嶺間一連穿鑽了四五天，都得不到滿意的路綫。伙計們似乎有了點困頓，大概有人想起了望梅止渴的故事吧！

這時就新出現了五姑嶺連着還有綠梅峯的名字，在前面無礙的神經細胞，是受了一枝嗎啡針。這幾個字的聲浪在人們的腦海中深深地留下了興奮的印象，忘記了脚下的荊棘崎嶇的山道奔跑於峯嶺間，似乎反使人得到了多少輕鬆愉快的感覺。看看來在綠梅峯魯居間約六公里的山區裡，也怪不得硬要在中間頂多祇有幾十平方公尺平地的地方，名為芭蕉坪了吧。

一天剛爬過了綠梅峯遇見 Capt. Mc. Grahb，用我們測隊的馱馬馱運行李食糧，步行赴乾麥地。兩天後在芭蕉坪魯居間又碰見此君返昔黃去，對我們當時兩天四公里的加速進展，大加稱道，認為奇事。同人們對他點點頭作個會心的微笑，畢竟神經戰收了一點效果！

候機

石庵

余奉命應於卅四年元月三日乘美軍空運司令部專機飛密，因規定起飛時間過早，提前於二日下午率三數同

實，由大觀樓寓處出發。驅車至金碧街頭，旅舍多告客滿，任吉薰君覺得新亞大旅舍房二間，室小如鴿籠，僅一榻橫陳，他無所有，時已六時矣。適內子領小女至，意爲話別，伴去小桃園晚膳，後至南屏觀電影，午夜歸來，旅舍仍極嘈雜，因兼營浴室，蒸汽逼人，時小女熟睡，外有扣門聲，知爲憲警查夜者，啓戶入，余出證件以示，省却不少麻煩，與內人長談家常瑣碎，至翌晨三時，始朦朧睡去。四時半隨僕喚醒起身，步行至拓東路本處材料轉運所，候車赴機場，由梁君永楨洽機起飛，我輩鵠立靜候，未敢片刻離去，空運頻繁，穿梭不息，各式神鷹，不時墜降，塵土蔽天，風沙撲面，同寅不以爲苦，各自笑容可掬，詎時至中午，消息杳然，吾輩飢渴不堪再忍，乃分批至中國空軍合作社進膳，早點午餐，併爲一頓，狼吞虎嚥，輪流於半小時內畢事。吾人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一心以爲今日可乘機飛密也。候至三時，梁君告以本日絕望，明日仍須早臨，原軍進城，各尋休息處所。四日清晨，余又急步趕至，雖交通車早已到候，而飛機仍無確息，內心耿耿，恐其一誤再誤，及至機場，情形如昨，此後每日早去晚歸，屈指已五日之久，同仁精神消磨殆盡，幸有戰鬥機起飛，作各種飛行表演，極盡神鷹之技能，令人咋舌，余等樂而忘倦，中心稍慰。八日爲星期，余仍爭取時間，不肯中斷，適途遇老同事朱宗升君，久別契友，不免暢叙，自非三言兩語所可傾吐，班荆道左，彼此不忍遽離，余一念既要乘機，一念又思話舊，中心忐忑，不能自決，終由朱君謂余曰：「六日空候，今日未必有機可乘。」其言正中下懷，相與盤桓竟日，不意是日果有機一架，飛往密支那，余坐失良機，深爲惋惜。但與老友歡洽，連日苦悶，藉以消除，得失亦可相等。自本日起，余移住轉運所內，消息較靈，且免往返之勞。十二日黎明，復赴機場，仍無起消息。終於十三日始得于晨曦中起飛，與送行者揮手告別。

白紗帳裏

小石

「白紗帳裏」，這是多麼可以耐人尋味的標題！但是，沒有一個有關香艷的字眼在以下的白紙黑字中可以找得到。在這軍事時期，人們都知道，緬北這一隅，幾乎完全都是男子的世界。到處看見的一律是黃卡嘍布顏

色，如此單調的色彩中；香艷却是從那裡談起呢？

人煙是可憐的稀少，假若把這僅有的少數人們也驅逐出境的話，那可能便成了一個昆蟲世界了！在泗魯的一羣人們，爲什麼大多數都雙袖長放，袴腳管塞在羊毛襪中，而僅僅露出面部與兩手呢？原來這是自衛的行動，爲了蟲類太多了！有甲殼的，帶鱗的，奇形怪狀，見所未見，更有無數叫不出名頭的。可怖的蟲，或者一爬一聲的蠕動，或者振翅而飛嗡嗡的叫，或者蹲俯不動，捲尾舉鉗，在等着什麼似的。看起來，不由不令人毛骨悚然！就以螞蟻而論吧，有細，小，大，更大的區別，有白，黃，黑，半黃，半黑的不同。在三兩步的圈子內，可能使你發現有十個以上的蟻穴。尤以「山雨欲來風滿樓」，牠們忙碌着趕築高牆的時候，最看得清楚。還有蚊子，咬人出血的小黑蟲，討厭的蒼蠅，以及無名腫毒的各式各樣的飛蟲，時時刻刻糾纏不休，向你進攻。還有時不是牠來找你；而是你無意之中觸到牠。於是你不是被叮一口，就是被鉗一下。爲了防範萬一，你不得不時時提防，刻刻揮手舞腳來抵抗，來擊退。要是你沒有防預工事，或是無戰鬥心，縱使你是銅筋鐵骨的身體，也免不了要臥倒病榻，呻吟牀褥。可是一個由早戰鬥到晚的血肉之軀，是如何的疲憊呢！啊，一念到「白紗帳裡」的舒服，便會立刻要解除武裝，進入中軍帳中，將四週邊緣壓在被褥底下。此時你才可以真正鬆一口氣，可以袒胸裸體的伸個懶腰。這小小一方空間，才是屬於你的。不怕飛的擾，不怕爬的叮，「白紗帳裏」有的是平靜，安穩。你才可以享受一個甜甜的美夢！

赴密紀實

張如松

十二月十三日，得到了上司的命令，明日上午有飛機飛密支那，我們同事六人，還有一個工役，在當日的下午，就由昆明西郊，搬到了市區大華飯店。

因爲明日就要離開祖國——昆明。在今天我就把未了的事，全部辦完，至晚十二時返店，同行的幾位同事，已睡得很熟了，我不敢驚醒他們，輕輕地開了房門，上床休息。

時間已經是十四日的上午一時，我心裡想着，再隔數小時，我就要坐上了飛機，到新從敵騎蹂躪中解放出來的城市——密支那，看到那莊嚴碧綠的伊洛瓦底江，欣賞着熱帶異域的風味。又想我們是去架橋築路。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不禁感到我們是多麼的偉大，腦海裡糊裡糊塗的在想，不覺沉沉睡去，後來隔壁的文海兄口裡叫着：「茶房打洗臉水……」把我從夢中驚醒了。祇是一陣的忙，穿衣服，打行李，洗臉，到街上去找人力車，這時祇是四點多鐘，滿天的星，還在不斷地閃爍，街頭岑寂無聲，我冒着冷風，到「天開雲瑞」牌坊旁，找到了兩個挑夫挑了行李，我們步行着到了尙義街，等候我們處裡的汽車。將近七點鐘，汽車開來，把我們送到巫家壩機場去，我們到了機場，祇聽見隆隆的機聲，場上停滿了各式各樣的飛機和汽車，或來或往，或起或落，我們正在閒看機場的風光，忽然老王跑過來，叫我們到招待所去進早餐，我不敢多吃，恐怕在飛機上嘔吐，陪着他們坐了一會，回到機場，航空公司的人來招呼，叫我們去過磅。然後把行李搬上了一架99號運輸機上，俟行李捆紮好了，我們上了飛機，各人坐定了座位，等待着飛機的發動。

兩個美籍駕駛員，走上機來，不一時，機聲響動，同機除同事七人外，還有三個美國人，他們都現出高興而鎮靜的様子，一會兒機翼展開，機身循着跑道前進，漸漸地升上天空，俯視其下，祇見得一片茫茫，像一面反光鏡翻騰，幾隻小舟像一團黑點，經過的原來就是美麗的滇池。機身繼續升高，向西飛行，再往下看，只見得山巒起伏，蜿蜒千里，原來機身已漸漸地飛離了昆明壩子了。

飛機還是隆隆的響着，機身很平穩的浮在天空，有時突然往下一降，約幾秒鐘，又重行升起，這大概是氣壓的關係。我因為飛機升降不定，心裡也感到不適。每次想吐，都被我忍住，但是旁邊的一個王先生，已經是吐得一塌糊塗了，我抽上了一枝香煙，口裡低聲唱着「我本是臥龍崗……」的調子，看到下面那條公路，如同白布般的順着那段地面起伏平鋪着，金黃色的一片灰塵，一時隨風飛舞，祇覺機身下降，忽又直轉，終於降落在保山機場，我們下了飛機，在草地上休息，吃着點心，喝着開水，談論着沿途的情形，大概一刻鐘光景，裝卸物資已畢，我們又魚貫的上了飛機，各就各位，又開始前進了，那修機場的工人，如閃電般的在我們的目下過去，機身漸漸地升高，進入了雲層，這時仰觀天晴日朗，一碧如洗，俯視下界白雲片片，如積雪浮棉，盡是

一片銀白色，漫無邊際，雲層日影，交錯如畫，美蘊萬分，飄飄欲仙，幾疑置身仙闕，「別有天地非人間」之感了！機身稍微降低，那油碧色的伊洛瓦底江霎然呈現目前，深綠的叢林中，隱藏着如堆土般的篷帳，機身漸漸下移，在密支那對岸的宛貌機場降落，下了飛機，熱氣逼人，四處一看，荒無人烟，在機場等候了約一個鐘頭，美軍供應部開了一部大下車，來把我們送到了密支那，沿途祇見殘垣頹瓦，一片淒涼，車過密支那車站時，見軍廂橫臥道中，幾個機車彈痕累累的遺跡，還可想到當時戰爭的激烈，這樣一個美麗的都市，不知何日才能恢復舊觀呢？我們順着密支那的柏油馬路，參觀了一會後，折回宛貌往西魯辦公處，約晚上七時許到西魯，這千里行程，在不到六小時後，就安全抵達了。

從成都到西魯

何老

七月的嬌陽下，有一群送過結束圖表，懷着特殊目的的工程師，捨棄了秀麗的峨嵋不遊，摩登的小北平不玩，直捷迅速的「一」也不坐，竟肯擁擠在老爺車裡，轉灣抹角的由成都經內江過重慶到貴陽去。心急到連馳名中外的南北溫泉，也不顯多花時間去欣賞一下。世人常嘆「女子魔力大矣哉」！在這裡至少有百分之六十的真實性。

八月三日晨在中國旅社謁見了兩天內由昆明趕來貴陽的黎處座。也並不因長途勞頓，而稍緩發其敏捷中肯的調動命令。一禮拜後，一支由九工程處及廿五工程處混合精選的新軍，開始往昆明向保密路進行，一嚟往西。生活程度漸漸高漲起來，貴陽六十元的客飯，一到昆明，便要一百二十元了！

經過了三番四次的修正商議，決定了首先成行的冒險家名單。因為我們的新卡車，還停在國外。由黃家橋至巫家壩，就只好先坐昆明怪有名的馬車。九月四日早，巫家壩機場上擁集了廿五名各色冒險家，在翹首西望候機前行，臉上咸露驚喜形色。午飯時分，各人在空軍招待所飽餐出來，開始了肩擡行李及火腿的新生活。到下午一時第一及第二號兩架中航機，就把這一羣冒險家帶離地面，跨過滇池及西山上空，向蒙着雨雲的西方，迅

疾飛而去。數分鐘後，昆明市景物，只成了腦子裏的記憶。猛抬頭看見一羣在層雲上尚未辨明國籍的飛機，又把幾位勇敢的人們，嚇得形色驟變，抱頭擁臂起來。終於辨明爲盟機，各人才稍安心。後在雨雲上空飛渡過瀾滄江怒江及高梁貢山；到下午三時半，開始在密支那小機場上空繞圈子，候隙降落了，這裏有破落的小房子及炮彈的痕跡，點綴着觸目的漆黑的人的皮膚，和各式機械，充分表現着戰場上的偉大。

在這一片戰區中，接受了首次接待，馬上使我們開始了依賴式的生活。在一切均屬軍事統制下，人們學會了穿軍裝及領吃罐頭軍糧，後來我們爲紀念孫軍長贈送的皮鞋及水壺的效用計，特將水壺及長統皮鞋，分別命名爲「立人壺」，及「立人鞋」。現時尚在雨季悶熱潮濕，有此二物，方便殊多，實是值得紀念歌頌的呀！

意想不到的事開始了，在雨中我們三次遷移到差不多同樣的破地板漏屋裏住。地板生活，原是處處相同，惟地板裏，間或發出了一陣陣的屍臭。不獨太不衛生，亦覺難安好夢，經過了多方的努力，幸而發見了隨軍服務的施貴醫院，乃解決了我們醫藥的困難。惟帶來的電台，不能和昆明通報，實爲無上缺憾。又值桂局緊張，同人中多有兩粵籍者，不禁頻添焦慮。更目觀敗瓦頹垣，烽火漫天，難以腥臭氣味，實令人不勝慨嘆之至！

一日食糧告缺。乃以馬鈴薯充干膳，並以僅存國內帶來之食米半小袋燒稀飯一桶做晚餐。每人食四五碗，同人們到密後，均領取罐頭乾糧，偶得重嘗米食，別有一番風味，大家齊呼痛快！

九月廿日獲緊急通知，着即出發工地。此一支援精蓄銳已久的冒險家，於是群集碼頭，肩挑背負大小行李，移運十四小汽艇上，分別渡江，雨後新晴，水濁而急，滿眼翠綠，縱然景色宜人，已是無心鑒賞了！至對岸宛綿，一片荒涼，滿途蕨草。除軍房外，四無人烟。時已夜晚，因無宿所，亦只有冒夜雨前行了。希趕至瓦桑，可以安息。夜路根本已難行，更何堪不停夜雨，到處泥濘。同人在泥草中摸索前行，拖泥帶水，終于在午夜摸抵瓦桑。深夜無法覓取水火，幸尚有餅干稍可充飢；胡亂倒臥于路旁草屋棚上。酣睡到天明，又恢復了勞頓的身子。惟前途情形尚未明瞭，間或有美軍反詢同人，前途有無該軍部隊，至是頗覺得全無武備則危險。然想到前方將士，出入彈雨槍林中，尙不退縮，乃頓覺任勞之重，生命之輕，遂繼續推進，雖瓦桑之蚊蟲在同人手上留下不少的斑花點，然南陰河畔與美軍之戲水捉魚生活，却教人欣羨不置。中經露幕揚，四圍山色中，一

座紅頂白屋，高高築在山崗上，份外靜緻。可惜空無一物，只可作爲旅人一宿之地。九月廿五日，我們首批人員經曼明，由螞蝗遍地的草叢中，鑽抵泗魯。因有幾條小河，水深及腰，須脫袴涉水，致同人中不少給螞蝗纏血。從此我們就在泗魯輪流看更守夜，站定了脚跟，闢開了新的天地，忍耐地籌劃着東行計劃了。

晨獵一幕

A C

鴉雀無聲的大地，靜悄悄的空氣籠罩着睡神，潤中的溪水，潺潺的由北向南緩流着，有時激動了暗藏在心底的岩石，卻又會發出細微的聲響。初日的時分，雖不免有點潮熱，有時却也非常爽適。野草上漂浮着透明的露珠，多麼鮮麗，緬北的月光，是分外的潔白，明亮。尤其是在向山谷中含羞似地躲去的當兒，更是那麼嬌豔；東方的天角上，却有着微弱而霞紅的陽光，來接替了她的顯示。小鳥在樹枝上吱吱的跳躍，唱着幽美的小曲，很安逸地在享受着清晨的陶醉。

有二個年青的伙伴，披上了征衣，穿着爲了狩獵的皮靴，手中分別握着一枝“Carbine”和從前線得來的戰利品——一枝日本三八式步槍——怡然自得地漫步向深邃叢林中走去。微風吹動了走在左邊的那個伙伴的頭髮，更顯露着她輕鬆而逸情的姿態。

「那不是一對斑鳩嗎？啊！太美了！我實在不忍心去射擊他們，驚醒了他和她正在高歌的安逸！」這是從那位梳着兩根小辮子的姑娘的口中，吐出了這麼一段詩意的語調。

「是呀！這是一幅多麼沉醉的圖畫！」當另一位強壯而魁偉的青年，似夢地在答她的時候。他是充分地顯示着溫柔，瀟灑的風度，這一對青年也就本能地停住了腳，呆呆地望着天際在作一個幽美的幻想。

「走吧！不要發獃了，我們還是越過那座用竹片編成的小橋去尋找我們的理想！」小姑娘嬌嬌地在提醒了立在一旁發獃的獸子。接着他們就先後地踏上那座祇容單人行走的小橋。

「啊啲！」小姑娘突然地把身子栽倒了，霎是間發現她的右腳已插入了竹片的破裂處，而把身體傾斜在橋

上，然而手上的那枝“Carbine”，却還是緊緊的握着。

「你真太興奮了！怎麼連腳下的破洞都忘記留意呢？」小伙子一面在笑語着，一面在扶起他的伴友，繼續地走向小橋的那一邊去。

「呵！這是猴子，是最頑皮的傢伙，我瞄準牠，今天我的姿勢，是要聽從你的糾正了！」小姑娘是在舉起槍來準備放射了。

「瞄準！五十米達！」指揮官在旁邊這樣地下着命令。

「碰」一的槍，驚動了浦林的小鳥，一驚而散地向着天空飛去。

「哼！這傢伙真太惡作劇了，豈有此理，牠有意地來逗我玩，恨得我空空地開心一場，」澳傷的神態，充滿在她的臉上。

「不要緊！再接再勵，千萬不要灰心。這是我們初次的遭遇與嘗試，繼續努力吧！」他用着安慰的口吻去勉勵她。

他倆並着肩向前踏進，走上一條幽徑；四週芬芳的野花，很柔軟地向他倆點點頭，好似在道着「早安」！

「喂！慢慢的！前面不是一隻野鷄嗎？」你看，牠的羽毛長得多麼美。好！讓我來得到牠，作一頓豐滿的「牙祭」吧！小姑娘又在活躍了！

「這一次你得特別小心地瞄準，如果再不成功，我就要重重地打你三下手心了！」Aeda 是在用一半鼓勵一半警告的語調輕輕說着。

「Oh! Try My Best!」

在很短的過程中。「碰」的一聲，接着看到那隻野鷄的翅膀，是在地面上強度的彈動着。

「中了！打中了！這一下一定是成功了！」Clara 發狂似地跳躍着鑽入深草中去，當然！Aeda 更不肯放鬆緊隨着她。

「這是一隻多肥的野雞呀！足足有二斤多，這一下，夠我們的享受了！」他倆共同提着那隻野雞，用着五感互慶的語調，微笑地站着，相看了一回。

「你的射擊技術，真是令人佩服！」他是在獎勵她了。

「這算什麼？我們要把全國婦女同胞武裝起來，站到我們應站的崗位上去，消滅我們的敵人，直到得到最後的勝利為止！」Clara又在用軍人的口吻在發表着她的宏論。

「對！這就是我們青年人應盡的責任啊！」當Aeda說出這一句話之後，就感到不應該把這輕松活潑的場面，變成敲肅。

「啊！怎麼？你的衣服上，那兒來這麼鮮紅的血漬呀？」Clara是在關心地問着Aeda。

「啊！沒有關係，這是從鷄上染過來的。」Aeda回答Clara。

沿着尚未改善完竣的新公路上走去，前面發現了一段落，都是很鬆的灰土，爲了前進，決不折回，他倆仍一直往前踏在灰土上，灰土的深度，差不多將及膝蓋，一步比一步沉重，假使有駱駝隨行的話，這不是一幕沙漠旅行的寫真嗎？快要到橋頭的時候，他倆的褲子下半截，都被灰土裹住了！

跨過了這一座已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偉大建築物——它是一半用木料一半用鋼料所築成的大橋，共長一百九十五公尺。足足化去了一個月以上的時間，終於在這樣困難的環境中，完成了這一件神聖的任務，但又不知費了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呢！

在他們踏上歸途的時候，血紅的陽光，已照遍了整個的大地！

從酒魯到樓蘭

老 二

酒魯的日月，在焦急和煩悶中度過。

我們想出發測量，但運輸工具和工人一點把握也沒有，聽說普董有駱馬可僱，派人去了四五天，還沒有回

音。處長電限十月十七日必須移動，美方也催着要出發，只好就現有人力中打主意。我們有四十多名木工，剛從國內坐飛機來的，但這些傢伙，比其他甚麼更難對付。他們自以爲既是技術工人，當然要有小工替他們挑行李背工具才夠神氣。我們一再告訴他，在這地方連大人物也得自背鋪蓋，不然就沒辦法走動。好容易他們才答應自背行李和工具出發。現在又想更進一步，要發動他們幫忙運給養，給無錢電機到樓閣去，當時得更費唇舌，他們住在酒魯東岸，這時酒魯河水深及腹部。河寬約一五〇公尺，湍湍且急，又沒有便橋。我們住在西岸的，要過河，只得脫得精光，一步一步在湍流中走過去。當初有點兒難爲情，過了幾回，看着大家都是這個樣子，也就滿不在乎了。到了木工棚，召集了他們，從「盤古氏」開天地說起，慢慢入到正題，果然他們賣面子，答應抽出一部份的人，挑背給養和電機出發，十月廿二號晚上，我們決定輕裝前進，每三人帶一床鋪蓋連三天的給養，必需的測量儀器，和無線電機出發。

二十三號早晨，我們起得特別早，心裏覺得特別輕鬆，說一聲道：「再見吧，悶人的酒魯！」

前面是什麼世界，我們不知道。但大家同有一股熱烈的期望，要到可以開展工作的場所去，九點鐘，我們出發了，浩浩蕩蕩又要脫褲子過河，同事們大多自背行李，有數位力氣較好的，還幫忙抬電機。過了河，走過三公里平路，開始爬山，同事們和肩挑重負的木工，漸漸覺到路長起來，最先走個把鐘頭休息一次。喝水乘涼，捉螞蝗，後來竟走上十分鐘就休息一次。路上這時螞蝗還很多，我們每隔個把鐘頭，就得將全身檢查一次。木工們因爲沒鞋子穿，給螞蝗咬得血淋淋的。我們同事們，幸好穿的全身都是孫軍長送的軍裝，英國鞋，厚毛線襪和腳絨，弄得螞蝗只好望腳興嘆！

路是好像走不完似的，看看天快黑了，還在遍地螞蝗的叢林裏打轉。路邊有一堆柴灰，看樣子有什麼人曾在途中過夜，如果今夜得蹬在路旁睡個通宵，天呀，怎麼去去對付螞蝗呢？四面猿聲，叫得格外淒清可怕。如果有一隻猛獸跑出來，我們不將束手待斃麼？正在着急的時候，突然看見路旁有一張字條，寫着：「離路旁約四十步有茅屋可住」幾個字。這是我們先頭部隊的筆跡，多麼的親切，多麼的動人，我們馬上往路旁草堆裏鑽，果然找到一間破陋不堪的小茅屋。竹地板已霉爛及半，有兩根柱頭傾倒下來，站在竹地板上，腦袋剛剛碰上屋

春，但這時我們有了一間這樣的住處，已覺得十分滿足。原來這地方就叫瑪瑙，一夜的狼時，一夜的猿啼。第二天早晨九點起，又是爬山，中午十二時，才到樓關。

酒魯河的竹排

錢文倅

天空一瞥晴朗，僅二數雪白柔雲，遠浮在天際，酒魯壩子的四周，重重疊疊的高山，愈顯得蒼翠濃淡如畫，在這塊盆地上，竹樹藤草叢生密佈，微風難透。一到日午，即感燥熱逼人，此時國內天氣，正是嚴寒的隆冬，但是在這兒，早晚的氣候，已像陽春三月了！

溪水一條，名南利河，（俗稱酒魯河）覆在這塊平壩子上，蜿蜒北流，寬約數十公尺，深淺不一，清如琉璃。灣處水深，多獮獮怪石，或聳水面，或隱水內。河底的卵石累累，終年的被湍流冲刷得十分淨潔，五顏六色鮮明悅目。兩岸陰森的古樹，指粗的垂籐，以及猿啼鴉叫的聲，幾不自知置身何境！

水上時有竹排來往，由大竹七八根架成，可載三人，爲土人水路交過的工具，一日籌獲得一排，脫靴赤足登排，水淹脚面，輕划慢撐，徜徉水上，頗饒清趣，逆流上行，一段遇淺灘，水流急激，排不能前，於是下水么喝，一致使力拖上。急灘甫過，流復轉緩，擦划不遠，又是淺灘，如此幾次，拖拽得汗流浹背，氣力用盡，覺得竹排分外更重，加之脚下卵石生苔奇滑，踏上去忽左忽右，傾斜站立不定，脚板不勝其痛，再前行大樹迎面遮蔽，去路爲失。旁有小港，水面平靜，幽然宜人。臨危岸下撐入，別有一個天地，瞪望片刻，留戀忘歸，但以暮色凝聚，不得已即放排順流而下，竹排過灘碰石的咯登聲；怒流擊石聲，伙伴們站立不穩，勢將撲跌的驚呼聲，打成一片，適間疲勞的精神，頓然又緊張起來了。回到了辦公處，我們覺得工作上憑添了些愉快和緊張的空氣。

以上這是我們在酒魯一段水雲鄉底生活，想來也爲讀者所樂知吧！

獵虎記

亞大

這是中美友人合作的一幕，弗蘭諾肯和密勒兒是一對好似勞萊哈台的活寶員，一個是肥胖得像一條狗熊，一個却又瘦得像一隻猴子，而且都是那般的有趣，談諧，幽默，因了在一個共同打老虎的目標下，他們是與老牛，阿娜，老四和亞力山大等在一個深夜中的小茅屋中相識了。這一羣小夥子一見面就像老朋友似地談得那麼投機，看不出是剛剛結識的朋友，真有相見恨晚的情境。

『又來啦！又來啦！』已成爲這幾天來一般同仁們的口頭語，尤其是阿娜與那許瞎子更爲叫得利害。有時在深夜的夢境中，會突然地被這聲浪驚醒。

是一個這極美的夜色中，月光普照着寂靜的大地，使人們很安逸地投在睡眠的懷抱裏正在進行他們或他們的甜蜜的夢的途徑，在月球快要西降的時候，弗蘭諾肯與密勒兒準時守約地來到亞力山大所住的一間破草屋中。由教授華語「小姐」二字談起，一直談到變爲「Gone」還是不肯停止。最後這一對活寶員還要求亞力山大爲他們寫兩封中文信，是預備寄回美國給他們的妻子或愛人作一個可貴的紀念，當然這是一件談小容辭而難得的機會，亞力山大就抓住這時機，盡量地在國際方面做了一番宣傳的工作。利用今晚攜手同打老虎的一幕，而描述到我們要把世界上一切強暴而破壞和平的老虎，分頭合作地把他們一個個都消滅之寫好了，又得翻譯一遍給他們聽，他們就連聲的說：『頂好！頂括括！』同樣的他們也寫了一封英文信送給亞力山大作紀念，內容相仿。

在時針快要指到零點五十分鐘的當兒，由兩位活寶，亞力山大和其他一位身歷沙場的傢伙，每人手中分別握着 (Carbine) (No. M-1) 的美國步槍，以及最利害的衝鋒槍，和一隻特製的手電燈，很快的組成了一隊火力相當的獵虎隊，向茅屋的東北角的原野好似搜捕敵人般的前進。夜是那般的寂靜，微風吹動了四週的野草，瑟瑟聲與睡在樹上的猿猴的騾聲，起了交響曲，彈動了人們的心弦，就在這樣情形中，這一隊人馬向前摸索着，跨過了小山，越過了溪澗。子彈是早已上了膛的，雙手緊握着機扭，好像隨時有發現敵人的危險。在某一次轉灣的時候，走在最前面的弗蘭諾肯，忽而停住了脚步，不繼續前進，大家都立刻地緊張起來，全身的毛孔都一

齊豎起了起來，滿以為發現了目標，準備來一個迎頭痛擊，可是一問，那知道是他自己怕走在前面而要別人調換他的崗位。第二個人就是那位曾經吃過軍糧的人物，很快地升了第一位；本來亞力山大是在第三位，那個胖傢伙是殿後軍，這樣一來胖傢伙又趕快地要求調為第三位，手中的電燈又不肯輕易的放棄，經亞力山大提出了條件——手電燈祇有殿後軍才有資格拿——之後，他才很捨不得地把手電燈沉重的移交給亞力山大。這榜的前進繼續在一小時以上，森林是愈加深靜，前面早已沒有了路，忽兒那個瘦猴又停止了腳步，突然提出要回去的要求，很快地胖子就耐了讓。看他們那副害怕的可憐姿態，實在好笑。沒辦法只得踏上回程，依亞力山大的意思，想另走一條路折回原處。但他兩都堅決的反對，結果仍是由原路向出發點走着，是可昏迷了方向，竟走入深山中去。費去了很久時間，才利用了樹皮的識別，認清了方向，慢慢地摸著回來，結果是一無所得，回到原處。依亞力山大的意見，還想在休息一個短時間之後，仍繼續地向另一方面進兵，然而這一對活寶，無論如何不肯贊同，最後就祇得坐在“Jeep”上開亮了頭燈，靜悄悄地時候着。抽煙與聊天突破了幽靜。直等到東方吐出魚白色的時候，這一對活寶才駛着“Jeep”回去了，臨行時還互道着“Good-Bye! See You Again”的詰詞，最後不來問，還是亞力山大一整夜的睡眠，是笑明其妙的犧牲。

異地風光

昔董山頭

老 二

我們先頭部隊已住在樓閣，見到我們就敘說，昔董地方怎麼濶綫，而且有日本人從廣州據來二十位姑娘留在那裏。天呀！這不是奇跡，我們已經八十天沒見過女性了呀！

在門外空地上，就可以望見昔董，紅瓦磚牆，矗立在前董山頭，果然是不凡景緻。從樓閣到昔董，先要下到山脚，過昔董河，再爬到山頂，要走四公里的艱路。那裏說是有千把山頭人居住，也有馱馬可僱。我們先頭部隊已和當地土司接洽過。第二天一早，我們吃過早點就去，先下山脚過竹編吊橋，再慢慢爬上昔董山。山道陡急，攀登時，至十一時抵山頂，見有三四丁同鉛皮頂磚牆的屋，使我們又想起忘懷多時的都市景象。入鄉問地主，我們先找寄居此地二十多年的騰衝同胞李老先生，李老先生名連發係滇黔李監察使姪輩，熱心國事。到緬北一帶旅行的人，聽到昔董的名字，同時就會知道這位李先生，他和當地土司感情很厚，當地土人叫他李師爺，恭敬他像恭敬土司的參謀長一樣。

他見到我們，十分的親切。答應替我們盡力解決運輸和砍草工人的困難，他馬上派人去請土司來，果然不一會一位矮小結實，留着八字鬍子的人來了。這就是土司左儀，李先生把我們來意翻譯一遍，土司馬上表示十分歡迎，他答應明天就派他弟弟帶馱馬到酒魯，運給糞接濟我們，並且可以替我們命令各山寨募工協助砍草，我們多少時候沒有辦法的解決的問題，在這裏得到了肯切的答案。

在李先生家裏吃午飯，是到密茨那以來最痛快的一頓。下午李先生帶着參觀昔董廳和勘查空投場地點，昔董廳在山之最最高峰，有瞭望亭一間。站在那裏可望到樓閣，吳家，昔董壩，西家壩，就是酒魯和伊洛瓦底江也隱隱在望。廳裏有十來間營房，敵人把牠當作馬廄，地板和牆壁都弄得污臭不堪，門窗都拆得七零八落，景像十分的凄涼。昔董壩前面，有一塊一百公尺見方的平台，從前美軍曾用作空投場的。我們離牠離公路線太遠，運輸不便，僅能作臨時空投場用。李先生告訴我：「山上總共有九百多居民；華僑，印度人，山頭土著，人種也很雜。敵人佔據昔董時，許多人躲入偏僻山裏住。盟軍反攻昔董時，山頭軍就在山脚幽囚剛繳敵人供應，

終把住在昔董的敵人殺得僅剩二三個逃回密支那。」

八十天來，今天第一次看見女人——山頭的，印度的，華僑的，還有那可憐的二十位中的幾位廣東姑娘，李先生說：「這些廣東姑娘——你們的鄉親，境遇是十分可憐的，她們在密支那戰鬥正烈，盟軍大炸敵軍的時候，趁機藏在草堆裏，離開了魔手。在草堆裏沒有水喝，沒有飯吃，沒有被窩，沒有衣服，鞋襪，凍餓了三天三夜，等敵人退遠了，方慢慢步行到酒窖。沿路吃樹根，野菜，再來在這裏。我看見她們是自己同胞，心裏萬分難受。馬上請土司命令各寨分別收容，她們經過了這場奔波！許多都病了，這裝醫藥設備很缺乏，所以前日竟死了一位，現在只剩下十九位了！」在路上我細心審察碰見的這些女子，那裡青黃浮腫的臉孔，永遠記下了敵人蹂躪我們同胞的史實！就這樣，我們開始在樓閣測量。

昔董山頭



昔董山頭英人設置昔董廳，辦理緬北民政，並有營房數十幢，紅瓦，磚牆，結構堅實，密城陷後，為日寇所佔，飽經兵燹，今已殘損矣。



這就是山頭富家

緬北風光

黎樵才

當密支那收復不久，滇西還在激戰時，中國第一批出國的工程部隊，正在緬甸的東北部作艱苦的鬥爭，此一偉大工作，不僅曾引起世界人士的注目，而其動員人力物力之廣泛，以及因此而建立了民族間之友情，在中外的史實中，亦不可多得。作者在山昆飛密的旅途中，目睹緬北形勢奇偉，以及原野巨川之秀麗可愛，已忘却臨近戰場的危險性，和對艱苦生活的畏懼心。却後的密支那、彈痕遍地，十室九空，每一處都呈現着悽涼的景色，每一處也流傳着國軍英勇殺敵的故事。十月的天氣，雨季剛好過去，白天炎熱，夜晚露重，虫聲聒耳，不能入睡，前線的砲聲，夾雜在伊洛瓦底江水的長流中，隱約可聞。

清晨，薄霧浮繞着江心，圍着頂巾的緬甸少女少婦們，腰束長裙，挑一些蔬菜成羣的在馬路上走過，她們赤足露胸，健美的體格中顯出活潑的性格。她們對於圍裙彩色的講究，在陽光的返映中，可以構成一幅美麗動人的畫景。密支那對江為宛貌，附近有擺夷，女人多着青色服裝，呆笨不堪，男人煙毒深重，懶於工作，貧病交加，至可痛惜，流行在滇西水擺夷的故事，差不多在此絕跡。卡州是僅逃於砲火圍外的一個小鎮，但在戰事進行期間，全部人民逃往深山，當我們去訪問時，他們正絡繹返業。鎮上的印度人畜牛極多，耕田，拉車，製乳，各有種別。高貴婦女均着鼻環，和緬甸女子用寶石作耳環大為異趣。佛廟裏僧人雖多，然香火不盛，廟宇的建築在緬甸別樹一幟，雖然和尙有着相當的地位，但沒有甚麼了不起的權威，廟內佛像甚多，圖畫的繪意是一些離奇的故事，費人思解，內部結構精美，彫刻細緻，實為緬甸民族藝術的一大特徵。鎮近大江，每至薄暮，成羣男女都在水中作半禮體式的沐浴，她們返於自然的愉快作風，以及富有熱帶色彩的情調，令人欣賞不已！

離密支那東行，一路無人煙，而牛拉的拖車，載運行李前進，日出而行，日落而息，我們通過了極長的藤草地帶和叢林區域，逢山過山，逢水過水，夜間燒一堆野火取暖，砍一些竹葉露宿，雖然是艱苦生涯，但另有一種滋味。我們達到工地，號台着幾百里外的山頭人，擺夷人，緬甸人參加工作，我們恢復原始時代以貨易貨

的交易，我們誠懇的對待他們，我們與他們同甘共苦，因此民族間的友情，博得了他們忠實而敢勇的工作，可愛的喀欵民族，用他們萬能的刀，他們的汗，從深林中開路伐木，從急流中泗水架橋，偉大的工程，因此順利展開，得了他們不少的助力！

老緬人有着濃厚的好客性，尤其在我們散佈友誼的種子之後，他們已一轉幾年前的渺視，而待我們如家人，忠實的態度與親切的情節，真感動着這異國的人士。一月間的某日，我作客在一位緬甸朋友家中，吃他們帶着油光的米飯與酒肉，美麗的少女們，邀我去參觀她們足以自豪的跳舞盛會，是一個清靜的夜晚，銀月遍佈着山川，狹長的木艇，蕩漾在大江的浪花中，向一個樹影深密的沙洲進發。她們對於我這異鄉客，並不以為生疏，活潑生動的態度，引人入勝。步行二三里，有廣場一片，燈火輝煌，是一個盛大的場面，音樂大作，台下的各種樂器，顯然與國內不同，初舞登台，二少女踏出，歌聲齊起，手足飛旋，身軀起伏，皆符拍節，台下喝彩聲不絕。後來男女合舞，輕快而柔和的動作，與富有詩意的表情，如出谷的水在溪澗的亂石中動蕩。服裝緊束，充分發揮了曲線美的精彩。扮演的劇名是「王族與宮闈」，表現了這古典的歌舞劇，是含有宗教意味的愛情史詩。靠近中國邊界的黎索民族，亦多集男女共舞，但其表演過份偏重足步，用單調的音樂，伴奏在合唱的山歌中，如以藝術的觀點言，却遠不如緬甸舞術的生動，總之，人類的愛情，在世界上每一角落裏都在發揮着，像大江之水，川流不息！

新寨在密城以東約一百公里，地形奇險，沿線皆原始森林，虎豹出沒，馬鹿狂吼，猿啼不絕，每每擾人清夢，站在高黎貢山之頂，一足踏上中緬兩國的疆界，遠觀內外奇景，真有說不盡的感想。公路自國內蜿蜒盤旋，登山越脊而出，爬伸在綠林深谷中，穿過了懸崖峻嶺，進入了平原區域，接上雷多公路的足尖，中印緬三大東方民族的民文化與友誼，藉着這一條血管的交流，定能造成世界的奇蹟。

戰餘劫後的密支那

金 勻

爲了工作上的調動，也爲了滿足個人愛好遊歷的願望，我隨着調編築路的一批人員，來到了緬北的密支

那。

密支那這個地名，全國人們隨着戰局的發展，漸漸對她發生了濃厚新奇的注意與興趣，同時更寄予反攻新生的冀望。

我們知道，密支那是緬北的首要城鎮，交通孔道，商業上重地，南北緬貨物交換的集散區，文人們又會眷伊洛瓦底江寫下若干詩意的描述，在我們心目中，以爲她必是個熱鬧繁華，同時有着美麗景物的城市，但是讓我們來看看戰餘後的密支那吧！

那是一個中秋時際的傍晚，我在密支那機場降落，下了飛機，面部感到一陣猛熱，雖然已經脫去厚的大衣和綵衫，身上還是感到有如夏天由冷氣間走出時的燥熱。當我們看到機場上工作的盟國戰友，高高地捲起兩邊袖口，還在淌着滿身大汗，我們這時才會慶幸到有機會能夠在成都附近度過一個秋涼似的夏季，但想不到在這裏却要過着一個酷熱如夏的秋天了。

幾輛汽車，把我們載到一個用帆布搭起的篷帳裏。在沒有墊鋪的泥地上面，攤開各人的行李，稍爲安頓後，我們幾個走出帳外，懷着滿腔的新奇，忘記了日間搬運行李的疲乏，來瞻仰這負着重望的名城。走過兩條街道，在月光下祇看到接連着的帳篷，和由帳篷裏滲透出來的冷淡的燈光。街道上散走着幾個美籍黑人兵士，極眼望去，也沒有什麼熱鬧的遠景，我們在想着，這大概是軍營區域吧，沒敢走遠，轉到附近河邊洗個澡，就回去休眼息了，在朦朧中隱約聽不到時傳來遠地的炮聲！

第二天聽說我們住的地方就是市區，乘卡車去街道上兜了幾圈，其他地方也沒有熱鬧區域的痕跡，除了比較整齊的柏油路面，和街上馳走的軍車之外，似乎走進了靜僻的荒郊，我們開始感到過份憧憬後的失望了。

稀疏的殘屋斷垣，點綴在荒蕪的草叢中，不是飛去了屋頂，就是剩留下殘餘的一角，也是彈痕藥壘，簡直沒有看見一幢較爲完整可以稍避風雨的房屋，無怪乎在這裏的中外盟軍，都得重新搭起自己的篷帳來居住了。下車步行，在荒草中逐漸發現若干炸彈坑和水門汀的屋基，我們恍悟到市區形成荒郊的原因，更想像到反攻密支那能够再返盟國懷抱，重見光明。我們能夠安然來到緬甸築路，對於密支那戰役陣亡和正在前線繼續進攻的忠

勇遠征將士，不禁發出崇高的敬意！

在難民區域的跑馬地附近，我們看見到久所景仰的遠征同志，紅滿的面頰，健旺的精神，雄偉的英姿，裝配着新式精良的武器，使我們見到了中國新生復興的希望。

數年遠征異域，忽然遇着新從國內來到的我們，同志們的臉上也顯示出見到鄉親的興奮，我們交換着祖國和異域的情形，當我們聽到進攻密支那時的敘述，原來在抗戰初期，我軍因空軍不足，採取夜間行軍夜間攻擊的辦法，竟被倭寇學習而在緬甸戰場應用起來。不想隔時不久，優劣形勢互轉，素質偷襲的倭軍，現時也開始嚐到打擊的滋味了。

我們也知道了在跑馬地，現時住着緬甸印度中國和其他種籍的僑民，從戰場險境中逃避出來的難民，除了隨身衣件，大都囊空如洗，暫時的給養問題，印緬難民由英方維持，而華僑則由遠征軍供給自己節省下的口糧，久離家園的中國僑民，這次受到祖國的照顧，恐怕心中也會感到一種稀有的溫暖吧！

在街道上行走，偶然給我們找到中國基督教青年會設在密支那的軍人服務部，裏面也是幾所用布篷搭起的房子，不過陳設着從國內寄來的報章和雜誌，還有一張乒乓球桌和一些棋子，我們詢問市區內有沒有可以購買物品的店鋪，據說，這兒離開前線還在不遠，市區裏，除了軍隊就是難民，連一個出售物品的攤子也沒有。臨走的時候，負責人就送給我們十幾包英國出產的香煙。

以前聽說緬甸多產美麗的姑娘，在光潔月色下，披散着銀絲般的頭髮，搖動着婀娜修長的腰肢，在樹林裏邊歌舞着的情景，曾經引誘過多少多情種子的醉心嚮往，或是在靜僻溪邊偶而看到美人出浴的一幕，尤令人會懷戀着無限溫馨的憧憬，在現時的密支那固然無從看見，何況在密支那飽經浩劫後的人們，更沒有這般閑情逸致去追尋那些誘人的玩意了。

在密支那僅僅幾天的見聞，已經使我們對於美國的機械力量和充足的物資，發生驚奇的美慕。原來現時在密支那公路上馳騁的汽車，在山丘田野間橫衝直撞的開路機坦克車，倉庫裏堆積如山的軍火和供應品，甚至過江的渡船，沒有一件不是由空中運來的，密支那機場可算是世界上最忙機場之一，這句話想不會見得過份吧！

我們愈益相信，以中國偉大的人力，配合着盟國的機械力量，加上共同信仰的追求真理的堅定信念，用來打擊倭寇狂妄暴行的野心，其能保證必勝，該是無可疑議的事。

在密支那逗留了四天，我們又收拾起簡單的行李，渡江東行，經過伊洛瓦底江時，因為忙着搬運行李，也無暇去領畧附近的景色，祇見秀潔澄清的江水，滾滾不斷地向南流去，大概它也正在忙着將反攻的勝利帶回不遠的前方。

雖然前面等待我們的是荒蠻的叢林荊棘，我們帶來的，又祇是祇能維持短期的食糧，和不大充足的醫藥用品，但我們終於鼓起勇氣，懷着興奮奮望的心情，踏上遠征軍勝利的足跡，走向陌生的我們工作目的地。

昆明到洒魯之麟爪

朱元浩

卅三年三月一日，即舊歷元宵佳節，余奉調啓程赴密，東方初曙，即束行裝。自抵昆以來，驟已五載，西山夕照，太華晨曦，一旦相違，不勝依依之感！

八時許昆明轉運所備車兩輛，滿載遠征勇士，開路先鋒，風馳電掣，駛赴巫家壩機場，過磅已畢，魚貫登機。十二時起飛，回顧昆垣，市廛櫛比，俯瞰滇池，水平如鏡，白帆幾點，蕩漾共間，太華諸峯，層嶂挺秀，翠碧千頃，遊目騁懷，彷彿置身畫裏。沿途乘風入雲，烟波迷漫，飛行極高，蘇子瞻赤壁賦所云「浩浩乎如馮虛御風，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不啻為今日飛行寫照。越兩時餘，微覺機身漸降，霎時間蜿蜒之伊洛瓦底江，靜伏之雷都公路，伏于密城，已歷歷在目，下機後，空航行程，告一段落。

越後密城——余會于廿九年間，因公一度來密城，伊江夜月，掩映生輝，南國風光，綺麗如畫，南貿易市，踵趾熙攘，昔日繁華，婉在目前，此次舊地重遊，慘遭兵禍，市區精華，已成灰燼，到處斷垣殘壁，瓦礫廢墟，一片淒涼景象，竟非筆墨所能形容！戰後有新興商店十數家，悉係華僑經營，出售日用物品，並集資創立中山小學一所，專供子弟求學，其不忘祖國教育精神，至為敬佩！

宛貌麟爪——五時許抵宛貌，本處轉運站在焉，承站長熱誠招待，飯後閒步，一輪冰盤，初上梢頭，銀碧交輝，萬籟俱寂，對此素光，不禁神馳。

緬人「拜佛」——翌晨聞有緬重兩人設齋受戒，蓋緬人篤信佛教，極爲迷信，婚喪疾病，悉禱神佑，設齋儀節，極爲隆重，一擲千金，毫無吝色。受戒兒童，身披袈裟，跌坐壇間，中供鮮花異果，繡幔錦幃，陳設富麗，近寨人民，次第叩拜，即親生父母，亦無例外，名曰「拜佛」。是夜，全寨少女，舉行跳月，金鼓交鳴，載歌且舞，備極歡諧，直至夜深更盡始散。

三月三日，工程處備車兩輛接運酒魯，全程途告終止。

冷水溝寫真

周象表

國界三十六號橋至緬境乾券地一段，爲本隊測測範圍。森林叢密，濃陰蔽天，林內一溪，清流湍急，石壁滴珠。測量時，跋涉其中，水冷澈骨，苦不堪言，故名之曰冷水溝。

尤奇者，叢內殖生虫類，形似水蛭，棲止葉端。行經樹下，此虫立即攀着體膚，刺肉吮血。殆驚覺時，則早已膏被吮啣。被吮處，旋即發腫癢痛，結口愈旬始癒。有上友張某，患疾方痊，奮然工作，爲冷水及水蛭所浸害，竟至暈倒溝旁。病被癩危，經多方療治始愈。考國內水蛭，均散居於水中，今此蛭於樹葉中棲息葉端，吸吮人血，誠屬奇聞。

拉雜話緬甸

逸恬

記得在軍年時代，山歷史上知道王陽明的貶謫流攝驛，游武的塞外牧羊，諸葛亮時五月渡瀘，由小說上知道梁山泊好漢的刺配充軍，綜合他們所去的地方，多半是中國四週的邊土，不是冰天雪地的北原，就是燄烟障

氣的南國，所以一直到抗戰的前一年爲止，我始終認西南的一角是荒蠻之地，就連「蜀道難」的四川也在內，我都把牠們列入到「流浪者的故鄉」，「冒險家的樂園」，連做夢也沒想到會來。至於更南的緬甸，則更不敢想像了。誰知抗戰軍興，四川成了民族的復興地，西南一角成了戰時中國的經濟命脈，緬甸呢？則成爲中國唯一的交通生命線，至於我呢？烽火摧燬了迷夢，離別家鄉，隨着洪濤，我捲到了四川，捲到了西南，現在更捲到了緬甸。

「物換星移」，「滄海桑田」，我憑着幾年流亡的生活經驗，我的想像改變了，我再不會懷着以前的心境去看中國四週的地帶了，試看常年「米珠薪桂」的洛陽，「歌舞昇平」的長安，而現在都步上了「日暮窮途」，「安知今日所謂的「窮鄉僻野」，明日不會是「安居樂土」呢！

緬甸的風光確是可人，就說密支那吧，灌木林立，樹影婆娑，蜿蜒的柏油路穿過林蔭，這是多麼的幽靜。偶而遠方駛來一輛汽車，衝破這暫時的寂寞。伊洛瓦底江的名字，是如此的響亮而美麗；一支碧流，靜靜的爬過原野。當夕陽斜照的時候，遠方的綠樹青山，隱埋在荒烟裏，蒼穹上襯着晚霞，點綴着一些倦意的歸鳥，這該是多麼富有詩意的美景！

有人說「緬甸的寶塔是聞名世界」，可是我到達後截至目前爲止，僅僅在卡洲看見一個，據說下緬甸很多，不過我未到過，不敢亂說。由宗教上看來，寶塔是佛教的標誌，緬甸是佛教之邦，下緬甸是人文薈集之所，其寶塔之多，自不難想像，其寶塔的形狀，像一個翻過來的漏斗，四週圍着廟堂，內裏供着些用類似礬石塑的不知名的佛像，由廟宇寶塔內外金碧輝煌的裝飾上，你可以知道緬甸人在上面是化費了多少精力與金錢，如果與國內大的廟宇相比較（僅就我所見的一個而言）偉大雖不足，可是富麗却有餘。佛教在緬甸爲世界上留下了這棟不朽的藝術，雖是可貴，可是佛教賜予了緬甸民族的墮落，又如此的可嘆。英帝國利用佛教作統制殖民地的工具，日本人利用僧侶作間諜的活動，佛教的目的是「普救衆生」，戰爭的目的是「荼毒生靈」，佛教未消弭戰爭，而戰爭却利用了佛教，我佛如有在天之靈，未卜當作何想？

談到緬甸民族的風俗習慣，事先須談談緬甸民族的類別，緬甸的民族計分有緬甸人山頭人與擺夷人，而擺

夷人又有旱擺夷水擺夷之分，言語是各據一種，彼此間是互相歧視。我想：緬甸之所以不能團結，這也許是一個要素，服裝方面呢，緬甸人是有的全部英化了，有的是上半部英化而下半部依然是布裙一襲，至于山頭人與擺夷人則不易分別，都半是頭纏花布而赤脚，腰圍布裙而帶刀，除了頭髮耳環是女人的裝飾外，男女的分別頗為不明。風俗方面，緬甸人在陽歷三月中有一個潑水節，這一天，男女皆濃裝艷服，團聚一處，拜佛唸經，諸事既畢，則大眾互相潑水，男女彼此調情，由此鍾情而定婚者有之，由此撮合而結婚亦有之。雞是我們的美味，而山頭人却把牠認為是治百病的「萬寶金丹」，人病了，殺雞一頭，供于神龕之前，名曰「祭鬼」，行禮如儀，則病人可早占勿藥，如不幸一命嗚呼，則曰「天亡之，此命也，非神之罪」。關於吃的方面，緬甸中民族都是吃米，不過是吃的方式不同而已，他們是用手而食，據他們說：「用筷子吃不衛生，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吃，而人手却是各自一雙。」此話聽來，也自有三分道理。

說到緬甸的氣候，一年中似乎差別頗微，多是白晝熱而夜晚涼，據說春秋無別，冬夏不過冷與熱的時間與程度略有出入而已。至于雨季，據說是終日綿綿，如此者延至數月之久。所以當地人的房子，都是築得離地數尺，藉防大水泄及，雨季未到，大家先把糧食燃料貯備好，雨季來了，一家人團聚室中，燃柴一堆，圍火閒話，餓了就吃，倦了就睡，就這樣度過綿長的雨季，所以在這個時期內的緬甸，我們不妨命名曰「雨蟄」。

此地是地近熱帶，所以樹木是非常的茂盛，平原高山，都是碧綠的一遍森林，樹木種類的繁多，是不勝細數，大的有數十丈之高，小的也有碗徑粗細，深的森林固然是深得可怕，可是亂也亂得你心慌，大樹之間是小樹，小樹之間，是密密的一片野草，籐子是上下亂爬，其間也有竹子芭蕉，不過生滿針刺而已。竹子芭蕉，本是蠻人墨客筆上代表幽雅的名詞，可是此地却祇許遠觀，不可褻玩。茂盛的森林，是野獸的巢穴，所以山豬獐鹿，樣樣都有，色色俱全。偶然之間，你可以看見兩個鹿子在閒遊，或者是一隻猴子由這株樹上吊到那邊去。

此間的疾病雖多，不過並不十分可怕，祇要是預防有方，醫藥的設備週全，飲食起居當心，病菌也不會十分猖狂。但人們漠不關心的潑小昆蟲，這倒是我們森林生活中的勁敵。有 *Bee* 式的大黃蜂，如果你被牠命中三個炸彈，則不可救藥，所幸者產量無多，而 *Beetle* 式的小黑虫却是遍地皆是，隨時隨地可以向你實施疲勞轟炸。

，戰車式的黃蜂鏢是採取運動戰術，樹上吊下，地下爬上，然後再入內衣，專攻心腹之地，山螞蝗不啻是游擊隊的神手，偷襲于不覺之間，發覺時，彼已大腹便便了，馬鹿虱却是持久戰的專家，一吮尊膚，歷久不放，雖然每戰必死，可是勝利者亦受傷慘重，數日而腫痛不消。

東扯西拉，雜亂的說了一大篇，可是只說了緬甸的什一，閒談漫說，興盡束筆。我們到此，是奉着一個使命而來，所以不久的將來，我們也會隨着一個使命而去，來之匆匆，事實如此，夫之匆匆，相當然耳。緬甸雖好，終非久念之鄉，我與大家一樣，起着同一個共鳴！「還是回國好！」

遊擺夷村記

王文談

星期下午，公事稍暇，友有提議遊擺夷村者，得吳君厚昌贊許，方君澄中為嚮導，一行十餘人，荷鎗實彈，披荊斬棘，循羊腸小道以進。至一大樹下，方君止步曰：「此李剛汝君鎗擊巨猴處也。」此地猿猴出沒，常十百成群，攀藤穿樹，人至不避，適李君出獵至此，一發即中，歸憐庖人，味甚鮮美，蓋余亦曾經染指也。前行數百步，徑曲林深，上蔽天日，偶得一村，茅屋數椽，僅避風雨。一婦哺乳孩守門外，與語不答；一童子蹲爐邊，而黃瘦，貌似聰慧，疑非土著。羅君春壽通緬語，詢其家世，自云南坎人，避倭亂至此，母死於難，父為公路工作，儼與吾兒年相若，不得見者已七八年，曾在通城湖北省立一中肄業，去年敵分五路進犯長沙，該校地當要衝，迄今情況不明，觸景動念，不禁為之酸鼻。旁有防空洞一所，可容六七人，日久失修，半呈塌陷，當為盟軍反攻前建築物，返身他向，至三叉路口，徘徊莫所之，方君西指，言此去不遠，有某保長，家藏佳釀，易往沽之，眾欣然從，至則繩樞扃閉，闕然無人，一少年結草為棚，見豕負塗，驅而匿之。若恐我輩亦如倭奴之強奪者然。眾議循機場方向以歸，迷不得路，忽茅簷隱約，穿越竹林，果得一村，數舖婦曝日中，纏青布巾，高可尺許，口嚼槟榔，唇紅齒黑，見客至，返身入室，操刀作自衛勢，蓋不明余等為觀光而來也。羅君贈以香煙數枝，畧示懷柔之意，始欣然改容，知吾輩此來，並無惡意。余嘆夷民之簡陋，由於交通之閉塞，今則公路暢通，或可日臻同化，因歸而記之，以觀其後焉。

不求人

留痕

無窮——一個站名——有一種野獸，形如兩廣地方的獐子狸，尾具陰陽兩性，生殖機構對生，可以自動。我於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到甘麥地時，聞同仁述之甚詳，並謂無窮拋米場負責人譚天樞君曾食其肉，味與獐子狸同，此亦奇矣！因非虛傳，特錄之以供動物學家之研究。

到緬甸的所見

方溢中

我們這一批負有修築國際路線使命的同事，於卅三年十二月廿七日上午十時十五分，由昆明巫家壩機場，搭美國巨型運輸機飛密支那。下午一時十分到達，改乘美空軍卡車趕赴工作地——酒魯。在我乘車來酒魯途中，觸目所見，皆是戰後荒涼景象，尤其密支那城區房屋，都成瓦礫，樹木多被摧毀，到處殘留下許多炮彈炸彈的創痕。戰爭是多麼的殘酷啊！把一個美奐，莊嚴，繁華的密支那，弄到這般田地，不是盟軍反攻得快，恐怕更令人不可想象的破壞！

過去的密城，向有公園城之稱。可是，自從戰事發生以後，竟變成了一個荒涼，寂寞，悲慘，人烟稀少的荒城。現在本路已全部暢通，相信不久將來，當可恢復舊觀，而中外的友誼，或可因此而更臻密切，這才不負我們這一次的使命，和艱苦的奮鬥。

酒魯位居緬甸北部，約離密城有四十七英里，四面環山，中為盆地，風景還算不錯。可惜附近沒有一點古蹟，原有的建築物也都燬壞得乾乾淨淨，自從本處設立此地後，才漸漸地加蓋幾間茅棚及帳篷來點綴這裏枯寂的山川。

關於緬甸的人民，據我所知道的，除老緬外，有「水擺夷」「旱擺夷」之分，內中水擺夷生得較漂亮，旱擺夷醜陋而又醜陋，但個性我却不大明瞭，因我沒有機會和他接觸。當然語言不通，是一層隔閡。旱夷男子的

裝束，是這樣的：帶一頂青布的頭巾，上身穿一件對徑小褂，下身穿一條青布的圍裙，拖到膝蓋以下，腰間掛把刀，長約尺許，鋒利異常，裝在不合度的木梢（或竹製）裏，隨時隨地佩帶着；片刻不離。這把刀，好像是他們的第二生命，也就是他們唯一的工具和武器。不論做什麼工作，小到削一根竹籤，大到蓋一座茅屋，全憑這把刀。以至行路時破除阻礙及防禦野獸侵襲，也是憑這把寶刀。所以他們的刀法來得特別純熟，緬刀之所以聞名，大約就是這個原故吧？當我初次遇見這般佩刀的人們時，不免心中悚然，惟恐走近他的身邊，可能抽刀以享的。可是他們見到我們呢，或者也同有此感，他們的畏懼我們，當尤勝於我們的提防他們。所以他們走近我們時，每又特別去把握那把刀。但其實呢，無非是雙方心裏上的猜忌而已。他們還有一張使人望之不勝驚訝的嘴，也是在我第一次印象中所覺到的。無論男女老少，那兩片嘴唇兒都紅得有如染血，我還以為緬甸有大量一口紅山出產，等到返國時，大可採購一批送給親友們。可是，再打聽一下，這才恍然大悟，這原來他們或她們的嘴上塗的不是口紅，而是他們唯一的嗜好，吃的檳榔，石灰和草藥等等混合物的顏色。據說他們因為體格及氣候的關係，不得不吃這一類的東西來預防一切，並且似乎紅的程度，愈是濃厚就愈是美觀呢！

宛貌上空的奇觀

鄭劍峯

我居宛貌時，每於黃昏時候，仰視天際晚霞，欣賞景色。一夕覺天畔突有類似黑雲一團，疾投山林之內，旋又沖起，如是數次，異之。以余目力欠強，弗審何物，乃呼集同志共觀。維時黑闊自高空分作四隊，雁序整列，倏而前隊作後隊，倏而成人字形，倏而成十字形，倏而一字排列，橫貫天空，始知乃飛鳥作陣。觀其前後進退，左右迴旋，井然不亂，於全隊投林時，霎時即沒。無一先後，嘆觀止矣。惜相距過遙，難辨羽毛形色，更不識為何種飛鳥，特紀之，以質諸老於居緬者。

公餘觀感

對於保密公路通車後的感想

唐文海

在黎處長傑材及華方薛德樂上校 Col. Seetho 堅毅不拔的精神領導和中美工程人員通力合作之下，與巴拿馬運河 Panama Canal 同儕艱鉅工程的保密公路，僅僅在二十九天短促的期間內便全綫通車，造成交通史上輝煌的一頁。我們除了向參加工作的員工表示敬意外，對於這中印間主要交通綫的完成，也可以說是同盟國勝利的基石，不能不寄以殷切的期望的！

(一) 這條路是中美合作的產兒，參加工作的人員，大都是在中美兩國公路中服務悠久的工程司，其中有參加過 Alaska Road 的。憑着他們過去的經驗，在饑饉，峭壁，叢林，荊棘中，患難相共地晝夜工作着，這種合作互助的精神，的確值得我們發揚光大的。我們希望它不僅是中美合作的榜樣，並且是人類互助世界大同的序幕。

(二) 這條路是人力和機械力的結晶，它的所以能够在短期內通車，無疑的，在中國是發揮了偉大的人力。但是美方機械力幫助，也是不可否認的，他們有優良的機械——推土機 (Bulldozer) 開山機 (Air Compactor) 平土機，(Grader)——所以希望政府當局，一方面固然要盡量利用中國最大的資源——人力；一方面應該採用機械，積極訓練機械築路的技術人員，因為交通建設，是戰後復興建國的首要工作，新中國的長成，是需要大量的人力，也需要更多的機械。

(三) 這條路得以迅速通車，無論在物質，運輸工具上，美方是盡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我們覺得主要成功的因素，在於他們行政管理上，採取簡捷迅速的方式，不像我們組織的重疊，行政的遲緩，以致影響工程的推進。我們希望以後能够一步一步地加以改進，因為戰爭的成敗，在乎爭取時間。

(四) 這條路的完成，是中印間交通的孔道，比較經八莫碗町那條路綫，要縮短二百多公里，可以節省很多的人力物力，並且可以增加軍用物資的運輸力量，使我們能夠配合盟軍的進攻。所以我們希望當局對於這條路設立良好的管理和運輸的機構，不要再蹈過去的覆轍！因為科學戰爭，應該配合科學的運輸才是。

以上幾點，是作者對於保密公路通車後的感想，敬希識者，加以指正！

由騰入緬日記

姚士敏

余於卅三年十二月下旬奉命由騰乘馱馬入緬，同行者有C君W君T君日役四人，沿途經歷，宛如唐僧取經，別饒風味，爰將旅程日記錄下：

十二月廿三日，早赴機場，九時卅分起飛，經滇池時，機身忽上忽下，頗感顛簸，幸未獲飛行平穩，得免吐瀉。十二時五分，降落騰衝機場，耳鳴甚劇，想係氣壓驟變之故，下機後，由美方派卡車載余等一行十餘人，住駐騰辦事處。午飯後結伴逛街，覺騰市物價之貴，倍展於昆明。攀立城牆，憑吊全城，殘垣破瓦，觸目皆是，城內房屋，竟無一輛完整者。騰城雖經克復，三月於茲，清理多時，但在殘垣破瓦中，仍有積尸未經移去。臭氣薰人，行人掩鼻，可見當時戰爭激烈之一斑！

廿五日——早起整理行裝，候至十時，馬伕方牽馱馬婀娜而來，公物行李，繫縛就緒後，已十一時矣。匆匆啓行，沿途平坦，無森林高山，惟人烟稀少，安全堪虞，令人不無心悸。中午以在騰所購柿餅果腹，晚抵高田。

廿六日——繼續前行，山勢漸陡，樹林漸密。中午抵板橋，茅屋三幢，名符其實之三家村也。曠野煮飯，席地而食，另有一番風味，晚抵古永。

廿七日——早起寒冷異常，室溫僅30°。霧濃濕重，手足冷僵。九時半重霧漸散，陽光照耀，彌覺可親。中午抵猴橋，由梁主任帶往醫務所打防鼠疫針。蓋聞中緬交界，鼠疫盛行，不可不加意預防也。過此，山高路險，倍極荒涼，偶一不慎，即有千古之恨。余等捨馬步行，以策安全，晚宿牛澗河。

廿八日——昨晚睡在帳幕內，整夜手足冰冷，不能安眠，晨起見帳幕裏層結冰壘，毛巾亦爲之硬化。牛澗河拔海達二千餘英尺，高山疊疊，氣候寒冷，蓋地勢使然。八時半啓行，越國界，號稱，拔海二千七百公尺。過此即爲緬境，風厲而烈，雖鳴中午，陰影處尙有積冰。緬境樹林叢密，與國內重山濯濯恰成對比。聞常有虎狼出沒，爲害行人，同行者均懷戒心，行經一小河，羣馬循序涉水而過，余勒馬稍息，同事C君忽在前回首詢

曰：「是何孽耶，其虎乎？」余愕然！後查係余所乘馱馬放屁，聞聲以為虎吼，不禁大笑！下午一時許抵乾婆地，以前途危險，人疲馬累，只好及早投宿。

廿九日！昨晚在民工棚睡地鋪，人多棚小，工人頻頻出入，幾被踏破頭顱。屋隙風猛，寒冷不勝，半夜同房哩蠶工人，因僅以蔴包二個禦寒，受冷肚痛，呻吟不絕。余等為之吵醒，迄且無法入夢。破曉時，余姿被少許糞金油，擦入肚臍內，呻吟之聲漸稀，詢之已霍然矣！旋炒昨晚剩飯草草吞一碗，即沿馱馬道西行，猴聲噪林，呼應不絕。其情形宛如「人猿泰山」場面之一幕。沿途不見公路，但見密林中幾起炊烟。據云，係修路工人煮飯。晚抵魯居，會見老友多人，談笑甚歡。該處僱有女工多名，鶯聲燕語，確係此蠻荒野漠中之有趣插曲！

卅日！步行至樓蘭，捨馬不乘，意在一看路線，覺打通毛路，尙非萬分困難；欲全部工程達到標準，則非易易。至毛路須迫過近萬之載重卡車，又未免令人惶慮！

卅一日！本日過瑪瑙山，一路下坡，似永無止境者！中午在半山路旁煮飯吃，由昆帶來香腸，鹹蛋，滋味極佳。下午抵酒魯，天氣炎熱，宛如夏季，與乾麥地樓蘭等地之寒冷相比，恍如隔世。奔波生活，暫告結束，而卅三年亦於本日同告結束矣！

不算情書

惺忪

親愛的XX：

給我的長信收到了，初初讀起來，覺得十分難過；但仔細一想，這正是表示你在關心我的生活，我的行動，住在十分荒僻的緬北森林裡，有時更容易感觸到自己的孤零。你的信使我感受到溫暖，在這世界上我實在並不孤零！

你說：「聽說我功夫很忙，竟連洗脚也要年輕的女傭動手……」。等我剛把信讀完，辦公房裡的同事，早把洗脚的故事傳開了。原來他們家裡也先有同樣的質問，這才知道千篇一律，不足為奇的廣播。後來聽說酒魯

同事還收到許多太不來的敵厲警告信，一時緬北好像佈滿了不知多少僅僅昆明可以看得見聽得着的女妖怪，等着要吞噬一切路上工作的人一樣，把我們嚇唬到也有點心虛起來。其實到目前為止，我們全路還僅僅祇有十一位幫忙我們百多名同事洗衣煮飯的女工。

你說的不錯，我的工夫確實相當忙碌，我們的女傭幫忙我們的地方也很多，洗衣裳，煮飯，燒水，整理辦公廳，有時還要挑水。她們天一亮就起來，夜班下了辦公廳才睡。老是由這間屋子跑到那間屋子，忙得像覓食的燕子一樣。她們在伺候我們通同吃過飯才吃，到目前為止，她們還不知道自己該有多少工錢。她們似乎不注意到享受，但却有一個共同的目標：要回到祖國的懷抱去，我想你一定願意知道這班怪女人的來歷吧？

四年以前，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她們在廣州還是一些自由活潑的小姐，那曉得這一天街上突然戒嚴，許多武裝敵人把她們通通捉了去，先禁在一間偏僻的大屋裡，一個禮拜後，一條有相當噸位的大船把她們運出了廣州，往一望無涯的大海裡駛去。

這使她們輾轉地來到了密支那。

跟着的兩年，是淚和血的生活！

她們想盡了許多方法去自殺，但不管是服毒或上吊，統同給解救了過來。

盟軍反攻密城的消息，重甦了她們生的慾望，戰鬥正烈的時候，她們被敵人關在地窖裡捏飯團，這些飯團，僅用鹽水搥成，送到前線給敵人去吃的。她們常常把炸彈炸開的碎玻璃滲入飯裡，暗洩胸中的鬱氣。

敵人究竟支不住盟軍猛力的攻擊，開始從密城撤退了！

她們被敵人從地窖裡拖出來，迫着要隨軍撤退。那時她們一共有二十五個人，有二位在中途染到無法走路的時候，給敵人當衆抽出鋒利的馬刀殺了。剩下的人，目擊着這回殘酷慘痛的行爲，滿腔充斥着反抗的情緒，設法逃跑，她們一致的私語着「要死就死在一塊！」

後來，機會來了。這一天她們剛剛隨敵人渡過一條小河，盟軍的轟炸機來了，敵人都驚得四散逃避，又怕對岸的追兵趕到，一時顧不到防範她們，趁這個機會，她們躲到草堆裡去，算算總共走出二十個人。在草叢裡

摸索了三天三夜，找到了公路，好容易才走到酒魯。

她們帶在身邊的，只是一套單衣裳，此外一無所有。她們開始吃樹根瓜菓，後來碰到一位華僑，才把她們帶上普董。普董有一位騰衝華僑李先生，寄居該地二十多年，和當地土司很要好，他把她們介紹到土人家裏去做工，還捐錢爲她們買了被窩，每十個人共用一張美國氈子。

到我們這裏工作以後，她們像正式呼吸到祖國的自由空氣，祖國還疼愛着她們。她們現在唯一的慾望，就是要投向祖國的懷抱裏去。

說到這裏，你總該更明白我們這裏的生活了吧？

你近來好麼？我多麼想念你的生活呀！

你親愛的××

卅四年×月×日

雜 碎

第一工務段

黃工程司富，長袖善舞，與美軍最相契合。中美邦交敦睦，於此益證。聞美軍餽贈黃君特號煙斗三只，以故瓦桑橋畔，終日烟霧騰騰。架設「備壘」(Batter)鋼橋時，不必再煩美軍施放烟幕彈矣。

第二工務段

黎段長轄段，橋涵頗多。某包商置備老爺卡車一輛，往來載料，頗稱方便。某日，工務課欲借用涉水過河，載運竹料，該商答以不能過河。詢之故，蓋以量用購貨，該商所包工程，悉在第二工務段。該段路線，并不過河。故所備卡車，亦毋須能過河也云。該商豈東方朔之流乎？

第三工務段

甄段長既忙測量，又忙趕工，往來奔走，瑪瑙山幾被踏平。記者嘗語甄段長曰：「君宜放心，即使機械不到，民工不來，瑪瑙山亦必被君踏成「瑪瑙壩」也！」（付刊時，瑪瑙山令人咋舌之一段，已成爲全路最令人嘆賞之一段）。

第四五六七級

四段楊段長。五段何段長。與六段蔡段長。同出中山大學民廿六級之門，誼屬同鄉，交稱莫逆。七段鄧段長中學時代，亦與楊何蔡三君相契。爲便利施工，集中行政計，合組四段聯合辦公所。對外行文，恒稱楊何蔡鄧。同仁且錫以「四大天王」之尊稱。所設魯居，設備完美，生活舒適。凡嘗經過該處者，莫不喻之爲「皇宮」。良以服侍週到，令人興「此間樂不思蜀」之感。宜乎有奴居（魯居又名奴居）「朱（諸）君子」之稱。

第八工務段

八工段實習生葉政青君。與四明繆京媛小姐訂婚有年，葉君去秋卒業浙大後，即來本處實習。繆小姐則去渝服務動力油料廠，戀人遠離，頗苦相思。故葉總問魚雁之多，實足驚人。據總務課統計：卅三年十月份，每五天一封；十一月份四天一封；十二月份，三天一封。最近總務課事冗，久未發表統計。某日記者偶過信箱，隨手翻閱，發現葉君書信十封，皆寄自渝繆。考其日期，三月十二一日中，竟達四封之多。無怪郵政局又要增加郵資，工務課橋梁股陳股長聞之，頗有感乎中！

第九工務段

九工段前駐老虎洞趕工，該處顧名思義，過者必加緊步伐，不敢稍或逗留。郭段長久駐該處，頗有武松之胆。段址建築簡單。尤令人回味景陽崗「三杯不過崗」之小酒家。

第十工務段

曹段長奉命接收第一二搶修隊工程後，積極佈置。以黎工程師懋才負責第一區，林工程師成進駐第二區，唐維綸君駐第三區，努力趕工，成績斐然。某日記者驅車經林工程師司轄段，車夫以大樹倒下被阻。林工程師身先民伏，奮力清道。振臂一呼，山岳爲之震動。同車者笑曰：「此『泰山』之聲也，胡爲乎來哉！」不禁絕倒！昆明林太太聞之，必有恨不爲緬甸「琴痕」之感！

工課生活拾趣

長城

(一) 蔡益洪墮竹心驚

某日蔡胖不耐苦熱，入伊洛瓦底江畔，更衣竹林之中，突有細竹一根，自上墮下，大胖子以爲土人射來標槍倉惶不及納褲而逃。

(二) 張祖良聞屁色變

張君自騰衝乘馬經三十七號中緬國界樁入緬，沿途賞眺異域風景，意頗自得，山路苦熱，解鞍小息，遇土人，通漢語，問其地名，答以老虎洞，不宜久留，張慌覺馬欲走。突聞虎嘯兩聲，腥風一陣，大驚不及躲避，赤手空拳以待。移時未見動靜，疑惑不解，突見竹林之中，有物蠢動，色爲大變。細視之，所乘馱馬也。恍悟虎嘯腥風者，實馬屁耳。

(三) 谷駐紮烹調不倦

緬境員工所食米鹽，均賴空中投擲，副食品如大頭菜，花生米，豬油，鹹肉，亦均由昆明用飛機空運至密支那，轉用牛車運到，十一月底至一月初，飛機奇缺，副食不濟，每日僅以大頭菜花生米佐餐，以乏油故，幾至便秘，老太婆谷駐紮素善烹調之術，至此無從顯其所長，至以爲憾，故每晚及早，納頭入夢。一日，同寅於山頭人村中，購得母雞歸來，時已午夜，谷君聞訊大喜，披衣起床，殺雞製粥，味之鮮美，不讓梧州金鷄，成都吳抄手。自此同寅公舉爲消夜團團長，嗣後每自村中購得南瓜青菜，必由谷團長親自服務。精神不忘，誠工課同人之福星也。

(四) 陳挺槓油漆未乾

陳挺槓君長橋樑股，對本路橋樑工程，供獻殊大。去年與桂林望族漆小姐訂婚，未成佳禮，即以服務心切，來此工作，公餘餐後，極感相思之苦。故恒伏案作書，至爲勤奮。同寅羣呼以「油漆未乾」，毋乃太諷。

(五) 來家訓示敵牙醫

密支那牙刷牙膏，價廉物美。同寅抵此，莫不棄「黑人」，「雙十」，而用「固齡玉」，「惠司博士」。來工程師刷牙，最爲起勁。晨起早餐後，午飯後，午睡起床，晚餐後，消夜後，及就寢前，每天七次，衆曠觀止。最近姚工程師亦被傳染，稱道其味無窮。長此以往，人人起而效之，則世上牙醫之營業殆矣。

(六) 張家誠交好美人

張家誠先來密支那，致書張祖良君曰：「來時多帶國幣小票，以便交好美人。」其意蓋謂國幣小票，可投美軍所好也。不料書被家誠太太所見，來書規勸曰：「君宜檢點」，家誠爲之頭痛。

(七) 密城遇豔小芙蓉

小芙蓉慕密支那某商店姊妹花豔名，特去觀光。除在該店購得大批化粧品外，凡在他處每購得一物，必入該店問「便宜否」？「好否」？彼亦言無不答。致一小時之內，出入該店達五十次之多。返酒不良於行者數日，蓋以奔走太多之故，人謂爲得不償失云。

(八) 酒河逢蛇施乃西

酒魯三月間，下午天氣即頗燥熱，同寅多躍入酒魯大河開無遮大會，作遊冰之戲，興殊濃厚。一日施乃西君。泳罷上岸。大叫「施乃克」！「施乃克」！衆愕然。以爲施君在此遇見親兄弟也。齊問之：「在何處」？「在何處」？答：「逃走了！」「逃走了！」細究之，蓋發現青蛇一條，所謂「施乃克」者即 (Snake)，非施君兄弟也。

(九) 六體投地姚啓志

姚工程師素以三位一體著名，以其國語、鄉音、粵音、同發音，難以分辨故也。嘗有「他媽媽(妹妹)嫁給我堂兄」之笑話。一日三工段洪文治君謂姚曰：「君其世居北平多年乎，何其國語發音之準確如是，令人五體投地耶？」姚無以答之。歸言記者：「本人亦大惑不詳，自己也要加上一體投地才行」故衆稱之爲六體投地云。

(十) 四脚朝天張慶儀

張三爺有拚命三郎之稱，每遇籃球比賽。奮不顧身，勇猛無倫。某次一個撲空，姿勢絕妙，竟至四脚朝天。

(十一) 逢大雨披簑入夢

緬境雨量極大，雖未雨季，老天亦頗佈甘霖。本路員工因房舍稀少，大多廝居蓬帳茅屋。一逢大雨，到處滲漏，夜間尤苦，一夕救遷牀鋪。害工程師文傑素貪照甜，從不費事，頭頂雨衣，便鼾聲如雷，大類被簑入夢。

(十二) 遇飢荒獺猿果腹

酒魯一度因空運副食接濟不上，遭受飢荒。大眾均有「黑旋風噴裏淡出鳥來」之感。梁股長紹洋，設計能手。一日匹馬單蹄，出獵森林，半晌，荷一龐然大物歸。環視之，則赫然鳥痕也。剖腹淺毛，烹而食之。衆甘其味，名之曰「人參肉」。好事者邊吃邊講：「此手掌也」！此「脚趾也」！陳股長聞之，掩耳擲箸而走。依然「淡出鳥來」，「不成局面」之至！

亂影明痕

張允文

本路國外段搶通毛路之開始，筆者即奉命於魯居至國界線段內工作。往來該段沿線各地，雖為時不過匝月，而親見各工段堅苦勇毅之員司，及滇西各縣數千劫後之祖國同胞，在緬北原始森林中為祖國開啓浩門，各種難以形容之驚險，緊張，及有趣之事實，其足堪記述，公諸國人者殊多。惜為篇幅所限，僅就印象較深，觀感較大者縷述一二，以誌不忘。

(一)

由國界三十七號橋沿高梁貢西神山脈行二公里又半。路線折入一山谷內，一部份路基，均係堅石，崖高林密，形勢陡險。第三測隊施測時，於此曾遇虎多次，因名之為「老虎洞」。削壁巉岩，洞深坡急，互古人跡未到之地也！路線經此，工程頓見困難，為適應人力物力計，計劃先在澗上，架設臨時木質高架橋以過。

筆者抵工地時，工作已達最緊張階段，爆炸石砲，聲盈耳鼓，煙霧迷濛，伐樹斧聲丁丁，嚮震山谷，工人攀樹牽籐，爬崖越谷，使人胆寒心悸。一日，余攀登一懸崖上，俯瞰溝中架橋工人，正以新砍圓木作橋台，用排疊法堆積成座，未用一釘，而其安全則一，此蓋驢局長別出心裁之設計也。時曩氏亦在工地，親自監督，於暮色蒼茫中，始回九工段；筆者於興奮心情下，亦作歸計。然爬上懸崖時，似乎不覺艱難。此際欲山上而下，頓感崖高石滑，舉步維艱，佇立崖上，計無所出。幸有二木工各持一長桿前來相助，始得順揉而下。

橋於三日內架就，長廿公尺。高十公尺，登臨其上，似飛橋之懸空，谷風挾雲霧吹來，恍如置身海舟中。聞自毛路通後，此處除晚間民工時聞虎嘯外，現已不見虎跡，昔為虎狼之區，今為坦蕩之途，料想醜類不敢再橫行肆虐矣！

(二)

時值嚴冬，高梁貢山頂積雪皚皚。冷風刺骨，令人抖顫。到搶修隊所轄地段，寒流更甚，蓋此段路線，係沿山谷蜿蜒西展，穿行於深林茂樹間。古木參參，華蓋幢幢，濃陰蔽日，陰森逼人，筆者見工地民伕數百，正作毛路最初步工作，剷草鋸樹，挖土開基，陣陣潮濕之泥土氣味，撲鼻而來。似象似祖國偉大之活力，正由羣息而趨生動升騰！

被征來此之滇西劫後同胞，貧苦者至多，值此嚴冬，大部均鮮禦寒衣着，甚至鶉衣百結，不蔽股脛。惟觀其兢兢工作，絕無瑟縮之態。足知渠等遠離鄉井，懷滿腔熱血，願為危難祖國盡一分力量，寒冷曾不足以稍動其心，筆者深受感動，對民伕勞苦，時加慰勉。

時雖已開成二公尺左右之路基，可通古普車。然路中巨樹矗立，比比皆是，盤根錯節，屈幹虬枝，籐蘿覆附，葛弔莖垂，極盡離奇怪異之態，予其間，恍如出入于泰山影片叢嶺中。筆者一時興奮忘形，握十餘公尺長之垂莖一條，欲效「泰山」故事，飛行於空中，一顯當年學生時代運動技能。認定目標，一躍離地，身飛如箭，橫空而過，方自得意間，不料樹皮薄脆脫裂，由高逾二公尺處飄然下墮，幸跌坐於山坡上，未為籐樹刺傷。然經此撞擊，臀痛腰酸，一時無法站立。惟俯伏山坡，注視流汗工作之民伕，伸其大母指頻呼「頂好」耳。

在本路搶通前三晚，筆者隨美方前鋒機械，由乾麥地沿路繞向西進行。準備與由密支那東來之機械會師。美工程人員，分班日夜工作，而本處各工段員工，亦盡一切力量與之配合。故沿綫困難工程，均隨之解決。美機械係以推土機為前導，路基過狹處，即行推剷，再加人力清除。遇石方則以開山機打洞爆炸，因此前鋒機械通過之後，卡車即通行無阻矣。是晚二時許，美方機械已西達新寨工程隊轄段內，遇巨石阻路，打洞裝藥，乃數按電力爆炸箱，均未見發。時筆者隨總局長及下副處長及周專員，坐美軍司密斯(Stall)少校吉普車至此，止於離炸石處數百公尺。下車與卡副處長周專員前往觀察；夜闌天黑，北斗星橫，咫尺莫辨，路陡彎多，崎嶇難走，因未携備手電，只在暗中摸索。山風凜烈，腳凍手僵，復因數夜未眠，精神萎靡。忽聞沙沙草聲甚响，驚疑猛獸出現，倉惶欲退。但心慌神亂，腿脚不由自主，除睜眼環顧外，一無主意。正驚惶間，忽聞周專員呻吟於路旁山坡上，蓋窠已於黑暗中滾落山坡。雖高呼有無摔傷，然皆黑不知究在何方，無法援手。僅聞回答無事，心乃釋然。數分鐘後，方見窠爬登路上，距筆者站處數武，頭身皆披亂草，頗似黃毛大野人。筆者與卡副處長見狀，始知適聞草响聲，疑為猛獸者，即周氏失足坡旁叢草之聲，不禁啞然失笑！

美工兵檢換雷管後，巨石即告炸開。數十方石塊，由推土機清除需時，筆者因助美兵拾新生火取暖，煮咖啡禦寒，遙望東方，曙光已現，漸次明亮。一美兵云：「中國正如此際，由黑暗走向光明之途矣！」筆者舉杯答曰：「誠如君所言！」因共飲無糖咖啡，以祝同盟勝利！

(四)

東距新寨二公里處，路綫經一懸崖絕壁，此段為本路工程最困難處，亦即最後打通之地段。搶通時，曾死美機械師滴霖(Dineen)一人，傷中美技工數人，為紀念死者之忠勇，該崖命名為「滴霖崖」。筆者於該崖開始施工時，即蒞臨其地，協助指揮工人。雖未獲搶通全豹，及美機械師遇難之情形；然工作之艱險，固已深留腦海，可算是吾國抗建交通史上悲壯之一頁，是中美同盟互助最明切之表現了。

「滴霖崖」位於山腰，高三十餘公尺，崖石凸突，陡削峻急，連為絕壁，下臨深谷，一望無底。崖上藤樹

盤根，石潤苔生，無法插足。然人之智慧，終能克復自然，民佚石工共約千人，斬荆去棘，砍樹斷藤，或鑿石而成徑，或藉根而架路，架長梯以打洞，搭懸棧以擲石。未及崇朝，此二百公尺長之懸崖絕壁，經鬼斧神工，終啓通途！筆者在工地時所聞，惟充耳欲聽嘈雜之人聲及叮當之打洞聲，機械之開動聲，鋼鑽之鑽石聲，及大石下滾聲，與巨樹傾倒聲，所見惟擦眼欲昏，往來移動之人影。機具不停揮動，沙飛石墜，樹倒塵揚，與夫爬懸崖，附絕壁，冒萬險之景象，無不令人心驚胆顫，至中美工程人員，及工友等之勇敢，苦幹耐勞，及熱誠合作之精神，尤非筆者所能狀其萬一！

聞美機械師之死，係因放炮後，崖上石塊鬆裂，與與三四中美技工，正在岩縫裝藥入洞。初未料及裂石受崖側鑽洞震動關係，有下墮危險。不幸正凝神工作之俄頃，死神已附石塊臨其身。滴霖君適在岩前，首當其衝，不及躲避，身被體積達十餘方尺之巨大石塊打落於崖下，當場斃命。一腿且斷入亂石之中，無法尋得。傷哉！君之忠勇，將與此崖共垂不朽矣！

瑪瑙山上羊癲瘋

留痕

說起瑪瑙山，我心裡總是慶幸着我那小小生命沒有交給這個異國的山頭！當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中午，我和沈錫琳，傅徐成，徐勉之諸先生，陪同雲南省建設廳督察專員楊樹人先生和甯陵梁河兩縣局民工代表楊兆發王啓大等，一共十六人，連同一些料具，乘了一輛十輪大車出發公幹，就在這山的懸崖上翻了車，幾噸重的鋼料都倒了出來，虧得天保佑的，就是沒滾下坡去；還有大家都無致命傷！沈傅徐諸先生都步行上去了。我因為沒有鋪蓋，跛着腿走了十四五公里回到酒魯，一路來親親切切認識這座高出雲霄出煙的山，同事們說我運氣好，工程師們都說必須要改綫。

三月十七日黎處長傑材從昔董壩視察回來，坐着一輛吉普車，輕鬆靈快，開到這座高山上，司機在左，正襟危坐，兩手按住方向盤，注視前面大路，姿態十分正常，黎先生很平常地抽煙捲，忽然車子不能上坡，噙嘴

地扭了幾扭就停住了，這時說遲眼快，應該即拉手殺車殺住，然後再發動機器。但司機鎮靜如常；黎先生很明汽車機械，看着前面說：「殺車！殺車！」却見司機依然不動，車子稍稍後退，黎先生說：「你幹什麼！殺車吓！」斜目向左一看，司機還是正襟危坐，兩手按住方向盤，注視前面大路，姿態十分正常！黎先生以為這個司機脾氣真壞，反正也……；車子繼續退下，黎先生大懼，急速轉身向左一看，司機已經很止常地呆着了！急把左手將方向盤向右一轉，車後撞在坡上，沒有翻過來，頭上冷汗涔涔！這時候那司機經過劇烈的震動，慢慢放下兩隻手來，取出一枝煙燃着，數分鐘後，恢復活動了，繼續開上坡去，黎先生才明白他有羊癲瘋呢！

黎先生很慶幸地加上說了一段故事，他說：「當年在滇緬鐵路趕工時，他坐在一輛工程車內，也是上坡，因機件障礙，車身後退，司機很靈敏，即把車後向山坡上一撞，誰知這一撞太猛了，將裝得高高的東西都傾了下來，一剎那有個同志摸着頭上流下來黏黏的厚厚的深色流汗，說：「啊呀！我頭破了！」馬上蹲下來，一霎時衆人把東西重新整頓好，看見那同事擦了兩手醬油，抱着頭在那裏受罪，黎先生說：「喂！你不要怕，這是醬油，不是血呢！」這同事才驚疑地醒過來，大有這羊瘋癩的色彩，大家哄然大笑。

我們是小姐喃

留 踪

我們的戰士——看護小姐，她們爲了效忠祖國，飛到這荒涼寂寞草萊初開之地區，爲科頭蹩足的民工，中外合作的員司，塗紅擦綠，包頭裹腳，一磅穿荊過棘，烈日風吹，精神殊堪敬佩！她們穿的是丘八裝，除捲曲的雲鬢外，簡直變成一位戰士了。

有一回，男同事們不知爲什麼事，口氣間鬧得很兇，大家穿的正是現行正牌外國丘八裝，再加一只神氣最足的外國丘八帽子，又野氣，又威武，小姐們顛聲駁道：「我們是小姐喃！」男同事們就不敢再鬧。

幾段翻譯

紅葉

我住的地方，是比較冷落的一角，樹木叢雜，草高於人；晨起繁鳥競鳴，入晚野鹿呦呦；環境幽靜，舉目皆綠！還有那疎疎的茅屋，結着青青的苔痕，真所謂「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了！

我很歡喜這樣一個環境，想不到烽煙九年，血肉橫飛，民族仇恨尚未清算之際，環境賜給我如此好的一個去處！當我胸襟寬闊，不染塵泥之時，閒聆鳥語，學振歡離合，說盡無限滄桑興亡之事！原來天地萬物，隨處都有寓意，我固非彼鳥類，然聞聲觀形，日日如是，不禁深有所感呢！

全處的同事們呀，我相信你們都沒有注意到這天在才破曉洋洋大觀的鳥語世界，我聽那杜鵑啼血，其聲悲苦，鸚鵡羣鳴，其聲若簧；黃鸝妍麗，其聲清越；還有一種紫領頸白背黑的鳥，眼梢高吊，鬚首蛾眉，來去成羣，一鳥喚鳴，衆聲呼應，如百鳥之朝鳳；更有一種聲如人言，聞之彌生快感！難道毛路打通後，彼亦血肉者流，助我們一臂之力，盡其言職而鳴？所以我費了一月以上的早晨，做了幾段翻譯，以誌荒山生活的一角！

(一)「知至此……志至此……殊知此」——每三字間有一小頓促，音調仍相連貫，知志殊三字，十分清楚，殊字重而曲。這只鳥飛得很高，清幽的聲調裏，帶着警惕的味兒！孔老夫子說過：「吾日三省吾身，」深知一己之事，這只鳥竟能服膺孔老夫子的書理明言，同時我感到它常常在那裏譏笑我，我覺得又慚愧，又發憤！

(二)「格條河是便橋」——格條二音相連，河是二音相連，便音低，橋音長而重，如「欺伊鳥」，原來第三工務段在泗魯河上造了一條很長的竹子橋，以利工程時期的交通，同時利用美國的機械，着手建築一條一百八十餘公尺的大橋，打樁機鎮日轟轟地響；打洞螺旋鑽和氣壓機，鎮日烏烏地叫，工程可算浩大的了，這頭鳥看了叫，叫了看，催促我們日夜趕趕着！

(三)「好哥哥……好哥哥」——這頭小小的生命，攢在茂密近地的野枝裡，在那小小的空隙中，跳來跳去，捉小蟲兒吃，我聽了數十遍，說的真是這樣！或則它是我們全處同仁們留在後方愛神們的精化，把那低低

的呼喚，傳遞過來，安慰我們各個如火如荼可憐的心靈吧！

(四)「看伊……上班了」——看伊兩字不很清楚，班字嘹亮清脆，婉若黃鶯，原來工程處上班的時間很早，六點鐘就打鐘，七點鐘就上班，星期天沒有休息的，難怪這小小的眼睛，只看見我們忙着上班上班。

(五)「揭開窠來晒晒；揭開窠來晒晒；蓋窠窠！蓋窠窠！」——這種鳥叫水鷓鴣，蘇浙地方也很多，我連想着我們住的真像一個窠——一間很小的舊茅屋裏——早出晚歸，摩肩擦背，我遠遠在山上看下去，它那風化了的舊草頂，發出灰白色的光，很像一張大的灰鼠皮！陣雨一過，烈日一燻，又潮濕又悶熱！它叫我們揭開來晒晒，再蓋着，固然不錯，可是它究竟不是工程師，不知道茅屋的頂，一動就會變成灰了的！

(六)「去乎去乎，……去跑跑看；去乎去乎，去跑跑看，」——這只為最古怪！叫時簡直和人講話一樣，去乎兩字相連，跑跑兩字又重又慢又清斷，音調有如人話，大概上帝給它安上一個扁而闊的舌頭，以致如此！越聽越有味！果然在三月十日那天，黎傑材先生叫我去跑跑，一直到了湯餅河大橋，我增加了很多毛路常識，一條草創的公路，用車開足馬力衝過去，十分爽快！但是看到它的產生，事情太大了！我看那開山攪處，塵土彌天，如入五里霧中；推土機處，黃土翻騰，排山倒海；刮路機處，削土如切，一片平坦；還有那民工千鏟百鑿，那員司烈日風吹，油皮欲焦！汗珠塵泥，不可再辨！這樣在東半球希馬拉雅山脈旁橫斷山系內，高梁貢山邊際，鑿了一條天工未到的路，的確要去跑跑看。

(七)「這裏過去，……這裏過去！」——這字像鷄字音，叫時四字相連而快速，這頭鳥也有點怪氣，老是這樣叫着，不會改變，我忽而想到有一次，美方主辦工程師薛德樂(Col. H. F. Seathcock)上校在三十四年一月十九日下午打通這條路之後幾天，曾經到過工程處內，對我們處長先生說：可在宛貌建立一個大型木牌坊，上面寫着英文，「史迪威路，到東京之捷徑」字樣，這是因為宛貌在八莫公路和保密公路的岔路口，向南也可以經八莫到我們祖國的，但是現在我們已鑿了一條長約一百卅餘公里（國外段）的捷徑，可以由宛貌向東，不必再繞道八莫，援助我們的美方大卡車，都可以從這裏過去了！我很喜歡這般鳥類，這聰明的小生命，非但懂中文，而且識英文，牌坊是靜的，說話是有聲音的，薛德樂上校應該考慮到怎樣提升它的官階呢！

小黑狗

景和

我每天湊進露天集團吃板兒飯，常常可以看見那只小黑狗，也來擠在身邊找東西吃。牠長得很結實，油光的毛裏，露出白白的肉，很像我們建築丹竹機場時所吃的黑乳豬。唉我們已經四個月沒肉吃了。我對阿羅（一個黑黑的仰光華僑）說：「這隻狗好吃的！」事實上我真不敢吃狗肉，方盜中在旁接着說：「這裏的狗肉不能吃，因為天熱，狗又熱，吃了鼻孔裏會流血！」羅春壽接着說：「吃了這種狗肉，晚上渾身都發熱，兩條腿露在波外不會冷！」葉疎紅見阿羅露出馬腳來了，就撲嗤一笑！我聽了覺得很可憐！同時感覺到：好危險啊！這只天真的黑乳豬！

盧比折合率

萍踪

這次我們會計人員，感到新穎而麻煩的，就是那個盧比折合率！它是「六零一五零三七五九三」，就是一盾等於國幣六元零一分五釐零三絲七忽……，唉！恕我說不下去了！政府為什麼要這樣規定呢？我記得二十年前唸小學的時候，先生只教我到「忽」為止，因為「忽」以下是不用的虛名數字！

王徵敏君製了一張十六安等於一盾，十二派等於一安的盾下國幣折合計算表，又根據這種細數製了一張所得稅統計表，唐文海君製了一張一千萬以內的盾上國幣折合計算表。這樣一來，解決盾上盾下的每次計算，用時只要按圖就可索驥了。着實傷腦筋，我常常看見審核和簿記人員，遇到盧比折合率滾結性的錯誤，他們那一股幽鬱之氣，從頂上一直悶進肝皮裏或則還要向下趨！

有一次，我聽得人家說：「這條路造得快而且靈」；我想：我們中國「人傑地靈」，自古已然，又聽得說：「山嶺起伏至大，居然在短期內推窮究極地開了出來了！」我想：瑪瑙山果然高，高粱貢山更高出雲表，我們工程師已經推究其理，硬是開出一條路來，所以我把「六零一五零三七五九三」的討厭數字翻成兩句五言：

路靈以吾靈，
山起吾究山！

使得大家容易記住，而且發揮「究山」的精神！

我們的春天來臨！

雪痕

當冬天來到的時候，我們正在這兒工作；春天來臨的時候，我們仍然在這兒工作，這氣候的轉變，對我們並沒有發生任何異樣的感覺。但是，我們有春天，有那種媚人的春風來襲擊，也有鳥語花香時節的歡樂。可是我們春天的來到，不一定是大地春回的三四月，也許是在一個嚴冬，也許是在一個炎熱的仲夏，但是，那春天仍然是那麼美麗和溫柔，使得我們在內心中微笑。有人說：「把青春埋葬在泥土中生活的人們，是多麼的惆悵惋惜！」然而我們的信念是：青春埋葬於泥土中，這不是埋葬，是播散，是一個有力的播散，有一天它會從泥土中生長出幼苗來，那就我們春天的來臨，也是在內心中微笑的時節。那麼，現在該是春天了，也是處長領導「春季攻勢」後勝利的春天了。拉回我們的記憶吧！當我們一批長空萬里着陸在密支那的時候，那夜正是一個明月輝耀的中秋佳節，中秋對我們依然漠不關心，明月只照着我們在血氣未消的江水中洗去了千里的風塵。江水反映着明月，它預兆了勝利光明的前程。從那天起，我們就生活在山林中，奔走在原野上，我們每天工作中看着旭日的東昇，又沉落在那遙遠的西山頭，看着月缺而復圓，看着花開而凋落，可是歲月啊！如何地迅速，而我們還覺得那是昨夜的夢境呢！然而，可以表示我們那些日月逝去時，只有征服了大自然。我們不會忘了初到滇兒的境况，那是多麼恐怖的廢城！密支那簡直是一個原始的大地，我們步行到工作地；遇見一個土人時，我們已覺得一點溫暖，這兒還有人類，我們沒有孤獨。野生的叢草，像一片碧綠的靜海，海的那邊是無窮盡的山頭，可不知道多少個山海後，才是我們祖國的平原。而我們的目的正是穿過這些山海，把這血路伸長到祖國去，把盟國的物資運送到國內去，這是一條抗戰勝利的泉源。我們的使命是偉大，但是當時物質共人力所給

我們的條件，是多麼遙遠的距離着我們的使命與目的。我們忍受，我們吃白飯，我們被螞蟥吸着血液，我們終於勝利了！工作展開了，我們的青春，又向泥土中滋長，綠海和叢山中加上了一條黃土的繃帶，不是逐漸向國內伸長，而是如雨後春筍似的突成。使命達到，歷史上也烙了一個深痕，裝飾了地球上一個壯麗的天河，多麼光明的，屹立在中緬界上。我們爲了這血汗滴點而成的麗帶，度過一個秋天，一個冬天，一個春天，和現在正度着的夏天。這炎熱的夏天，使得我們流更多的汗，我們的身上流汗，我們的心中只是溫和，因爲這正是我們的春天呢！我們微笑了！我們對着崎嶇的山嶺勝利微笑了！青春究竟不是埋葬，是有力的播散。它在泥土中滋長了幼苗，它還會結更大的果在未來，它會如茂盛的蒼松，永遠地生存在大地，四季都是它的春天。它將迎着抗戰的勝利來臨，前途的光明，這是我們的春天，多麼可愛的春天！

信

顧元華

信來了，你們都來拿吧！這是多麼具有魔力和誘惑的一句話啊！的確，在這異鄉遠域——西魯——，生活枯燥的環境中，除了辦公事以外，我們沒有別的希望，祇是企盼着祖國的來鴻，以慰羈人的思念。

每天，當從蟻伏一天的公事房下來，舒舒筋骨，對着朦朧的遠山出神，或是，當在晚飯後，立在河邊，向着一抹晚霞凝望的時候，我們更會興起無限的悵惘！總思——信——「家書值萬金」底信，更是我們唯一的精神安慰者了！

我們這裏是沒有綠衣使者光臨的，所有的信，都要從密支那託便車帶來，因此：每當一封信從車上拿下來，便是我們最企望的時候。有信的，急急忙忙地拿着。躲到無人的地方細細去看；沒有的，就祇能露着羨慕的眼光去看看人家！

晚上在燭光搖動中，到處總有人伏在桌上，或者托着頤，凝着神寫信，那是一封一封給遠鄉慈母的家信；或是給愛人的情書哩！是白雲不能傳，鴻雁不能寄的甜情蜜意啊！

親愛的綠衣使者啊！我向你歌頌，請你從那面多多帶給我們溫暖和安慰，我們正在期待着你呢！

練腰勁破褲子

萍 踪

我們的辦公室，一切都用竹子做成，最好的就是有彈性的竹地板，兩只腳踏上去真夠味兒；還有那長方形竹板桌和兩條統長並大的竹凳子，非但很涼爽，並且可以練腰勁！我曾經看見許多健身房內，都有鍛練腰部肌肉的設備。大概努力為一個人挺胸正頸的主體，否則一個人儘管胸挺頸直，而腰部彎曲，你看成了一個什麼姿態？我們整天練習腰部肌肉，可說是最合理化了！

可是，兩條竹子，究竟不像板凳一樣平，並且長着粗糙的節，腰部有益屁股吃虧，褲子也就跟着吃了虧了！阿羅穿了一條新短褲，很得意，有一天，一坐下去就裂帛似的破了。回過頭來對葉疎紅說：「我的褲子坐破了，真響呢！」葉說：「我聽得好像雷聲似的一響，原來是你褲子破了！」羅正經地說：「沒有這響響！」葉見他依然一本正經，已經笑得抬不起頭來！

瑪瑙山的寶石半圓

趙老板

我像放逐在荒島上的一樣，困居在酒魯的時候，忽然奉令跟隨唐半圓先生前往瑪瑙山作改綫測量工作，既到工地，就是我已聞名的五台山。我在騰衝辦理民工時，就有人告訴我說：「五台山的灣道是如何的急；坡度又是如何的大，馱馬幾乎爬不上去，現在我親眼目睹，才知道百聞不如一見，原來這一段山路，因為叢林密茂，形勢險峻，同時因先搶通毛路時間太促，所以先做便道，再行改綫，坡度不免稍大，灣子不免較急，一切都尚未合乎標準化的！」

我們的工作開始了，在我們未來之先，早由三段測量工程師率領工人，砍去不少的樹和竹籬。所以我們在後邊測量，並沒有感覺到十分困難。不過這些叢林，確有異于祖國。倘不大加砍伐，休想望出十尺之外。我們登高雖可望遠，但是，平視竟難出十尺。故于山勢之變遷，無從目測，縱是選綫老手，也難免不為此裡山林所

困，何況并非老手呢！初測者，真是如「盲人騎瞎馬」，第一步祇有指揮工人向前砍斫樹斫竹，先要殺開一條血路，以大致不超過預計坡度為原則。遇到懸崖不能前進時，也只有設法打轉另闢生路。

我因為久聞此段路綫做得不夠亮（好），所以每遇回頭灣子，總想擺個電燈泡，使其增光。統計由第二台至第四台，長六公哩的路綫，計回頭灣有九處；倘以我的意見，五台山電燈泡（大圓轉）必能大放光明。結果一寫地勢所限；二寫半圓先生要貫徹他的半圓主張，所以我就失敗了！現在五台山上留給下了不少的半圓形，也許這些半圓，是表示着該山半圓的寶石吧！

洒魯風雨

圓 圓

現在已是六月的辰光，論起緬北的氣候來，該是雨季降臨的時節了。

可不是嗎？雖然是掛在天空熱烈的太陽，還是如火如荼的照耀着大地。但，你不要以為這就是晴天，恰如我們所說的老話：「天有不測之風雲。」它極可能在一霎那間，忽然形雲密布，同時括着風，馬上就會下着傾盆的大雨。在酒魯，熱得怕人的天氣，下了一場大雨，吹着涼快的風，把人們一腔鬱悶而煩燥的心情，都會隨着風雨而消逝。總之，在這個雨季降臨的初期，時晴時雨乍暖乍寒，都是沒有一定的。所以有人在說：「酒魯的氣候，在一天當中，有着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變幻。」這句話，我想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真實性。

這裏是緬北的一個荒蕪地區，人跡稀少。四圍長着的盡是原始叢生的叢林，開花野草，濛雨蠻爛瀾漫。加以時常下着雨，土地潮濕，毒蟲瘴蚊，和各種形色普通不容易見到的飛行動物，都乘時大批地滋生；而且繁殖又特別來得迅速，這些東西，可說是人們的仇敵，就因為它們都是傳染疾病的媒介物呢！我想假如國內各大學或各大圖書館，博物館，要搜集昆蟲標本的話，就在酒魯一隅之地，恐怕已經夠供給你在學術上研究的需要了！我們大家都不願意在這裏過雨季，這並不是怕生活過得太苦，而是怕氣候太不正常，容易得到疾病，尤其瘴蚊特別的多，而且是特別的厲害的瘴蚊，我們時常都有給它們「輸血」的可能。給普通的蚊蟲，叮了一口

充其量是腫痛，還沒有多大的關係，但是，假如你碰到的是瘧蚊呢？那就糟了！無論你的身體怎樣強壯，一樣會吃不消。一陣發着 100° 以上的高熱；接着一陣猛烈地抖顫，不由自主。這時，你已經嚐到「惡性瘧疾」的滋味了。起碼你得臥床好幾天，才有希望復原，萬一治療不得其當，還有置人於死的危險呢！

在一個寂寞的黃昏，天上浮着一簇簇淡白的朶雲，懶洋洋地輕忽的飄過。夜色逐漸籠罩着整個冷靜底酒香，彷彿那天會下過雨吧？夜後的月色，我覺得份外冷峭而淒清。微微地吹着晚風，數點歷亂的流螢，不時在我身邊飛過，我會戀着這份憐人的月色，正在嚮往費望的當兒，忽然見到林君匆匆走進宿舍來，向邱君帶着沉澀的聲音說着「劉××兄完了，想不到他竟會因「打擺子」而丟却了他的性命，太可憐了，太不值得了。」大家靜默了一會，一種悲涼而肅肅的空氣，和冷艷而淒清的月色，一齊透過我底心頭，使我頓然起了一種莫名的悵惘！

劉君因患「惡性瘧疾」而死了，我們又少了一員鬥士。大家除對劉君的死，都表示深切的惋惜外；同時覺得我們在這個蠻荒異域，要來度過一個雨季，繼續艱苦工作，實在是一個難題。但是，我們有負着打通國際運輸路線的重大使命，未能把它全部完成以前，我們絕不該離開這個崗位，爲着要防範瘧魔悄悄地向我們襲擊，損害我們的康健，影響我們的工作，「阿的平」(Araldine)就是我們預防的唯一武器，所以就由處長來發動一個集體每日服食「阿的平」一片運動，實行以來，果然患瘧的人，逐漸減少，可是「阿的平」服食日子一多，大家臉上都發出一股黃氣；在這一股黃氣的裡面，我們還可以看得平日因缺少肉食，發生營養不良，而呈「菜色」的成份。站在美學的觀點上看來，青黃的臉色，當然不是美觀。不錯，有誰願意如此？但是爲着我們神聖的工作，爲着保持我們身體的康健，寧可不美，還得要繼續幹下去。我的解釋是這樣：「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人是黃種的。」黃」就是我們固有的膚色，現在不過多加上兩層黃色素吧了，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大夥都不期然發出會心的微笑。

我們對於劉君這次不幸的遭遇，客死他鄉，當然感到無限的悲抑。但，前車可鑑，我們都應該用「阿的平」做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健康，留着有用的身，爲祖國效力。

雨季降臨期的洒魯，
——有着這樣怕人的風雨！

詩

詞

採桑子（集路）

袁守義

鑿山開闢靈巖道，宿露餐風。蠻瘴烟籠，斬棘披荆異域中。而今毛路粗通後，未竟全功。願勗羣公，戮力完成實始終！

鷓鴣天（入緬）

袁守義

道出騰衝入緬行，羊腸曲繞小知程，驅車直上紅泥路，滾滾征塵撲面生。迎遠客，鳥呼名，羣峯凝翠鎖煙清。春深異國繁花放，聊慰羈人萬里情！

酒魯大橋月夜趕工

袁守義

本處第三工務段橋工所，為趕築酒魯（Shion）大橋工程，近來月色，夜以繼日，督上趕修，詠此誌實。轉機輪響激宵，（美方機動工具，協同工作。）丁丁伐木斧聲轟，非因愛月遲眠夜，為速修成酒魯橋！

滿江紅

（悼李君仰予瓦桑蒙難）

廖蘭蓀

瘴雨蠻煙。音塵絕，痛懷良友。數往事，芸窗石牀，雨宵晴晝。還記川滇甘與苦，難忘緬北同消瘦。冀今生人海共浮沉，長携手。酒魯月，仍依舊。瓦桑血，征衣透。念孤魂荒塚，家貧妻幼。白骨長埋關塞遠，春闈夢斷燈如豆。料伊人怕看海珠潮，陌頭柳。

青衫濕

（讀李君仰予「瑪瑙山監工生活」有感）

廖蘭蓀

殘編讀罷傷知己。緬北喪英華。十年書劍，半生浪跡，為國忘家。竟如一夢，瓦桑喋血，魂斷天涯。封侯無分，功成骨白，萬古同嗟。

沿線雜詠

國外段地名均屬譯音，測勘時期，每多香豔詼諧之字，嗣經改正。茲付吟詠，聊以娛情，追憶往事耳！

——編者誌——

行 初

魯居（初譯奴居奉龔局長改正）

含苞木筆草如茵，到此風光最可人！况復工餘鶴韻事，相親相近有鄉親。（魯居爲四，五，六，七段聯合辦公室，員工十之九粵籍，筆者初蒞斯處，木筆正含苞欲放也。）

前 題

前 人

翠峯滴翠影扶疏，劫後遺墟結草廬，自是羣英盡萃處，緣何名字號奴居？（英人辦公室一座，戰後僅餘木架，蓋草頂，砌竹牆，作爲聯合辦公室。）

國界三十七號椿

鏡 花

綵樓高聳望邦門，蒿目山河欲斷魂，風影雪光迷去路，不知何日息兵紛？（三十七號界椿位於高梁貢山，爲國外段之起點，拔海二千七百公尺，雪積皚皚，毛路通後，中美聯合搭綵樓，在此舉行通車典禮。）

國界三十六號椿

鏡 花

樹木深沉失界椿，河山歷劫幾滄桑，五丁力士功成在，鑿破金牛赴上邦。（三十六號界椿亦爲路緣所經）

五姑嶺

前 人

峯回路轉石嵯峨，上國羣英血汗多，五姑嶺上今重過，憐香無復贈絲羅！（五姑嶺在魯居之西，測量施工，均極困難，作者追憶往事，惟有會心人知其心事耳！）

綠妹峯（今改綠梅峯）

前人

綠梅聳立薄天高，俯瞰羣峯逗氣豪，過此雨雲常清意，襄王飛夢到蠻鼻！（峯在五姑嶺之西，此詩可作一例看。）

酒魯雜感

王文護

信是藍山面目真，無邊風月正宜人！烽煙萬里迢迢隔，寒暑四時日日新。（緬北氣候晨暖午熱晚涼夜冷）一片青山誰是主？重來異地我為賓，雖慚未遂從戎志，為國猶能致此身！

題顧秋元先生酒魯生活素描

張養浩

去國懷鄉思不禁，香山心事託微吟，酒魯（Shan Lu）生活憑君記，素描描真意最深！

浪淘沙

（緬北即事）

張養浩

扶杖入蠻方，自笑奔忙。工程艱鉅易寒霜，迎面春光花似錦，大地回陽。逸興乘徜徉，健步高岡，聯同盟友共飛騰，荆棘剷除成大道，中外歡揚。

旅緬雜詠

鄭劍峯

遷居宛貌七絕

幾天辛苦覓巢忙，棲得枯柯比樂鄉，却乞上蒼垂蔭庇，勿教風伯恣猖狂。

居酒魯有感五古

前人

昆明去酒魯，道路阻且長。我居近三月，孤陋不堪常，荒僻絕巖市，蠻烟鎖霧霜，樽酒無兼味，加餐勉自強，客來自古滇，相逢問故鄉，故鄉消息隔，愁斷征人腸！

題同事陳華顯君索書七絕

前人

披荆斬棘歷荒蠻，與子同嘗苦與艱。築得路通保密後，從頭收復舊河山。

詠滴霖崖七古并序

前人

滴霖崖在緬北新寨以東，舊本無名，爲國外段最艱巨之工程。三十四年一月十七日，美人滴霖（Dineen）君，因協助我方炸石，壯烈殉職。因命名「滴霖」以誌，庶英名得以彪炳千秋，萬古長存也。

驚天動地一聲雷，倒海移山如摧枯。昔日愁猿攀不上，一朝連達成康衢，問誰共此回天力？黎公明旭苦心擘，披星戴月負工程，沐雨栴風勞體魄，更有美人滴霖君，奮勇前驅不顧身，裂石翻飛心驚顫，血花濺起胆輪困。杜鵑啼竭聲悲咽，天地爲愁慘明滅，壯哉異域得成仁，萬古千秋懷忠烈，斯土靈烟瘴雨深，關啓懸崖成「滴霖」，滴霖可滿污和辱，足慰耿耿盟友心！

吊滴霖崖七律

梅范主人

怕憶滴霖崩石場，路基通後倍神傷。當年碧血流深谷，此日黃花伴夕陽！絕壁漫跨成孔道，殘軀何惜葬他鄉！忠勸盟友今何在？惟有車輪轉輾忙！（滴霖崖事見新築搶工紀實）

通車後感賦

古訪琴

峯巒高聳入雲間，百里征程半日還。多少員工齊吁苦，爲催殘寇不辭艱！

由昆明飛密支那

逸恬

凌空鐵翼作長征，不爲仇讎底事行。多謝盟邦待客意，飛車送我入殘城。（國外段員工十之九，都是乘坐專機飛密。）

弔緬甸

前人

此方確是水雲鄉，碧海青山伴夕陽。佛國興亡三易主，惟存廟塔詠疏光！

戰後密支那

跨山越海共長征，兵合兩邦助續成，萬木葱籠一帶水，狼烟極目是名城。

過露幕揚

路轉林開一角紅，幾經歷劫已人空，而今僅剩殘樓在，目送斜陽繞樹叢。

瑪腦山

瑪腦山峯雄氣豪，層巒聳立插雲高，葱葱萬綠饒春色，古道灣灣曲上嶠。

宿瑪腦山有感

緬北山頭逗一春，餐風戴月度新辰，山川北望心餘痛，回首鄉關落淚痕！

緬北

緬北呵！你投入了盟國的懷抱，

從此你自由地生活在中國的疆鄰，

你是一個未長成的稚兒，未開發的處女地。

雖然，你有着無窮的寶石和資源，

可是，還未脫去了一片的慘淡和淒涼。

緬北呵！你投入盟國的懷抱，

爲了你的自由，會流了多少的鮮血！

中國戰士的遺骨，深藏在你的心臟。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雪痕

因爲不忍眼看敵人加給你的鞭撻與鐵蹄，
也爲了你還是一個未長成的嬰兒。

X X X

你記着！這是你自己的大地，

那邊處森林的山野，未耕耘的田地；

那山麓淅瀝的泉水，未開採的礦源，

爲什麼你容許猖狂的獸羣，生聚在你這塊樂園？

你爲什麼消沉，嗟傷，而沈靜？

黑暗已消滅！未來是光明。

但，你還得怒吼！爲了你的自由！

X X X

你記着！這是你自己的大地

那肥沃的土地，長滿了野草和古籐。

那澄清的小溪，飄積了砂和浮萍，

你爲什麼讓無益的小虫，寄生在你這剛發出的扁葉？

你爲什麼忍耐，悲慘，而偷生？

枷鎖已打碎，未來是光明，

但，你還得怒吼，爲了你的自由！

瓦桑被劫與本處撤退經過



第一工務段設址設在
瓦桑十一月廿一日於
撤退前夕爲匪徒洗劫
槍殺工程司二人監工
一人爲本路開工以來
最大之損失圖爲瓦桑
一工段被洗劫之辦公
房

瓦桑的血淚

王正官

在瓦桑上空濃聚着的戰雲剛剛吹散了，而渴望了八年才降臨的勝利的光彩，正照耀着我們的時候，在這光暗交替悲喜交集的當兒，突發生了那個使人永遠不會忘却的「十，廿一瓦桑慘案。」這在我底心坎裡留下了一個永恆不會泯滅的悲痛和抑鬱的影子。

瓦桑——處處是給人陰暗的感覺。

這是十月二十一日黃昏，亦是爲國家民族解放事業而犧牲了生命的保密三同事李仰予，扈容，金智相在瓦桑與人間告永別的時候。

那天，我和張家誠扈容兩位工程師，奉着工程處命令到瓦桑（瓦桑是第一工務段的段址）驗收本段橋涵工程，我們由瓦桑出發，沿纜開始驗收工作。本段建造的橋涵工程一共有六十三座，而每座須實地丈量驗收，故在工作地點就攔了幾輛鐘頭，始能工作完畢返段，當我們回到工段時，已是下午六時的黃昏時候了，因爲整天都在工地上工作，所以我們回到工段時，各人都感到精神疲倦，就在工段的房舍稍作休息，候進晚膳。當我們靜坐休息的時候，有一股匪徒乘着我們不備，突從工段旁邊森林中衝出來，一面開槍向我們掃射，一面闖進工段房舍。當我聞得卜卜的機槍聲後，已知情勢惡劣，正想謀對付計策，可是，匪徒火力猛烈，已將工段包圍，形成勢孤，寡不敵衆，實在是無從抗禦的。匪徒闖進宿舍後，就用手電筒照着張工程師的面孔，及用手槍指着他的胸膛，用兇暴的聲音喝問：「你的槍放在那裡，你的錢放在那裡……趕快拿出來，否則……」這時我手裏還拿着槍，很想開槍反擊，但在這惡劣環境之下，倘若開槍不能將匪徒當場擊斃，恐怕被匪徒槍尖指着胸膛的張工程師就會發生生命的危險，那不是會引起更悲慘的結局嗎？這你，我的開槍的勇氣，就在這剎那間的想像中雲散了。

屋外的機槍聲繼續地在响着，屋內有扈容中彈後發出了的呻吟聲互相共鳴着。當時我的心情已受了悲痛的

刺激，眼淚也自然地湧了出來。我轉頭和陳工程師說：「情勢已臨到最惡劣的時候了，我們既不能抗禦，倘若還不趁早從這死的圈子裡跳出去，那麼將來——祇有——犧牲。」因此，我和陳文鍵兄才先後越窗逃遁。當我們逃遁的時候，已被匪徒發覺，立即用槍向我們掃射。他們總放過百發以上的槍，我們一面走，一面聽見槍彈在耳邊飛過嗖嗖地作響，幸而沒有一顆子彈射在我們的身上，只打死了一個老百姓（緬甸人）和他所養的兩頭水牛。是不是有了他或他的水牛來替了我們的死呢？

我逃到離工段約三十公尺的山林中，就躲在日本人日前替我們修好的避難壕裡，這時候我發呆了，我的肢體麻木得很，實在我沒有氣力再走，也沒有氣力去打那些已排滿滿針嘴在吸血的蚊蚋或在身上走動的虫了。我祇有停在這裡。過了片時，我漸漸地醒覺，我隱隱聽見匪徒們在工段宿舍樓上鑿鑰開箱，在行劫財物。同時聽見匪首用普通話對他的部屬在下着命令：「各人照做人各的工作，不要多話，動作要迅速」這樣一來，我才知道他們是有組織，有陰謀來行劫的。

大約經過了一小時之搜劫，所有各人箱中或身上的錢，鏢，及自來水筆等全部都被掠去，甚至連一包香烟，一件衣服，一對皮鞋，一枝手電筒，亦被洗劫一空。匪徒將劫得的財物，全部搬到本段的一架吉普車上，加滿車箱汽油，同時要本段李工程師卅世傑下樓，開着車燈，才揚長駛去了。

匪徒離開之後，這剛剛作了廢場的「劫後工段」，已佈滿了血絲，已充滿了淒涼，靜寂，怨恨的空氣了。我和陳文鍵兄先後回段後，看見本段金監工智相，不幸腹部中數彈，當場斃命在辦公房中。來段驗收的厖工程師容，胸部及腹部命中數彈，經過片時的呻吟後，亦倒地斃命於房中。還有一位因來段商洽汽車零件的第三工務段代理段長李仰予工程師，頭部被擊數槍，斃命在床上，同時，看見因本段金監工患病未痊來段診病的蔡醫師錦芳及來段驗收之張工程師家誠，與本段的李工程師卅世傑等三人，被反綁在樓上。悲慘混濁的空氣，和洗劫後的餘陳，一件一件的在刺傷我的心懷，我不斷地流着眼淚，我不能再在此停下來了。於是我和各人駕車赴酒魯同沈副處長報告劫經過，及請求派兵緝兇歸案，同時對那三位死難的同事的善後事宜，亦有請示。

沈副處長叫我們備了三副棺木，於十月廿二日將死者三人就近安葬於一工務段段址「瓦桑」附近的草坪上。

，同時立碑分別書明死者的姓名籍貫，以資識別，而誌永念。在埋葬的時候，每個人都日送着他們，同時每個人心懷裏面都有着悽愴的感覺，有些同事的眼睛也紅了，而且吊下了幾滴淚珠來。

這城，瓦桑的草坪上，就長眠了三位年青的「保密公路」的偉大工作者，從此我們就失去了三位朝夕相處的老友，國家失去了三位有為的工程人員，那是建國途中多麼重大的一個損失啊！

驚天動地

長城

天濛濛地下着毛毛雨，四週靜得像一片沙漠，同事們大半爲了不久就要離開這塊「拓荒者的樂園」，和難得欣賞幽甸舞節的機會，三三四四的結伴往宛貌和密支那去作那最後一次的巡禮去了。留在酒魯的，真是寥若晨星，有的歪在床上假寐，有的伏在桌上寫信，偶而有幾個在曠場上走過，都陰沉着臉，彼此相對無言。的確，抗戰勝利到現在，已經二個半月，那個不想早早離開這苦悶的環境，去看看勝利後的祖國，無如上面命令還沒有下來，爲了職務和責任，無法離開。每人都露出無可奈何，茶飯無心，神色。

約莫是下午四點鐘吧！電台裡傳來了蔣醫帥在歡喜破害的消息，大家都爲着這個消息，悶悶不樂，同時好像隨時隨地還會有什麼可怕的事，就要發生似的。

門口汽車馬達的聲音，引起我們的注意，原來是洪、唐兩位從騰衝回來，帶來了撤退路線搶修完成的消息，剛在私自慶幸，撤退有路之際，突然又有一個汽車馬達的聲音，傳入耳鼓，大家正在覺得這個聲音，有些蹊蹺的時候，一工段的李君推門進來，臉色慘白，神色惶惶，開口便說：「不得了！不得了！瓦桑遭了匪劫，李仰予，屬谷，和金智相都被槍殺了！」大家被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傳到耳鼓裏，都我看看你，你看我的目定口呆。

這個消息，不一會傳遍了整個的酒魯，屋裏立刻擠滿了人，大家在靜聽着李君的描述：匪徒是從瓦桑毀址的樓下闖入，一進門便把金監工打了三槍，並即衝入臥室裡，將衝鋒槍一掃，就把李處兩位畢命，張工程師和蔡醫生睡在裡邊，李君睡在裡面另一間房內，來不及逃避，幸而未受傷害，王工程師聽見槍聲，翻窗跳到樓下，雖被望風的匪徒發覺，連發數槍，幸虧天色已暗，倒地滾入草叢，藏避得宜，逃得性命，樓上匪徒將張蔡李各位，

綁好後，就翻箱倒篋，予取予攜，最後連同各人身上所有的財物，也搜括一空，才走到樓下，開了吉普車，向宛貌方面揚長遠去。

大家担心着，去宛貌欣賞緬甸舞節的同事。在歸途中，會不會遭遇到匪徒，如果再發生一次事情，怎麼好？斯以沈副處長馬上派了警衛隊開汽車去迎接那班沒有回來的同事，一方面又叫人通知三工段和工務課，叫他們準備李厲金三位的後事，一方面又忙着起稿打電報到上海和昆明去報告，忙了一陣，才算稍稍安靜，這時擠在屋裡的人，也漸漸地散了，沈副處長和我們想起了同袍同學的廬上程司，和李，金兩君，同時的慘遭不幸，淚下不止，大家相對唏噓！

夜深了，到宛貌去和同事們，還沒有回來，加以每人都懷着戒心，恐怕匪徒再來洗劫一次酒魯，個個坐立不安，胆大的和衣睡着了，胆小的聚在一起，密討着應取的步驟，一致認為及時全部撤退，才是最妥當的措置。警衛們，機警地荷槍實彈站在崗位上，巡邏隊，仔細地在每一角落裡搜索，宿舍裡的燈火，也全滅了，可是悄悄的雷聲，依然飄蕩在靜寂的空氣中，一切都顯出特別的緊張。

夜寒一陣一陣的加緊，歪在床上閒話的人們，也不知不覺地睡着了。

突然「拍！」「拍！」兩聲槍聲傳來，把全體同事都驚醒了。在恍惚中聽見人聲在喚：「糟了！來了！」我心下一慌，連穿鞋的功夫都沒有，馬上跳出窗口，就向矮樹叢草堆裡趨！唐剛從騰衝回來，正在害擺子病，也不顧一切地穿着舊的睡衣，跟我一齊蹣跚入草堆，口裡不住的哼；也不知道是打擺子，還是害怕。

這樣，過了十分鐘，還沒聽見有第三聲槍聲，大家才發覺是誤會了，一個一個地先後爬了出來，胆大的就去打聽，回來說原來是去宛貌的人回來，警衛隊喝令停車，車上的人，因為已經得到瓦桑被劫的消息，以為匪徒正在洗劫酒魯，紛紛跳下車來，向草堆裡趨去，警衛誤會他們是匪徒的散開，放了兩槍，才引起了這個誤會，可是山上和山下的人，爲了這場誤會，沒有一個不嚇得面無人色，一場虛驚，作成這一幕悲劇的穿挿。

回到宿舍，碰見老姚，開口便說：「嚇壞了，嚇壞了！總算回到家了！」

不一會，張工程師也回來了，臉色還沒有復原，驚慌的神色，還帶在臉上，見了廬工程師的床，不禁大哭，我們也記起了廬工程師的遺語：

「到現在還不回去，恐怕回不去了！太晚了！太晚了！」

記李工程師仰予之死

鄭澤良



李仰予君遺像

保密公路第二工程處員工，於緬北克復之初，即奉命赴緬從事於測勘及施工工作，以職責所在，同寅咸不避艱險，出入於荊棘遍野，禽獸蛇虫出沒之區。亟謀打通此國際唯一路線。保密公路——俾得暢通軍運，經一年之艱苦奮鬥，幸告完成，正當功成之日，適逢瓦桑一工段被劫，員司工人被害，全處同仁，莫不深爲痛惜。李君仰予之死，尤爲可哀。李君於抗戰期中，歷年參與交通國防工程建設，經驗豐富，品學優良，工作努力，待人忠誠，深得上峯倚重，同事愛惜。此次因公遇難，身喪異域，聞者無不悲憤流涕。建設長才，遽遭天逝，誠國家之損失也。

李君世居台山新昌，其父在鎮中經商，以維家計，幼時肄業鄉村小學，稍長，隨戚赴上海就學，深得滬中新學陶冶，及中學畢業後，因感於國內交通不便，工業衰落，農村破產，非實學不足以圖救。乃投考入之江文理學院土木工程系肄業，以備學成爲國致用。僅及一載，而「八一三」事變起，日寇進攻上海，無法繼續求學，即南旋廣州，轉入中山大學肄業，又一年，廣州失陷，學校遷滇開課，其父母以滇省路遙，地較荒僻，滇粵旅程，向日多視爲畏途者，而李君又爲獨子，本不欲其前往，但李君以求學心殷，不顧一切，遠道赴滇就學，於廿九年畢業於中山大學土木工程系，並派往川滇公路服務。三十年，滇緬鐵路督辦公署成立，工程浩大，盡量延致國內土木專才。李君應招前往。後以緬甸棄守，該路停工。卅一年夏初撤退回昆，旋應父招，返家舉行婚禮。婚後，其父以已身年邁，商業照料乏人，欲其家居處理，並得朝夕承歡，惟李君以國難方殷，所學應爲國用。志不在彼，且當時國防工程需人孔亟，更不願留戀家園，故在婚後未久，即隻身前赴廣西丹竹機場，繼續爲國服務。工作勤奮，甚得上峯讚許，至卅三年秋，奉調緬北保密公路第二工程處工作，並管理瑪瑙山一段工程。該山叢林茂密，深入其間，不見天日，猛獸縱橫，蛇虫藏匿，因山勢高峻，路線迂迴，工程艱鉅，無以過之，而李君

受任之後，不避艱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風雨無間，卒能如期完成，其勞績卓著，誠不可磨滅，及後，大部人員又復調往搶修丹竹機場，李君因奉命接管三工段未完工程，故仍留緬服務。不意當工程全部告成之日，正待撤回祖國，適因公赴瓦桑一工段，竟因遭匪劫而殞其身，橫禍飛來，殊深惋惜。李君歿於卅四年十月廿一日，時匪風仍盛，沿綫警衛力量薄弱，為避免不幸事件之重生，同仁亦即倉卒撤退回國，李君遺體經於翌日安葬於一工段之旁。一抔黃土，白骨長埋，異地淒涼，英魂何寄，悲哉！

撤退路線搶修記

蒼 玲

名聞世界的緬北雨季，終於過去了，亞熱帶的太陽，又挾其炎威重臨大地；天空是這末蔚藍晴澈，山風吹來，好像江南暮春時候，溫暖得使人有點陶醉；貼伏在泥土上的草兒，又漸漸抬起它低垂的頭，好久沒有看見長着金鏢翹膀的鳥兒，這時也三三兩兩，飛上樹枝，唱着動聽的歌兒。這裡——高黎貢山上所有的一切，都生機勃勃地在歡迎晴季的到來。

一群群「開荒牛」久關在草屋中都已悶得發昏，見了這樣的天氣，心頭也着實感覺高興。大家都打算如何回到勝利祖國的懷抱？如何回到那繁華可愛的昆明？這是多想的，美方軍部再不會有飛機派接我們了，自己的車輛，又缺乏得可憐，由密支那至騰衝全段公路又被嚴重的塌方阻塞，無法行車，這一連串的大問題，使得我們頭痛，也使得我們的工程處頭痛，因此處長就召開會議，尋求解決的辦法，結果處方的指示是：限期各工段清除塌方，恢復交通，集中工段人員在洒魯趕辦結束，派員赴密支那購買車輛等，這準備撤退回國的消息，一下子就傳遍了全處同事，大家的精神又重新緊張起來。

趕工是我們常慣的事，所以短期內全路交通，即告恢復，辦理結束的人員都抱着興奮的情緒在日夜工作，車輛也陸續購到，返國之期日見接近了，誰都在憧憬着昆明可愛的生活，同事面上都顯露出隱藏不住的喜悅。

然而我們由那一條路撤退呢？西經密支那踏上中印公路南下八莫轉接滇緬公路嗎？或東向國界循保密路國內段經騰衝接滇緬公路呢？這兩條路都有困難的地方，而須詳加考慮的。因為前者傳說有一段路損壞頗

烈，坑塘深陷，來往車輛均需美軍推土機幫助，才能通過，同時駐紮英美軍當局，對行車頗多留難，難免屆時發牛問題；後者則因國界至騰衝一段坍方嚴重，第一工程處因工歇關係，路面和不够寬的地方，還沒有完成，行車略有影响。工程處爲求澈底明瞭兩路情形起見，決定派員分頭前往查勘，然後再定去取，以定搶修國界至騰衝的一段工程的序幕，便逐漸展開了。

筆者僥倖參與此件工作，於九月廿七日奉到命令，即於次日會同九工段長郭君首臨查勘，一頂滑杆一匹馬一個工役，連杆伏共是五人，廿八日早晨，從「山連」九上段出發，費了一個多鐘頭，爬上高黎貢山頂，到達三十七號界樁的歸門，由這裡開始，我們就真實而詳細地估勘完畢。以至將來員工住宿的地方，也都觀察過了，形，查勘橋樑涵洞的安全，計算坍方的數量，并考慮搶修的方法。自國界至猴橋共有六坍方五處，其中三處我們花了三天的工夫把這九十餘公里的路程一無遺漏地估勘完畢，計自國界至猴橋共有六坍方五處，其中三處全係數百方大石者，需用黃炸藥頗多，又自猴橋至歡喜坡果樹共有無法通車的嚴重地段七處，其中五處係橋樑涵洞，連路基被冲毀者，需用木材頗多，又自歡喜坡至騰衝共有二處路基被毀，總計不能通車之嚴重地段共十五處，其他損壞較輕之地段不下五十餘處，估計需用工人八千名，炸藥六十箱，工程雖甚困難，若米糧材料接濟不生問題，及天不下雨的話，約在十天內即可暢通行車，第三日傍晚，我們到了騰衝，即將查勘結果詳細電報酒魯工程處。

我們在騰衝休息了兩天，忙着又趕回乾麥地，聽候消息，果然，工程處接到電報之後，即決定取這條路撤退，并擬定搶修隊的組織及調派工作人員，十月六日，命令來了，仍着筆者與九工段長郭君主持搶修，并劃分搶修地段爲三部份；指定國界至猴橋，由郭君負責，猴橋至歡喜坡，由筆者負責，歡喜坡至騰衝，則由十工段譚工程師負責，所需之工具材料，分向八，九，十三個工段撥用，而主要之米糧及炸藥等，均由騰庫及甘庫兩方接濟，工程處并指派留酒騰卡車各一輛爲運輸之用，至此，一切搶修的進程，已經踏入緊張的階段了。

爲求工作進行順利，筆者偕同郭君復趕赴酒魯與各有關方面接洽，并向處長請示方針，時沈，卞兩副處長均在酒魯，皆有詳盡的指示，且表示對於此次搶修國界至騰衝一段抱最大的決心，處方必以全力應付，協助解

決一切困難，希望搶修隊能如期搶通等語，又承魯聯四個工段主管幫忙物資及介紹工人不少，同時處內同事，均以熱烈的期望寄諸我們身上，并給我們以無數的鼓勵與幫助，至為可感呢！

第二天告別了酒魯趕回九工段，迅速的籌備着開工事宜，分配工人并指定他們的工作界限，調度米糧材料等集散地點和其他需要緊急處置的問題，以是大隊人馬便浩浩蕩蕩向國內進發；郭君率領員司駐猴橋做大本營，筆者派赴歡喜坡西脚，而譚君則赴騰衝領兵西指，都先後於十月十日及十一日開工。

三十七號界橋至猴橋，全是山道，十九沒有鋪路面，路基給雨水冲成縱橫交錯的坑集，又深又潤，填補費工極多，上坍的地方較易清除，但三處大石坍方清除工作就困難多了，這裡整日在施用炸藥爆炸，因為石塊堆積過高，採用地雷式爆炸法，結果得到很大的收穫，自猴橋至歡喜坡西脚，是一條平坦的大道，雖有不少坍方阻碍行車，可是搶修了三天，便可通車了，歡喜坡不過是拔海七百餘公尺的山，山道長十三公里，損毀嚴重的地段在東面坡，一連幾座被沖塌的涵洞和上坍，而涵洞被沖塌的地方，路基往往變成很大的缺口，搶修時澗水還在急湍的流着，有的泛濫在路上，所以施工十分困難，經過開溝引水以後，用圓木做臨時涵洞和搭架擋土牆，才得安穩建築起來，剛好這面山樹木茂盛，取用材料很方便，這五個大缺口竟出乎意外迅速搶修成功。又由歡喜坡東脚至騰衝一段，雖然路綫很長，但經過的都是丘陵地帶，故僅有平路上的路基有兩個大缺口，而修補起來尚不感十分困難，只動工五日也就竣工通車了。

感謝老天有情，開工後倒沒有下過大雨，清朗的天氣還吹送着微風，這使工作的人們感到輕鬆和愉快，監工們一早就出動督工，直到天黑才收工，回到住處常是晚上八九點鐘的時候了，歡喜坡并不使人歡喜，爲了搶匪不時出沒，商旅視為畏途，酒魯醫院院長蔣君恰在我們開工時就在這裡不幸給匪徒殺死的，連屍首也找不到，然而我們十日來在此工作，整天都在山上跑來跑去，好幸沒有碰着他們，真算運氣了。

若不是爲了工米與材料接濟困難的話！搶修工作原可十分順利地進行，有兩次險些兒就要停工，幸得古永材料庫和肝騰辦事處設法搶運米料及時趕到，但已令人焦急欲死了。

動工後第七日，歡喜坡一段除了缺口尚差一點就竣工外，其他部份均已搶修完成，因即加工趕趕，預定十

八日下午四時前搶通，而譚君負責部份已在十七日搶通了，留騰卡車直駛至欽：披木脚，等候上山，果然，在集中人力的最後攻勢之下，在沒有超過預定的時間之內把缺口修好了，工人們高聲呼叫着完工了，多麼使人興奮的事啊！以是卡車發動起來，慢慢向山上爬着，這是試車，也是雨後第一部通過欽喜坡的車輛，我不敢相信自已，在極度緊張的情緒中，卡車把我居然安全駛下了。欽喜坡西脚，這証明的確是搶通了，較限期還早兩天，筆者心頭這時才輕輕先放下一塊大石，長長的吐了一口氣，自然郭君負責那段回日也搶通了。當晚酒魯工務處就接到十八日下午四時全線搶通的電報。

那夜，筆者睡得很十分安適，是十日來沒有過的一次，次日，開始遣散工人，并點收工具與剩餘材料，事務告一段落後，趁空回到乾麥地住處收拾自己的行李，等待撤退的消息。

十月廿一日第一工段被匪徒洗劫的不幸事件發生了，全路同事，人人自危，工程處即通令全線作緊急撤退，廿三日雖然下着大雨，但撤退的軍輛還是像潮湧般開來，逃命的狼狽情形，真是無法形容，筆者附坐第二工段車一同撤退返國，入國門時心裡不禁默默祈禱着：「安全行車吧！不要鬧出亂子啊！」真的，像這末多大小車兒，每車都滿滿地載着同事，假如萬一不幸又在修復地段出事翻車，這怎麼了得呢！這怎麼可以呢！在車裡筆者捏着一身汗，每當車子跳動較烈或稍有傾側時，不由得臉都嚇青了。

但結果，車輛通通經過了危險地段登上康莊平坦的路上了，完全沒有出事，這真是幸運啊！當車輛離開了欽喜坡，再東向騰衝進發時，筆者覺得壓在肩上的那一副又重又大的担子，才放了下來，歇過一口氣，總算完成了我們的責任了。

酒魯撤退記

敬

印度洋潮濕的空氣，向北吹送，給高聳與綿長的高黎貢山所阻擋，上昇為雨雲，於是緬北的雨季降臨了。幾個月連續不斷的雨，陰沈抑鬱的天氣，空氣飽和着水份，到處可嗅着霉腐的氣息，人們的心緒，正是跟着氣候一樣，是陰沈抑鬱，是飽和狀態的煩悶，而有霉腐的氣味了。

抗戰勝利消息傳到酒魯，是興奮，又是煩悶，國內是重見太陽了，而我們還是在陰沈抑鬱的雨季下過日子，我們渴望返回祖國，見見太陽，可是，幾個電報到總處去，結果答覆是須待呈總局的核示。工欲快完了，工程也不能再多改善，勝利的降臨，本路的軍事運輸責任也盡了，我們沒有再留緬北的理由，也無再留緬北的需要，然而，事實擺在眼前，還是要遙遙無期的等下去。

國內淪陷區是次第收復了，而留在緬北的人卻被人忘掉，我們彷彿是被慈母忘記了扔下的孩兒，不能返回祖家的懷抱一樣。

然而，瓦桑劫案的發生，竟將此沈悶的局面來個「突變」。

瓦桑劫案的發生，證明散兵遊勇流為土匪者之多，其膽量之大，我們工程處武力薄弱，實不足以禦「外侮」。為着保全公家的財物，為着保全員工的性命，實有採取斷然處置急速返國的必要。

就在瓦桑劫案發生後的第二日——十有二十二日，幾個巨頭——沈下副處長洪秘書及各課課長——的會商，認為返國是事在必行，而且急需啓程的，日期早已決定了，不過暫不宣佈，僅吩咐預備行裝，隨時登車。車輛的分配、行車的次序、留守人員的決定，呈報撤退及外段撤退命令的電報，他們在悲鬱沉重的心緒下，不憚麻煩的討論。公物的釘箱，行李的檢疊，每個人都顯着忙碌緊張，而在等候撤退命令，返回祖國去。

瓦桑劫案，震動了每個人的心絃，是悲悼，是憤慨，是恨匪類太殘忍，精神上刺激太深了，個個人都顯着忙碌中的無力，緊張中的疲憊，靠靠的細雨，天昏沉沉的，正是象徵前途荊棘重重，不容樂觀呢。

撤退令頒發了，是二十三日早四時出發，撤退日期的決定是如此的急迫，是要在匪類意料之外，希望不致再度發生不幸的事件。「一早出發，中途不要留宿，當天趕到騰衝，可保不會有什麼意外，」剛從騰衝回來沿途情形熱稔的洪秘書說。不過，二十幾輛車，好壞不齊，其中有一部拋錨或發生意外，就需全部停下來等待，在這種集團行車辦法下，想一日趕到騰衝，誰都沒有把握，猶其是這幾天的雨，令到路面泥滑，增加行車的困難，「假如當天不能趕到騰衝結果怎樣呢？」誰都在想，誰也不敢多想。

天將破曉時，車輛駛近宿舍，公物行李的搬疊，編配行車的次序，分配各車的武器，捆攏了幾個鐘頭，上

午九點鐘車輛才準備齊全，依次排好，向東開行，「噹，噹，噹」鐘聲敲個不停，這是我們這批拓荒者返回祖國的歡聲。

「永別了，可愛的西魯，亦是不可留戀的西魯，」我頻頻的回頭，看見十幾輛茅草頂竹編牆的房舍，是我們工程司與土人心血的产品，住了半年多，一切都熟稔與習慣，一旦離開，真是有些捨，將來這批房屋，是另換主人——土人呢？還是給烏雀野獸作爲巢穴呢？抑是任它廢棄，倒塌，還它在我們未來之前的荒蕪本來面目呢？當頭的吉普是衝鋒車，警衛隊人員趁著，配備衝鋒槍手槍等，火力最猛，一車當先，後面跟着「道奇」，「萬國」，「GMC」及「吉普」，都配備槍械，陣容整肅，如上火線，一批二十六部大小的車輛，拉長將近一公里，浩浩蕩蕩，向東開駛，爬向山勢最陡，樹林叢密的瑪瑙山，天雨路滑，司機提心吊胆的駕駛著。

「道奇」資歷很好，不過畢竟年老力衰，開盡馬力，常常爬坡爬不上，招呼後面年富力強的GMC幫忙，在互助合作之下，上了一個坡又是一個，雖然速度是相當的緩慢，不過其中有一次幾乎闖了大禍出來，在將近到瑪瑙山的山頂時，有一段路狹坡陡，「道奇」爬到半坡，氣力竭盡，停在那里候援，工務課同事所趁的GMC奮勇用車頭推進牠，道奇是給推上去了，可是GMC奮不顧身，腳跟欠穩，外側的車輪已陷入鬆軟的路肩邊緣，車身向外傾斜，就有翻車的危險了，工務課的同事慌忙的跳下車，將公物行李都搬下，前後的車輛都停下來救濟，先由一部GMC用鋼索向前拉，可是用力方向不對，越拉車輛越偏外，車身越傾斜，情形更危殆了，後來救濟的GMC調了一個頭，改用前面絞盤，用鋼索慢慢的絞，花了一個多鐘頭，泥足總算拔出來了，我們歡呼拍掌，處長們也鬆了一口氣，一個難關便過去了。

車輛因爲天雨路滑及載得太重的原故，時常拋錨，停頓的時間很多，平均一個鐘頭僅行五六公里，至下午四點鐘才到昔董壩，一天趕到騰衝的理想，事實上無法實現，前途凶吉如何，祇有付之命運了。

雨越下越大，霧越來越濃，衣裳濕透了，風吹來使人打寒慄，中午沒有飯吃，肚皮也發生恐慌，大家疲乏到極點，沒精打彩一言不發的坐在車上，我們準備張劣的命運的降臨，但也堅信有返回祖國希望的一天。

到綠梅峯時，天已黑了，前面的車輛停着，聽說又是拋錨，我們屏息的等着，僅聽到間歇的沉重的嘆聲，

二十多部車擺在彎曲的公路上，熄了車燈，連香烟也不敢吸，因為「星星之火」，也恐怕容易引起匪類的注目，我們算是暫時葬身在黑暗之中，飢寒，驚恐，焦慮，在內心交織着，萬一匪類就此下手，我們真不敢想像了。

悠長的一個鐘頭過了之後，車輛又在蠕動了，車燈照耀着深翠的森林發亮，我們緩緩的前進，在重霧微雨下前進，爬過了一個山，又是一個山，好像路是特別冗長的，忍着飢寒，抑住驚恐，抵達魯居時，已是深夜十一時半了。

魯居的四五六七段員工，已于上午撤退了，往日的「皇宮」，現在是一個空庭，我們希冀在魯居，可找到飯吃，我到睡處，現在發現有些靠不住了，我們利用遺棄在「皇宮」的大鐵鍋作火盆，把木樺拆散作燃料，燒起融融的火，烤乾濕透了的衣裳，也烘熱了飢寒的身體，沈下兩位副處長亦來參加，把他們吉普拖車裏的牛奶犒賞大家充飢，圍爐坐談，認為今天行車秩序是良好的，天雨路滑，不能趕到騰衝，也是遺憾的。現在是如何救濟城舖在五姑嶺醫生護士小所姐趁的車，今晚魯居如何警衛，明天如何減輕車輛載重，方得迅捷，我們商得妥當具體的辦法後，已經身心疲憊到不堪，幸得爐火的取暖，牛奶的裹腹，靠着椅子，各人便呼呼的入睡了。

第二天，雨是停了，不過，東方的黑雲仍是遮住了太陽，未可遽作樂觀，為了減輕載重，洪秘書執法如山，實行昨晚商定的辦法，一人僅准帶行李一件，剩下來的暫留魯居，派人看守，等到騰衝回頭車再運，九時許出發，經湯餅河，越新寨，到八工段，熱騰騰的飯已準備好了，這對我們是如何的需要。再進至乾夢地，會同十工段及處長工地辦公室人員，直指三十七號橋，進入國境，由國界至猴橋，路狹彎急，有很多地方沒有鋪路面，恰巧下雨，泥滑得很，車輪把持不住，司機好像在一「舞龍」，幾回車輪要滑向路邊去，司機拼命來個大反轉，車頭撞向山坡上，我們時刻担心中，我們的命運，全繫于司機一剎那的手上，但總算幸運，沒有出事，天黑時，到達了猴橋。

第三天，太陽露出光輝的臉孔，這是我們的福音，我們浩浩蕩蕩的過古永越歡喜坡，中輟不停息，要趕到騰衝吃中飯，我們照預定的時間安全的到達騰衝，過市街時，適逢是「揭期」，滿街人頭攢動，好不擠擁，我們

很久沒有看見這樣熱鬧的場面了，車緩緩向前進，人們散在兩旁，睜大眼睛注視我們的服裝槍械和車輛，「是什麼人呢？」他們在猜測着，「遺留在高黎貢山的野人脫險回國了！」我心裏在回答。

車輛次第安全抵達騰衝，我們看見晴朗的天空，沐浴在溫暖的陽光裏，我們已回到祖國的懷抱去，大家的精神，都是愉快而輕鬆的。

在騰衝等到車再回魯居運回遺留公物行李後，我們又再踏上征途，經甯陸，循滇緬公路，順利的安全到達昆明，算是走完了這段長達千多公里的崎嶇艱險的道路。

從西魯撤退到騰衝

王 嵩

宿舍裡零亂地堆滿了行李，老章忙着發國幣旅費，天色已經漸漸地發白了。原來規定汽車五點鐘一定要從檢修所開上來的，到現在還不見影子，同事們全體穿上了卡其服裝，披上軍用雨衣，老蔡老梁背上了衝鋒槍，纏糾糾地使人望之生畏，別說瓦桑的跳樑小丑，就是風雲一世隆美爾將軍，見了這件美式配備，也要退避三舍。

六點，七點，八點，終於望眼欲穿的「茄醬西」下車開來了，大家七手八腳地把行李裝好，座位排好，看到別的單位，也和我們一樣地脚忙手亂，不禁互相起了會心的微笑。

九點鐘了，二十六部形形色色的汽車，排成一字長蛇陣，順着排定的次序一部一部地開出，到了V字大牌樓，大家脫了帽子，對着這一年來朝夕與共慘淡經營的樂園告別。

因為車輛數量衆多，撤退又是臨時緊急決定，不免有許多還沒有修理妥善的，所以這一大隊長蛇隊，還沒有到西魯大橋，在材料庫門口便有許多喘息不前的，大家出發以前，曾經約好，有一部車子「拋錨」，大家就得停下來喚，到此就不得不遵守信條，一齊停了下來。老張和幾個機工，忙得滿頭大汗，終於長蛇又開始爬動了，浩浩蕩蕩地過了西魯大橋，橋邊土人和華僑，惜別似的向我們揮手。

天公不作美，剛在我們的車隊戰戰兢兢的爬上瑪瑙山陡坡的時候，惡作劇似的忽然下起大雨來，路越來越

滑，車子也越來越難開，幸虧我們那輛「茄姆西」有前後輪加力排擋，走起來還不十分吃力，至於那幾部「道奇」，沒有上胎線，爬起來便十分吃力了。

恰巧，我們前面有一輛「萬國」也沒有上胎線，有點爬不上去的模樣，我們的司機，見義勇爲，用自己的車子，去頂它，去，誰知不頂猶可，一頂，就出了亂子，原來前面的路線不是直的，視線被前面的車子擋住，不知不覺，就靠靠了路的邊緣，等候發覺，左邊坡後一個輪子已經陷到邊坡上的鬆土裡去了，下面是深不見底的溝壑，車子已經顯然地向外傾斜，司機還想用力把它衝上去，於是越陷越深，車子也更見傾斜，大家連忙跳下車來，合力把車上的東西卸光，調回前面那部有絞盤的「茄姆西」向前拖，同時又用鐵鍊拉着車身的後面，以防萬一，果然天從人願，化險爲夷，車子重新被拖上了路中，大家一齊動手，又把東西裝上，爬上車子，回頭一看，每人部變了落湯鷄，狼狽不堪，相顧苦笑不已。

天色暗了下來，雨還是不停的下，早晨吃了一頓稀飯以後，到現在什麼也沒有入口，飢腸轆轆，也懶得伸手去拿乾糧來吃了。

路線漸漸地向下斜，昔董蠟草綠色的田野，已經在望，人心突然顯出緊張的神色來，風聞昔董蠟裡埋伏着不少的匪徒，準備在我們經過的時候，來一個突擊，那時老蔡因爲淋了雨受着涼，把槍交給了老陳，這責任就落在老梁和老陳的肩膀上了，他們一致地警戒起來，東張西望，緊張萬分，眼看就要下完斜坡，衝過這危險的關頭，突然車子向右一歪，右前輪滑到溝裡去了，老唐叫道：「怎麼好？最吃緊的地方，出了毛病怎麼好！」老陳老梁首先跳下車來，前後佈防，肥陳拿了老章的烏槍在車上把風，老朱拉出了「四五」站在車頭上警備，一面調動那部有絞盤的「茄姆西」回來吊這第二次出事的「同胞兄弟」。

大家愁眉不展地望着，一陣一陣黑下來，天，既擔心匪徒的襲擊，又擔心夜裡野獸的威脅，互桑的事變，實在太刺激我們的神經了，真有些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的景象。巧，真巧，突然老陳的廣東官話發了吼：「站住！你是那個？站住！」一時，所有的槍都上了膛，指着一個卡其服裝工人模樣的人。那人也怪，一聲不響，依然向車子急步走來，急得老陳赶快跳上一步，把槍堵住那人的肚子，一面喝令停步，一面摸察那人的身上，突

然間老陳的臉色變了灰白，嚷道：「他有槍，他有槍，快把他的槍繳下來！」那人也神色慌忙地用手摸向腰間拔槍，嚇得我們暗暗叫「阿彌陀佛」，說時遲，那時快，老許從前面跑回來說：「動不得手！別動手，自己人！自己人！」一把把兩人扯開，仔細一問，才知道那人原來是六段的一個看工，是老許從前的朋友，大家才把天大的石頭放了下來，然而直到如今提筆的當兒，還有些汗毛凜凜呢！

有絞盤的車子，終於從前面調頭回來，車子也已經吊了出來，大家第三次上車，鬆了一口氣！

肚皮餓得貼在背脊，夜寒不情的襲來，想想今晚的目的地——魯居有名的「皇宮」，準備下豐富的晚餐，有鷄有鴨，有豬肉，馬鹿肉，還有……吐沫直往下噙，腦筋裡映出一幕安適快樂的幻覺。忽然，那個被我們誤認為壞人的看工說：「魯居現在一個人都沒有了，他們今天早晨都走了，我就是因為慢了一步，才走到普董壩來等你們的車子的。」完了！什麼都完了！飯，肉，都成了泡影！

天早已全黑，汽車都吐出白茫茫燈光，滿山的鳥窠，見了這羣怪物，不住的在樹上跳來跳去的叫着，驚起早已歸林的飛鳥，不安的飛出窠臼，遠遠地有幾家燈火像星星一樣閃閃着，時間在悠悠地消逝，车子在慢慢地爬着，我們已經一步一步地逼近了今晚的目標了。

半夜十一點鐘，到了魯居，這從前燈燭輝煌，銀光爍爍的地方，竟成了人去樓空，鬼火點點，靜寂地滿地。躺着先到的同事們。警衛們持槍放哨，戒備森嚴。我和老陳，四下裡巡視一週，發現所有的床舖都被佔，只得回來，開了一罐牛奶，找了一些乾糧，圍着火盆，慢慢地吃着，討論着明天車輛的重行分配和行程，不知不覺疲倦過度的身子，和衣躺了下來，就在火盆旁睡着了。

忽然，有人嚷起來道：「糟了，失火了！」我們急忙跳起身來一看，原來是地板受不了火盆長期的烘焙，燃了起來，附近又沒有湊手的水，只好把身上蓋的一床軍氈，蓋了上去，誰知地板下面是空的，氈子蓋上之後，就不能揭開，一揭開，空氣被氈子一抽，火頭更高了，幸虧老梁端了幾盆水來，才把這場虛驚結束。

不多一會，天亮了，沈副處長發號令，調整車輛的分配，限制行李的件數，多出來的留下，等到了騰衝，再派軍來接，這樣一來，壞的車子就可以暫時留下，減少大家來候修車的時間。九點鐘，一切就緒，長蛇又

開始蠕動了。

過了臘拜，湯餅河大橋在望，湯餅河水勢，澎湃激急，河中的怪石，崢嶸突起，激起雪白的浪花，聲勢俱雜，我們看得呆了，竟忘了行車的勞頓。

過了湯餅河，又開始上坡，無窮，新築，滴霖崖——最後通車的地方——雙管坡，都一個個地過去。這以後就是這幾月來，我們勞苦功高的工程師們，日夜和山洪坍方博鬥的地段了。第八，九，十段的同事們，在指點着告訴我們，這裡前幾天坍得連路都找不着，那裡的涵洞前三天還不能通車等等險象，使我們更加感謝他們的勞績，欽佩他們的毅力。

不久車過乾麥地，爲了瞻仰下副處長曾經在此主持東段工程，發施號令的帷幕，我們停了一會兒車。

車又開始爬動了，不多一會，到了老虎洞——又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故總局長別出心裁親自指揮的巨大工程。下午四點鐘到了國界塊石砌成的樁座，底方一公尺，高也約莫是一公尺，旁邊標明第三十七號字樣，它的前面是盟軍所立的一快大木牌，黑字白漆，畫着向東向西兩個箭頭，向東寫着中國，向西寫着緬甸，路的中間還臉下從前慶祝通車時所立的綵樓，飽受風霜，凋零不堪，向西看，一片森林，陰氣鬱鬱，那是緬甸，向東看，遠遠地一片平原，使人胸襟一開，那就是我們的中華祖國了！

「啊！這多美麗！我有三年沒見祖國了！」一位司機擦着眼說。

跨過國界，就是第一工程處所管的地段了，因爲經費的關係，路面和不够寬的地方，還沒有完成，爲了撤退，我們已經派了先頭部隊來過這裡整理，現在車子能夠勉強通過，正非感謝他們不可。

天又黑了下來，司機對這條不十分熟識的路，不敢開快，只好不停地慢慢地走着，四週的環境，一點看不清，祇有車前一丈多遠的地面可以看到，麻木的神經，跟着單調的馬達聲，催人入睡。

「猴橋！猴橋！」一羣人高聲喊道，醒來一看，可不是麼？遠遠地一堆燈火，約莫有十幾家的樣子，那裡有着我們的先頭部隊駐紮，有我國的海關檢查，想來吃住是沒有問題了。果然郭段長的東北口音，老遠地就聽見了，見了我們，親熱地讓我們進屋裡去休息。

吃過了兩天來第一次的盛饌——「蛋炒飯」後，我和老梁即忙着找地方去睡覺，誰知找來找去，和昨天晚上一樣，都被人佔滿了，原來人家是睡第一，吃飯第二，我們食了口腹弄成顛倒，吃了大虧，只得和老梁坐在郭段長的舖上靠了一夜。

天才亮，大家都漲上了車，過了海關的檢查，又抱着今天必獲騰衝的決心，踏上了征程，不到十點鐘已經到了歡喜坡，山勢峻陡，草木蔥鬱，但是那個程度，比我們的瑪瑙山和高梁黃山差遠了，可是據當地人說，匪徒時常在此嘯聚，十分危險，早晚沒有人敢走，我們的蔣醫師就是在這種滅害的，我們一面行，一面懷着戒心，這個鬼門關畢竟懺碎安然衝過。

中午車隊到了燭子裡，大家興奮的程度，真不是筆墨所能描寫，連談話的聲音都響亮了不少。

綺羅鄉，和順鄉，都一個一個地過去，騰衝郊外馳名的大盪水瀑布也已在望，車子拐了一彎，就看見騰衝的房屋了，一會兒，車子進了大街，剛好那天是街子天，人頭攢動，擠擁不堪，車子好不容易才開到中央銀行，老百姓們望着我們這一批服裝奇異配備零亂的部隊，交頭接耳地猜疑着。

老徐帶着熱烈的口氣來接我們說：「歡迎！歡迎！」「辛苦！辛苦！」

這樣我們結束了我們第一段的行程，兩個星期之後魯居的東西運到，我們又開始我們第二段的行程，回到我們的出發點——昆明去了。

魯居撤退瑣記

· 鄧鏡容

一、冗長的日子

好不容易熬過了緬北連綿露雨的季节，別來數月的太陽和人們見面的時間，也漸漸增多。在雨季期間沖壞的路段，已修理完好，路容也整飾得乾乾淨淨，祇有些時候險收後，便可功德圓滿了。勝利消息傳到後，紙炮燒過了，接着我們還征軍凱旋返國，軍郵撤除，我們的郵路隔斷了；美方人員逐漸撤離緬甸，密支那東機場撤銷，伊洛瓦

底江的浮橋拆除，坐飛機的希望固然幻滅；而坐汽車以念頭，也因購買配件的困難，通到八莫路的聯絡綫泥濘數尺，和國內段有一部份路基坍塌而受到嚴重的打擊。這班爲國奔馳到國外的孩子們，跟着抗戰勝利而被隔絕于緬北一隅，勝利後的祖國，勝利後的家園，親屬，朋友，這一切都是多麼令人想念呵！而且當盟軍撤離後，英國人的統治力尙未加強，暴徒四出，殺人越貨的事件，很隨便的發生，也很隨便地過去，人們的安全可說毫無保障。大家都焦急，煩燥，苦悶，期行着驗收人員早日前來驗收。日子一天又一天，在無可奈何中捱過去。

二、緊張的一夜

沉悶的空氣終於給不平凡的雷波震撼了，廿二日上午電台接到消息，謂瓦桑昨夜被劫，並打死了三位同事，收音機裡聽得不很清楚，大家懷着一顆沉重的心，在推測那幾位是可能的遭難者，同時回憶起那幾天來經過魯居向西去的三五成羣，穿黃衣的，短褲的，非農非工非兵似的仁兄們，更加深了對本路百多位同人的安全航心。下午接到電報，謂須即集中四段人員，并即派車赴酒拔運人員及公物，大家都作緊急處置。等到酒魯，瑪璦，吳家，禮拜及新寨人員集中來時，一個小小的地方已擠上八十多個人。乃即分派將原有的及臨時的衛士將魯居層層護衛，如臨大敵，蓋恐防暴徒乘時撲劫。各車的負責人依照配置分配各人的武器和器材，準備隨時出動，一時電火通明，機匠及司機檢查，加油打油，修配各車輛，各人收拾行李公物裝車，人聲，馬達聲，衝擊聲，激夜不停，午夜接酒電約翌晨八時時候酒魯撤來大隊會同出發，時間已定，各人倍加緊張，其中一部大車發現格拉治片打碎了，已無備件，又難折開，時過午夜，將無法依時出發，遂即派車赴四十公里外的瑪璦山拆卸該處停留一部壞車之零件，趕返裝置，卒于黎明前修好。

三、向祖國行進

翌日七時前，四部大車，兩部小車子，均修檢妥善，各人員，武器，行李，公物，亦均分配裝置完畢，處裡大隊人馬照約定時間應該在八時即可到達，但候至十點多鐘，仍未見影跡，電台又已折下，無法獲通消息，關於前路的消息又多，人心惶惶，誠恐延誤時間，更有給強人伺候的危險，兵貴神速，乃先行出發。憶自卅

三年九月四日第一批人員初到密城，曾與酷熱，嵐瘴，蚊蠅，搗鬥了共四百一十四天，現在眼看著任慣了的草房子，看慣了的土人們，慢慢地落在我們後面消失了，而且走向茫茫的前路；一千多公里的崎嶇道路，不少強人出沒的地區，說不定會有殘場墟殺，心中未免有點兒惘惘，害怕，但是同時憧憬着勝利後的祖國，勝利後的家園，頻頻在向我們招手，又好像有薛大哥「一馬離了西涼界」的輕鬆了。

這一天，天不造美，偏要從早晨就下着毛毛細雨，車子謹慎地輕巧地爬過了幾個陡坡，急澗，這時大家對於那幾部車子也就很放心了。路過乾麥地又有八工段的車子同行，上面架起一枝「譚美庚」連同我們的幾枝「嘉賓」和步槍手槍，火力相當充足，大家戒備着，互相照應着向祖國進發。

四、山大王

車子慢慢地往上爬，寒氣侵人，雨點沒有停過，高涼貢山的積雪還閃着白光，卅七號國界橋依然無恙，保密公路通車時所搭的牌樓還是頹唐地立着，目送着軌道落在冷落的邊陲，徒供來往的「馬哥頭」憑弔。越過國界後車子便起了顛播，那給大雨冲刷成的溝洫，坍下來的鬆土和會給坍土堵塞才搶通僅容一車的狹道，給了司機們一大堆頭痛，第一部車子在牛澗河附近，陷于泥濘中，一部小車子又跟着陷落去，時已下午，四顧無人，雖盡了幾部車子上面的所有人力，祇有愈弄愈糟，攜帶工具的車子又在後面陷掉，前後相隔二公里，夜幕漸下，細雨未停，大家都筋疲力竭，祇有作「山大王」打算，將汽油澆上濕樹枝以作燃料燒飯和取暖，昨天一整夜未睡眠，又餓又倦，將一鍋半生半熟的飯胡亂吃完，擠在車廂裡像沙甸魚般坐着打瞌睡起來。該處本是強人出沒之區，細雨蕭蕭，野無行人，我們猝然來臨，寄寓一晝。好在強人不知道前來「招待」，安然過了一晚。翌日後面車子先行脫陷前來，集合所有工具人力和附近一切可能用的木板樹枝，始能將陷在泥濘中的車子拖出，時已正午，這一天的行程又已就誤了一半。

五、小小的冒險

一連串的汽車到達了猴橋，這是進入國境後第一個大關卡，過境的車馬貨物都要在那裏辦理入境手續。我

們這批非軍非民的黃衣大漢，押着一大批車子還攜帶了不少的武器，好在關員們知道我們環境特殊，過關手續也很順利地辦完了。但是在猴橋聽到留在該處的同事說前面有一二處涵洞填土不通，而且歡喜坡有一大批強人，過無倖免，這一聲晴天霹靂，好似將楚項羽圍在垓下，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真不知如何是好。時已下午四時，又不能坐觀天時，以待天命，乃將車子停在猴橋打尖，我們幾個人乘一部小車子先行探路，車抵歡喜坡天已將晚，彈上床，刀出鞘，見有人影即行擡準，以備萬一，幸該處有數處尚有我們搶修工人工作，幾個涵洞亦已填妥，這一段危險區亦算安然通過，七時左右即抵騰衝城，翌日留後車子，亦會合酒魯大隊人馬安全抵達了。

緬北歸來

清風

當我們從電台聽到廣播，得悉敵人投降消息的時候，處在蠻荒境地的一羣開路先鋒，真是歡喜得要流下幾點熱淚來，從晚上八時半起，在幾間茅篷裡一直開着笑着，一片歡聲，激盪了白霧重重的清夜，沒有休止，早晨，鐘聲——那裡是鐘，不過是汽車輪圈吧——更響徹雲霄，好像知道勝利快要載我們回老家去一般。

大家圍在一起，談話中心，漸漸轉到自身問題，抗戰已過八年，許多家鄉斷了音訊，現在快得要回去了，大家都計劃着，如何回到昆明，如何由陸上和水道或空中轉到別離多年的故鄉去，談得有聲有色，個個眉開目笑，興高采烈，真的以為已身在家中，但是討論終結，才知道我們是過分歡狂，目前最須解決的還是如何早日撤離這荒蕪蠻烟的地方。

一個工程處要撤離一個駐紮的地區，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許多問題跟着是要發生的，如工程要結束啦，車輛不敷應用啦，騰衝至國界一段有多處坍方，不能暢通啦，兼之還在兩季期間，行動不便啦，諸多考慮，撤離問題，因為上述的種種原故，因之一再稽延了。

時間飛一般的過去，八月九月過了，十月來了，以往關着的問題，幸而一步一步得到解決，在雨季將要完結的時候，我們乃僱工到國內段清理坍方，好使通車無阻，大家歸心似箭的心情，因為事情進行的順利大家才得着一點安慰。

自從遠征軍由緬境調回國內，反擊黔桂境內的敵人以後，駐在緬境的人員，因為少了軍隊的保護似乎失了憑藉一般，雖然亟謀自衛，但是能力薄弱得很，沿線治安，隨即發生問題，劫掠事情，時有所聞，使大家提心吊膽，籠罩着一層異常變慮的陰影，若果要靠外人來保護，英國政府沒有能力管到這裡一個角落，於是為着自已的安全，對於撤退工作，更加積極進行。倘有未經驗收的工程，處裡立即派員去驗收，好使工作完全結束，告一段落。

那天十月廿一日的早晨，太陽還躲在白雲深處，沒有風也沒有雨，各座茅舍裡都寂靜無聲，諾大的酒壺，祇有林間的小鳥互相叫鳴，看來真是沉寂得很，扈容察誠等前一日都出去驗收了，茅舍祇有二三個人，晚膳之後散步歸來，白日暮隨處，工段卡車一輛突然來處，李世傑帶着一副驚惶蒼白的面孔，下了車就問：

「沈副處長呢？」

「在裏面，什麼事？」他不理會我的問話，三步兩步就踏進門檻來。

「沈副處長，一工段剛才被劫，扈容李仰予余智相三人被擄死了。」

當時驟聽之下，真是晴天霹靂，一種悲憤的心情，無從抑制，沈副處長已放聲大哭了，室內燈光慘淡，各人的情緒，為之黯然！

自不幸事情發生之後，我們處在毫無保障的地方，生命受了莫大威脅。是日適有一輛卡車出騰衝來酒，據報告，在昔董瑞途中，有兩條大漢，前來搭車，在車上還玩弄手鎗，並且暢談上次瑪瑞山劫殺華僑情事，目中無人，頗為得意。處在此惡劣情景之下，真是令人寒心，我們對於自身的安全，更增加一重變慮。幸而道路已通，於是密議，以迅速手段，準備隨時撤退。

翌日，上帝也像哀悼為國殉職者一般，陰沉的天色，有時還灑着毛毛的小雨，當我們到瓦桑去料理他們的後事的時候，內心好像鉛錘的沉重，坐在車上，大家沉默着不言不語，感到無限哀痛，我們到了瓦桑，看見他們的屍體，已由樓上遷移下來了，彈孔累累，悲慘的情形，真叫人欲哭無淚。于是草草殮葬，安葬在公路之旁。我心中暗暗替已死者們虔誠地祝福着：「安息吧！你們已盡了最大的職責了！」

絲絲雨點，不停下下來，天色更加陰沉，令人感覺倍形悽愴。歸途中，大家都不發一聲，默默地想着死者在天之靈。

是夜，毛毛雨更密襲而下。處長通知我們少睡等候命令。

軋軋的車聲，隨着薄暮，响遍酒魯的山坡，一輛一輛排在辦公室旁的球場上，直至深夜還在進行着。公物已收拾停當了，大家都很諍肅地等着，有時到處長室去探聽消息，看看鏢快到早上三點了，雨也停了，早上六時實行全部撤退的命令也發出來了，於是大家才畧事休息。等候出發。

天還沒有亮，大家的行李都清理好了。六點鐘過了，各車輛還靜靜地躺着沒有動，沒法裝車。七點又過了，連司機的影子都沒有看到。後來終於懶洋洋地跳來了，據說他們要求額外津貼，此時才如願到手呢！指給我們一課的大卡車，已駛到宿舍旁來了，很迅速地將公私物件裝上去，裝不了的待下次再運。油和水加好了，一切佈置妥當，兩根作爲自衛的衝鋒鎗，架在前頭，大家坐着靜候啓行。

人聲與車聲嘈在一起，有爲着借用一個輪胎幾乎要打起來。車輛依着排列號數而駛到路上去。但是數來聞名含有「糯米」性，某課，他們的車子還沒有將物件裝上去，又另外一架小車又要換個輪胎。因此又須等待好幾十分鐘。快到九點，大隊車輛終於啓行了，像長蛇一般慢慢地蠕動。衛隊的小吉普頭上插着一面小國旗，轟轟然先行，架着幾挺衝鋒鎗，戒備森嚴，如臨大敵一般。

車約行一公里，過了酒魯大橋，乃停下等齊隊伍再行，再令各車檢查一次，發覺某輛卡車還沒有加上機油和汽油，真是天曉得。好容易車又開始前進了，可是天不做美，又灑起霏霏的細雨來。

行復行，離酒魯才幾公里，有一輛卡車「拋錨」落伍了。人回酒魯去，車就躺在路上待人去修理。瑪瑙山的真面目，已經看不出來了，重重雲霧，沿山飛着，前後不過看到數十公尺的地方，待到半山，俯視下面，乃是白茫茫一片雲海，我們不像是乘車而是坐飛機了，車子循着如九曲羊腸的路線前進，雨又漸漸大了，經過大隊車輛滾着的路面，起了泥濘，走到一個稍爲陡的坡度上，三段的一輛卡車，爬了許久都不能上去，試將工務課的大卡車在後面用力一推，那輛卡車居然上去了，大家方才慶幸，而大卡車本身又滑出鬆土的路基去，

有兩個車輪陷了落去，開足動力也不能使他前進，越動越深，下面就是很深的山谷，很可能翻了下去。於是停止發動，待將車上的物件卸下，然後調救濟車回頭來拖，才算脫險。當這輛車面臨到危險的時候，我們爲着大家的安全計，前後都放出步哨去，胖工程師到前頭去，站了不久，在叢林裏的小徑走出了幾個人來，衝鋒鎗就上了腦，指着他們，他們慌到手顫脚抖，經過檢查之後，知道不是歹人，他們是商民，是我們半日來所遇見的人影。

雨更加大了，滿山滾滾地，胖工程師沒有穿雨衣，站在山頭，被雨水洒得淋漓盡致，好像個落湯雞一般。飯是沒有得吃，祇飲了些啤酒和吃兩顆糖，自然體內失了一點熱力，他受不了了，保衛的事宜，祇好轉請別人來担任，他就坐着別一輛有好篷的卡車去了。

車實在慢得很，行了許多時候，才過得瑪瑙山。時近薄暮，雨是停了，車抵昔董壩，在一個又陡又急的回頭灣上，工務課的卡車，又陷了一個前輪到水溝裏去，正在調救濟車回來救險之際，又演出一幕機械趣劇。担任前哨的陳兄，正在守望的時候，瞥見一個背着袱包的大漢，很急忙由下面走上來，爲着責任，老遠就喝令他止步，大約他聽不清楚，仍昂然上來，不得已乃舉鎗向着他的胸膛，他像要在衣袋裏取物件似的，陳兄看見他的腰間隆起，手急眼快就把他的一枝匣八取下來。後來他自認爲某段回衛兵，並取出一張小小的証件來，但是我們並不認識他，允許帶他同車到魯居再說。那枝鎗代爲保管，一段小插曲就算過了。

車過董昔壩，天快黑了，在山坡上等候隊伍，知道有一輛卡車又落伍于樓崗，不能前來了。昔董壩原是不安寧的地方，車子停了許久還走不了，真是令人担心。大隊車輛行不到二公里又停下來，如是不知幾許次。數坐在車上的人，十分疲倦，大家懶得說話了。沉寂的荒山，祇聞軋軋的車聲，及看見數十道車燈轉動而已。

五六公里的路程，本來需不到半天工夫，就可走完，但是現在失敗了，我們于午夜才能抵達魯居，當車子停下的時候，大家好像得到慰藉一般，精神又振奮起來。我手提着被包，到山頂的辦公室去，還沒坐下，聽說留在魯居的人馬不待我們到來已經先行全部撤去了。稍爲安定的心情，又起了疑慮，不知道會有什麼事情發生。處座們圍着火盆正在討論要如何改變計劃，「老爺車」必須減輕重量，來一個重行分配。不然如當天的走

法。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够到達騰衝。一日辛勞，實在太疲倦了，不管他們如何決定，還是我一個地方休息去，飯也不想吃了。落伍的車子多着呢，那幾位護士小姐，還站在山頭，等候魯居派車回頭去接她們，她們到時已快一點鐘了。

一夜已過，早晨，爲着分配車輛問題起了爭論，耽誤了許多時候，後來總算解決了，每人將大行李留下，派工友留守，我們卡車加上幾位「老爺車」上的貴客，尙算輕鬆，一切都妥當了，大隊車輛又開始前進。那天天色還好，陰晴不雨，是很適宜旅行的。

車子行得很順利，沒有什麼意外事情發生，很快到了乾麥地，尙有十餘公里就是國界了。自三十六號橋（國界橋）至三十七號橋，當中有一段路程，因爲經過大雨氾濫滿佈，車子很小心地一寸寸的向上爬。山高路狹，沉重的車聲，直透雲霄。天氣漸漸冷了，雨又來了，大家都有瑟縮之像，這一帶是高梁貢山的山脈，山上都是灌木小竹，不似瑪瑙魯居的參天喬木，深遠叢林，兩地相差不過海拔數百公尺，竟迥然不同。車抵最高處三十七號橋時，已經是四點鐘了，大家下車一覽兩國分界的形勢，斯時極爲興奮。呵！我們回到祖國的懷抱了！荒蠻的緬北再會吧！

車進國境，又是一番景象。溼漉的董山，已非青翠的緬北可比了。循路線蜿蜒而下，有許多險要的地方，緩而過，在萬山重疊裏，峯迴路轉，不知道有多少路程。天快黑了，還走在半山繞着，經過冗長的夜行，好容易到達山脚，沿着一條小河上駛，不久，看見一座木橋，橫着在面前，黑夜看去，約有四十多公尺的跨度，即是聞名的「猴橋」。車過了橋，不久，抵達搶修隊的宿營地方，已經是午夜時分了。在他們誠意招待之下，吃了一碗雞蛋湯飯，真是雨天來的無上珍品了。

大家都安全抵達這個站頭，從前的憂慮，經已完全消失。大家促膝相談，頗爲興奮。但是因爲人多房少，沒有可睡的地方，祇有用談話的方式來度過這漫漫的長夜。我們談得太倦了，幾個人就坐在一張行軍床上背靠着牆合了一陣眠。凌晨，天氣十分寒冷，大家再不能入睡，還是起來趕路吧！

車到猴橋海關，經過一番手續，算過去了，再向前開行。大家心弦上輕鬆得多了。歡喜坡等危險地帶，一

一通過。午後騰衝在望，疲倦的心情，又使人興奮起來。

進騰衝之後，找到休息處所，作一次清潔運動，身心愉快得很，所有一切的疑慮，都烟消雲散了。雖然語言多得很，不算作什麼一回事。休息幾天，留在酒魯魯居的物，又經派車接了來，留守魯居的工友，他們受了幾夜的驚恐，然而都回來了。再過幾天，於是向着最後的目的地——昆明進發。車子跨上滇緬公路，一切的情形好得多了，每日食宿的處所都有了，車子很安然走着。一日復一日，千里迢迢的路途，我們都很艱辛地安全歸來了！

我們用好幾萬人的汗血來完成的國際道路，自敵人投降了之後，牠的價值未免打了折扣，現在誰來養護牠呢？我想再過一個雨季，難免會埋沒在綠茵裏去的。

英材的殞滅

郭起雲

——悼朱紹——

(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四時四十五分，在全世界欣聞日寇屈膝的消息中，一個前途有為的青年，不幸竟在這時葬身於蠻荒烟雨的中印公路上。

朱紹是滇緬公路工務局保密公路第二工程處第九工務段的工務員。爲了準備對日反攻作戰，所以奉命深入不毛，從事搶修公路的工作。那種出生入死，捨生爲國的精神，和那些在前線作戰的勇士，真是同等的艱苦卓絕。他曾出過一份力量替軍隊鋪平了反攻的大道，助國家奠定了勝利的基礎，這樣一位英勇的戰士，可以說是死而無憾的了。

不過他沒有死在敵機轟炸之下，他沒有死在敵人砲火之中，他的死是完全出於意外的。原來日寇投降的消息傳播以後，第一線公路搶修的工作格外緊張，那時滇緬路上籠罩在討厭的雨季中，他奉命在雨後出發視察路

，在泥濘的公路上，一輛吉普車掉下四十公尺的深溝，就這樣給死神帶走了朱熠。

那輛吉普車上一共載着七個人，一個是司機歐陽連——是向檢修所借來的修理匠，此外便是朱熠和他的工同事五人，出事的時間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四時半，出事的地點是保密公路第三十六號國界樁畔。當吉普車傾覆的時候，除却前座二人跳出車廂，幸免受傷外，其他五人，都隨車直滾落山。朱熠君受傷最重，頭部右太陽穴下一創長一吋許，下顎一創長四五分，血流如注，神志昏迷。經由附近工人趕到，將朱熠拾起。其餘四人均有輕傷，幸無大礙。祇有朱熠受傷太重，形勢危殆。雖經二公里外甘麥地處長工地辦公處張醫師趕來急救，注射止痛針和強心針，可是腦部和心臟受着劇烈的震動，不易診治。最後決定速送密支那美軍第四十八醫院。吉普車既然已經毀損，只有用無線電通知魯居聯合辦公室派車來接，不料魯居電台正受阻礙，無法接通，逼不得已，只改用滑竿担架抬着行走，張醫師和同事朱雲開，葉政青，李錫培等四人同行。沿途迎着雨，行走格外困難，直到翌晨一時許，只走了三十多公里。恰巧魯居汽車，聞訊來接。於是捨架轉車，加速行駛。每隔一二小時，即由張醫師注射強心針。無奈朱君脈搏更形微弱，當東方透露着一線曙光，汽車過吳家時，他竟停止了呻吟聲，溘然長逝了。

朱熠的故鄉，是江蘇江陰鳳戈莊。江蘇這個小小的縣份，素來號稱「忠義之邦」。明末清初與史閣應元死守危城忠貞不屈的故事，在歷史上是足以留芳百世的。這次對日抗戰，東南地區游擊隊的中心也在江陰，那種可歌可泣的史實，正足以媲美從前。

他在一九二零年三月十一日生於九代儒醫的家庭裡。他的曾祖洪九，祖少鴻，父鳳嘉，都是遐邇聞名的醫生。他們墨守着「不為良相當為良醫」的古訓，所以始終淡於名利，只求對於社會有一分切實的貢獻。他的父親常常希望他「克紹箕裘」，完成十代儒醫的偉績。可是大時代的洪爐把他的願望改變了，使這個青年投向工農界的懷抱，這是出乎他父親意料之外的。

江陰全縣共有三十三個山，岫巖山居於正中。鳳戈莊正位於岫巖山的南麓，風景十分秀麗。朱熠從小就天資聰穎，與眾不同。最初在家裏跟着祖父和父親讀書。要想進入學校，可是鄉間風氣閉塞，那時附近只有私塾，並

沒有新式學校，他的父親便着手創辦一所新橋小學，把他也送去肄業。讀了兩年，成績斐然。十歲改入江陰城內輔延小學。十三歲，當他讀完小學五年級的時候，他就去投考南菁中學，結果竟錄取了。在南菁三年，初中畢業。接着便來源投考復旦附中高中部，學識更有進步。十九歲，他在復旦高中畢業，名列前茅。

那時正當中日戰爭進入第二年，大上海已經陷落，只贖着舊租界區的一隅，形成所謂孤島。年青的朱昭，內心蘊蓄着一股報國的熱忱，決意繼續升學，以求深造。他在復旦高中部讀的是商科，這時感於國家需要，改習理工，考入東吳大學理學院，讀了一年，大後方各大學作孤島上聯合招生，吸引人才內移。他參加入學考試，沒有等到發榜，就約同學友，從上海到香港到昆明轉在西南聯大工學院繼續求學。

他廿四歲的那一年春天，在西南聯大畢業，得工學士學位，因為成績優良，所以便奉派到中印滇緬公路服務，直到殉職時為止。

(三)

滇緬公路是抗戰期間大後方唯一的動脈。路程的遙遠，工程的艱難，沒有親眼看過的人是斷難想像得到的。朱昭在這條公路上服務了兩年半，迭次參與搶修險峻的工程，曾經得到交通部明令嘉獎。上級主管，對他也是十分器重的。

他律已極嚴，待人很寬。雖然出身在小康之家，可是從不浪費分文。每月薪金所得，除却購置一些不可少的日常用品以外，總是節儲起來。對於同學同事，不惜竭誠幫助。不論在金錢上，在事業上，很有「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的風度。

在殉職前半個月，他本有調往廣西任職的機會。在那蠻荒之地的公務人員，誰不希望能早些離開。可是他不忍撇開同事，單求個人的舒適，所以寧願放棄這個內調的機會，繼續和許多同事共嘗艱苦，因此他殉職的消息傳播以後，不少同學和同事都痛哭失聲。從這裡可以見到他感人之深了。

他是家庭裡的一顆快樂的種子，他對父母孝順，對弟妹友愛，對親戚和善，對朋友熱誠。他的父親竭盡畢生的心力，把他栽培成功，希望他對於國家社會，他日有一番偉大的貢獻。現在一旦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怎

不令人黯然神傷呢？

朱昭悄悄地去了，正如詩人徐志摩所說：

「我悄悄地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他却把大地的雲彩帶走了，留着我們後死的人們，在全面黑暗中掙扎。

特

載

滇緬戰場紀事詩

騰衝李根源印泉稿

民國卅二年十月廿九日。駐印軍奉命東開。繼之遠征軍反攻。迄今騰龍克復。密支那八莫攻下。賊胆已寒。國威遠張。欣慨之餘。隨口吟唱。得小詩十三章。彙而錄之。寄贈我百戰功高之駐印遠征兩軍將士。

于邦之戰

詳見卅三年三月三日四日大公報隨軍記者煦東通信

聞道于邦戰果豐。翦除小醜聞鴻濛。李家寨勝馬其諾。

李家寨，營長李克己所守陣地，歷三十六日，斃敵

聯隊長藤井小五郎等三百餘人，我陣亡連長許炳東出胡康第一功。

孟關之捷

三月五日，詳見大公報隨軍記者李簡通信。

幾度銜鋒入孟關，兵威震撼野人山。蒙光蒙光，今之猛拱，元設路，置軍民府，即唐時之安西城也。在望塵前進

，不使蝦夷片甲還，卅二年十月，史迪威將軍指揮我新第二十二師，第三十師，第三十八師，自印度向胡康地區發動攻勢，於十二月三十日攻下于邦，卅三年一月二十九日攻下

泰洛，二月一日攻下白卡三，月五日攻下孟關。

胡康肅清

驚心伊姆傳鋒日。倭寇侵伊姆法。爾，科希馬。正是胡康殲寇時。一曲鏡歌一灣月。收邊照我遠行師。

攻克猛拱

卅三年七月十八日

一麾奪得蒙光回。伊水烟霾漸撥開。我憶鬼雄李文秀。也應默佑老鄉來。
光緒十一年，保山李文秀率岑毓英命援緬甸，與英人戰，死守猛拱月餘，中砲彈折一腿，歿於猛拱之關頭，遂藺葬之，其部卒戰死者五百餘人，事載滇中瑣記，羅生山館集，永昌府文徵有文秀傳。

密芝那克復

卅三年八月五日

九地九天相向攻。

五月十七日，我陸空軍突攻密芝那，佔領飛機場，

如龍如虎真英雄。輝煌戰果密城役。

應與鄧子龍劉莛並記功。

中國駐印軍總指揮史迪威，副總指揮鄭洞國，參謀長柏諾德，舒適存，軍長孫立人，廖耀湘，副軍長楊彬，軍參謀長史說，趙霞，師長李鴻，唐

守治，龍天武，潘裕崑，李壽，副師長陳紹桓，鄧士富，劉建章，謝樹輝，梁直平，師參謀長段鷹霖，梁鐵豹，何鈞衡，吳行中，史迪威將軍返國，以索爾登中將繼任總指揮，駐印軍於卅二年十月，自印邊興師，而新晉洋，于邦，孟關，加邁，猛拱，至密城攻克，癸時已十月，大小數十百戰，殲敵四師團，我官兵傷亡近二萬員名，可謂壯矣烈矣，是役也，蓋為我軍反攻之初聲，主旨在打通中印公路並鋪設輸油管，計自雷多起，至猛拱五百四十公里，又至密芝那七十二公里，又至騰衝縣城二百十餘公里，又至保山縣境與滇緬路接百數十公里，雷保全路，總九百數十公里。

八莫克復

卅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攻克，索爾登將軍云十五個月以來，我軍共恢復地區三萬餘方英里。擊斃日軍二萬七千人，在此區作戰之華軍，對盟方戰役，整個成就

，實屬至偉，

八莫山河古戰場。我軍虎賁亦龍驤。孫立人軍中倭兒不敵突圍走。敵第二大夏
聲威播萬方。師團

卅三年五月一日遠征軍五路進兵反

攻騰龍

遠征不勝不生還。瘴雨彌江怒雪滿山。高黎貢山天塹大塘方激戰。第三十六師第一百三十師攻克大塘子

偏師已入馬回關。古名馬回關，稱馬面關誤。第一百九十八師，預備第二師，迂道入馬回關直取界頭瓦甸

騰衝克復

卅三年九月十四日

錦繡名城作礮灰。倭魔無一得生回。敵五十六師團兩年受盡淪胥苦。何幸今朝戰

轉來。江甯陳匪石世宣寄詩云聞騰衝收復賦呈曲石先生，多病憚登頓，別公逾一年，嘉陵江上居，萬慮相縈牽；據鞍懷壯心，橫流哀逝川；公本契稷儔，憂以天下先，我昔附驥尾，書記慚翩翩，井舍忽丘

墟，骨肉多顛連，蛇豕餒不戢，相對惟涕漣，比聞來鳳山，漢職揚其嶺，喜公故里復，乾坤初轉旋，遙想劉琨眷，歷險重安全；翻念烽火餘，何計欲百屨，矧彼湘漓岸，悔禍徒籲天，梁翰獻公詩，我心益愾然，江南佳麗

地，至今淪腥，何當賦收京，引旌春風前。

劉楚湘尹明德諸君電

雲貴監察使鈞鑒，騰衝淪陷，兩載有餘，敵人暴行，民家痛苦，慘不忍言，今年五月，國軍渡江反攻，冒暑遠征，與敵鏖戰，前仆後繼，卒於九月十四日克復騰城，旅民旅旅旅旅旅旅各地騰人，逐捷捷音，無任歡欣，乃公推楚湘等代表西上，慰勞遠征軍各部，並視察騰衝收復後殘破情形，楚湘等抵騰，除向廿集團軍總部及各軍師部慰勞外，謹將騰衝縣城內外此次炮火燬滅情形，及兩年以來敵人在各鄉村燒殺狀，電呈鈞使，敬懇轉請中央速發鉅款，予以救濟。(一)國軍於七月底攻騰城，南來鳳山後，即於八月初以四師兵力圍攻騰城，經四十餘日之苦戰，乃於九月十四日全部克復，在此期間，飛機大炮更番轟炸射擊，敵人利用民房公署學校廟宇，作堅固工事頑強抵抗，寸土必爭，全軍由南而北，齊頭並進，卒將頑寇全部肅清，收復城池，但城內屋宇，盡成粉碎，夷為平地，一片瓦礫，計燬公署學校廟宇五六十所，民房五百餘戶，舖面五百餘間，四城樓門與城中心之文星樓均全炸燬，城牆炸燬六十餘口，城外附郭全燬，公署學校廟宇二十餘所，民房三百餘戶，舖面四百餘間，半毀公署學校廟宇五十餘所，民房四百餘戶，舖面六百餘間，此城區燬滅情形也。(二)三十一年五月十日，騰城淪陷，十六日預備第二師即馳入騰城，撤障與敵接觸，轉進騰北西南各區擊游，與敵鏖戰經年，三十二年五月，預備第二師調潞江東岸整訓，三十六師入騰接防，迭次苦戰，十月退過潞江東岸師在騰游擊期間與敵往復衝殺，各鄉村被敵焚燒者四十餘處，計燬滅二千數百戶。(三)各次戰役被敵焚燬鄉村以及城區燬滅，無家可歸，飢寒交迫，嗷嗷待救難民，為數甚鉅，擬懇轉請政府以緊急命令，速撥鉅額振款，迅予救濟，以恤民命而培元氣。(四)預備第二師三十六師在騰游擊期間，騰衝民衆因補助作戰陣亡，及被敵屠殺者，統計二千七八百名，此次反攻騰城，民衆協助作戰陣亡者，三百餘名，由江左至戶怕一線，運糧民夫死亡者，八百七十名，由騰城至禾木樹一線，運糧民夫死亡者二百名，此皆盡力抗戰効忠國家，擬懇轉請中央優予撫卹，以慰忠魂。(五)騰衝原有省立中學一校，縣立女子中學一校，男女兩等小學各一校，鄉立中學一校，城立男女小學十校，各鄉鎮兩等小學及初等小學共八十餘校，自淪陷後，師生逃避全部停頓，現擬力圖恢復，以資補救，但城區及西北各區，中小學校舍以及縣立圖書館，民衆教育館，全被燬滅，儀器圖書散失無存，無款興築購辦，且生活高漲，師資缺乏，遠聘無力，竊驕為滇西重鎮，教育文化所關甚鉅，中小學既已全部停辦將及三年，如不急圖恢復，教育文化破產堪慮，擬懇轉請中央特撥專款補助，俾資興辦，力圖補救，

(六)騰衝爲敵蹂躪兩載有餘，人民輾轉流離，百業頹廢，難以聊生，擬請轉知各銀行來騰辦理復業貸款，以資救濟。(七)騰衝本年各鄉鎮農事栽插，正值大軍反攻，民佚徵調，協助軍事，對於西北兩區各鄉鎮稻田秧苗，有未及栽種者，其他已栽種者，永蒙除軍等項工作，不限畝額，影響禾苗發育甚大，秋收不佳，來年糧食缺乏堪虞，災戶窮民，尤難維生，謹呈實情，敬乞鑒察。(八)騰衝運輸物品，純賴騾馬負載，敵人來後，強迫搜括，在一匹以上，民間馬匹，劫掠一空，現時運輸皆須民夫負擔，民力實已萬分竭盡，又雞豬牛羊，亦爲搜括淨盡，價昂無騰處，以故敵衝民衆實屬難以聊生，擬懇設法救濟。(九)此次大軍反攻騰衝，軍糧歉欣鼓舞，或作譟導襲敵後路，或偵敵情密報國軍，或任佚役運送糧彈，救護傷兵，或協同搜索敵寇，聚而殲之，各地民衆雖有傷亡，仍奮勇邁進，前仆後繼，不稍畏葸，當國軍各部隊越過高黎貢山後，交通梗阻，軍糧運輸難於接濟，各鄉民衆咸自動節省糧食，供應部隊，或炊爨送達陣地，或邀食於鄉保公所紳民之家，軍食壺漿，以迎王帥之語，尙小不足以形容騰衝民衆此次歡迎大軍之熱烈情緒，此盛狀空前之愛國情緒，皆在入騰各軍事長官洞鑒之中，衛長官且有騰衝之收復，一半力量在民衆協助之獎藉，然此乃吾騰民應盡之職責，謹呈崖巖，容俟縣府查明有應特予褒獎者，再行呈報，以上各端，乃楚湘等到騰耳目所及，謹據實電呈，敬乞核察予以施行，不勝迫切待命之至，騰衝旅外同鄉慰勞團劉楚湘尹明德李種德謝樹楷劉紹和謝焜謹叩西拜

弔北齋公房陣亡團長覃子斌

寧遠關撥雲軍長，文昌葉佩高副軍長，函述五十四軍軍團長子斌，攻取北齋公房敵

壘，身先士卒，猛撲至壘下，中彈殞命云。

不顧昂藏百戰身。拚將熱血洗烟塵。騰雲寺

寺爲明末遺臣逃隱聚會之所，舊祀有太僕寺卿胡璇，戶部尙書雷耀龍，雲南布政徐宏泰

，諸生葉奕，段真，吳茂桂暨先十世祖指揮僉事鎮雄是表忠觀。香火又增覃子斌。俗稱北齋公房。古騰雲

寺也，一名雪山尖，又名天近山，在高黎貢山頂，山東之水入潞江，山西之水入龍川江，我軍反攻騰衝時，潞水以後，取道有三，北路出灰坡，上至北齋公房，西下界頭大西，南路經大塘子，上至南齋公房（凌雲寺），

西下江苴曲石，新路則出紅木樹老寨，登分水關平河，西下橄欖寨，三路均有惡戰，仰攻堅壘，前仆後繼，我亡官下兵殆近萬人，寇絕糧，食人肉，使此種獸性殘賊，存在世間。則人類永無太平之日矣，覃子斌，一九八小團長，慈利人，同師同時陣亡營長四人，姚立功在傷橫溝，張程甫，吳耀垣在界頭，魯抵中在水溝。

弔騰城陣亡少將李頤

殺聲震地城門東。小李將軍殄寇兇。一戰功成死何恨。英靈常爲去護騰衝。預備第二師少將團長李頤遼陵人，前大理幹訓團總隊長也，國軍攻騰城，頤負隅，願力戰，於九月十三日在東門李家巷，冒濃密炮火向前衝殺，殲敵無數，竟壯烈犧牲，次日騰衝完全克復，頤已不及見。其軍長關漢鵞師長顧傑裕先後來書詳述，有餘痛焉，余亦爲之下涕，中央社記者彭河清騰衝殲滅戰一文，紀頤死事尤詳。

龍陵克復三首卅三年九月七日克松山十一月三日克龍陵

既克松山又復龍。遠征猛將建奇功。麾兵直指芒遮板。芒市遮放猛板三土司地，委國元年，余設芒遮板行政區員，後改潞蜆氣狼烟一掃空西設治局。

半載苦經拉鋸戰。自五月十日攻平壘。去來衝殺幾千回。死中復活有今日。多少國軍血換來。我傷亡官長千三百四十餘員，士兵傷亡二萬三千二百餘名，斃敵九千四百餘人，生俘敵三百二十餘人，詳見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龍陵戰鬥詳報。

電掣雷轟追不停。副總司令黃杰率鍾彬，王凌雲，關漢鵞，周福成各軍抽出之加強部隊，猛力追殲，所向披靡。潞龍江水滌餘腥。響

弓直射花球遮放落。旦夕會師出宛汀。十一月二十日克芒市

山名

十二月一日克遮放

遠止軍司令長官衛立煌，副司令官黃琪翔，參謀總長蕭毅肅，攻克騰衝及松山總司令霍揆彰，副總司令方天，參謀長劉振東，周皓，軍長周福成，闕漢騫，何紹周，副軍長葉佩高，李彌，軍參謀長劉廉一，劉德裕，梁攸齋，游擊總指揮鄭坡，副師長趙鎮藩，王理寰，顧葆裕，李志鵬，汪波，龍毅春，王伯勛，劉金華，游擊副總指揮董仲筵，王錕，副師長朱振華，彭勵，劉潤川，王景滯，郭惠昌，唐開成，師參謀長張紹賢，王冠英，湯麗岩，劉措宜，楊馨，唐力武，譚國鐸，丁一安，宗賢舉，唐井然，攻克龍陵總司令宋希濂，副總司令黃杰，參謀長成綱，軍長鍾彬，王凌雲，副軍長陳明仁，史宏烈，鍾松，軍參謀長馮宗毅，傅亞夫，張鏡滋，師長陳克非，白德貴，楊葆毅，洪心，張紹勛，胡家驥，劉又軍，高吉人，副師長易瑾，熊笑三，黃炎，張正非，黃振剛，夏日長，熊新民，陶晉初，師參謀長王雄飛，王信文，馬滌心，尹作幹，張桐森，任同堂，炮兵指揮邵百昌，工兵指揮傅克軍，血戰經年，殲敵數萬，復我故疆，其偉烈殊勳，與高黎貢山並永矣。

美國航空隊騰衝上空，日夜不休，配合作戰，使我地面部隊克奏膚功，此種友情盟誼，雖與伊洛瓦底江比長可也。

又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李國喬，外交部專員尹明德，騰衝縣長張問德，劉楚相，龍陵縣長朱嘉錫，保山縣長孟立人，鎮康縣長張浩，永平縣長李傑，雲龍縣長，漾濞縣長，昌寧縣長，梁河設治局長封維德，爐山設治局長偕同地方父老士紳在籍軍官，學校教員，領導民衆，配合國軍，協同作戰，接收軍民一致之效，計騰衝死事民衆四千餘人，龍陵死事民衆六千餘人，保山雲龍死事民衆各千餘人，鎮康瀘水死事民衆各三百餘人，各縣傷斃服役騾馬共萬四千餘匹亦我滇西人，民光榮血史也，應表而出之，以旌其績。

攻克大塘子騰衝，我陣亡官兵約萬餘人，攻克松山龍陵，我陣亡官兵近三萬人，根據有營建衛司令長官云，俊如仁兄長官勳鑒，此次奉命反攻，賴國家威靈，統帥廟算，而我兄臨機制勝，尤所欽崇，至各軍將士之忠勇奮發，視死如歸，遠道所聞，尤堪歌泣，理應豐碑偉燧，以紀英烈，狀形繪聲，傳之史志，俾邊人春秋祭享，永誌不忘，其陣亡遺骸，擬請在騰龍兩縣境內，飭該兩縣官紳，擇適當寬敞風景地點，先行收

集禮葬，至應如何修墓建碑，表彰示後，垂諸祀典，以永千秋，並其遺族又應如何尊禮報答之處，囑秘書徐頌九君前，統祈詳細裁示，根源當與雲南父老子弟，敬謹效命遵辦，藉報有功，以慰忠靈，專此佈，謹
祇頌
勳安。弟李根源上，卅三年十一月一日重慶化龍山村。

民國卅三年十二月男希綱希泌校字

保密公路國外段工程生活紀實

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卞 劭 壯

委員：

沈錫琳 洪時安 林志襄 傅志成 梁永塗 甄龍泮 蔡善松 蔡錦芳 鄭劍峯

余季智 袁守毅 秦丕基 吳厚昌 周象裴 楊志中 徐勉之 趙作舟 王楨士

民國三十四年刊行

出版者：保密公路第二工程處

編輯者：保密公路國外段工程生活紀實編輯委員會

印刷者：中山印刷所

廣州光復中路七十九號
電話：一六三五八號

8
~~26-10-19~~
17-24